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晚钟为谁而鸣·吴子牛



## 主 编 的 话 ——回望第五代

张振华 曾果伟

1984年前后崛起于东方的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作为一种令世人困惑而又振奋的群体文化现象，早在1987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弹出第一个商业化音符后便已逐渐偃旗息鼓。可是它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第一次高度自觉的艺术运动，在中外影坛所激起的石破天惊的反响，却是巨大而久远的。

正是第五代的大胆探索，使中国电影首次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真正得以与世界电影平等对话。所有这些煌煌业绩，连同他们那体现于思想和艺术统一之中的个人风格都将深深留在人们脑海里，彪炳于中国电影史册。

所谓“第五代”是指以文革后电影学院首届毕业生为骨干的导演群体，无论在文化成因抑或创作特点上，他们都存在着许多共性。按照第五代翘楚人物陈凯歌的观点，举凡《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菊豆》、《黑炮事件》、《晚钟》、《二嫫》、《霸王别姬》等一大批流光溢彩、不同凡响的中国新时期电影经典之作，“都与创作者的经历与感受分不开的。十年忧愤，四载攻读，而后一泻而出，能不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确实，他们都曾饱尝生活之艰辛，经受过文革凄风冷雨的洗礼，因而普遍怀有焦虑、寻根、反思意识，其作品亦烙印着强烈的情绪体验和人文色彩。他们步入艺术殿堂伊始，适逢“四人帮”粉碎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因而鄙薄传统、不满现状，敢于一反常规电影思维模式，抓住机遇实现理论与实践双向同步的“离经叛道”。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专业禀赋与艺文素质，又接受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电影先进语汇和其它美学思潮的滋养；因而对电影新形态感觉敏锐，注重引进，善于在风格、技巧、表现手段上标新立异……

没有宣言和纲领，却曾辉煌一时的第五代导演如今已分道扬镳，遵循着各自的审美理想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因而认真回顾第五代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创作道路，全面评价他们在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时下一项急需展开的工作。

我们编撰这套《第五代导演丛书》，正是顺应历史需求迈出的一小步。

这套丛书体例上的一大特点，是导演美学风格与文学原著的相融相汇，相映成趣。

资料表明，迄今为止80%以上的第五代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主要是小说），他们有些很注重从名家小说里发掘适宜于电影表现的题材，使原故事因附加了导演强烈的主体意识而锦上添花（如《红高粱》、《轮回》、《大磨坊》、《霸王别姬》等）；有些则对刚开始流行、尚未声名大噪的小说情有独钟，以利于从容不迫地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如《黑炮事件》、《二嫫》、《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等）；有些擅长于从散文、叙事诗中吸取某些基本素材，藉此生发和张扬自己别出心裁的丰富想象力（如《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等）；第五代的改编从来不拘泥于小说原著，而是在吃透原著精神和故事内核后，抛开小说，用触发他们的思想所唤起的形象，来进行始终循着电影轨迹的再创作。为了免涉“糟蹋名著”之嫌，他们一般都小心翼翼地回避声誉卓著的文学名著，以便于对原著自由地进行新奇脱俗、甚至是肆无忌惮的“篡改”……辑入本丛书的若干第五代电影代表作的原著，是以反映这

种明智的、开放的、多元的改编观。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当《黄土地》里似乎游离情节的婚宴、祈雨等具有独立象征涵义的精彩画面，令所有观众精神振奋、耳目一新时，人们大概决计不会将这部里程碑式的电影同柯蓝平淡如水的散文《深谷回声》联系在一起；同样，张贤亮作品中并不出类拔萃的《浪漫的黑炮》，由于导演匠心独具地增设了阿里巴巴舞蹈、砖堆“多米诺骨牌”等场景而倍增艺术的张力和意味深长的审美效应；吴子牛影片《大磨坊》纵不脱乔良《灵旗》成熟的故事框架，却充满了独特而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电影思维；周晓文再度创作《二嫫》，则用其睿智的目光一下子挖出了徐宝琦原著未触及的又一层意象性含义；尤堪称道的是《红高粱》，张艺谋大胆砍削了如罗汉大叔和九儿“不大清白”等人物关系，偷梁换柱地把余占鳌由武装土匪司令改成轿把式、酒坊伙计，那精炼而洒脱的情节链里虽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内涵，但情绪之炽热狂放、构思之奇巧削切，竟使作家莫言看完样片不但未因“歪曲原著”而愤懑，反而对导演的才华表示了“由衷的叹服”和“妒羨”……

丛书每册篇末有专家新撰的评论，对上述艺术现象作了些分析。相信我们的读者结合鉴赏经验，捧书回味比较，一定能平添几分阅读的乐趣，而且还将获得许多有益的艺术启迪。

这套丛书所以能脱颖而出，主要有赖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识见与胆略。曾果伟社长作为丛书的蓝图设计者，在冗繁的社务之余具体参与了每一分册的主编工作。丛书各位作者、编选者，赵荣女士及李果、杨鹏、李元、陈垦等诸君，均为这套丛书付梓花了很多心血。此外，一代宗师谢晋导演艺术观虽与第五代不尽相吻，却十分关注丛书出版，表现了老一辈导演对中国民族电影的挚爱和大度。著名学者、蒙太奇文化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余秋雨教授也从宏观的审美文化视角提示了不少真知灼见。谨在此一并致谢。

历史在不断发展，电影正走向未来，走向一个人们的想象难于揣测、无法描述的世界。对于每个有美学追求的艺术家的说来，一味拘于某种不变的样式，不跳出“某某代”或“某某派”的怪圈，就很难创造出没有任何时代藻饰与偏见的恒久作品来——我们想说，这才是艺术的真谛。

## 吴子牛创作年表

- 《陈奂生上城》（1980）  
《候补队员》（1983）  
《喋血黑谷》（1984）  
《鸽子树》（1985）  
《最后一个冬日》（1986）  
《晚钟》（1988）  
《欢乐英雄》（1988）  
《阴阳界》（1988）  
《大磨坊》（1990）  
《太阳山》（1991）  
《火狐》（1994）  
《南京大屠杀》（1995）
- 任副导演。获国内多项大奖；  
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  
“太平洋基多国际电影节”儿童电影大奖；  
“第一届国际青年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  
“新时期十年优秀影片”；  
当年中国大陆最高票房；  
第二届“东京电影节”参赛作品；  
第三十九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第七届“波哥大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音响奖；  
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导演、摄影、男主角、男配角奖；  
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导演、男主角、女主角奖；  
1989年“中国电影政府奖”；  
“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第四十届“柏林电影节”参赛作品；  
第二届日本“环太平洋电影节”参赛作品；  
第四十四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最佳推荐奖”；  
法国蒙特彼埃电影节“金熊猫”大奖；

[湘]新登字 002 号

吴子牛 晚钟为谁而鸣

张 焯 编著

责任编辑：汤亚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插页：1

字数：230,000 印数：6,001—12,000

简易精装：ISBN7—5404—1647—5I·1312

定价：13.6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 换

(厂址：长沙市芙蓉北路 564 号 邮编：410008)

# 晚钟为谁而鸣

吴子牛

# 蓦然回首

## 晚钟为谁而鸣

张焯

### 第一章 少年：不乖的孩子

对于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来说，也许，最值得骄傲的并不是水域威尼斯的府旋风光或戛纳颁奖台上的辉煌瞬间，而是他们在走出电影学院校园的那几年中凝成合力、高举艺术革新的旗帜，栉风沐雨，劈荆斩棘，并以各自强有力的惊世骇俗之作，向中国电影界乃至世界影坛争得了自己的席位。中国电影史上会留下他们的名字：陈凯歌、张艺谋、吴子牛、田壮壮、张军钊、胡玫、李少红……

艺术创造的过程远比成功的那一刹那重要。艺术创造的过程艰难重重，她包孕了产前的阵痛和血腥。艺术家的诞生亦如是。吴子牛的降临人世，与他后来的电影作品一样“难产”。1953年11月3日这一天对于吴廷坦、梁文俊夫妇来说可谓历久难忘。产房内，梁文俊受尽苦痛折磨，而她腹中的宝贝就是不能安安稳稳地“破腹而出”，产房外，吴廷坦焦的不安，备受煎熬，最后，大夫借助产钳才把这个名为“子牛”的婴儿费力地拉到人间。

吴子牛的降生有点勉强。仿佛天意使然，他后来当上电影导演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在艰难纤折中勉强问世的。论家世，吴子牛之父辈可谓书香门第。吴家祖上出过举人，其祖父擅诗词书画，在乐山一带很有名气。祖父的这些专长在子牛之父辈身上得到发扬光大。子牛的父亲15岁那年离家，徒步从四川走到陕西汉中，报考军校，后又入武汉大学专修美术，解放后在乐山师范学校教心理学、教育学兼任附属小学校长。子牛的母亲梁文俊是医生女儿，毕业于四川大学，曾在成都二中任教，后调回乐山师范学校教现代汉语。

童稚年代，子牛与外婆住在一起，逢周末时父母把他接回。50年代中期，中国在教育文化方面基本上是模仿苏联那一套。每到周末，学校里通常举办舞会，父母也常把子牛及他姐、妹带上。在欢快的乐曲声中，父母翩翩起舞，小孩子们如逢大赦似地，或在舞池中穿梭奔跑，或尽情享用台面上的糖果瓜子。那轻柔曼妙的乐曲声飞出窗外，潜入那一代人的记忆深处。

那是一段怎样令人留恋、缅怀的美好时光呀！每逢节假日，母亲空闲下来时，就坐在风琴旁。随着母亲指法娴熟地拨动，顷刻间，悦耳的曲调便在空气中弥散开来。在这种时候，子牛往往趴在母亲身旁，痴痴地看着母亲弹琴，母亲时或慈爱地瞥他一眼，有时母亲兴致浓时，还会边弹边唱。母亲是女高音，通常学校里举办文艺晚会，都有她的节目。周末舞会，风琴，温馨的家庭氛围，洒满阳光的岁月，可惜这一切太短暂了。

反右来了，子牛父亲被定为中右，由此，他被革去附属小学校长、师范学校教育教研室主任的职务。在此期间，又一道阴影向他们家逼近：子牛大哥（伯父之子）被打成右派，他们家的门被贴上封条，房子外围的墙上画满了毒蛇。

那期间发生的一件事至今仍深烙在子牛的记忆中。当时，子牛在幼儿园

上大班，他家当时住乐山师范学校宿舍，在大渡河边斑竹湾。小朋友来子牛家玩，子牛当然很高兴，他把父母给他预备的点心罐拿出来，把点心分给小伙伴吃，把玩具搬出来和他们一起玩。过了一会儿，小伙伴们要回家，子牛送他们出来，目送着他们走远。突然，有个小伙伴回转身来，骂了子牛一句，大概是狗崽子一类的话，子牛惊呆了，怔怔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在竹丛中消失，夕阳的余辉抹在竹叶上，明晃晃的，他的心则充满了灰暗、沉重。

这是家庭背景抹在他心上的第一道阴影。

当然，他那时毕竟还是个少不更事的顽童。家里发生的变故，并没有使他终日郁郁不欢。他的文化启蒙教育是在师范附属小学开始的——即他父亲原来兼任校长的那所小学。这所小学实行五年制。也许是子牛从他父母身上承继了比较多的遗传基因之故吧，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一、二名。但他并不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乖孩子。他也和大多数那个年龄段的小男孩一样，有出风头心理，平时好表现自己，还时常会有一些恶作剧的念头。一次，语文老师出了一个词语“连续不断”让同学们造句，大多数同学交的卷子上写的都是“连续不断的做好事”、“连续不断的看书学习”一类，子牛显然是恶作剧心理作祟，在卷子里工工整整地写下：“×××上课时连续不断的放屁”。这样组合的句子显然属于思想境界不高一类。老师气极了，把他当作反面典型狠批了一通。当老师把子牛的“杰作”在班上公开“发表”时，同学们哄然大笑，齐刷刷地向子牛行注目礼。子牛却不理会老师对他如何看，他只是得意极了，那副神情宛如30年后从柏林捧回了银熊奖杯。

10岁左右的少年大都活泼好动，子牛也不例外。他那时喜。欢打乒乓球、篮球，学校里乒乓球台少，而喜欢打球的孩子很多，于是，同学中便时常发生抢占球台的“战争”，这当中自然有子牛掺和在里面。后来，他寻思出了一个先下手为强的妙法：快下课时举手佯称拉肚子，顺带把球拍掖在后腰皮带上，老师摸不清这位创作过“连续不断的放屁”的顽童转眼间变成“连续不断的拉肚子”是真是假，只得放他一马。这一来，子牛可就马到成功。却不料后来换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及时识破了子牛的阴谋诡计，没有让他出去。子牛心里窝火，便与老师拌起嘴来。不料，那位老师的火气比他更大，他一不做二不休，大步窜到子牛跟前，揪着他的耳朵“连续不断”地把他往外推。其时，子牛的教室在二楼，当老师把他揪到楼梯口时，子牛再也忍不住了，他冷不丁从后腰上抽出乒乓球拍，朝那老师的脸上猛砍一通。刹那间，整座教学楼乱哄哄的，这事当然非同小可，其结果是子牛受到了记大过处分。

这是他降临人世后得到的第一个“荣誉”称号。

他还时常会冷不丁冒出一些奇思怪想。在一次上课期间，他忽发奇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吴华雄，而后，他得意洋洋地把这个雅号写在纸片上。他的邻座是个名叫刘淑一的女同学，子牛让她欣赏自己新创作的雅号，对方显然是不表示认同，她很不恭敬地回了他一句：“你是狗熊！”子牛一听勃然大怒，扬手打了那女同学一记耳光，好端端的课堂上立时大乱，于是风波又起。子牛父亲是从事教育心理研究的，若换了其他家长，像这样的不肖子且捅了这么大的漏子，到家里恐怕是会用棍棒伺候，合该是子牛走运——他捅漏子的结果是为父亲的一篇儿童心理研究的论文提供了一个例证。

艺术家与政治家的分野似乎并不表现在成年后，许多传记表明，大凡艺术家还在孩提时代便有张扬个性的欲望，而一些大政治家则在童稚时期就流露出兼济天下的政治雄心的萌芽。假如他们的传记不是出于代言人的杜撰的



话，我相信这个推论可以成立。

吴子牛显然不属政治家坯子。他天性中含有不安于现状的成份，这种天性在少年时期没有节制的表现会产生破坏欲，甚至会走上邪路，所幸他没有这样。他的父母虽不屑于用棍棒与他对话，却很注重与他倾心交谈，并因势利导。这种家庭氛围也许是他学习成绩优异的原因。

小学考初中时，子牛作文成绩名列地区第一名。那一次考试作文题目是《记一件难忘的事情》，子牛写的是小时候和外婆在一起的事，他写得很动感情，且不乏动人的事例，这或许是他取得高分的缘故吧。

以成绩而论，子牛当时本可以考取一中，但一中离家较远，须在校寄宿。他父母考虑到二中离家较近，再者子牛姐姐当时亦在二中，子牛生性顽劣，好惹事生非，让他俩姐弟在一个学校，好歹有个照应。是故，在1964年，他考入乐山二中。

当时，子牛姐姐念初三，在欢迎新生晚会上，子牛姐姐代表学生会用英文致欢迎词。子牛看到周围同学都用羡慕的眼神瞟着台上的姐姐，他心里既得意又自豪。他姐姐倒可说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几门主课考试成绩都是100分。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子牛在心里暗自下劲：学习成绩要向他姐姐看齐。

入中学后，子牛的学习成绩尚好，但他顽皮的恶习仍然是一如既往。当时乐山二中亦是重点学校，有晚自习制度。子牛由于调皮捣蛋，老师怕影响其他同学学习，便不让他参加晚自习。有好长一段时间，子牛在学校里吃完晚饭，到晚自习开始时，他便得背着书包慢悠悠地踱出校门，他没有直接回家，总是在距学校不远的白塔街等候姐姐。出白塔街便是一片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荒地，这片荒地一直延伸到城门口，出城门又是一片荒坟，子牛担心姐姐一个人走夜路心里不踏实，便留下来陪她。

那一段时光对于子牛来说，既是若闷的，亦带有欣悦。作为他姐姐，她当然希望弟弟的野性能有所收敛，和大家一起参加晚自习，但子牛没能做到，她自然会有些不快，这也是子牛与姐姐在一起相处时内心里隐隐有些不安的原因。但当他们在一起时，各自谈论当天班上的趣事，毕竟也很开心。尤其是子牛在眼巴巴地等候了一两个小时后，看到学生们从学校方向出来，便一路高喊着姐姐的名字，一路小跑着迎上去，而且每一次见面的欣喜都是新鲜的。夏秋的夜晚，凉风习习，荒坟野地里常有萤火虫在飞来飞去，子牛常常忘情地在前头跑着跳着，去扑捉萤火虫。这时候，落在后面的姐姐总是疼爱地喊着子牛的乳名：“牛牛，当心！”那声音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并永远地留在了子牛的记忆深处。

到子牛念初二时，他姐姐升入乐山一中。子牛一度怅然若失。那与姐姐相伴的一个个朝朝暮暮充满了童趣和野趣，是他黄金般少年时光的印记。姐姐不希望他再惹事生非，他也似乎懂事了，在班上不再逞强任性了。这期间，他对体育的爱好渐渐增强，先是喜欢打篮球，后又对田径发生兴趣，并成为学校少年田径队队员，主攻短跑项目。

日子在平稳中滑过。在子牛那个年纪，除了读书和他钟爱的体育活动外，他基本上属于“两耳不闻窗外事”那一类型。他那时当然不知道，就在那一时期，神州大地上空风暴已在聚集，并很快铺天盖地席卷而来。风暴所过之处，悲剧随之发生。子牛一家亦未能幸免。

## 第二章 弱冠之年：扣问苍茫大地（上）

根据当时的情形，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子牛父亲。当“破四旧”的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子牛还只是觉得好玩。以他那时的阅历，他当然不可能意识到灾难已经在向他们家逼近。

一天，子牛刚和同学们上街闹革命回来，兴奋劲还没有减弱，却忽然看见家门口围满了人。房子四周的墙上、大门口都被大字报糊满了，靠墙、门口约二尺的地方，四周都用绳子围着，靠大门的右下角留了一个小洞，人要进去就得从洞口爬进去……刹那间，子牛明白父亲出事了，他没有回家，转身就跑，一直跑到铜江边（大渡河分支），木桩似地杵在那里发愣。这一场巨变只是在转瞬之间发生。前半晌他还是革命的一份子，后半晌革命革到他们家里来了，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却又无力摆脱。

天地苍茫，空阔浩远。人间悲欢荣辱，上苍焉有所知？

他在江边枯坐了很久。天色昏暗下来了，如磐的夜气向他逼压过来，远处的灯亮了，他心里似有触动，举目四顾。忽然，他看到江边另一侧有一个剪影，轮廓很像他姐姐，待走近了一看，果然是。姐弟俩一时相对无言，只是相拥而哭！

1966年5月17日，吴子牛的父亲被关进学习班，成为牛鬼蛇神协会的会员之一。在那个年月里，人的际遇瞬息万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父亲被关进学习班后的一天，子牛姐姐到师范学校找父亲，到处找不着，路过锅炉房时，却见从里头押出两个人，这两人脸上均涂满了锅底烟灰、墨汁。押送人员是父亲任教的班长、学习委员，她曾经是子牛姐姐最好的朋友，现在，她俩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营垒。若不是那人在子牛姐姐面前停住，他姐姐一时还认不出那个满脸烟灰的人是他父亲！这一次见面，对他姐姐精神刺激很深，假如她此后不再受此类刺激，她或许不会被逼至精神分裂——遗憾的是，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像子牛这样家庭的人注定了得不到安宁。

后经子牛姐姐与学校工作组交涉，后者同意子牛姐姐每个月见父亲一次。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父女俩抱头痛哭，那场面令人肝肠寸断！子牛母亲那时在成都，他姐姐那时恰值豆蔻年华，流年不利，却遭凄风苦雨，她在家里得照顾弟妹，还得为父亲分忧，得忍受周围人的白眼，甚至侮辱——最使她难堪的是，她每天都要到学校抄揭发父亲罪行的大字报，且每天都有人监视她抄——这个人便是姐姐原先最好的朋友！到探视父亲时间到时，她得把抄下的大字报内容念给父亲听，这一份差事要是没有完成，掌权者就不让她领生活费。

子牛姐姐把这一切屈辱、痛楚悉数吞饮下来。她的意志力、心理承受力显然抵御不了如此惨烈的精神重负，她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她的精神世界的堤防越来越薄弱。

到了1967年，派性斗争升级为武斗，各对立组织忙于打派仗，子牛父亲的境况稍有好转。在武斗剧烈的时候，家里人怕子牛出事，便让他回到乐山市黄家山祖宅居住。不久，武斗升级，乐山城被围困80多天，在那段时间，子牛亲眼目睹了一个学生被活活打死。短短一年多时间，他眼里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美好的记忆都成为幻影。人与人之间除了防范、忌恨、排斥外，人性的本质几乎都被掩盖了。

疯狂也具有诱惑力。1967年9月，吴子牛参加了红卫兵外围组织，他也

投入到那一场风起云涌的斗争洪流中去。在参加红卫兵组织期间，他负责编印小报《狂飙》。他干得很卖力，很有兴致。这一点，与陈凯歌的情况很相似，凯歌的父亲文革初期也受到冲击，当自己的父亲受到批斗时，他心里不受用，而自己一旦有机会批斗别人，就很快忘乎所以，生龙活虎一般。在那个年月里，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在吞饮自己的不幸时，也在处心积虑地为他人设计不幸。在这种命运的里比多置换中，生活的帷幕蒙上了凶险、冷森的色彩。

革命很快“革”到了这一代人身上。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放逐。

锦绣河山美如画，精神家园何所依？

### 第三章 弱冠之年：扣问苍茫大地（下）

暮烟愈来愈浓。脚下的路则越走越艰难。子牛这一代人的人生之路都是从脚下的坡坡坎坎、曲曲弯弯中开始的。未来从脚下延伸。那一阵，少年吴子牛尚无暇考虑未来，他肩上还压着一副在他看来是无比沉重的担子——一头是一箱书，另一头是行李。那担子压在肩上的负累感，从一开始就一直压迫着他。他那时的燃眉之急是：这一晚在什么地方投宿？何时能给胃里输送一些解饥的食品？

1969年1月17日，16岁的子牛到乐山八区观榜公社插队。没有彩车；没有胸佩红花；没有鞭炮相随；甚至没有亲人相送——子牛离开家乡乐山时，只有一位绰号叫二斗米的小伙伴为他送行，那年头，人们的警惕性都很高，政治判断力亦不弱，子牛的行止一看便可揣摩出此人来路不太正。

若究其实，子牛下乡插队他的动机确实不太正：他一厢情愿地抱着一副侠义心肠，以为自己一旦赴汤蹈火了，姐姐、妹妹就可以留在家里。他那时的社会阅历还没能使他觉悟到：像他那样的狗崽子又怎么能逃得了命定的劫数。

且不说远了，却说到暮色苍茫时分，子牛他们走到安谷公社所在地，其时，他实在走不动了——虽说肩上的担子不过四、五十斤，可他那时毕竟不过是一个16岁的少年，且已跋涉了四、五十里的路程，人生之路的艰辛，他一开始便深深地体尝了。那一阵，一个很有诱惑力的念头在他的脑际盘桓不去：希望能在该公社所在地碰到几个他熟悉的同学，当时，他所在的乐山二中的学生大都在这一带插队，他想找个熟悉的同学，好歹先填饱肚子，歇一宿次日再上路。

他在安谷公社碰到了几个熟悉的同学——且还是当初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战友。想当年，子牛是学校文宣队的活跃份子，他能唱会跳，吹笛子，拉二胡，伴奏、独奏都能来一手，还会演独幕剧，能说群口词（类似于现在的群口相声），据说他当时演唱的《临行喝妈一碗酒》总是赢得满堂彩。巧的是，当时安谷公社正在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学校文宣队的那几个人见到子牛喜出望外，一边为他安排吃饭，另一边早有人到公社游说领导把子牛留下来，作为文艺宣传队的一员。那年头自然没有太复杂的考试一类，但面试还是少不了的。公社领导来到知青驻地，端详了子牛一把，却见这少年面目清俊，有一副机灵劲儿，且听说他吹拉弹唱都会，就爽快地恩准了。子牛兴奋地知青伙伴们喝了一碗又一碗酒，一直闹腾到半夜。

那个时候的文艺宣传队虽说不是脱产性质的，但一年到头，细活儿总能摊上好几回。诸如参加市县汇演（若搞出点名堂还能上省里）、重大会议、节日、走村串队巡回演出等等，比之下大田卖苦力，当然是强得多，加之在文宣队里，吃香的喝辣的，倍受优待，那光景别说是贫下中农，即便是知青战友，也眼红得厉害。

因为个人境况稍有改变，他的心境渐趋平和。在公社文宣队的那一段日子是子牛痛苦岁月中的一线光明，一段温馨。子牛至今仍十分怀念那样的日子：一个人在村头或江边，对着空旷的大自然，横笛长啸，让清越的乐音随风播撒得很远很远，让神思在曼妙的音乐旋律中自由地飞翔、飞翔……当一个人跌落在失望的谷底时，生活中哪怕是瞬息即灭的欢欣，也会在记忆深处永驻。在子牛下乡插队期间，文宣队的演出生活尽管时间不长，但他十分珍

惜。他在文革前就学会了吹笛子，1968年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文宣队期间学会了拉二胡，参加公社文宣队后，为了适应基层演出需要，他又学会了拉手风琴（他后来还学会吹小号、圆号、拉小提琴、弹钢琴等）。在农村基层演出，不可能有乐队伴奏，而手风琴在基层演出中则功效显著，它既能营造活泼、热闹的气氛，又可以伴奏、独奏充填节目。子牛学会了拉手风琴后，在文宣队可谓如鱼得水，占尽风光。那时候的演出，多半是在生产队的晒场上，这种“舞台”包含有双重意味：既有戏剧的成分，亦有人生的意蕴。子牛在那一时期也演过不少流行曲目，诸如效仿杨子荣、郭建光的唱腔。那舞台当然是够空阔的，只是凭子牛当时那种身份，他在台上唱杨子荣、李玉和的片段时，样子总有些古怪。

环境能改变人，造就人，也能使人沉沦、湮埋。艰苦的知青生活使许多才思卓异的青年放弃了人生的追求，自堕其志，也玉成了一些心志坚强、顽韧、敢于向命运挑战的弄潮儿，他们在经受了历练后，扯起了生命之舟上的风帆，“直挂云帆济沧海”，子牛显然属于后者。认真说来，他加入文宣队，倒也不全是为了图轻松吃软饭，一半也是个人兴趣使然。可能是得自他母亲的遗传，他从小就喜欢文艺，还在他四五岁时就有了表演的欲望，他那时表演的舞台是床铺，蚊帐是幕布，碰到他心血来潮时，他便把蚊帐放下，而后又徐徐打开，嘴里胡乱吆喝些什么，“戏”就算开演了。既然是演戏就得有观众，他总是把姐姐和妹妹生拉硬拽来当他的观众。他在幼儿园期间，很喜欢听老师弹琴，老师也对他格外关照，上音乐课时经常把他招呼到身边，一只手揽着他，一只手弹琴。儿时的这一幅风景，子牛十分留恋，他后来拍《候补队员》时，在女主人公身上就有他幼儿园老师的影子。这部影片完成后，他曾经专程到西安去看望当年的幼儿园老师。

子牛父亲是个很开明的文化人，他很尊重子女的志趣，见子牛喜欢音乐，便想方设法地找老师辅导他。当时，师范学校有位音乐教师曾××，他当年曾是白公馆的音乐教官，此人尤擅长竹笛（据说，他在这一方面名扬四川），在父亲的引荐下，子牛曾师从这位教官，跟他学竹笛。至于其他乐器，子牛虽拿得上手，却师出无门，子牛后来的太太司马小加是北京乐团的竖琴演奏员，在器乐方面是专业人员。子牛在家时大概偶尔也摆弄几下乐器，妻子总笑话他演奏水平太业余了，子牛一气之下便再也不去摆弄那些乐器了——这是后话。

话说回来，在子牛的知青生活中，文宣队那一段经历毕竟时间不长，大部分时间还得在生产队干活。他所在的生产队有九个知青（整个大队有50多个），他所在的大队靠大渡河很近，农忙时，知青们就跟贫下中农下大田，农闲时便于水上的活。子牛到生产队干活的第一天是挑粪——生产队派人用船到县城拉回大粪，他们再到码头上接运。子牛所在的村子距码头约五里，那一担粪约80斤，刚开始时，他还能支撑住，走了一段路便力不能支了，于是，他开始耍奸取巧：他有意识地落在后面，走一段路，把桶里的粪倒掉一些，再走一段觉得肩膀上难受了，又倒掉一些……快到村口时，他忽然看到房东祝二爷迎面向他走来——原来，祝二爷见大伙回来了，还不见子牛，便特地去接他。祝二爷快到他面前时，子牛条件反射似地瞥了一眼粪桶，那桶里的粪已被他一路精减得所剩无几，以至于祝二爷从他肩上接过扁担时，他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这是吴子牛愧对祝二爷的第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令子牛永生难忘：在下乡插队那几年，尽管农业学大寨喊得

震天价响，农民却很穷，饥饿像魔鬼的影子似地缠扰着广阔大地上的生灵。一天，子牛像着了魔似地仁立在祝二爷的房檐下，何也？原来是房梁上吊着的那块腊肉使他欲望膨胀。在短暂的心理交战中恶念占了上风——他抑制不住那油香的肉味的诱惑，偷偷地从那上面切下了一小片，当这一小片肉在他嘴里慢咽细嚼时，渐渐地，腊肉的美妙的味觉被内心深处泛起的苦涩的自责心理淹没了，刹那间，他嘴里含着那一小片肉，颊上泪水涟涟……祝二爷待他极好，把他当做干儿子，平日里对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他怎么会做出如此糟贱的事呢？当然，子牛对于祝二爷的关照也有回报，祝二爷是五保户，家里的重体力活全由子牛包揽，如到 80 公里外的地方挑煤，每年拣木柴两船给祝二爷作燃料等。子牛后来离开那地方后，还十分想念祝二爷，经常抽空去看望他，甚至在他从电影学院毕业后也没断过。

假如说偷腊肉这件事只是引起他内心冲突的话，那么，在其他事情上，他则是和当地的贫下中农发生了外在的冲突。插队半年后，他曾为争自留地与生产队长兄弟打架；插队期间，他和几位知青偷空到河里炸鱼——把生石灰放在瓶子里，灌进水很快就会膨胀爆炸，这一办法还挺灵，有一次居然炸了 40 多斤鱼，他们在河边燃起篝火，用叉子把鱼架在火上烤了吃，吃不完便晒干。当地农民眼红得不得了，便结伙来抢，于是两方厮杀成一团，据子牛回忆，当时曾有几个人被打伤了。

知青生活可谓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然而最凶险和刺激的，恐怕要算和惊涛骇浪打交道了。每年春汛时节，大渡河上便有不少浮柴、流木，前者可以用来烧火，后者可以用来打家具，甚至盖房、造船，子牛下乡不久便赶上春汛，在大渡河上讨生活即便是对于当地农民也是机遇与凶险并存——有不少人为此丧生。子牛的天性与平稳相忤，他喜欢探险猎奇，在知青中，他是第一批向大渡河挑战的弄潮儿。在第一年的春汛中，他们在大渡河上拦获了一根流木，他们就用这根流木打造了一只小船，名为知青一号。水上生活凶险莫测，但效益要比下大田干农活高好几倍，这也是它的诱惑力所在。

那是一个凝集着勇气、力量、智慧的竞技场。法国古典画家席里柯有一幅古典名画《筏上》，勾划了船工们在生与死的严峻关头与风浪搏斗的不同情态。在大渡河上讨生活，每天都得与死神打交道。某个黄昏，子牛与另外三个伙伴驾船在大渡河上打捞流木，船被一个大浪打翻了，四个人全落水。子牛在水里搏斗了一阵后便失去知觉，后来他被洄水抛上河滩，直到第二天上午 10 点左右才清醒过来，抬头一看，另外三个伙伴也都躺在不远的河滩上，那一年，子牛才 17 岁，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大难不死，自有许多感慨。“手扒石头脚蹬沙，面朝泥土背朝天，”这是大渡河纤夫生活的写照。假如说，顺流而下包含有更多的惊险成份的话，那么，逆水行舟时的拉纤则是不折不扣的步履维艰。那同样是一幅动人的气势宏壮的人生图景：若干人纤绳勒在肩膀上，弓着腰，裸着坚实的肌肉，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粗犷的号子，声音的力度和脚步的力度合而为一，转换成一股超自然的力量，这股力量推动着船只逆流前进。在这个时候，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纤夫的生活包孕着生活和艺术的哲理，历史发展的进程是这样，艺术发展的进程也是这样，子牛后来成为第五代导演中的重要一员，作为艺术家，他和同代人陈凯歌、张艺谋等人一样，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尽管他险些在大渡河中丧生，但他并没有退缩，也没有改变既定的生活航向。他秉性中的顽韧、坚毅为他战胜人生旅程中的惊涛骇浪添加了动力，

也为他招引了更多的关山险阻。明知是这样，子牛还是依然故我，不改初衷。有如海明威眷恋大海一样，他向往在激流险滩中搏击的生活，即便是后来当了导演仍矢志不渝。若干年后，著名探险家尧茂书起意首漂长江，得到子牛的呼应，当时，他曾计划在拍完《最后一个冬日》后与尧茂书一起成行，不料，《冬日》送审碰到麻烦，子牛一直无法脱身，尧茂书便率先成行，结果不幸捐躯。子牛获此噩耗后一度为自己的苟活痛心疾首。

在那几年中，革命口号一浪高过一浪，而饥饿和贫穷则像瘟疫似地在神州大地上蔓延。知青生活是清苦的，在子牛插队的那个地方，干一天活挣八个工分，值 0.06 元，还不够买一张邮票。当时，他回家得过三条河，这当中过大渡河得付过江费 0.05 元，子牛穷得一文不名，只得以出卖劳力——替船工摇橹抵付过江费。设身处地地说，子牛当年在大渡河当船工、拉纤，也含有环境逼压的因素。

大约在子牛插队时间 20 年后，在离乐山数千里外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招待所，两个文化人在一起兴致勃勃地交流他俩当初干下的显然是亵读文明的勾当。这两个人中一个是已有较高知名度的电影导演吴子牛，另一个便是知名作家江浩，他俩一个在传授当初盗马的经验，另一个则在绘声绘色地介绍偷粪的技巧。这个散发着大粪臭气的故事，很能说明环境氛围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当时，化肥还不太普及，子牛所在的生产队所需要的肥料主要是靠县城有关企事业单位提供，他们事先联系好定期去掏茅坑，再用船运回生产队。这种活当然不能和在文宣队里莺歌燕舞相比，即便是当地的贫下中农也不太愿意领这份差事，于是，生产队下达了一个优惠政策：每拉一船粪回村，可以休息一个月，这期间算工分。子牛掐算了一下，干三天活换来一个月的休息，这划得来。至于脏、臭一类，他本来就是臭小子，从来没有人把他往香花丛里搁，于是他干脆将臭就臭，在大粪上做足文章。

收粪、运粪的臭活干了几次后，他忽然开窍了：一船粪两吨，从城里运回生产队，不但收得累，途中也累，而如果他收的是干粪，快进村时兑些水，既可以交差，人又松爽了许多。子牛第一次便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公社党委书记表扬他运回来的大粪质量上乘，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子牛受到鼓舞，劲头更足了，他果然如公社党委书记所说的那样再接再厉，不料，他为此碰到了麻烦。

原来，靠近县城一带的生产队所需要的肥料大都“取材”于县城的企事业单位，这也就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每个生产队在城里都有若干个大粪供应点，或说是所辖的领地。子牛要收干粪，他所辖的领地显然供不应求，这样，他若要继续收干粪就要侵入别人的领地去偷，有时干脆在返程途中到别个生产队的粪池里偷。一次，子牛偷粪时撞上了冤家，而且对方人多，子牛仓皇逃窜，对方在后面穷追不舍。城里人嫌弃大粪，庄稼人可把它当成宝，偷粪贼和草原上的盗马贼一样，若被擒获必遭一番毒打。子牛逃到一处江边，眼前是一处高约 20 几米的拦河坝斜坡，后面便是追兵，他别无选择，只得从拦河坝上滚下去，所幸没有摔伤，只是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股难闻的气味。

这一次遇险虽说受了惊吓，但他的身上毕竟还有若干处干净的地方。后来，他又有一次，在作案过程中被人发现，这一回结局可不美妙。那一回，子牛与两个伙伴联手做案，被发现后那两个伙伴先撤，子牛断后，后面人一

路呐喊着追上来。子牛逃到一处粪池边，无路可逃了，他权衡了一下，与其让人痛打一番后扔下粪池，不如争取主动，免受一番皮肉之苦。他趟下粪池，后面追兵逼近了，他急中生智，从粪池边上捡了个破筐子扣在头上。追兵到粪池边上时，满腹狐疑地咕哝了一阵，即鸣金收兵。子牛先是带着一身臭气“回朝”，后又带着一身臭气杀人电影界，于是，引起了许多人的侧目与虎视眈眈，他有好几部作品被人判定为毒草，若穷本溯源，大概与那一池大粪有关。

这个趟过粪池，闯荡过大渡河的乐山少年，喘了一口气后又面临着新的打击。

1969年3月，子牛的妹妹吴娜亦下乡插队，她在乐山，八区罗汉公社，距子牛插队的地方约五六十公里。子牛当时踊跃下乡，原以为自己下去以后，姐姐和妹妹可以留在城里，却不料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子牛姐姐吴放一因在文革初期受刺激太深，后患上了癔症，就在吴娜下乡的第二天，吴放一精神失常了，她整天呆呆地坐在斑竹湾古渡口，仁望着子牛插队的方向……当时正是插秧季节，当公社通讯员把这一不幸消息告诉子牛时，他扔下秧把、发了疯似地往大渡河渡口跑，他迳直赶到乐山八仙洞精神病院。他指望能以姐弟亲情的浇灌使姐姐清醒过来，他很有耐心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他在精神病院陪了姐姐三个月，但他的姐姐没有清醒过来。

子牛跑到大渡河边，河里翻滚着波浪，浪涛荡涤着水面的流木、杂物、泡沫，咆哮着奔腾向前。

一切都会发生。一切都会过去。



#### 第四章 青年：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搏击

偷粪给子牛带来了一些惊险，却使他赢得了许多时间。他利用这些时间读了大量的书，有父亲向他推荐的读物，有中外文学名著，还有许多杂书。在子牛下乡所带的行囊中，那一箱书中有很大一部份是他在文革期间撬开了一间堆放查抄来的“什物”的战果，诸如《红与黑》《基度山伯爵》等名著。他使用这些名著与其他人交换书看，这样，阅读的范围就更广了。书读多了，便自然要生出跃跃欲试的念头，子牛最初尝试写作是以写诗开始。他所住的那间木屋的三面墙壁成为他诗歌习作的“发表”园地，他每完成一首诗作，便把它贴在墙上，遇有特别得意的，则提高一个档次——把它誊到笔记本上。这个笔记本上抄录了许多中外著名诗人的名作，诸如普希金、雪莱、拜伦、徐志摩、戴望舒等，知青同伴常常向他借阅笔记本。有一天，他们在该笔记本上发现了一首署名“卜儿”的《雾》，并且居然有几个知青伙伴喜欢上了，把它传抄下来，“卜儿”也被当成普希金的同行来膜拜。殊不知，这个不中不洋的“卜儿”乃吴子牛是也。子牛见有人在传抄诵读自己的诗，好生得意，却并不把谜底点破。子牛在插队期间写了许多诗，这些诗是否真具有艺术价值，因为这些习作差不多都散失了，我们现在已无从进行评判。但这段写作实践对于提高他的艺术鉴赏力，对他日后的写作水平无疑大有帮助。

在插队期间，有一件事对于牛的情绪和心态产生了很深的影响：1970年秋，征兵工作开始，这对于当时的知青来说，是从苦海中解脱的一条出路，许多知青都想争取得到这一机会，但毕竟名额有限，且是以大队党支部推荐形式报送上去。当时子牛有幸获得推荐，但他那时尚不满18岁，为了能报上名，他便把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往前挪了一年，体检顺利过关，但在政审时却碰到了麻烦：子牛亲属中有国民党战犯，这是当时的大忌，他被“刷”下来了，他当时懵懵懂懂的，尚不知自己是被打入另册的公民。次年征兵工作开始，大队再次推荐了他，他也再次寄以厚望——当然，他最后彻底失望了。他终于明白了像他这样家庭出身不好且社会关系复杂的子弟，是很难有出路的（这一点与他后来的校友张艺谋颇相似）。那一段时间，他情绪十分低落。

在这一年中，知青队伍处于动荡分化中：有的参军、有的选调回城、有的搞病退、有的干脆倒流回城，还有的到处打短工（诸如当泥水匠、木匠、瓦匠），子牛因家庭关系，参军、选调回城均轮不上他，出去跑单帮，他又不乐意。他毕竟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在他身上还发生作用，于是，他陷入了小布尔乔亚式的忧郁、苦闷中。

那时，子牛所在的村子里的知青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普希金有一首题为《只剩下我最后一个啦》的诗（大约是普希金流放期间写的），那段时间，子牛把这首诗抄在墙上，他常常靠在背垛上，默诵着这一首诗，心里的悲凉和诗意的苍凉，在晦暗的屋宇中低回。落寞的时候对于生命的体验最为深刻，孤独既能扼杀人的生机，亦能滋润人的灵气，子牛这一代导演的作品都以对人生、对人性的本原、对历史文化的思考见长，他们在创作上的这些特点得益于他们那一段时间的生命体验。

公社文宣队亦因知青量少而解体。知青生活中最有光彩的那一页翻过去了，并且永不会再来。那一段时间，子牛父亲已从学习班出来，他知道子牛的处境，也理解他的心境。父亲深为他担忧——他姐姐就因受刺激太深导致精神分裂，那几年是他们家厄运当头、灾难频繁的时际，父亲怕子牛挺不住，

便给他写了许多封情词恳切的长信，引经据典地向他灌输先哲们在逆境中与命运相搏并获胜的奥秘，并劝他安心劳动，等待机会。

父亲的殷殷之情打动了子牛的心。等待是痛苦的，而若是看不到希望的等待，更无异于在精神上忍受苦刑。子牛那时候已经是成人了，他从父亲的信中不但读出了父辈对他的期望，也明白了自己在家庭中的特殊位置。“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那几年，普希金的这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在知青中流传很广，有多少次，在漫漫长夜中，子牛默诵着这首长诗，在美好的憧憬中进入了梦的黑白世界。

1971年夏秋之际，乐山地区艺校招生。父亲很快把这一消息告诉子牛，并希望子牛报名参加考试。子牛对此则并不热心，他知道报考这一类学校都要过政审这一关，而他那两年每争取到一个机会都是在政审时被刷下来，他有些厌倦了，亦不愿再去碰钉子。但他那时实在没别的出路了，只好去碰碰运气。考试时，他顺利通过面试，考专业时，他拉丁一段二胡曲《赛马》，亦获通过。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文艺专业人材奇缺，子牛在专业上虽不算拔尖，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可以算是出类拔萃了。因为这样，他获准在艺校集中学习四个月，而后再决定是否录取。四个月下来，子牛在专业方面大有长进，艺校决定正式录取子牛为学员，因为是专业人材，在政审方面没那么严格，子牛喜出望外，兴冲冲地揣了介绍信回到当初插队的地方办手续。

却不料仅四个月时间，子牛所在的公社领导班子又换班，新班子不认识吴子牛，就拖着不给办。地区艺校给子牛五天时间办手续，这一次机会得来不易，子牛好说歹说，公社方面让子牛到地区知青办打证明。子牛强压下心头之火，匆匆赶到地区，到开好证明再返回插队所在地时，已是五天期限中最后一天的下班时分。当时，子牛心里早拿定主意：若经办人再刁难他，他就动手把对方揍一顿，然后上凉山当黑户——当时，在四川的大小凉山上有一帮挺而走险的黑户在活动。那一刻，他脸色铁青，目光冷森，经办人已经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了，突然“啪”的一声，子牛把证明材料按压在他面前，对方有些不悦地抬起头，子牛正定定地望着对方——上一回，子牛来办手续时说了不少好话，但不管用，这一回，他干脆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把有关介绍信、证明材料摊在他面前。对方大概是从子牛的反常情绪中悟出了什么，在短暂的对视后，他重又打开了抽屉……

这一天，可以说是子牛这一生的转折点：他从此开始正式接受专业训练，并为他成为一名专业文艺工作者铺平了道路，同时还为他日后进入电影学院并成为中国新电影的主将之一打下了良好的艺术基础。

从文革开始，子牛憋屈了好几年，这一回总算扬眉吐气了。刚回到乐山那几天，他心情特别舒畅，思路也特别活跃。这种心理状态特别容易孕育雄图大略。进艺校后，在专业知识和艺术素养方面，子牛明显地高出于其他学员，沾沾自喜之余，他忽又想入非非地试图来个一鸣惊人之举，其具体实践便是创作组诗《峨眉日出》（这一组诗亦未公开发表，是故，我们亦无从评价）。

1972年春节，艺校放假11天。子牛郑重其事地向父母宣布，他要利用这11天时间搞创作。此后，他果然天天足不出户，当起了名符其实的“坐家”，连三餐饭都是由父亲送到指定地方——窗口，子牛还跟父母约定，在他“坐家”期间不得进他的房间。凡事一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就有些令人担心。想当年，子牛惹事生非与人打架，从城里打到乡下，父母没少为他操心，现在

忽又过起了与世隔绝般的生活，这中了什么邪？他父亲有时利用送饭的当儿，偷偷地往房间里瞄上几眼，但一被子牛看到，便被他正色支开。子牛那时已是大小伙子了，若果真有金屋藏娇一类的艳举，至少可以让他的父母得到一个解释，而子牛当时只跟父母说搞创作，可他那时的“坐家”身份实在令人起疑，加之他此前并未向父母出示过创作成果，现在忽发奇想来一个专业“坐家”，他的父母委实弄不明白他究竟能“坐”出什么名堂来，只是暗地里为他担心。

子牛“坐”家 11 天，当了 11 天专业诗人，收获也不算小，写了七、八十首小诗，还有组诗什么的。遗憾的是，这些诗没有公开发表，故也没有机会产生任何效应。至于子牛父母，倒受了一番惊吓。

到了第 12 天上午，子牛从囚禁自己的小阁楼里出来，伸胳膊撻腿一番后，呼吸了几大口新鲜空气，随即用王子的气派打量了一眼这一间孕育过诗人的阁楼，他这才发现阁楼有点寒冷，大概也就比杜工部的茅屋略胜一筹，周围还是原来的样子。他那时还未获得诗人的封号，故也不觉得阔别多日的太阳有什么新鲜的模样，他兀自沉浸在自己营造的诗意氛围中。他父母小心翼翼地观其言，辨其色，直到他的举止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才放心了。

从 1972 年初到 1974 年春，子牛由艺校毕业。这前后三年中，他在艺校主修声乐、话剧、形体、乐理，在器乐方面，他以拉手风琴为主，除此外还学会了拉小提琴。

1974 年春，子牛从艺校毕业分配到乐山地区文工团话剧队。该团文革前叫乐山话剧团，文革中为适应形势需要更名。此前，子牛在文宣队里当了好几年非专业演员，以前那几年中，他为自己设计的未来蓝图不过是当一名专业演员，现在愿望实现了，他能不欢喜若狂？到乐山文工团报到的那一天，他志得意满，如沐春风。却说那一天，他骑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悠然自得地在街上逛荡，上坡时，见一部汽车开得较慢，便把手搭在车后的拦板上，那光景倒像个街头的痞子。他就此与汽车并驾齐驱了一段，却不料，忽然汽车来个急煞车，子牛猝不及防，左手大拇指骨折——正应了一句老话：乐极生悲。好在那一天他没有撞上缺胳膊少腿的倒霉事，但却因为大拇指骨折，他不能再拉手风琴了。

乐山文工团总共就一百来号人，话剧团这边前后台连同管理人员就几十个，碰上排大戏，一个人得干几个人的活。子牛进剧团后，前后台都有他的活。他以前在文宣队呆过，又受过专业训练，到话剧团不久，团里开始排演话剧《风华正茂》，他受命出演男主角赵晨光。此剧在乐山地区、四川省内共演出了一百多场，获得好评。子牛头一次占尽风光，他也由此顺情顺理地成为团里的台柱子。

除前台演出外，子牛还在后台乐队搭上了一手。他本来擅长手风琴，兼习小号、圆号，大拇指骨折后改学小提琴，据他吹嘘，说他是团里的第二小提琴手，还凿凿有据地以《白毛女》演出为证。另据作家江浩考证，当时乐山地区会拉小提琴的总共就两人——子牛当然是第二小提琴手了。此说是否可靠，这里且不去深究，有一点至少可以肯定：他的音乐修养提高了，这对于他日后从事导演工作大有帮助。当然，他与他们团的第一小提琴手后来又谱出了另外一段故事，这都是几年后的事。

子牛在乐山文工团期间，先后参加演出的话剧有《风华正茂》、《枫树湾》、《霓虹灯下的哨兵》、《枫叶红了的时候》、《西安事变》等。这当

中，除《风》剧外，他担任主角的戏有《枫树湾》（饰男主角汤家驹）、《霓虹灯下的哨兵》（饰童阿男）、《西安事变》（饰张学良）。《枫树湾》在当地演出了100多场，据说挺轰动，而且《枫》剧的剧照宣传画张贴出去后多次被人揭走，宣传画上有子牛的大幅头像，据说该宣传画多次被人揭走与此有关，若干年后，子牛还以此作为他长相英俊的佐证，只可惜这话不是出自电影界的靓女之口。

子牛在乐山文工团四年，除了正儿巴经地排演了几部话剧外，还干了两件不太正经的事——并且这两件事对他的未来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某日，子牛在一处楼梯角见到一间蒙尘甚厚的小房间，门上挂了把生锈的小锁，子牛动了好奇心，用劲把门往里顶，而后就着门缝往里窥视，除看到一些杂物外，还看到里头码着几摞书。子牛当即来了兴致，他非常麻利地砸开那把小锁，从那几探书中翻检出斯特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张瑞芳、仲星火合著的《（李双双）的艺术总结》、好几套文革前的《电影艺术》合订本、一整套《戏剧学习》合订本。此后，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把这些书通读了一遍，可说是完完全全地据为己有。那几年，两报一刊风行全国，要想读到较有价值的专业书籍并非易事。子牛这一次意外收获虽说来路不太正，却使他从中学到不少很正统的专业知识，他后来报考电影学院时，考题中有一道“影片分析”，他选的正是《李双双》——就凭这偷来的灵感，他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乐山是个出文艺人材的地方，在子牛之前出过赵熙、郭沫若，在子牛之后冒尖的陈小艺。子牛作为演员，他最红火的时候却是在70年代中期，在《风华正茂》、《枫树湾》两剧之后，他主演的《霓》剧又在当地演出了100多场，作为团里的台柱演员，他还曾随团到内江、宜宾、自贡等地区进行巡回演出。但在后来排演《枫叶红了的时候》时，他则被剥夺了饰演主要角色的资格，这起因于他当时做下的一件荒唐事：

1977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子牛与几个朋友在一块喝酒。那天，他不知是因为什么事大高兴了或太不高兴了，多喝了几杯，而后摇摇晃晃地下楼，友人见他走路不稳，忙来搀扶他，不料，他那天醉得厉害，那友人架不住，便就近喊人帮忙。团里的第一小提琴手听到喊声出来相帮，这位小提琴手与搀扶子牛的那位朋友以前有隙（子牛心里对他或许亦有些不服气），子牛那一阵不知哪来的邪劲，便借着酒劲，突然挥起一拳朝那小提琴手打去，对方出于好心却莫名其妙地挨了一拳，虽说他知道子牛喝醉了，但恼怒下也顾不得许多，两人拳脚相对，从三楼打到一楼，可能是子牛在斗殴方面水平更专业一些，那小提琴手受了一些外伤。第二天，子牛酒醒了，团里让子牛做检查，并责令他赔偿医药费及登门道歉。这事干得荒唐，子牛只得认罚，他买了50多个鸡蛋（那时鸡蛋还是凭票供应），揣了100多元人民币，向受屈者表示歉意并慰问，至于在全团大会上做检查，他则死活不干。过了若干天，子牛碰到那位小提琴手，对方笑嘻嘻地截住他后声称：那鸡蛋他全煮了吃，只是有几个坏了，希望子牛补偿。子牛气得牛眼圆睁，那一段时间，因为他不肯检查，团里总找他的麻烦，他心气儿正不顺，听了这话即随口骂了一句，而后又把拳头攥紧了。那年头鸡蛋是稀罕物，那位小提琴手眼看着进补无望，且又领教过他的拳头的厉害，两相比较之下，他非常理智地忍痛割爱了。

耍酒疯打架，这行径和土匪差不多，因此吴子牛被取消了演主角的资格，甚至连反一号也轮不上，只让他在戏里客串一个一句台词都没有的敌参谋，

每次出场总是笔直地站在长官身后，宛如一根着军装的电线杆。

那一年高考恢复，子牛早就向团领导表示过进高等院校深造的愿望，打架事件发生后，子牛一直不做公开检查，到后来领导向他暗示，他如若执意不做检查，将被取消推荐参加高考的资格。其实，团领导亦是出于爱才之心，他们希望子牛能权衡利弊，珍惜机会。无奈子牛倔头犟脑的，死不肯做检查——他最后被取消了参加高考的资格，并且情势急转直下：他被抽出来到农村参加社教，时间为半年。当时，被打发去参加社教的，要么是闲杂人员，要么犯有过失，子牛无疑属于后一类。

子牛又回到了广阔天地。那是在距乐山市约 100 公里的犍为县农村搞社教。虽说这次被逐出舞台带有惩罚性意味，但他毕竟在农村滚过几年泥巴，而这回下乡又不用下大田，且工资照拿，因此，这次下乡实际上对子牛的思想情绪冲击并不大。更何况，他还可以借此机会用局外人的冷静目光审视当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行为方式，这对于他后来从事创作亦有帮助。

在犍为农村的半年时间，子牛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自修完了中学语文、历史、地理（他原为 67 届初中毕业生），他那时已打定主意参加高考，并通过高考跳出乐山这个小地方、到更广阔的天地里驰骋一番。古往今来，蜀国的能人多有此志。九百年前，苏东坡在乐山一带已声名煊赫，他与诗僧宗一和尚为至交，宗一和尚知苏东坡有远游之志，以作诗劝他，东坡亦以诗作答：“光阴虚掷，堪然无处觅，最难是万家生佛，关怀涂炭进京城。”东坡出川后，果然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且名垂青史。反之，四川的另一名大学者、大书法家、郭沫若的老师赵熙，虽学富五车，但他一生几乎都在川中滞留，故他的文学成就与影响力远不及他的学生郭沫若（他在某些专业上无疑超过了郭沫若）。蜀人有进京城求发达的传统，这个传统延续到了子牛身上。

社教结束后，子牛直奔位于峨眉山麓的西南交通大学，住在郭少詹教授家里。这郭教授早先与子牛父亲是同学，后来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子牛在父亲安排下，由郭教授辅导他数、理、化，准备参加高考。一连几个月时间，子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攻读数、理、化。这期间，郭教授自然也费了不少功夫，还帮他找了一些有关的测试题，到子牛觉得有把握了，他准备告辞。行前，他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中央戏剧学院在成都分设了一个考区。他仔细一算，若马上动身赶回成都报名还来得及，便瞒着郭教授夫妇（他们原希望子牛报考西南交大），心急火燎地赶到成都——他到成都时是报名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但他却在报考时碰到了麻烦。

原来，报考中戏表演系年龄限定在 22 周岁以下，子牛当时已 25 周岁，加上当初为报名参军涂改户口簿虚长了一岁，则是 26 岁，已超出了四岁。但这难不倒子牛。他既然能让年龄虚长，亦有办法不让年龄往实里长——他到街上买了瓶退字灵，再次涂改户口簿。直到现在，有心人会发现在那些介绍子牛的文章中，提到他的年龄时会出现相抵牾之处。

当时报考中戏的考生有几百人，初选过关的 72 人，子牛忝列其中，后来参加政审的有六人（演员李克纯亦在其中），子牛亦有幸进入六名之列，只是由于他年龄偏大，最后未被选上。

子牛倒没有为此灰心，他毕竟还有两次机会：报考电影学院和参加高考。他的一个朋友帮他弄来一份电影学院招生简章，得知西安有一个考点，时间是六月份。中戏这一头名落孙山后，他当即搭车北上往西安进发。

到西安后，他在碑林浴池边上寻了一家最大众化的旅馆安顿下来（每晚住宿费0.40元）。那一段时间，他白天与中国未来的电影艺术家们扎堆儿（张艺谋、张军钊、刘苗苗等均在这一考区），晚上则和贩夫走卒们套近乎（睡通铺）。那一年，由四川赴西安参加电影学院考试的考生有30多人。

参加复试的情景至今仍深镂在子牛的印记中。他记得，那天的主考官是司徒兆敦，考官是王心语、苟文论。复试内容有：讲故事、表演小品、影片分析、写作。一开始，子牛讲了两个老人不幸遭遇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素材来自于他插队期间的生活体验，这个考题限定时间10分钟，时间到时，考官示意他继续讲下去——子牛知道，他的故事吸引了考官；表演小品时，子牛通过一台电话机、一把算盘、一分钱刻划一位廉洁奉公的老会计形象，这对于像他这样一个主演过几部大戏的话剧演员来说并不算难事；影片分析，他选择了《李双双》，他说得头头是道，几个考官听得频频颌首——他们当然不知道，子牛这本事来路不太正；写作，他构思了一趟列车，主人公在车上获悉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那一阵他与车下一队欢呼打倒“四人帮”的人流产生了心理呼应，这个角度很别致，且寓意较深。

1978年6月底，复试结束，子牛与几个四川考生打算赶回四川参加高考。那一阵，子牛虽说是解决了不少考场上的难题，但生活中的难题却使他犯愁了：盘缠告罄。好在有一个名叫何茂林的四川考生挺仗义，此人返回时原本买了六只较为名贵的来杭鸡，见子牛囊中如洗，便把来杭鸡卖了给子牛做盘缠。子牛买了车票，于7月2日赶回乐山，准备在家乡的考场上再搏他一回。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子牛参加了三轮考试，极度的紧张与疲惫，使他一下子瘦了十几斤。他参加高考时报的第一个志愿是北大中文系，而后依次是北师大历史系、四川大学中文系（系子牛母亲的母校）。高考成绩公布时，子牛的成绩超过录取分数线40多分。

1978年8月底，子牛接到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9月5日到电影学院报到。班主任是他在西安考场认识的司徒兆敦。司徒兆敦是电影界前辈司徒慧敏的公子，当初，他在西安考场外第一次见到吴子牛，这个满脸灵气、英气的小伙子，给他留下了好印象。他拦住子牛问他报考什么专业，子牛回说导演，司徒兆敦点点头走开了。后来他们又在考场上相见，子牛口才伶俐，才思敏捷，司徒兆敦对他的印象更深了。子牛后来在电影界显露头角时，司徒兆敦曾不无得意地对人说：“咱可为中国电影界立了一大功——是我发现了吴子牛。”从人才学角度说，司徒兆敦对于电影学院、对中国电影界确实是有功之臣。

## 第五章 遥望朱辛庄

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在清河区朱辛庄，与这所亚洲唯一的高等电影艺术院校相邻的是国营农场中越人民公社，里面种了许多水果，每到成熟季节，当滋润着果香的轻风飘到电影学院侵入这一拨未来的艺术家的嗅觉时，他们便开始想入非非地揣想着下课回到寝室时，迎接他们的是满屋子的果子。

导演系这个班的学员共 22 人。这些学员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电影世家子弟，如陈凯歌、田壮壮等；干部子弟如彭小莲、李少红等；平民子弟如吴子牛、张军钊等。子牛刚到北京时的心态，有点像巴尔扎克笔下拉斯蒂涅刚到巴黎时的那副心境：雄心勃勃且天性未混，对周围事物感到新鲜好奇，但又不乏冷静审视的眼力——甚至还带点挑剔。

吴子牛在电影学院时与张军钊、周伟、金韬四人住一个屋，这几个都是平民子弟，在他们班上属“第三世界”。尽管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中知识份子还不到扬眉吐气的时候（有许多人甚至尚未恢复工作），住在电影学院那样一个特定的环境氛围中，电影世家子弟（有的是文艺世家子弟，如江海洋）总有些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或来自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或得自家世谱系的润泽，至于天之骄子似的干部子弟自然就更不用说了。这三种类型的学员在班上渐渐地形成了各自的生活小圈子。虽说是这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求知欲、上进心都很强，学习比较刻苦，相对来说，平民子弟会更用功一些。子牛这一拨“第三世界”的子民在认清了班上的“形势”后，也不存攀龙附凤之心，彼此间胼手胝足，其乐融融，他们给自己这个小圈子起了个带有政治色彩的雅号：不结盟运动。

其实，刚到北京时子牛也想过结交一些电影圈子里的人。他在西安时认识了一个北京画家张红年，当时，两人谈得很投契，遂结伴赴京。这位画家的妻子（或至爱亲朋）认识陈凯歌——凯歌当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洗印车间工人。到北京后，这位画家热情可掬地为子牛和凯歌牵线搭桥。某日，他们约好了一起到凯歌家拜访，但那天凯歌不在家里。那一次，子牛与凯歌无缘得识，在后来的四年同窗生活中，他们的关系一直说不上亲近。事实上，这一拨后来把中国电影界搅得天翻地覆、甚至使世界影坛为之瞩目的未来艺术家们，他们在走出校门后不期然地成为创作群体，并留下各自卓然不凡的力作，而他们最初以“群”的形式在电影学院共渡他们青春时期的美好时光时，他们却是“各自想拳经”。中国的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和法国的“电影新浪潮”作品一样（严格些说，两者都不成其为创作流派），都将在世界电影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但促成这两场电影革新运动的机缘、人员构成情况却大不一样。法国的电影新浪潮缘起于艺术短片，经济上得益于政府的“援助法案”，而人员构成情况则五花八门，如前期代表人物罗杰·瓦迪姆是碧姬·巴铎的前夫（代表作有《上帝创造女人》、《月光珠宝店》等，均由碧姬·巴铎主演），曾是《巴黎竞赛报》记者，让·鲁什是人类学家，曾在欧洲从事人种学研究（代表作有《河流之子》、《疯狂的主人》、《我是一个黑人》）；阿仑·雷乃本来是剪辑师，后改当导演（代表作有《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特里弗是影评人，以尖刻、辛辣驰名（代表作有《四百下》、《枪击钢琴家》），还有的是作家如夏布罗尔、玛格丽特等，他们几乎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政治信仰、艺术主张都不相同，只是“电影手册派”的几个代表人物较为接近些。但这两场电影革新运动的共同点以及最后的结

局都有些相似：他们都以群体形式出现，他们的艺术贡献都在于对传统的电影修辞手法进行了带有反叛性的变革，他们在艺术革新这面大旗下结成了同一个营垒（尽管他们的艺术主张，审美旨趣并不相同），并以此为起点进行各自的冲刺。

电影学院那四年生活，对于他们这一拨未来艺术家而言，是储备“艺术粮草”的时期。基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各自的生活环境、家庭背景，他们恐怕从跨入校门的那一天起，各自之间就在心里较着劲，几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城防”，因而他们事实上没有做到心心相印。意味深长的是，这一拨未来的艺术同盟军，当他们在同一片星空下，在同一栋屋宇中耳鬓厮磨时，他们彼此间都有些“隔”，甚至一度关系非常紧张——毕业前夕，他们一度酝酿过在离校前夕大家拍一张合影，在一块聚餐，这本是人之常情，但遗憾的是，直到走出校门，合影和聚餐均未实现——只是在他们离开校门十年后，这张合影、这一顿聚餐才补上了，但那时却有好几个同学缺席（有的身在异国），也许，这22位同窗的合影是永远补不上了。

刚跨入大学校门时，子牛有一种崇高感和自豪感，毕竟，他是经历了许多坎坷才盼到这一天的。一个月后，他的这一份崇高感和自豪感便打了折扣：在他以前交往的一些有抱负的青年中，以及在他准备参加高考期间认识的许多和他经历相似且才华出众的青年中，他们有很多因种种原因被拒之大学门外，天道不出，夫复何言？

多一份经历便多一份人生的感慨。由是，子牛更珍惜眼前的机会。

导演系的课程包括：导演、表演、剧作、蒙太奇、场面调度、形体、写作、影片分析、哲学等课程。哲学部分本来是用艾思奇编写的教材，当时，文艺界、思想界已开始引进、介绍一些西方现代派作品，在学生们强烈要求下，哲学改为介绍萨特、海德格尔等几位在西方哲学界、思想界较有影响的哲学家的学说。导演班的班主任先是司徒兆敦，后是田京夫。主要授课老师有张客、汪岁寒、司徒兆敦、汪流等。按规定，大学生本来是不让抽烟、喝酒的，大概是考虑到他们这一届学员的构成情况及经历都与此前及此后的学生情况不一样，学校对他们实行“特殊政策”。这一班学员中有的烟瘾、酒瘾、茶瘾俱全，田壮壮是有名的大烟枪，子牛的烟龄始于插队那一年（在插队期间，他多半是吸农民种的烟叶，有时土烟没了甚至抽烟茎），四川的酒名扬天下，子牛当过大渡河的纤夫，干这营生的就如草原上跑马的一样，没有不喝酒的。于是在班上，子牛便和壮壮、凯歌（凯歌那时烟瘾大，酒量不大）等坐在后排，那个角落算是他们班的“特区”。

在当时的几门功课中，子牛引以为得意的大概是写作。每堂写作课，老师布置写一篇作文，他都写两篇，这当中大概不乏得意之作。有一篇题为《老耿头》的作文，他至今仍津津乐道，这篇作文记述的是他插队期间的一件旧事，说的是他在大渡河讨营生期间，过险滩前后老耿头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那带有传奇色彩的笔触得到老师的欣赏，老师把这篇文章当范文在班上宣读。

高等艺术院校的学习条件、艺术空气自非其他地方所能比。他们这一届学员都经历过10年知识饥荒，都有强烈的求知欲。大学生活的头一年，子牛和许多同学一样，把空余时间大都泡在图书馆里。那时，上图书馆的同学很多，晚了甚至找不到位子，为了占位子，子牛有时一下课就往图书馆跑，有时中午饭都顾不上吃。当时，带干粮在图书馆泡一整天的同学并不鲜见，子



牛有时也这样。他以当年在大渡河上拉纤的那一股勇往直前的精神，泅游于知识海洋中，拼命地吸吮各种有益的文化滋养。在浩瀚的书海中，世界变小了，心胸变大了。

当时，学校里每星期放映两部资料片，同学们都很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很多同学都是边看电影边做笔记，有的是把特别精彩的台词记下来，有的记镜头、构图，或某一场戏，到整部电影看完后再回宿舍整理，这样的看片笔记子牛记了七八本。

当时还有一种风气便是看完一部电影就展开热烈的讨论，有时在路上，有时在宿舍里，遇有个别争议特别大的电影，甚至争论不休。子牛很少参加这种争论，他喜欢独立思考。他曾在一册笔记本上写下这么一句话告诫自己：不做任何主义和流派的俘虏。他有他自己的学习方法：除做看片笔记外，他还向摄影系的同学要照片——那时，每次看资料片，摄影系的同学总是坐在第一排，像张艺谋、侯咏等看到精彩的画面，还用照相机把它拍下来，子牛便经常向他们要照片，并把照片粘贴在笔记本上，因此，他的笔记本可以说是图文并茂。

在他们当时所看的资料片中，给他们留下较深的印象并对他们的创作产生过影响的影片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一些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点钟》、《大地在波动》、《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等，法国新浪潮作品，如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黑泽明的《罗生门》、《七武士》，苏联丘赫莱依的《第四十一》、《士兵之歌》，还有德国新电影、美国的一些经典电影。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导演丘赫莱依的作品。丘赫莱依擅长拍战争片（子牛到现在为止，他的主要作品都是战争题材的故事片），他执导的《第四十一》改编自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同名小说，这部作品给子牛留下根深的印象。他后来拍摄《鸽子树》时曾由此受到一些启发（《鸽子树》至今仍被认为是子牛的一部重要作品）。

当时，他们看资料片除了在电影学院看外，那时，北京一些文化单位也经常放映资料片。每到这种时候，同学们便通过各种渠道搞票，实在搞不到票时，也要想办法混进去——当时，美术系的几个同学有一手画票的绝活，可以以假乱真。

通过观摩大量优秀的外国电影作品，结合老师课堂上的影片分析，以及他们平日里的思考与知识积累，使得他们这一代人较之前辈电影专业人员艺术视野更开阔、专业知识和综合知识更扎实、更丰厚，加之他们各自拥有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充分的艺术准备和知识积累，加之十多年来茹苦含辛的人生历练，这是他们这一代电影人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他们的前辈和后继者所无法比拟的。苦痛对于人生来说，或则意味着灾难，或则寓示着辉煌，后者多半是在精神文化方面表现出来。

从当时的时代氛围来说，文化界、思想界的艺术民主、学术民主空气较浓，各种新思潮、新观念兼容并存。在结束了十年的文化专制与闭关锁国之后，对外交流的文化之窗打开了，斑斓多彩的外面世界呈现在这一拨大学生眼前，现代派文学、音乐、绘画、哲学等，旗号林立，流派纷呈。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没有创造就不会有发展。艺术创造一方面是对既定模式、法规的破坏，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继承、扬弃、更新。那一段时间，中国文化界、思想界最热的是西方现代派作品，在大学生、文化青年中谈论得最多的也是

现代派作品。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会派生出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文化时尚，这种时尚往往以文化的形式折射出来（如文学、美术、音乐、电影、雕塑等）。在此之前，这一代青年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文化饥荒、知识贫乏，现在，在他们的眼前一下子呈现了琳琅满目的“西式文化大菜”：文学方面，意识流、存在主义、荒诞派作品、海明威、福格纳的作品；哲学方面萨特、海德格爾的作品和学说；美术方面，有日本东山魁夷、平山郁夫，美国的韩默、法国的现代派艺术，还有柴田木石前卫书法展、新美术展、四月展览等；音乐方面，柏林爱乐乐团演出、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卡拉扬、小泽征尔的指挥；电影方面上文已有提及。那时，他们与中央美院的一些前卫画家、与音乐学院的一些新锐（如谭盾）或有接触，或有神交，并且彼此间都很投契——至少在艺术观念上是如此。新锐音乐家谭盾后来成为子牛亲密的合作伙伴，子牛的几部重要作品《候补队员》、《喋血黑谷》、《鸽子树》、《南京大屠杀》的作曲都是谭盾。

在吸收了大量的文化滋养后，这一拨大学生中有一些人开始萌生了小试牛刀的念头，如彭小莲、胡枚等便是。子牛早在乐山文工团期间，就曾经诗兴大发过一阵子，现在周围的文化氛围更浓厚了，他的创作激情便有些压抑不住了。进大学的头一年，他读过一些名人传记，大概是受其影响之故，他决计写自传，写了一半又搁下了——以他那时的境况来说，毕竟可入传的东西不多。他又计划以姐姐的经历为素材，写一篇小说，这篇题为《魂》的小说倒是写出来了，但没有发表。当时，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人的“意识流”小说风行一时，子牛也模仿“意识流”手法写了篇小说《蚕思》，内容大致是文革中一位红卫兵在武斗中死去，他的一位女朋友对他的追忆，这篇小说寄出后被退回了。

虽说在写作上接连失利，但子牛并不灰心，他仍以高涨的热情在这块小自留地上辛勤耕耘。他的接续之作是中篇小说《天狗》，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作品的主题是揭示人性恶。在当时，把一个地主的儿子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已经有些离经叛道了，至于把人性恶作为作品的主题，更是当时的“禁区”。子牛天性中大概有闯“禁区”的癖好，于是他得到了善意的警告。这篇小说寄出后不久，子牛不但收到退稿，还收到了一封以编辑部名义发给他的措词严厉的信，信的内容大致是：共产党把你培养成大学生，你没有产生感恩图报之念，却在作品中发泄对党的不满，这部作品有新社会把人变成鬼之嫌，等等。这些评价挺吓人的，子牛读后从骨髓里冒出一股寒气，本来他还想过这一家杂志不能发再投另一家，他也听说过许多作家刚出道时，作品经常在各家杂志间旅行，后来有幸碰上伯乐才得以发表。收到这一纸判决后，他对于伯乐不存奢望了，他非常明智地把《天狗》锁进抽屉。

在此之后，子牛还写过一些小说，结局均不太美妙——退回。他的作品没有变成铅字而给他的退稿信则均是铅字打印的，每看到这一小片铅字退稿信，他都有些懊恼。有好几次，他甚至怀疑，他的大作对方根本就没有看，只是在撕开信封时把稿子从里面抽出，夹上一封铅字打印好的退稿信，随即套入另一只信封。及至他有一篇大作被退回，同时还收到了编辑附给他的一封短信，信里有几句鼓励的话，一时，他感觉温暖如春，私下里把那封信读了好几遍。

到现在为止，子牛的文学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要数发表在大型文学杂志

《清明》上的那部中篇《晚来的风》。这部中篇以他的二姨为原型，写于1980年秋天，发表于《清明》杂志1981年第1期。笔者曾把这部小说找来读了一遍，凭心而论，在强手如林的文学界，他的这篇处女作并不算出类拔萃，作品的长处在于视角独特、立意奇崛。他后来还写了一个剧本《陌路上》，亦未发表。

现代人大都经历过漫长的学生时代。在学生时代中，最值得留恋、最有回忆价值的大概要算大学生活了。那时的大学生不用为分配发愁，也不必为分数担惊受怕，并且，生活上基本有保障（有奖学金），有的甚至还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子牛便属于后者。他带薪上学，每月能领到干薪四十多元，那时候，这笔收入可以养活三口之家。在同一寝室的学友中，子牛是“共产”对象，他那点“资产”当然共不了几回，加之他烟、酒、茶均沾，于是，也常有窘迫的时候。大凡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同室的几位学友开始筹划把“共产”的范围稍稍扩大一些——具体而言，就是扩大到与电影学院相邻的中越人民公社。

每到水果成熟季节，那一片果园便充满了诱惑力，但他们却不敢轻举妄动。一则是园子有人看守，二则是园里有条大狼狗，这两样使得他们只能徒然望园兴叹。后来，他们悟出了看园的人是个关键，于是，他们便把攻关的重点放在看园人身上。先是利用黄昏结伴到那一带散步，与看园人套近乎，熟悉后送给他几件旧运动衫，或则带上酒，与看园人席地而坐，边喝酒边聊天，这关系便非同一般了。于是，这几个居心叵测的大学生便提出进一步要求，希望看园人能把狗拴起来。到夜幕降临时，他们四人剪掉铁丝网，十分敏捷地潜入果园，把长裤脱了，裤管一扎便是两条筒形小麻袋。不须多少时间，便可以满载而归了，那胜利的喜悦自不待言。尤其鼓舞人心的是，从那以后，他们房间里便飘荡着苹果香，这香味持续了整个夏天——可谓经久不散。后来，他们还学会了将吃不完的苹果拿来制作苹果酱；再后来，他们的业务范围又扩大了——除水果外还将玉米拿来换鸡蛋，到周末时，买些酒，炒几个鸡蛋，就着苹果酱，沐浴着满屋的苹果香，他们个个都生出“我们的生活比蜜甜”的美好感觉。

四川人喜吃辣椒。子牛当然不例外，这辣椒的“货源”一度使他犯难。刚到北京时，他是从家里带一大串辣椒来，这毕竟比较费事，后来他侦察到中越人民公社里种辣椒，于是便如法泡制，并且摸索出一套偷朝天椒的经验：在没有月亮的晚上，他摸进朝天椒园子，先躺在地上，呼吸着泥土、青草、朝天椒叶子的混合气息，到眼睛渐渐适应了暗夜的环境时，可以分辨出辣椒的剪影和叶子的不一样，并且成熟的辣椒表皮有少许光泽，他就专挑这些表皮有光泽的辣椒采摘，这以后，他寝室里又多了一股辣椒呛人的味道。

有道是江北出天子，江南出才子。至于四川，恐怕是才子与贼子（土匪）一样兴旺发达，以至于使有的大艺术家一度沦落为匪，如张大千便是。张大千早先被迫与土匪为伍的那一段经历尽人皆知，至于他早先当过贼子的那一段往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早先偷过一株较为名贵的海棠，事后，他还写了一首题为《乞海棠》的诗，对自己的劣迹供认不讳——当然也进行了文饰，他把自己称为“文贼”。子牛与张军钊、周伟、金韬这一伙大概也属于“文贼”一类。

在他们的大学生活中，还有一些妙趣横生的场景，那便是在周末的运动场上。在他们这一届学员中，陈凯歌、何群可以算是半专业运动员，凯歌在

部队打过篮球，何群曾是少体校田径运动员、擅长短跑。在周末运动场上，凯歌、壮壮等打篮球，子牛那时已告别乒乓球台多年了，他们当时的导演系教师韩小磊是“超级足球迷”，他是学校的足球队长，一度雄心勃勃地想在电影学院带出一支较有出息的大学生足球队，子牛大概是受了他的鼓动，亦加盟学校足球队。足球队的队员还有张艺谋（守门员）、顾长卫等。他们的训练想必十分刻苦，场上的作风也十分顽强，只是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在一次比赛中，子牛把自己的队友的门牙踢掉了（想必他在这一方面造诣不深），而顾长卫则在另一场比赛中表演倒挂金钟，因为火候不到把自己的骨头弄折了。

——当然，这些都是他们在电影学院期间的小花絮。现在说正经的，未来的电影导演得指导演员演戏，因为这样，他本身得明白演戏是怎么回事。在大学期间也上表演课，并且也身临其境地排演一些小戏或话剧片断，子牛那时常与彭小莲一起演出，或演她的丈夫，或演她的男朋友，除此外，他还演过《霓虹灯下的哨兵》片断，还演过一些反面角色，诸如独眼龙的匪军军官之类。据悉，还留下演出剧照，只是因为样子太丑了，于牛不愿意将之示人。

子牛在舞台上演过彭小莲的男朋友，在舞台下，他的恋人可不在导演系，也不是表演系的那些未来明星们，她是美术系的一位学生，她后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去了，他的这一场恋爱无疾而终。后来，他在大学快毕业时有绯闻传出，据子牛辩白，那是外界强加给他的，为此他向我作了解释，这里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且略去不提。

在大二期间，学校让学生自己与制片厂联系实习事宜，子牛先是与珠影联系，未成，后又与峨影厂联系，在苟文论、江世雄执导的《舞恋》中担任场记。到第四学年时，子牛与同班同学胡玫、应旗、刘苗苗跟电影学院老师王心语拍摄《陈奂生上城》，子牛任副导演。这部电影由青年电影制片厂与潇湘厂合拍。

子牛在电影学院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场面调度》。

## 第六章 “候补导演”执导《候补队员》

子牛在潇湘厂实习时认识了当时的潇湘厂副厂长赵汉皋，这大概是子牛后来来到潇湘厂的一个机缘。当这一届学生面临毕业分配时，凡有路子的都想方设法留在北京，或往几家较大的电影制片厂跑，有的一时没有路子则不惜手段创造路子，于是惹出诸多不快。因为涉及到切身利益，同窗学友的关系弄得相当紧张。其时，子牛的心境亦并不好受。

恰好在那时，潇湘厂人事处干部张红兵到电影学院点名要吴子牛。据悉，潇湘厂当时引进人材心切，许以种种优厚待遇：诸如给他们独立拍片创造条件，每人提供一间住房等等。这些条件对于当时的大学生来说，很有诱惑力。子牛大概也掂量出自己留北京无望，退一步着想，如能尽快争取到上片机会，倒不失为上策。当时张艺谋、张军钊等人到广西厂亦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1982年9月14日，吴子牛到潇湘电影制片厂报到。同时分配到潇湘厂的导演系同学还有蒋卫和、刘苗苗（后调回宁夏）、崔小琴、夏钢（未去报到，后留在北影），摄影系的张黎、陈焱、汪小跃，美工系的李静松、李勇奇，录音系的黄英侠，表演系的马静、王勇戈、陈国星（未去报到，后留在北影，现在改当导演），这一拨人把电影的主要创作部门占全了。

那一天，秋雨绵绵，子牛到潇湘厂后找到安身之处，他忽然看到房门口贴着两个人的名字（另一人是陈国星）。一打听全是两个人一间屋，在没弄清潇湘厂住房奇缺的情况下，他有些自己被捉弄了的感觉。一时气不打一处来，忿忿不平中，他也不管陈国星究竟来不来报到，一脚踹开门后，便把另一套床板、床架、写字台从窗口扔出去，从此独占了这个房间。也是事有凑巧，陈国星后来死活不肯来潇湘厂报到，子牛便堂而皇之地独占一室。

到潇湘厂不久，凌子筹拍《风吹唢呐声》，有意请吴子牛当她的副导演。子牛已当过一回副导演，加之当初分配到潇湘厂时，厂方有承诺让他独立拍片，故此，他谢绝了。

他仍在做独立拍片的梦。对于一个毕业于导演系的学生来说，这个梦铺金洒银，令人心荡神驰。但这个梦总是与他若即若离，他有些咯然若失却又无可奈何。此间，作家赵大年写了个电影剧本《漂亮的青年》，寄给潇湘厂，潇湘厂未投拍。该剧本基础较扎实，在有关人员的推荐下，子牛把它改成电视剧本，更名为《四个学徒工》，并与摄影张黎合作把它拍成上下集电视剧。1983年1月，此剧拍摄完成，随后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并连播两次。据悉，此前湖南电视系统从未有过电视剧在中央台连播两次的。

那一段时间，子牛心情抑郁。电视剧完成后，春节已接近，子牛也看出了拍片的事至少得在春节后才有眉目。其时，他的导演事业进展缓慢，恋爱事业却进展得要快一些——恋人是北京乐团的司马小加。小加当时鼓励子牛到北京过春节，子牛则既不想赴京，亦不想回四川，他闷闷不乐地留在长沙。当时，严冬已至，为烤火取暖，子牛故技重演，弄来了不少煤——没想到，他为此差点丢了性命：想必是天冷之故，他在房间里烧煤取暖，但由于没有开窗，时间长了引起煤气中毒。却说司马小加见劝不动子牛来北京，便于脆南下长沙，到潇湘厂找到子牛宿舍，千呼万唤，却没人吭声，后来在其他人帮忙下踹开房门，才发现了煤气中毒、昏迷不醒的吴子牛。

有道是祸福相倚。春节过后，文学部有人找子牛，问他有个剧本是否愿意上，这个剧本名叫《龙飞凤舞》，是写一帮学武术小孩的生活。子牛当时

已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在厂里不过是“候补导演”的身份，他明白要真有好片拍的话，不会轮到他头上。因此，他听到这个消息表现得格外冷静，表示先看过剧本再作决定。一个剧本，真个是龙飞凤舞，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剧本已在厂里几个导演手里转了一圈，无人肯接。另据说编剧有些来头，那时还讲计划经济，上头定下来要拍，下面就得执行，子牛这个“候补导演”的角色才有可能正式出场。子牛为了争取独立拍片的机会，只得委屈求全，他提了个条件：剧本必须修改。对于厂方而言，只要能完成这个任务就行，子牛的要求通情达理，厂里同意他到北京什刹海业余体校体验生活并修改剧本。这件事算是大体上确定下来了，却不料子牛为此无端受到一番羞辱：他接受了这项任务后，一天在食堂门口碰到一位导演，对方拦住他，摆出一副大爷的神态奚落他道：“听说你接了××剧本，这是我丢掉的骨头，你怎么捡起来啃呀？”刹那间，子牛只觉得五脏六腑热血沸腾，对方也看出了他满脸怒容，却并不当一回事，只是车转身飘然而去。

子牛愣在那里，恨恨地盯着那人的背影。这一回子牛倒是克制住了自己。他那时若是图痛快扬拳出手的话，他的导演梦也许会是个永久性的幻影。

子牛收拾了行囊回到北京。在什刹海业余体校体验生活一段时间后，他躲进了总参招待所，又拿出了当年闭门当专业“坐家”的劲头，夜以继日地“坐”了七天七夜，总算把修改稿拿出来了。那七天时间里，他大量吸烟，加之有时心境不好，便借酒浇愁，以至于虚火上升，牙龈大量出血，好在他那时身边有个司马小加——她天天给子牛送饭。子牛那时憋着一股劲想冲上片场厮杀一番，司马小加给他提供粮草。

子牛终于挪到了事业的起跑线上。他的感情生活也有了个比较美满的结局——1983年3月，他与司马小加正式结婚。那一年，子牛30周岁，正是而立之年。他们那时还没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结婚时，他们是借住在司马小加单位的琴房，另外，从司马小加家庭方面来说，子牛大概还不够资格称为乘龙快婿，因此，结婚对子牛来说并不意味着漂泊的结束。

1983年4月，子牛带着修改好的剧本回到潇湘厂。嗣后，在文学部宣读了修改后的剧本，代厂长甘树森出席了，听到动情处，这位代厂长感动得流下热泪。修改后的这一稿获得了大家的认同。1983年5月，《候补队员》摄制组成立，主创人员中除导演吴子牛外，摄影张黎、汪小跃，美术李劲松、李勇奇等也都是他们电影学院的同学，还有其他部门的骨干亦都是青年人——这是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其时，广西厂由张军剑执导、张艺谋摄影的《一个和八个》尚在筹备中。

摄制组成立后，各部门亦都进入状态，子牛的创作热情渐渐高涨起来。到一切筹备就绪，摄制组打算开拔到北京时，却不料，厂里还要给他派一个导演，而且名字摆在他前面！子牛很快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一时气氛僵住了。好在子牛当时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较清醒的认识，他适时地做了一些让步，最后达成协议：同意厂里推荐的那个人（亦不是专业导演）挂名，但不具体介入创作。这个挂名导演后来在摄制组无所事事，便在片场上翻翻小人书，到后来小人书也翻腻了，便离开摄制组，此后，这个人就在电影界销声匿迹了。

这一年的六月，《候补队员》在北京开机。这个剧组的创作人员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他们所使用的设备则恐怕是全国最简陋、最古老的：摄影机是国内即将被淘汰、国外早已被淘汰的和平机，所用的胶片有一半是过期的

富士片，另一半是国产保定片。

开机十多天后，摄影机不转了，全组人大眼瞪小眼地在招待所歇着。摄影机修了一个星期左右才又开始转。这部片子拍完后，摄影机就搁在仓库没人用了，后作报废处理。1992年，子牛以1000元人民币把这架摄影机买下来，现在它已成为文物由子牛保存着，它是吴子牛在电影事业上蹒跚起步的见证。

1983年8月，《候补队员》停机，旋即进入后期制作。这样的剧本基础，这样的器材设备，又由这一拨“孙子辈”电影人折腾（这部影片投资30多万），厂里本来就不寄过高的期望，子牛他们也不存什么张狂的念头，只求实实在在地练一回。初样出来后，有关人员审看一遍，提了些小修小补的意见，就算是功德圆满了。

此片完成后，子牛接着筹备拍摄新片。次年4月，他到北京选演员，在北影招待所卫生间，他碰到田壮壮。“牛子，你得请客。”壮壮一本正经地对他说；子牛被问得莫名其妙，“你得奖了。”壮壮又说；“你恐怕弄错了。”子牛正色说。他知道在那一年的金鸡奖评选中，厂里根本没有把《候补队员》往上报。子牛后来才了解到原委：金鸡奖评委们在评选过程中，获悉子牛导演的这部影片有特色，壮壮母亲于蓝是这一届金鸡奖评委，她对于儿童题材影片特别关注，建议把这部影片调来看看，这个建议被采纳了。评委们看了这部影片后，多数表示欣赏，且子牛是第一次独立拍片，为鼓励新人，遂授予这部影片特别奖。这是1984年5月的事。

吴子牛的第一步跨出去了。虽说受了些委屈，但能够有所成就也值了。

## 第七章 追求“不一样”的电影

《候补队员》完成后，子牛着手物色剧本，酝酿拍摄新片。这时，有人向他推荐作家王左泓的小说《红岸》，子牛读了该小说后亦表示欣赏。于是，这个选题开始上报，获准通过后，子牛又找了个作者改编电影文学剧本，他又来到北京。

此间，厂里调整领导班子。到子牛揣着改编好的电影文学剧本《红岸》回潇湘厂时，厂里的领导层在人事上已“旧貌变新颜”了。这么一变，《红岸》的命运就变得悬乎了。子牛当时却不明就里，他把剧本交给有关人员后，便张罗着看外景，未久，他风尘仆仆地回到长沙，心里盘算着厂里生产令下达后的诸多事宜，他想得太如意了，新领导层恐怕是有心想让他清醒一些。

在厂部，一位领导问他：《红岸》是什么意思？子牛对此做了解释。跟着，那位厂头又对剧本名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不如改成《来吧，亲爱的同志们》。”说完，他又对此进行了一番发挥，“到时观众一看《来吧，亲爱的同志们》，他们准会潮水似地涌向电影院去。”

面对领导的不理解，子牛觉得无话可说，他甚至不想作任何解释。他要过剧本后转身就走，到走廊上，把剧本撕得粉碎。

《红岸》就此流产。

子牛又开始寻寻觅觅，为了实现他的创作构想，为了能体现他创作意图的“下一部”。还在电影学院期间，这一拨未来的电影艺术家们无限憧憬的便是有朝一日能独立拍出与传统的中国电影“不一样”的作品，当然，他们每个人对“不一样”的理解都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要在电影修辞手法上进行变革。

又是一年一度的春节。正月初五，青年作家蔡再生、林庆生创作的剧本《密令》送到子牛手中。这个剧本曾在上影、长影、八一厂三个大厂周游了一大圈，均被否定。这两个青年人没有死心，又投给滞湘厂。当时，潇湘厂有意拍一部能赚钱的商业片，厂里有人认为这个剧本可以往这个路子上靠。其时，《红岸》下马后，子牛手里一时也没有合适的剧本，初读《密令》时，他虽认为剧本中有一些闪光之处，但他对这一类题材并不感兴趣。他有些犯难了：他想拍的本子——子牛曾将湖南作家韩少功的小说《西望茅草地》改编成电影剧本，但这类题材厂里通不过，一般的商业片他又不愿意拍，毕竟，他那时还没有选择剧本的权利。这时，厂里分管生产的赵汉皋副厂长找了吴子牛，他给子牛提出了两点希望：一、给厂里拍一部赚钱片；二、给厂里带人。子牛权衡了一下，答应下来了，他提了个附加条件：《密令》如能为厂里赚钱，他希望厂里能让他拍一部他想拍的艺术片，赵亦允诺了。

子牛开始着手修改《密令》。那时，他的小巢搭在北京，他又回到北京修改剧本，这是1984年3、4月间的事。人们通常把作品与新生儿相提并论，对于一个有个性的艺术家来说，创作一部有个性的作品，大概不会比催生一个新生儿更轻松，至于电影，产前的阵痛更是令人胆寒。当时，子牛的创作压力颇重：《密令》的剧本修改刻不容缓，另一头，他妻子司马小加正处于临盆期。事业结晶与爱情结晶同等重要，子牛两头都不敢懈怠，于是，他常有心力交瘁之感。那一段时间，他累成低血糖。

1984年4月28日，子牛与司马小加合作的“作品”顺利问世——他给新生的女儿取名阳子。此间，他与蔡再生、林庆生两位作者合作的《密令》



还在“妊娠阶段”。这一时期，子牛倒是有时来运转的迹象：《候补队员》获奖的消息正是在此间获悉的，此片获奖（尽管不是大奖）多少有助于提高子牛在潇湘厂的地位。

这一年的7月1日，《密令》——其时更名为《喋血黑谷》在河南巩县开拍。子牛过了一把当爹的瘾，还要再过一回——在电影拍摄阶段，导演是爹；而在影片送审阶段，导演则是孙子。

这部影片在拍摄过程中碰到了一系列难题：由于剧作基础存在较大缺陷，加之前期准备不够充分，结果在拍摄过程中不得不边拍边改。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游龙门石窟”那一场戏，这场戏共112个镜头，占整部影片的七分之一，在影片拍摄之初，子牛曾给这部影片定下了“带有深沉、壮烈的悲剧色彩的惊险样式”，而若按原剧本拍，则恐怕又回到传统的惊险片老路上去。子牛那一段时间正发高烧，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与其拍好了剪掉重拍，不如现在下决心改剧本。那一晚，他躲在一辆破马车上，就着马灯，将这一大段戏改为“难民营”的戏；此外，还对原剧本中“暗杀周世航”那场戏进行了修改。

子牛本人又何尝轻松过，超负荷的劳作，生病，各种各样的烦心事，使得他疲于应付。他常常处于捉襟见肘的窘迫之中。拍戏时值夏天，每天出汗，对于男同胞来说洗衣服是个难题，况且经常停水，衣服没法洗，他便发明了以剪代洗的办法：穿长裤，裤管脏了，便剪掉一截，直到没法剪时，便换一条如法泡制……

1984年8月下旬，《喋血黑谷》的外景拍摄完成。此间，子牛应邀参加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迦太基国际电影节活动，历时四十多天，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回来后，他着手《喋》片后期制作。11月中旬，《喋血黑谷》初样完成，旋即由当地党委宣传部审查。这是第一次正面描写国民党抗日战场的电影，主管部门大概是有些把握不准，审查结束时没有表态，大致意见是由电影局审查决定。电影局充分肯定了这部影片在风格样式上所进行的探索，同时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此后不久，新闻界、评论界一些人士亦看了这部影片，就影片的样式而言，这部被定名为惊险片的《喋血黑谷》在拍法上、修辞手法上确实与以往的惊险片“不一样”，评论界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1985年初，惊险片样式故事片研讨会在香山召开。这次研讨会主要讨论《喋血黑谷》的艺术得失，郑洞天、陈剑雨、倪震等均对这部影片给予高度评价。在《喋血黑谷》中，吴子牛大胆使用了不规则构图法，把电影的造型语言进行强化，如影片中“黑谷的环境渲染”、“泥泞中的沟底谈判”、“焦土上的尸体堆”等，同时，子牛还在影片中把“化妆和服装作为一个造型因素”，溶合到影片的整体形式中。《喋血黑谷》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先是震撼了电影界，继则征服了观众，这部影片当时卖了289个拷贝（不包括部队），创那一年最高拷贝数，为潇湘厂赚了一笔钱。

吴子牛跨出了坚实的一步。他的创作意图基本上实现了，“希望通过本片，让观众用心灵用感情去体验一种经历，并不希望他们只看一段戏剧性的情节。应当让他们在精神上、在感情上处于当时战争的、历史的真实境地。”子牛虽然没有亲历过那一场战争，但他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表达了自己对那一场战争的理解。也许是巧合，他的同窗张军钊、陈凯歌在此先后完成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其时代背景均与那一场战争有关，并且在艺术特

色方面有共同之处：有意识地淡化戏剧性冲突，强化造型语言和视觉冲击力，强调构图的独特性，注重场景气氛渲染等，这几部电影的叙事方法，修辞手段均与中国传统电影“不一样”，这几部作品（另有田壮壮的《猎场札撒》、《盗马贼》）在当时的电影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令许多电影界从业人员深受震动：电影原来也可以这么拍！

若说吴子牛与张军钊、陈凯歌、田壮壮他们有不寻常之处的话，《喋血黑谷》既给人带来新鲜感，又有很强的观赏性，它的拷贝数是雄辩的证明。

子牛第一次体尝了成功的滋味。影片公映后不久，吉林某报社四十多人联名向他发了一封贺电，向子牛表示感谢，并鼓励他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这是他第一次收到观众对他作品的直接反映。一些艺术院校的学生对《喋》片的兴趣完全出乎子牛意料之外——四川美院的学生把这部影片作为画素描的教材。此后，《喋》片又先后送香港国际电影节、意大利都灵电影节展映。来自政府方面的荣誉亦接踵而至：全国电影系统优秀文艺工作者、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湖南省劳动模范、全国总工会为他记特等功、湖南省青联副主席，这些荣誉称号属于精神鼓励范畴，物质奖励亦有——他获得了500元奖金。在当时，这可是一笔不大不小的数目，子牛得这笔奖金时，正在广西边境拍摄电影《鸽子树》，他将这笔钱拿来买烟、酒犒劳摄制组的弟兄们。

子牛到潇湘厂拍的两部电影都属于“遵命行为”，他希望能拍一部自己感兴趣的作品，现在他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个要求了，并且也到了有关方面对他提出的要求予以认真考虑的时候。

## 第八章 风波浩荡的《鸽子树》

《喋血黑谷》完成之后，吴子牛在北京过了一个挺惬意的春节。这是子牛迄今为止最风光的一段时间。他在家欢欢喜喜过了年后回到长沙，厂领导同意由他自己物色剧本，筹拍新片。在各大制片厂，能拥有这种特权的导演并不多。

1985年3月初，作家叶楠给子牛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他有一个剧本，比较适合子牛的创作路子，不知他是否有兴趣。叶楠的这个电影剧本是根据他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小说《画盾鸟婉丽的鸣声》改编的，子牛请示过厂领导后又回到北京。他与妻子司马小加一起到叶楠家，其时，叶楠的这部定名为《丛林中的雾正在消散》的电影剧本尚未脱稿，他把故事梗概说给子牛夫妇听，子牛由此引发了兴趣。他离开长沙时，厂里授予他表态权。他告诉叶楠，自己愿意接这部戏。那时，合同、协议之类尚不时兴，这事就算是谈妥了。

作为一个锐意进取的导演，吴小牛有志于在艺术上求新求异。叶楠的这个剧本选材角度十分独特，创意奇警，他与子牛的审美旨趣较为接近。他那时当然不会意识到自己正情不自禁地向一个开满鲜花的雷区逼近。

大概是看到子牛对这个题材有兴趣，叶楠加快了改编电影剧本的进度。几天后，子牛获悉剧本已脱稿，他揣着剧本回潇湘厂并交文学部打印。

子牛开始搭班子、采景。当时，他的搭挡张黎在外地拍片，他便物色新的搭挡、潇湘厂青年摄影师杨尉。

此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插曲：剧本打印出来后，在很多人手里传阅，当时在潇湘厂拍片的青年演员张晓敏、巴根（他俩都是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也看了剧本，子牛当时曾考虑请巴根饰演影片中的男主角葛泰（后来，这一角色由申军谊饰演），不料，张晓敏看了剧本后，对剧中的唯一女主角、越南女兵（护士）很感兴趣，她强烈要求饰演这一角色，甚至表示，她的这一愿望要不能实现，她就从六楼跳下来（她当时住六楼）。当时，剧中的女主角已另有人选（由劳琳饰演），子牛不能轻易改变初衷，再者，言而无信会伤害另一个女演员，但他又不能一口回绝张晓敏的要求，毕竟是性命攸关的事，况且还是校友。某日晚上，子牛拎了一瓶酒，与晓敏、巴根长谈。巴根是内蒙古人，在酒文化修养方面很见功力，子牛从酒城出来，连细胞里都浸透了酒味，张晓敏大概也不拒绝杯中之物。三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际，彼此敞开心扉，坦诚交换了各自的想法。子牛表示，以后有合适的角色，一定请张晓敏（后来，他俩果然合作了《最后一个冬日》），晓敏欣然接受。张晓敏后来参加了拍摄电影《一个女演员的梦》，若干年后，她自己亦当了导演。她当时没有从六楼往下跳，大概与子牛那瓶酒有关。拎着酒瓶攻心，这个发明专利属于吴子牛。

后来，叶楠的这个剧本被定名为《鸽子树》。“鸽子树”是世界上稀有珍奇植物，唯湘西有几株。1985年6月1日，《鸽子树》在广西大鸣山开机。这部影片中的90%戏在雾中拍。影片中基本没有对话，情节的发展、转化由自然景物——雾来推动。让自然景物介入剧情并成为故事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鸽子树》创造了先例，这对于当时的电影界来说，在艺术上不啻是一个惊人的创举。

《鸽子树》以正在进行的中越战争为背景，我方巡逻队在正常巡逻中遭

受越军来自暗堡的袭击。当时大雾弥天，三位战友生死不明，葛泰等人在寻找战友的途中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后来剩下他孤身一人，他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寻找自己的战友。这个被仇恨的火焰烧红了双眼的战士在找到战友的同时亦发现了敌人——越南女兵（她是护士），正是这名女兵为两名受重伤的中国士兵包扎伤口，但由于她戴着头盔，一时无法分辨男女，葛泰在确认她是越南士兵后，毫不犹豫地向她射出了一串复仇的子弹……

吴子牛后来在《导演阐述》中是这样诠释这一出悲剧：

“它描写了残酷的战争地带中人性的冲突，击撞出悲剧的火花。从中我们看到了‘二重性’‘分裂’，以及无法逾越的‘距离’……这些因素在已往的文艺现象中，都作为一种巨痛来描写，体验并归纳到民族局部的高度。必须指出，如果我们被仇恨、被痛苦、被复仇的烈焰所吞噬……那么，悲剧哲学便失去了全部的意义。

“战争是残酷的。战争中的仇恨是难以排解的，是神圣的。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自己仍然是一个人。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胜利，是从人类各次战争中得到的最伟大的胜利，是神圣的！”

“一连串正负的情感画成生命的曲线。”

《鸽子树》的外景拍了30多天。在影片中12名扮演士兵的演员中，子牛邀请了7名军人，其中6人两次上前线，有的还立下战功。那时，广西边境的战事时断时续，在他们的外景点甚至都能听到隆隆的炮声，那情景自然令人惊心动魄。当然，子牛没有想到更惊心动魄的事在后头。

《鸽子树》的后期制作在北京进行。在剪片期间，子牛请了一些专家审看，如钟惦棐、陈剑雨、郑洞天、黄健中等，在艺术独创性和电影修辞手法的独特性方面，这些专家看了后几乎都给予高度评价，子牛从中获得了信心。在选择这个题材时，他下决心在这部作品中实现一次超越（相对于《候补队员》、《喋血黑谷》而言），他的创作构想如能实现，那么，《鸽子树》便是他离开电影学院后在艺术上完成的“三级跳”。在他头脑稍有些发热的时候，评论家陈剑雨提醒他：要做好思想准备，这部影片送审时可能会有麻烦。

在北京期间，《鸽子树》在小范围内放了四次，主要对象是导演、评论家。那几年，电影界的热门话题很多，《鸽子树》很快成为圈内人交谈的“热点”。这些情况反馈到长沙，潇湘厂领导出于政治敏感性，他们对此隐隐感到不安。厂方电告吴子牛，让他火速回厂，并通知他此片送审前不得再放映、扩散。

这一年8月，子牛带着样片回长沙，直奔厂长办公室。傅紫荻厂长与王一飞副厂长显得有些急不可耐了，他俩见到子牛即放下手头的事情，当即审看此片，参加审片的还有生产办的几位同志。在影片放映过程中，室内气氛冷肃，凝滞。两位领导从头至尾没有说一句话，看完后仍未说话，只是让子牛回自己房间休息。子牛后来才知道，此前已经有人向潇湘厂、湖南省文化厅反映了情况。

第二天，省文化厅，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到潇湘厂正式审查《鸽子树》，领导们十分果断地把这部影片“枪毙”了。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因为此片在北京制做后期时在内部放过几场，且消息传播很快，于是，赞扬者有之，声讨者亦大有人在，甚至有人讥刺吴子牛应该到越南军委领取奖章。潇湘厂的领导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子牛更是成为众矢之的。情况渐渐明朗了，他因为拍《鸽子树》蜚进了“雷区”，他的艺

术生命岌岌可危。

1986年4月，一年一度的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按惯例，每年的创作会议都在二月份召开，故此，创作会议有“早春二月”的雅称。这一年延至4月，自然另有原因，据悉，与子牛的《鸽子树》有些关联。——这部影片涉及到电影创作的政治方向问题，这个问题既然暴露出来了，便有纠偏的必要。这次创作会议放了九部电影，《鸽子树》安排在第一天放。这个消息传出后，几位知名导演（黄健中、宋崇、杨延晋）找吴子牛，他们希望子牛出面阻止《鸽子树》在会议期间公开放映，他们担心这样做对电影界不利。子牛表示，他人微言轻，对此无可奈何。这几位导演又找了电影局有关负责人，郑重建议不要在会议期间放映《鸽》片，把这件事放在电影界内部处理，但无济于事。电影局正式向潇湘厂调看《鸽子树》。

潇湘厂领导亦预感到情况不妙，特地在片头贴了一条不干胶，加了字幕，此片未经审查通过，对外不得公开放映。当时讲明只放一场，映毕之后（当时未制成拷贝）马上送回长沙。在会议期间放映《鸽》片的情形，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黄建新后来说了一句话可略知一二：他看完影片后为其艺术胜利激动得想鼓掌，后来一看气氛不对，便知趣地把手垂下来。

《鸽子树》在会议期间放了一场后，次日便由专车运回长沙。过了几天，电影局正式下文把样片调到陕西临潼片库封存起来。

在创作会议召开之前，电影局长石方禹找了吴子牛，希望他在会上做一个检讨式的发言。

子牛对此自然心知肚明。许多人为他捏一把汗。那时，文艺界倡导“八字方针”（宽松、和谐、融洽、理解），在这种背景下，对《鸽子树》如何处理，成为电影界乃至文艺界关注的焦点。

吴子牛的这次发言后来在电影局机关刊物《电影通讯》上发表（题目《我渴望帮助和进步》系编者所加）。我们现在仍可以从子牛留存的这一份发言中约略知道当时的电影局、文化部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丁峤副部长、石方禹局长和我谈《鸽子树》时，在批评的同时，也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希望我能吸取这次失误的教训，放下包袱，拍出好的影片来。”在这次发言中，于牛针对导演阐述中对战争的认识进行了一次新的反思：“对战争的理解过于抽象，仅把它作为一个名词、一种概念，一种广义的理解，因此，忽视了对这场战争性质的具体体现。”“我试图站在一个高于狭义战争的高度，以宏观的视角去探索战争和人，战争中人和人的关系，并且从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的立场去写中国士兵，写他们在遭到卑鄙伏击的情况下，在战斗极度失利的状态中，体现出来的伟大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鸽子树》后来被认为是一部政治上有严重失误的作品，但凭心而论，就艺术上“以宏观的视角去探索战争和人、战争中人和人的关系”这一点来说，这部影片确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当吴子牛把艺术视点聚焦于“战争中人和人的关系”这一层面上时，他显然没有估计到和平时期的的人际关系有时甚至比战争时期还要险恶。当初，《鸽子树》在小范围放映后，圈内的评价是誉大于毁，赞扬声与叫好声不绝于耳，后来《鸽子树》被幽禁，当初的一些赞扬者又公开撰文对《鸽子树》进行口诛笔伐；另有一些人在风声紧的时候，在公开场合疾言厉色地批评这部影片，而当风头过后，又在私下里为这部影片唱赞歌，这种人既可气，又可憎、可怜。一提起这些事，子牛就感到生气。子牛喜欢电影，但讨厌电影

圈内的这些人。这些人的行径使子牛当时的心境更为恶劣。

“《鸽子树》被贬后，我的心情特别不好。人痛苦到极点以后，有两种状态，要么沉沦，要么拼命想呼喊，想振奋。这种过程就是一种欲望的外延，一种情感的流露，抑制不住要渲泄。”子牛后来在提及他那一段时间的心理状态时这样说。的确，他那一段时间情绪波动很大，有时长时间一言不发，有时则为一点小事大动肝火，如他有一次陪从乐山来的表弟逛长城，为了一件扔烟蒂被罚款的小事与执勤人员闹得不可开交，还差点打起来。

子牛当时的处境，使他的父母深为担忧。他母亲接连给他写了几封信，劝他调回四川，不要再干电影了。子牛没有接受，他是打定主意一条道走到黑的人。

## 第九章 远眺“冬日”

《鸽子树》开拍之初，正是吴子牛因了《喋血黑谷》一片，获得了许多顶桂冠，当初，他因为把一门心思扑在《鸽子树》上，故此，无暇去接受奖章、佩戴劳模所享有的大红花——也许，他这一辈子永远也戴不上大红花了。到《最后一个冬日》开机时，他已从荣誉的顶峰跌至谷底，这前后相隔不到一年。

人生有些际遇令人感慨万端，歔歔不已。

在《鸽子树》之后，作家白桦曾给过于牛一个剧本，是写人权的，子牛没有接受。这时他看中了乔雪竹的小说《哥哥、弟弟、妹妹啊》。这部作品表现了一段十分感人的兄妹情。在现实生活中，子牛和他的姐妹感情很深，他亦想通过这部人情味很浓的影片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情愫。但剧本初审碰到了麻烦。这个题材既不能为政府部门看好，亦不合观众的鉴赏品味，更何况子牛刚拍砸了一部电影，假如这部戏再砸了怎么办？有人对让子牛继续拍片提出质疑。

有道是“落羽凤凰不如鸡”，子牛现在已不再享有《喋血黑谷》后的那一段风光了，命运之神重又对他板起了面孔。然而子牛仍抱着“撞了南墙撞北墙，也要敢撞东、西墙”（吴子牛语）的对艺术的执着精神，他一脸真诚地向有关人员解释，并对剧本进行了修改。有一段时间，伯乐雨后春笋般地在媒体曝光，子牛真希望自己运交华盖之际、会有伯乐出现。

子牛的伯乐出现了。这个人当时的潇湘厂厂长傅紫荻。当初，他把尚方宝剑交给吴子牛，让他自己物色剧本拍片，结果弄了个《鸽子树》，傅紫荻当时的处境也有些艰难，但他已经从子牛执导的三部影片中窥见了他的艺术才华，他不忍心看着子牛因为一时失误窒息了他的艺术生命。就在有关人员议论纷纷，各执己见时，傅紫荻力排众议，决定再给子牛一次艺术实践的机会。子牛总算松了口气。

《最后一个冬日》的外景在甘肃景泰县拍摄。子牛率摄制组踏上了北行的列车，列车愈往北行，天地愈见开阔。子牛想起了以前读过的许多边塞诗，联想到《鸽子树》的命运，他不禁有苍凉、悲壮之感。“每个人面对的条件、机会、道路是不同的。但只要在做，只要播种，只要我拼命地走、拼命地爬向坟墓，不管多么艰难，我是在走向我的死亡，完成我的人生，而不是歇下来，坐等棺材来抬我，这一生我就够了。”子牛大概是预感到了这一番征途多险阻吧，他在行前写下了上面这一段话。

果然，他刚到兰州，《冬日》男演员之一，当时为兰州军区文工团演员的洪宇宙便揣了一封电报来见吴子牛，电文内容是：请速返长沙。还没到达外景地便被召回，子牛已有了不祥的预感，他受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听”的古训，把电文揉成一团扔了。他带了主创人员，继续向景泰县进发。

其时，甘肃北部已到了大雪飘飞的季节。子牛和摄制组的主创人员顶着冷飕飕的寒风抵达外景地。这时，先期到达的剧务把厂方发来的急电给子牛看。子牛忿忿地瞪了一眼——电文只两个字：速返。子牛费好大劲，才争取到生产通过令，现在摄制组拉到外景地了，却让他一个人回长沙，而且此行凶多吉少，他不甘心失去这一次机会。

就在这时，厂里又来了一封电报。事已至此，吴子牛不能不权衡利弊，结果，他还是遵命回长。

对于一个摄制组来说，导演是核心人物，是统帅。现在，子牛刚把将士带到前沿阵地，却被急电召回，于是乎，统帅与将士人为的分隔两地，均无所作为。更要命的是，摄制组拉到外景地后，每天开支数千元，这可是眼睁睁地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扔进了水里。

却说子牛心急火燎地买了硬座票，昼夜兼程地赶回长沙——在火车上，他直挺挺地站了12个小时，到长沙时双腿肿得挪不开步。回厂后，子牛才明白，上头重新审查了剧本，并提了八条修改意见，子牛明白，他若是不对剧本进行修改，这部戏就无法开机。

但有关部门并没有把修改剧本看成是当务之急。子牛到长沙的第二天，有关方面安排他去听英模报告。在那一天里，子牛生平第一回深切地感受到了“如坐针毡”四个字的含义。设身处地他说，在千里之外的甘肃外景地，有几十号人等着他拿主意，而厂里却不给他明确答复，让他耗在会议厅里枯坐一百多分钟，那报告即便是妙语连珠，他又如何听得进去？

最难熬的几天总算熬过去了。子牛根据有关人士的意见对分镜头剧本进行了修改，获得有关方面首肯后，他又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最后一个冬日》于1985年11月3日正式开机，那一天是子牛32岁生日。磕磕碰碰地耽误了许多日子，才等到这一天，子牛感触良多。开机宴没有山珍海味，当地老百姓多为牧民，摄制组入境随俗，买了几只全羊，沽了若干酒，或许是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气，那一晚，摄制组的弟兄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完全是一副北方人的作派。

子牛开始把憋了许久的劲都用在工作上。一天，两天，三天……到第15天上，厂长傅紫荻来到了外景地。在厂领导中，老傅顶赏识子牛的才华，这一点，子牛心知肚明。子牛心里还清楚，要不是老傅在关键时刻帮他一把，他执导《冬日》、包括这一回《冬日》的开机恐怕是遥遥无期。傅紫荻毕竟是从战争年代闯过来的老同志，他的喜怒不形于色，心里有再大的委屈和怨愤也不会脸上显露出来。他对于子的境况表示关切，子牛满心以为厂长是来为他鼓劲打气的，他受感动之余，只是更卖力地干活。

厂长在他们组住下来了。他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拨年轻人拍戏，看着他们在风沙弥漫的恶劣环境中吃苦受累。这个在战争年代戎马沙场的前辈，在感情上偏于内向，但没过多久，他便被子牛和摄制组大伙们的创作态度和工作热情感动了。厂长亲临摄制组，子牛他们当然不敢懈怠，《冬日》的外景拍摄进度很快。子牛私下里觉得，这是报答厂长的最好方式。

老厂长一住就是20多天。到《冬日》的所有重头戏都拍完后，老厂长计划打道回府了。行前，子牛买了半只羊，备了些酒，为老厂长饯行。酒过数巡后，厂长忽然话锋一转，冷不丁问子牛，“你会不会知道我此行的目的？”

子牛听出了弦外之音，一时傻眼了。他愣愣地盯着老厂长，半晌说不出话来。

厂长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公文，递给子牛。公文大意：《最后一个冬日》停止拍摄，剧组立即解散，马上回长沙作善后处理。

子牛脸色铁青，他有些不解，厂长为什么迟迟没有把上头的指令告诉他。傅紫荻跟他说了大实话：自己即将离休，已别无他图，亦别无所虑。他只想在退位前为年轻人做点扶持工作，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不准备执行上头的命令，之所以拖到临近停机才告诉子牛，他是怕说早了子牛的情绪受到影响，也影响了创作。另外，他撒下厂里许多事情，在摄制组一呆就是20多天，也



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若在长沙或上头另外派人来，子牛他们的处境则可能更艰难，但厂长这样做，他得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这一番能感动顽石的肺腑之言，直令子牛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那双潮湿放光的眼睛盯着厂长看了好一会，而后，他又默默地往厂长和自己的碗里斟酒，接着，他神色庄重地端碗。“来，厂长，我敬你一碗！”

《冬日》终于完成了。审查影片时，审片室里黑压压地坐了一大拨人，一打听才知道有关部门领导包括了七个部门（省委、省政府、宣传部、文化厅、民政厅、计生办、厂领导）。

果然，影片放完后，有关领导们互相谦让一番后，开始发表意见了，有的是提问，每到这个时候，叨陪末座的吴子牛便耐心解答。

审片共进行了约九个小时，子牛解答了七个多小时，到最后他声音沙哑得说不出话来了，厂领导让子牛综合一下有关领导的意见进行修改。到修改后的影片审查通过时，已经与子牛当初的创作构想相去甚远了。

《冬日》后来卖了68个拷贝。拍完此片后，子牛有些心灰意懒，他心情沉重地告别了潇湘厂，回到北京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 第十章 晚钟为谁而鸣

时光倒流 40 年。1947 年某月，美国著名导演奥逊·威尔斯执导的《上海小姐》在历经坎坷且屡次突破预算后终于完成了样片。某日，在哥伦比亚公司的小放映厅里，公司老板和股东们审看此片。影片映毕，这些肥头大耳的首脑们满脸疑云，在一阵难堪的静默后，公司总裁哈里·科恩开口道：谁能把故事给他讲明白，他愿赏给谁一千美金。言毕，他环顾四周，无人应声。以桀骜不驯驰名的导演奥逊·威尔斯在大老板咄咄逼人的眼锋下，也不敢觊觎这一千块美金。

这则轶事并非虚构，乃出自大名鼎鼎的安德烈·巴赞之所著《奥逊·威尔斯论评》一书。

无独有偶。40 年后的某一天，八一电影制片厂某放映室，厂领导和军界有关人士审看《晚钟》样片。以环境气氛而论，那阵势可是比哥伦比亚公司当年审看《上海小姐》时的情景更揪心：放映室门口布上了双岗，主创人员中只允许吴子牛一人进场（这倒是和奥逊·威尔斯颇相似）。沉闷的一个小时又 40 分钟过去了，放映室灯火通明，戎装整肃的要员济济一堂，却无人吭声。是影片所产生的特殊魅力把这些人震慑住了？还是出于和哈里·科恩相似的原因？

恐怕是两者都有。还应该承认后者居多。当然，这些身着戎装的军方要员们不如哈里·科恩那样财大气粗，肯悬赏一千美金让人把故事讲明白——也可能是《晚钟》的故事并不难明白，难明白的是故事本身的内蕴。

场上的气氛使子牛预感到厄运的逼近。那片刻间，几幕往事从他脑际飞快地掠过：《鸽子树》砸锅，《冬日》票房失利，眼前的《晚钟》看样子凶多吉少。顿时，他觉得心头沉甸甸的，在众人默然对视中，他不禁在心里暗问：钟子期在哪里？

终于有人发言了，是老导演严寄洲。出乎子牛的意料之外，这位老导演神情很激动，他的一席话令子牛听了感动，这位老导演理解他。其后，李俊（《大决战》总导演）也在发言中对影片表示赞赏。虽说知音难得，但毕竟有，遗憾在于太少了。一位与子牛私交甚好的老同志，为子牛拍了一部这样的影片深感痛心，他的一席话发自肺腑，语重心长，说到最后，这位老同志老泪纵横起来。像这种坦诚的剖白，即使是尖锐的批评意见，子牛也不会因之对人产生恶感。他只是油然产生了一种不被人理解的悲哀，一种落寞的痛苦。

不用说，初审未被通过。

1986 年 4 月，在国务院招待所参加创作会议期间，八一厂副厂长、著名作家陆柱国看了子牛执导的电影《鸽子树》，他很赏识子牛的才华，之后，他又看了子牛的《冬日》，他看出子牛是一个在艺术上很有追求的导演。陆柱国是一个作家，作家与艺术家的共同点在于都对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孜孜以求，也许是因为这一点，陆柱国对子牛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那一段时间，子牛在潇湘厂处于“被冷藏”时期。他像一头受伤的狼潜回北京栖息，终日郁郁不欢，八一厂能在这种时候垂青于他，自然令他感激。1986 年 6 月，吴子牛借调到八一厂。该厂隶属于总政文化部，主要拍军事题材电影。厂里希望子牛拍一部战争片，子牛爽然接受。他当时没有想到，对于战争片的认识与理解，他与八一厂的绝大多数同志看法大有歧异。这情形大致与《上海小

姐》相似——就题材而论，这本是一部传统的惊险片，孰料，到了威尔斯手中，却让人不知所云！在八一厂那些同志眼中，子牛的这部战争片不也如此？

我们现在且来看看吴子牛的创作初衷，这里从《（晚钟）导演阐述》中摘引几段：

“如果能够以最节约的字数来抽象出这部影片的灵魂，那就是‘反战’。

“这个剧本是虚构的，只有大的历史真实。

“我们不讲述，希望和大家一道共同经历；不复原，追求塑造。

“这是一部比较‘烈’的电影。在造型、情绪、表意等等方面，一旦需要强烈的时候，应彻底地奔腾咆哮，需要对侵华日军的暴行进行彻底披露，以人民的巨手，饱蘸被蹂躏人民的血泪，用血海深仇抹上几笔凝重的色彩。

“如果你对‘诗’的理解不止停留在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上，如果你认为‘诗’也可以用猛兽般的呐喊渲泄出来，那么，我们说，这部影片是一首诗。

“后半部分，叙事诗的色彩重一些，有情节。我们要高度重视情节，也要高度重视含义，二者互不轻视，谁也排斥不了谁“形式感在本片中是一种宏观的体现，由最没有所谓‘形式感’的手法朴实无华地具体来体现它的总体。切忌雕饰做作，要朴朴实实、不声不响。

高度重视对每一场景特性的研究。为的是更好地提供空间处理的基础，使之能较好地将‘戏’的要素以及环境本身所具备的意义揭示出来，力求让场景在特定的时候也参加演出。在特定的情形下，它能创造出比人的活动更能动人的活动。”

吴子牛的这些创作构想在《晚钟》里基本实现了。《晚钟》作为一部实验性作品，她在形式美感方面，她在艺术的精致和制作的精细方面，连激烈抨击这部影片的人也没有否认。

一位资深影评人在一篇措词激烈的批评文章中，亦认为“影片确实巧妙地运用了电影造型手段，巧妙地营造了一个独特的环境，巧妙地结合了声画来烘染强烈的气氛。”（见于敏《（晚钟）包的什么馅儿》，载《中国电影周报》）。这位影评人接着表示了它的忿慨：“在我看来，影片的一切巧妙都起了障眼的作用。而且愈巧妙，障眼的作用就愈大。”这位影评人对《晚钟》的思想内涵持激烈否定态度。

如果说，于敏先生的评论主要从政治着眼的话，那么，先锋派小说家北村则侧重于电影本体“读解”，“《晚钟》把第五代电影的先锋倾向和缺憾纳进一个自足的结构之中，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晚钟》里有《一个和八个》中的人性内容，有《孩子王》的冷峻，有《红高粱》的视觉冲击，更有属于吴子牛个人风格的神秘、乖戾的深刻，扣人心弦的悬念和对战争与人关系的独特把握。它的出现喻示着第五代电影的终结，因此它又是辉煌的。”

这些评论在多大程度上关涉《晚钟》的“原汤原汁”，在此姑不论。《晚钟》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修改，历时两年多。这期间，参加此次拍摄的摄影师侯咏先是到珠影拍了部得大奖的《孙中山》，后又到峨影厂拍了部在票房方面爆响的《京都球侠》；男主角陶泽如回南京后拍了部上下集电视剧，还接了珠影的《寡妇村》；还有个男演员回原单位后娶了媳妇，后又添了新生儿；可子牛的这个“婴儿”却总是难产！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子牛碰到熟人，对方的第一句话总是：“这个丧钟怎么还没有敲响？”

《晚钟》为何敲不响？主要原因在于有关领导或对影片的思想内涵把握

不准，或对于影片的修辞方式无法表示认同，当然，也有表示欣赏的，只是知音者寥寥。这部影片使子牛陷于尴尬的处境：当初，子牛到八一厂时，厂领导曾对他表示，希望他能拍出一部有新意的战争片。为此，文学部给他提供了一大摞剧本，子牛均不满意，后来，他干脆自己动笔写，于是便有了《晚钟》。他自认《晚钟》属于“有新意的战争片一类”，但这种“新意”不被大家接受，且要作大幅度修改。从情面上说，他觉得有负于对他寄予厚望的八一厂领导（如陆柱国等），但若以艺术良知而论，他完全可以说是问心无愧。

《晚钟》使八一厂领导感到棘手——是那种湿手抓面粉般的棘手。平心而论，八一厂领导对此片的态度还是极为慎重的：1987年夏天，厂里开了两天研讨会，专门讨论此片，这在八一厂没有过先例，子牛没有参加这个研讨会，但听说否定意见占上风。

在焦灼难耐中，1987年的日历翻完了。这期间，子牛的校友张艺谋完成了《红高粱》，并因此片扬名海内外，而子牛还得等待。1988年元旦，《晚钟》进行了第三次补拍，仍未通过。此间，子牛根据上头提出的意见，在怀柔县重搭了一座炮楼——上头指示，炮楼一定要倒，原先搭的炮楼早拆了，现在领导说炮楼要倒，那就得重搭一个让它倒。1988年春节后，《晚钟》又做了第四次修改，这一回如何呢？谢天谢地，这一回总算初审通过了。

1988年3月18日，《晚钟》送电影局审查。子牛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判决”结果，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审查顺利通过。过了三天，主管电影的陈吴苏副部长审看此片，观后对此片给予好评，他后来还把此片列为1988年上半年的10部优秀影片之一。其后，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方禹也在一次公开场合，对此片给予高度评价。按说，熬到这个时候，子牛可以舒一口气了，却未必尽然。

孰料，这一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发生了可怕的倾斜，手足无措的电影生产部门于万般无奈中为挣扎求存，纷纷乞灵于“娱乐片”，偏偏娱乐片也不灵，至于子牛的《晚钟》，在电影消费市场上就更无立足之地了。1988年5月，在银川召开的全国电影发行公司系统的订货会上，《晚钟》的拷贝订数为“零”！一部耗资几十万元且又是几经折腾后才告完成的影片，竟然一个拷贝也卖不出去，电影是为观众拍的，既然一个拷贝也卖不出去，观众又哪能看到？这又是致命的一击！

这个消息在报上披露后，作家江浩跟吴子牛提及此事，子牛半晌无言，而后，他神色黯然地说了一个与此不相关的故事：

一个在同印第安人作战负了伤的人，此人头皮被剥，箭透前胸，血流不止。医生为他取出箭链，随后问他疼不疼，他回答说：一笑就疼。

面对这一连串痛苦的现实，子牛笑得出来吗？此情此境，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他作为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及他所崇尚的电影修辞手法，与观众的审美旨趣、欣赏习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毫无疑问，《晚钟》不论是在思想内涵方面，或是电影形式方面，都与传统的“战争片”格格不入。作为艺术家，吴子牛在《晚钟》中把电影的意象美学强化到极致，但他同时又使自己陷于困窘之境！艺术革新者茕然独行，他把呼应者甩在了后面，设若他可以忍受孤独，但他所服膺的事业——电影，不能锁闭于象牙塔之中，孤芳自赏会使她导致毁灭。

子牛无意中陷入了电影王国的迷津：当初，《罗生门》虽在威尼斯夺魁，

但在日本本土却反应冷淡（票房失利）；而备受安德烈·巴赞欣赏的《上海小姐》，观众根本不买帐；至于被特吕弗称为“1940年以来电影中一切有创见的东西都来源于《公民凯恩》和让·雷诺阿的《游戏规则》，其中的《游戏规则》惹恼了大多数观众，受到了带有某种憎恨的待遇。”（引自巴赞《奥逊·威尔斯论评》）命运的恶意捉弄，使奥逊·威尔斯不得不在《上海小姐》完成后不久离开美国，至于雷诺阿，他则在《游戏规则》票房失利后叹道：“不管怎么说，《游戏规则》问世时，遭受的失败太使我丧气了。以至于我决定要么不再拍电影，要么离开法国。”或许是巧合，子牛的同窗陈凯歌在拍完探索片《孩子王》后，只身到了美国。在子牛情绪低落时，报载，江苏省买了一个《晚钟》拷贝，“零”突破了，后又听说江苏省之所以买一个拷贝，是冲着男主角陶泽如买的——陶泽如是南京人，供职于南京市话剧团。在气象学上，“零”度是冰点，“零”拷贝突破后，子牛的情绪仍处在“冰点”状态。

幸运之神宛如与子牛捉迷藏似地，总是在他疲惫困乏、心灰意懒时向他展露妩媚的笑靥。1988年秋，柏林国际电影节主席莫里茨·德·哈德尔先生到北京选片，有关方面向他提供了该年度出品的几十部影片，他均不满意，到最后，他看上了《晚钟》。他认为，此片对战争表示了一种独特的认识，其反战内容最适合柏林电影节的宗旨，且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对话极少，画面饱含张力，电影修辞手法新颖。

1989年2月9日，吴子牛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肖穆等一行飞抵柏林。到柏林后，子牛的自我感觉并不见好——张艺谋的《红高粱》在上一年度捧走了“金熊奖”，按惯例，这一年度的评委们会以更挑剔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参赛片，更何况，在参赛的电影中有不少电影大师的新作，《晚钟》是迟到的作品，评委们会不会喜欢这一部作品？在这一届评委中有他的同窗陈凯歌，他想从凯歌那儿试探一下评委们对《晚钟》的看法，无奈电影节纪律严明，评选情况不露半点风声，子牛只得听其自然。

在评选结果揭晓前一天下午，哈德尔主席约见吴子牛。子牛进了一间隔音密室，哈德尔在那里迎候。“吴子牛先生，我提醒您对我将要宣布的消息至少要保密十个小时……”哈德尔先生说话了，子牛听不懂德语，他神情专注地盯着对方那张不停翁动的嘴唇，偶或把焦急的、求援的目光投向翻译，后者面无表情，子牛不知是凶是吉，只得耐住性子。“不要提前庆贺，不要喝酒……我十分荣幸地通知你……”这时，翻译脸上露出了笑容。子牛心里明白了——折腾了两年多，总算得到了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他心里踏实了，哈德尔先生最后问他，是否准备在领奖仪式上讲话，子牛表示可以作一个简短的致辞。记者是消息灵通人士，当天晚上便有港台记者打电话给吴子牛，要求证实《晚钟》是否获奖，哈德尔主席有约在先，子牛只得闪烁其辞。次日上午，美国驻欧洲电视台、德国、法国、意大利电视台记者先后与子牛预约采访，时间定在领奖仪式之下午3点，评选结果揭晓。在领奖仪式上，子牛从哈德尔主席手里接过银晃晃的“银熊奖”奖杯，奖杯底座上刻着“中国·吴子牛”。（该奖杯价值一千美金），接过奖杯后，吴子牛即席致辞：“我相信中国同行和我一样高兴。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想说的是，如果有外敌入侵，我会毫不犹豫地去保卫国家，但如果在临死前还有机会表达看法的话，我要表达的是：‘我憎恨战争！’”

他的话在会议厅里获得了一片热烈的回应。

颁奖典礼结束后，凯歌到宾馆向子牛表示祝贺。子牛开了一瓶香槟，与中国电影同行共享这一份荣耀。

迟到的《晚钟》终于敲响了，她的成功是归之于她的审美属性。他们这一代电影人所高扬的“探索电影”以《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猎场札撒》等影片为滥觞，以《晚钟》为终结。《晚钟》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在于她为“探索电影”打上了一个较为完美的休止符。对于子牛个人来说，《晚钟》的获奖无疑大大地有利于改变他当时的尴尬处境，并为他日后的艺术发展方向铺平了道路。虽说是这样，若从文化商品这一角度来评估，《晚钟》恐怕还不能说是成功之作——尽管她在获奖后拷贝数逐渐增至47个。《晚钟》的根本缺陷在于她不具备由点到面的文化消费品的功能。在电影面向市场的今天，《晚钟》已失去了存活的土壤。

《晚钟》的认识价值限于美学范畴，她给人的启示却超出了这个范畴：一个真正优秀的电影导演，在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的同时，还必须努力使自己的艺术个性具有强韧的文化渗透力与亲和力，这种特性是由电影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

## 第十一章 《风雨桐江》与福建情结

1987年秋，全国电影故事片厂厂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的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蒋夷牧到北京参加这个会议。会间，蒋夷牧去看望了吴子牛、司马小加夫妇。当时，《晚钟》正经历着难产的阵痛，此前，八一厂曾有过调子牛到该厂的意向，到其时这件事已搁置下来，而子牛亦清醒地看出，八一厂的文化氛围不适合自己的创作路子，至于潇湘厂，在《鸽子树》被封闭、《最后一个冬日》票房失利以后，他处境十分不妙，对于当时的吴子牛来说，他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是继续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还是改弦易辙，在创作路子上进行一番调整？

蒋夷牧在看望吴子牛时，诚恳邀请吴子牛到福建拍片。当时，电影改编文学名著的创作现象正在升温。由福建籍作家高云览创作的文学名著《小城春秋》已拍成电影，而闽籍著名作家司马文森的代表作《风雨桐江》尚无人问津。对于福建厂来说，当时已把改编《风雨桐江》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吴子牛是司马文森的女婿，他以拍摄战争片见长，《风雨桐江》的时代背景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地方武装力量与国民党及地方土豪劣绅进行斗争的故事。这个题材当然很适合子牛的创作路子，因此可以说，吴子牛是执导《风雨桐江》的合适人选。

司马小加是司马文森生前最宠爱的么女。当初，司马文森在印度尼西亚担任外交官期间曾把司马小加带在身边，在司马小加的几个姐妹中，小加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她与父亲的感情也最深。从个人情感方面说，能把父亲的遗著搬上银幕，小加当然很高兴，更何况，司马文森生前还是一个电影剧作家，他在解放前创作了多部电影剧本，并拍成电影。她相信，父亲若健在的话，会亲手把《风雨桐江》改编成电影剧本。但子牛当时并未读过《风雨桐江》，并且，由于他拍了几部“战争片”备受磨难，因此，他对于拍摄《风雨桐江》兴趣不太高，只是出于礼貌碍于太太的面子，他表示可以让小加先回福建看书，并把剧本初稿改出来再说。

现在要回过头来说说子牛和司马小加。在子牛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电影作品中，正面表现红男绿女间罗曼蒂克爱情的作品甚少，他与司马小加之间的恋情也并不带有罗曼蒂克的色彩。子牛与司马小加认识于电影学院老师田京夫家，田京夫是子牛在电影学院求学期间的班主任。此前，司马小加曾在北京市艺术学校学习，田京夫在调入电影学院前曾在艺校当教师，小加是他在艺校时的得意门生，而子牛则是他在电影学院任教期间很赏识的学生。子牛毕业后每次到北京，总要去看望田京夫老师，这样，他就在田京夫老师家里不期然地邂逅了司马小加。当时，子牛刚分配到潇湘电影制片厂，司马小加则在北京市乐团，彼此都热爱艺术，而且子牛以前在剧团呆过，对于器乐基本上可以说是内行。共同的爱好引发了许多共同的语言，初次见面，彼此都有好感，这或许便是缘份。田京夫老师是细心人，他当然从旁看出一些端倪，便热心搭桥牵线，于是，这一对年轻人便有了鹊桥相会。因为子牛单位在长沙，这相会的时候自然不会很多，于是便又有锦书相托，鱼雁往返。热恋中的男女能改变性情，在认识子牛前，司马小加曾说，平生最讨厌男人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而子牛的烟枪至今仍经久不熄；子牛亦曾经赌咒发誓地表态，这辈子找老婆不见得非要找演员。而司马小加从认识子牛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北京交响乐团演员的身份一直未变，他俩谁改变谁，谁又说得清呢？

可能是两人身居两地之故吧，司马小加家里人对于她与子牛的恋情并不看好，只是小加对子牛情笃意深，她打定主意非子牛不嫁，家里人对此自然无可奈何。子牛分配到潇湘厂后，一门心思扑在拍片上，每次到北京都是为拍片之事忙碌，这样，他俩即便是在热恋期间，也难得有功夫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他俩结婚时借住于司马小加单位的琴房，一年多后才在和平里找了一间稍大些的房间，此后又苦撑苦熬了好长时间，直到1988年才弄到一套两居室房子。

却说司马小加确是非同寻常的女子。她于1957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当时，她父亲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她六岁那年随父亲回国（她父亲此间还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九岁上“文革”开始，其时，司马文森任对外文委三司司长，他的《风雨桐江》在文革初期便被列为十部重点批判的黑书之一，厄运从此降临她家。1968年，对于司马小加来说，是她经历了凄风苦雨、艰难备尝的一年。那时，她父亲还关在“牛棚”里，那一年，她母亲下放，而后，她的五个姐姐相继到河南、河北、陕西、内蒙插队。那一年的5月22日，她父亲被折磨致死，她孤苦伶仃地抱着父亲火葬前换下来的血衣，在那个空落落的家里守候到天明！那一年，她11岁，眼睁睁地看着亲人离开家，走向遥远的地方。有多少次，她在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对着徐徐开动的列车，望着亲人的面影，一路小跑着，一路失声痛哭！在那一年中，她经历了多少次生离死别，茫茫人寰，诺大京都，她却似一叶子然无助的孤舟，惶惶然挣扎于举目无亲的大都市。那时，母亲按月给她寄15元生活费，被命运阴影笼罩的她，在小小年纪便懂得了生计的艰难。为备不时之需，她每月都省下4元。“文革”后期，她考入北京市艺术学校，1976年她从艺校毕业后又到中央音乐学院进修竖琴，后分配到北京交响乐团。

磨难能使人坚强并早熟，司马小加独立生活的能力是在那种环境中磨炼出来的。她与子牛结婚后，子牛常年在外，家庭生活的重担，差不多都落在她的肩上。然而，她却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贤内助，她也有自己的追求和事业。1986年，她进入中国电影艺术中心剧本班学习剧本写作，翌年又入人民大学高级函授班学习。在那几年间，她也尝试着练笔，先是在报“屁股”上写点“豆腐块”似的小文章，后写报告文学、散文、电影剧本。在她那几年所写的文章中，较引人注目的是以“土子”笔名发表在《新观察》上的一篇介绍吴子牛的文章。那是1986年。我们这个民族素有举贤不避亲的传统，但以往能有此义举的多半是官宦豪门之家，或封建士大夫，像小加这样以妻子身份公开撰文为自己被人误解的亲人倾吐衷曲，打抱不平的女性，即便是在现在也不多见。“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处境很困难，很多人不理解我。”子牛说起这事的时候有些动情。

小加的专业是音乐，她本来对电影并无太大兴趣，只是在婚后，她的兴趣才慢慢被子牛同化。这以后，一个心愿老在她心中盘桓不去——把父亲的遗作《风雨桐江》改编成电影。现在，福建电影制片厂有此意向，她当然愿意小试牛刀。只是，子牛那一段时间因为《晚钟》送审未通过，心情不太好，小加只得先进行创作准备。未久，她与子牛一起到福建的晋江、泉州一带体验生活，构思电影剧本。回京后，小加用了三个星期时间，写出了剧本第一稿。在初稿的征求意见会上，尽管大家看法不一，子牛却从中发现了闪光点，并且，他由此确定了对这部作品的信心。

1988年5月，子牛到福建选景，并进行分镜头。其时，《风雨桐江》的



拍摄方案已决定——拍成系列式的、剧情有关联的两部电影《欢乐英雄》、《阴阳界》。“这两部电影中有很多好人，也有很多坏人。后来，他们几乎都死去了。由于死亡，到再后来你也许会觉得好人不一定就那么高大，坏人未必就一定渺小。因此，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可是它永远新鲜。

“由于时间流逝的原因，历史常常回过头来，将一些很坏的人变为可以被接受的人，将一些太好的人说成其实也是普通的人。影片的时间让我们倒退回去半个多世纪，你会看到当时生活在闽南侨乡的国民党人、共产党人、男人女人、富人穷人；在不共戴天的政治斗争中，看到忠诚、懦弱、爱和恨以及畸形的爱和恨；你会深入地体察他们那种令人痛不欲生的被扭曲的情感，在那种畸形的情感中，那种失去平衡的生活状态里，我希望你能重新认识我们的父辈，认识男人和女人……”

子牛的创作构思体现在这两段话中。

这一年的夏天，《风雨桐江》在闽南开机。那一段时间商品经济的浪潮席卷全国，制片厂当然不是净地。子牛当时压力重重：福影厂是小厂，《风雨桐江》两部影片投资150万，如若重演《晚钟》最初“零”拷贝的悲剧，后果不堪设想。是故，厂里在决定投拍这两部影片之前，给摄制组下达了经济指标（拷贝数、摄制成本、耗片比等），摄制组实行经济承包制，未来的这两部影片既要求有较强的观赏性，又要保证如期完成。军中无戏言，合同就如军令。

这两部影片的拍摄过程却并不顺利，《风雨桐江》在闽南漳浦县开机，其时正值盛夏时节，摄制组主创人员中有不少北方人，骄阳下的闽南酷暑触手之物均如炭火似的，令人有“清风无力屠得热”之感。开机未久，子牛心里便急得火烧火燎的：摄影机老出毛病——他们所使用的那种型号为“阿奈”摄影机，国外早淘汰了，而他们还在凑合着用。但艺术不能凑合，拍摄过程中哪怕是细小的疏忽，将来都会铸成大错。对于子牛他们来说，眼前最焦心的便是拍出来的样片经常划道。这可如何是好？若要重拍的话，浪费胶片不说，全组人员耽搁一天就是三四千元，不重拍艺术质量何以得到保证？那一段时间，他天天嘶哑着嗓子，望眼欲穿地盼着新的摄影机的到来。

那段时间，福影厂也在为他们到处求援：北影、八一、长影、中影公司等等，但根据惯例，那时候各厂的摄制组都在外面拍戏，不可能有好的摄影器材闲置在库房里。好几天时间过去了，摄影机问题仍未解决，其时，不但是吴子牛，全组人都感到焦灼不安了。偏在那时，他们组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一位同志去外景归途中不慎摔伤，造成高位瘫痪。病人当天就送回福州治疗，但这事就像一团驱不散的阴影，笼罩在大伙的心头。燠热的天气，摄影机出毛病，意外事故，这些事搅在一起，大伙的情绪都受到影响。子牛急在心里，但他是导演，又不能太外露，那些日子，他在焦灼难耐中打熬着。

终于有一天，大伙像久旱盼甘霖那样盼来了新的摄影机。这架型号为“莫应康”的摄影机是向上影租借的，据说上影厂本来是留给谢晋拍《最后的贵族》时用，因《最》片延期，先借给他们。试过机器后，子牛兴奋异常。他划算了一下，只要机器不出毛病，他还可以把前一段时间的损失慢慢夺回来。要做到这样，除了完成正常的工作量外，还得加码。偏偏事与愿违，第二天下午拍戏时，摄制组人员因和当地围观群众发生语言冲突，引起民事纠纷，戏拍不下去了，甚至连当天晚上的戏也不得不停下来。

经过有关部门的调停，戏又接着拍下去。而且进度比预定的还要快些，

但这进度并不是顺顺当当拿下来的，他们后来又接连碰到一些麻烦事：组里外地人多，由于不适应南方气候，不时有人病倒，更有些莫名其妙的怪症；胶片有时供应不上；道具车翻车（所幸未造成重大伤亡）；以及人际间的种种纠葛，等等。那一段时间，我恰好在他们组采访，耳闻目睹的许多事令我感动：为拍摄方便，摄制组把大本营扎在六敖乡，那里比较贫穷，落后的乡村，招待所安顿不下组里的七八十号人，只得分散住在农民家里：为了赶进度，大伙每天早晨五、六点钟便得起床，演员因为要化妆还得更早，晚上通常是八九点收工，住宿条件、生活条件都很差，工作时间、劳动强度却大大地超过了工薪阶层，而且，那时主创人员亦是拿工资的，待遇并不高。

1988年10月，《欢乐英雄》、《阴阳界》在历尽坎坷后停机了。这是一部有人物、有情节（那时，评论界普遍认为第五代导演不善于塑造人物和演绎故事情节），并且是用传统的叙事手法拍摄的传统题材的宽银幕故事片（当然，在影片中亦融会了子牛的创作特色：造型语言较为讲究，比较注重营造氛围和环境渲染等）。当时娱乐片浪潮席卷电影界。《欢》《阴》两片产生于一个传统文化已失却魅力的特定文化背景中。在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失范的困惑的年代，子牛却在这时去凭吊历史的遗迹，他这一回又当如何呢？

这一年的11月下旬，《欢乐英雄》、《阴阳界》样片完成，在福影厂初审顺利通过，几天后又送电影局审查。影片映毕，电影局领导先后向子牛及福影厂表示祝贺，随后又将他的新作推荐给威尼斯电影节和西柏林电影节。这是迄今为止，子牛所执导的十余部电影中，在送审这一关口上最顺利的一次。在此之前及之后，他执导的影片几乎每次送审都要经历一些波折，一番坎坷。

官方的许可已经给了吴子牛，专家们会怎么看呢？观众们买不买帐呢？

1988年12月10日，《欢乐英雄》、《阴阳界》在中国电影家协会放映厅放映，并举行座谈。这一天，子牛的心情既怀有一份期待，又有些忐忑不安，“我每次到影协放片子心里都很紧张，说实话有些不敢来，但又必须来。因为我们的创作要一步步往前走，是不能离开专家们的批评帮助的。这两部影片开拍之前，我仔细听了《晚钟》座谈会的录音带，尤其是其中的批评部份对我有触动，我在开拍这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之前，对此进行了很久的思索……司马小加对她父亲的作品进行了改编，更加彻底地把人性提到前景，把主角彻底还给了人民，这是令人高兴的。同时，我也担心，因为30年代的闽南于我是陌生地域，而且人物众多，事件复杂，视角开阔宏大，感情又细腻入微，难度很大。我必须回头想想谢晋，想想：‘第四代，兄长们的优势及长处，从而更加冷静地思考自己的创作。’”

这个座谈会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方禹主持。他在开场白中说：“在我的记忆中，在影协看完电影之后有掌声的情况不多。这现象已说明了，对这部影片评价是不错的。”

专家们的掌声也给了吴子牛。连素以挑剔驰名、且对子牛的前几部影片如《冬日》、《晚钟》持尖锐批评意见的评论家邵牧君先生也对这两部影片赞誉有加，“这两部片子我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我觉得这两部片子是一气连下来的，我看了觉得比较满意。……叙事清楚，这片子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有一个好故事，还要把故事讲清楚才行，吴子牛这点做得很成功……这部影片在造型上很讲究。影片的造型美跟人物的刻画、情节的发展

结合得很紧，不让人感到这个导演在搞什么造型美……我提倡，我们这些有艺术功力的导演在拍面对观众的影片的时候，应该努力把自己原先的艺术探索精神结合进去。子牛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例子。这两部影片证明，这条路是完全可以走得通的。”

在后来的拷贝订购会上，《欢乐英雄》《阴阳界》两片共卖了200多个拷贝，除收回成本外，还略有盈余。很显然，这两部影片亦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在稍晚些时候揭晓的“金鸡奖”评选中，《欢乐英雄》获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女主角三项大奖，《阴阳界》获“中国电影政府奖”、“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在1989年这个不平静的年头中，子牛似乎是时来运转，这是他电影生涯中获奖次数最多的一年。

《欢》《阴》两部影片的创作实践，是吴子牛创作心理调整后迈出的关键性一步。若穷本溯源，子牛这一步的跨出应与《冬日》的票房失利、《晚钟》的送审风波以及“零”拷贝纪录有关。因了这两个方面因素，逼使吴子牛把艺术视点投注到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他考虑到了“大我”，亦未放弃“小我”（创作个性），这是他的可贵之处。

掌声响起来了，在祝捷的庆贺声中，仍然会有鲜花、喝彩，也自然会有人关注乃至于觊觎他所得到的这一份荣耀，而笔者却从中窥见了中国新电影的演变历程，从中感受到那一段坎坷、那一份艰难、那一种柳暗花明的曲折、以及那许多欲说还休的难言之隐。

在完成《欢乐英雄》、《阴阳界》两年后，吴子牛又回福建执导电影《太阳山》。这部电影的剧本仍由司马小加编写。她在提及创作初衷时强调了这一点：电影中应当有一种美丽，除了通常所说的电影美感之外，还应有一种精神的美、人文的美、人性的美。《太阳山》的故事可以用一句话归结：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若细究其原因，概因之于本世纪中叶那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当完整的国家被一道海峡人为地分隔的时候，有许多“小家”支离破碎了——影片中的阿宁和李大喜只是其中的一对。

“小人物，小家庭，大世界；南方印象，东方感情，世界倾向”，在影片拍摄之初，子牛写下了这几句广告词。事实上，这也是子牛在艺术上所追求的目标。“近10年来，我拍的电影强烈、动荡的多，杀人放火血腥暴力的戏不少，场面一般也比较大。《太阳山》不同，除了它的成本极低之外，内容也选择了安静悄然的风格。如果用我以往电影的审美经验来看它，会产生失误。我总是对一些朋友这样讲，这部影片描绘的感情是很传统的，也是在当今生活中日渐失却的，影片对它有一种痛心的肯定。因此，要拍得传统，不能花俏。”（见吴子牛：《迟到的风景》，载《电影通讯》）

以上这一段话见之于《太阳山》艺术总结。这部影片完成后只在评论界激起一片小小的涟漪。当时，娱乐片、合拍片充斥中国电影市场，《太阳山》在当时只是一朵并不引人注意的小花。

在《太阳山》之后，吴子牛还在福建拍摄了几部电视剧，先后依次是《赤魂》（四集）、《沧海之恋》（八集）、《城市猎人》（十五集）。《赤》片反映闽西红军革命斗争的历史题材，《沧》片是表现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兴办集美航校的经历；《城》片说的是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文化人的心态变化及生存状况。

## 第十二章 重回潇湘

在完成《冬日》后，子牛一直在外流浪。虽说他也经历了一番波折，但毕竟他的作品接连在国内、国外获奖。在全国电影制片厂中，潇湘厂的辈份属于小弟弟一辈，厂里导演力量本来就弱，现在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厂的导演在外面干得红红火火、风风光光，当然会有些沉不住气。但毕竟在《冬日》之后，子牛在潇湘厂一度受到冷落是事实，潇湘厂的决策人为了把吴子牛请回来拍片，给他提供了诸多优惠条件，如用潇湘厂的名义在北京买一套房子，子牛在潇湘厂的宿舍仍替他保留着，这样，他两边都有个落脚点，可以自由往返。凭心而论，这些条件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况且，子牛自结婚以来，住琴房、租房、换房等，为房子的事折腾了多年，能一次性解决当然最好，但他还是婉言谢绝了。他明白，如接受下来，他身上的压力会更大。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他对于拍电影所经受的坎坷、曲折，以至于磨难已有了充份的思想准备，他此番回厂拍片，一旦拍砸了，到时他如何向江东父老交待？在那种情况下，他在新房子里又如何睡得安稳？

但他对于回潇湘厂拍片的事还是答应了。毕竟，他在厂里领饷，总不能长时间无功受禄。此间，他看上了山东作家王春波的小说《五合村》，这部小说曾被评论界称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她表现了一个古老村落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包含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积淀外，亦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民族的历史。他觉得这个题材可塑性很强，并且在审美方向亦有较多的可挖掘层面。

潇湘厂同意买下该小说的版权。剧本改编仍由原小说作者进行。1989年4月，子牛开始筹拍《五合村》。他和摄影杨尉、美工那树枫等一起到山东威海选景，但在那一带找不到一处与剧本规定的场景相吻合的古老村落，子牛决定搭景。这项工作正在进行期间，北京发生了那一场震撼全世界的风波。《五合村》预计投资600万，这在潇湘厂可是个大数目，当时的局势不能不令子牛为未来影片的前景担忧，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暂时放弃《五合村》，厂里同意他的决定。

还在1987年拍《晚钟》时，子牛就看上了乔良的小说《灵旗》，当时，他一度雄心勃勃地想拍“红军三部曲”，这三部是《灵旗》、《马蹄声碎》（后由刘苗苗拍成）、《夕阳红》，后因《晚钟》总是“撞不响”，他不得不把这个计划搁置下来。

吴子牛接拍《灵旗》也费了一番周折。当初，他还在八一厂拍《晚钟》时，就通过八一厂文学部的杨颖与乔良联系，乔良当时的态度十分明朗，他提出，如果是吴子牛执导，他就着手改编剧本，既然子牛表示有此意向，他当然乐于动笔。后来《晚钟》送审未通过，八一厂有关决策人大概开始对子牛的创作路子存有疑虑，遂决定放弃《灵旗》。当时，乔良已经把小说《灵旗》改编成电影剧本，在那种情况下，他当然希望《灵旗》能搬上银幕，子牛理解他的心情，他出面与当时的峨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宝文联系，在郑重推荐这部剧本的同时，表示希望能由他执导。峨影厂有关人士表态，请乔良先把剧本寄去，他们看后再作决定。乔良遵嘱将剧本寄给峨影厂，随后，他应邀参加在简阳举办的一个读书班。简阳距成都很近，乔良当时到简阳，大概亦有意借参加读书班的机会，敦请峨影厂尽快促成此事。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珠影导演胡炳榴亦看上了这部剧本，

他获悉乔良在成都便派副导演与乔良联系，乔良因已经允诺让子牛执导，故婉拒。当时，乔良以为峨影厂已接受了这部剧本，一天，他到峨影厂领取稿酬，不料却被数落了一顿，一怒之下，他把剧本转给珠影的胡炳榴，这是1987年底的事。其时，子牛利用修改《晚钟》的间隙，动身到峨影厂打听厂方对剧本的态度。他到成都时，恰是乔良离开成都南下广州之时，子牛与乔良失之交臂，懊恼不已。

乔良到广州后，给在北京的司马小加挂了长途，告知珠影厂已接受该剧本，并已建组，主要演员亦已确定（胡炳榴欲请申军谊饰男主角），该剧组还打算组织演员到湖南体验生活，等等。事已至此，子牛只得放弃。此后，子牛到福建拍摄《欢乐英雄》、《阴阳界》。胡炳榴后来却改变了初衷，放弃了《灵旗》。

《五合村》下马后，子牛重又想到《灵旗》。其时，他获悉胡炳榴已决定不拍《灵旗》，子牛有心想促成此事，这时，香港银都影业公司有意请子牛执导一部电影，并由他物色剧本，子牛利用到广州商谈此事之便，从珠影厂买回了《灵旗》的版权。与此同时，他与银都机构达成了协议，《灵旗》的资金也得到了解决。

《灵旗》从北到南，折腾了近两年时间才又回到子牛手中。这以后，他循序渐进，开始修改剧本、分镜头、采景、组建摄制组，等等。

1989年9月6日，《灵旗》在湖南湘江源头开机，更名为《大磨坊》，何以取其名？请看《导演阐述》中的这一段话：

“电影总是要结束的，如同生命一样。

“星移斗转，那个石碾子依旧转动着；周而复始，又开始了一个又一个新而又新的故事。正如岁月之水的消长，不断地更替着历史……”

“这部电影对时空作了变形处理，有意地破坏了时间的直线性、连续性和逻辑性。常常溶50年前后的时空于一个画面中，一种情绪中……这种目的，是让我们大家一道去经历、去感受、去体验。即便是已经作了爷爷奶奶，还来得及和儿孙们一道思想，这样，生命便得到了某种延续，否则，便过早地成为历史。”

1989年11月3日，《大磨坊》在湖北九公山停机，12月中旬混录样片完成。子牛旋即携片回长沙，潇湘厂和省文化厅有关人士审看后，并未提出什么意见。送审前，子牛原先还有些顾虑，并准备了若干说词，不料，这回审查顺利通过，于是，子牛心头云开雾散，他拨拉开了如意算盘：稍过几天便可以送电影局审查，以题材而论，《大磨坊》毫无疑问地可以属主旋律题材，他自认没有把“异端邪说”带进影片中去，估计电影局审查不会有麻烦，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便可以考虑把“红军三部曲”的第二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哪料到，子牛有事飞北京，刚进家门，便接到长沙电话，厂里人告诉子牛，审查《大磨坊》时，当地党委部门领导都来了。据悉，领导们看完影片后，有些异议；于是，申请电影局审查。子牛又开始惴惴不安起来。没想到电影局审片小组对影片的看法还好。考虑到中央和地方关系，他们建议把影片送中宣部复审。据悉，在中宣部审查此片时，贺敬之、乔良等均出席了。乔良看完影片后走到贺敬之跟前，敬了个军礼——他并不掩饰自己对这部影片的欣赏。

事已至此，这个“球”不论是传到谁脚下，谁都很为难。在此之前，电

影界对于给电影立法的呼声很高，这当中电影审查是很重要的一环，电影局是国家法定的电影审查机构，现在，电影局和地方党委部门看法不一致，提请中宣部裁决，这里面的是非纠葛谁断得清？中宣部的态度不偏不倚：电影的审查权限归电影局，地方党委部门有异议，则可以根据本地区情况确定是否购买拷贝。

这么一折腾，《大磨坊》的拷贝订购数自然很低。那一年，潇湘厂的经济情况本来就不看好。《大》片推销不出去，对于经济状况处于困厄中的潇湘厂无疑是雪上加霜。在此种情况下，决策者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后来，潇湘厂有人这么说：吴子牛是个好导演，但亦是个背时的导演。

《大磨坊》惹恼了一些本来就对子牛的作品持有不同看法的显要人物，他们在找机会跟子牛清算这笔帐。1992年年初，在风景秀丽的北京近郊西山，有关部门拟在此召开一个名为“主旋律电影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拟放四部被一些人认为是与主旋律电影唱反调的作品：《太阳山》、《大磨坊》、《边走边唱》、《菊豆》，放映这部电影的目的是供与会者批判，据悉，几位重点发言者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有些人甚至试图假借这次会议形成一个决议：取消陈凯歌、张艺谋、吴子牛（据说后来还增加了一个田壮壮）这些导演的拍片资格，给他们办学习班，解决了思想问题后再让他们拍片。这些情况引起了高层的警觉，在高层的干预下，会议的主题把火药味很浓的大批判拉回到较为平和的“研讨”上来。现在回过头去省思那一段电影界的情势。如若那次会议的大批判主旨得以实现，那就不会有张艺谋后来的《秋菊打官司》、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未来的中国电影史在描述这一个发展时期时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就很难说了。

《大磨坊》使吴子牛又一次受挫。《晚钟》至90年代初的这五六年时间，子牛有一系列创作计划，大多数都搁浅了。他这五六年的境遇大起大落，富有戏剧性的意味：在《晚钟》第三次修改后送审仍未通过时，他有如深陷在失望与困惑的泥淖中。灵蛇在握，有遗落荒原之恨。他不愿放弃艺术上的追求，但电影导演的审美理想必须对应于观众的鉴赏习惯，他只能在潜移默化中对观众的电影文化修养产生影响，而不能将观众的期待视野当作自己审美关注的盲点。《晚钟》使子牛一度灰头土脸，忽有一夜，“春风吹度玉门关”，子牛仿佛在一夜之间褪尽华盖，镀上金身。《晚钟》、《欢乐英雄》、《阴阳界》相继获奖的那一阵子，他又风光、红火了一段时间；《大磨坊》受挫后，他执导的《太阳山》完成后，有如死水微澜一般，并未引起多大反响，他再度跌入谷底。

1987年初，子牛在参加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期间，在提及自己日后的拍片计划时，曾表示很喜欢张承志的小说《黄泥小屋》，他希望能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就在那次电影节期间，他曾把这部小说的故事梗概说给电影节主席鲍尔斯先生听，鲍尔斯听了很感兴趣，他当即表示，希望子牛能找人把小说译成英文，而后由他找投资者。几个月后，鲍尔斯到中国选片，他特地捎话给吴子牛，说资金已经差不多了，让他做好准备。孰料不久之后，鲍尔斯心脏病突发去世，眼看就要办成的事又功亏一篑。此后，张承志东渡日本，此事只得搁置下来。

1987年春，子牛从一本电影杂志上看到了江浩的电影剧本《塌陷的荒原》，他很喜欢这个剧本，便当即给在呼和浩特的江浩发了一封电报，告知自己的创作意向。江浩接电后到北京与子牛面谈，他告知《荒原》的版权已

被中新社买走，他提及自己手里有一部小说《盐柱》，很适合改成电影剧本。子牛听了《盐柱》的故事大纲后，表示有兴趣。两人随即南下长沙，把《盐柱》改成电影剧本，但后来有关方面认为该剧本性意识太强，担心拍了后送审通不过，是故，《盐柱》胎死腹中。

90年初夏，八一厂请吴子牛执导反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题材的影片《蘑菇云》。按照当时的协议，该片由八一厂与香港银都机构合拍。子牛为拍摄此片，一度到甘肃的酒泉、新疆的马兰基地体验生活。他试图通过这部影片表现常年在沙漠生活的三代人，但制作单位以票房方面考虑，提出在剧中增加一些民俗方面的内容（即便是杜撰的亦无妨）以及僵尸的戏，子牛觉得这些内容与这一题材不搭调，他无法接受，遂决定放弃。

银都方面很有诚意与子牛合作《蘑菇云》，泡汤后他们又提出让子牛自己物色一个剧本，经他们认可后投资。这期间，子牛看上了根据鲁迅小说《铸剑》改编的剧本，这个剧本由司马小加改编。银都接受了这个剧本。于是，子牛和摄影张黎，美工那树枫等一起到云南看外景。由于这是一部远古题材的戏，实拍时需要搭景，他们在云南元谋找了一处地方准备搭景（该片预算600万，在当时这可是比较高的了），而后着手进行物色演员。银都方面从票房方面考虑，提出用巩俐任女主角，当时巩俐在太原拍《大红灯笼高高挂》，无法分身，而银都方面则表示可以等，但巩俐手头还有其他片约，子牛不能遥遥无期地等下去，他只得再次放弃了。

为此，他空耗了近一年时间。

1992年初，首届台、港、大陆三地导演年会在香港举行。会间，吴子牛与香港导演尔东升（亦是演员）谈及拍片计划，后者看过子牛的《晚钟》，他挺欣赏吴子牛的才华，其时，尔东升创办了一家影业公司，他有意请吴子牛执导影片。导演会结束后不久，尔东升与吴子牛电话联系，提及他的想法，并问及子牛手里是否有合适的剧本。子牛当时则从《小说选刊》上读了池莉的小说《你是一条河》，他很喜欢这部小说，遂辗转通过王朔与池莉联系上并买下了该小说的版权。当尔东升问及子牛的选题计划时，子牛除了提及《你是一条河》外，还报了四个题材。尔东升听子牛介绍了《你》的故事梗概后，亦对这部小说产生了兴趣。这一年5月，尔东升专程到北京，就具体事宜与子牛进行洽谈，双方基本上达成共识。为此，子牛开始改编剧本，并与潇湘厂联系。潇湘厂对这个题材没有异议，但无力投资。在那种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利用潇湘厂的厂标，由港方投资。当时，还就演员人选问题进行了磋商，初步定下由尔东升饰演米店老李，秦沛饰县委书记，尔东升提议请叶童饰冬儿，女主角则由张艾嘉饰演。当时，张艾嘉在天津拍《幻影》，子牛把剧本电传给张艾嘉后，与尔东升一起到天津去看望她。张表示读完剧本后感动得流泪，她接受了邀请。张文嘉身材瘦小，她表示为了接近角色，她可以增肥。

前期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子牛约了摄影，美工等人兴冲冲地到大湘西（凤凰）、小湘西（沅江）一带采景。如往常一样，他又把一门心思扑在未来影片的筹划和构想上，他显然是忽略了在《太阳山》、《大磨坊》之后，他在一些人眼中，已是一个不太牢靠的导演，他们对子牛的一举一动格外关注。就在子牛到湘西选景期间，剧本审查碰到了麻烦——原小说中涉及了文革问题、性描写、主人公的苦难等，这几个问题在电影中都是危险系数很高的雷区，子牛蹚进了雷区。有关方面向他出示了黄牌。子牛从山青水秀的湘

西赶回北京，心情有说不出的压抑。他在着手修改剧本的同时，私底下已经对未来影片的信心打了折扣。有道是好事多磨，更有人认为好剧本都是慢慢磨出来的，所谓“十年磨一戏”便是这个理。殊不知，这“磨戏”的过程对于具体的创作人员来说，往往不啻于精神上的苦刑。如此折腾了几个月，到1992年底，剧本送审通过。1993年1月15日，子牛再次与尔东升等人在长沙商谈拍片事宜，这一次没有达成协议：一是成本预算（660万港币）比早几个月超过了很多，二是原剧本中规定的三场雪景由于季节已过，无法投入拍摄。

“磨”了几个月后，吴子牛和尔东升等人的心都有些凉了。一年后，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投入拍摄。至此，子牛的“一条河”冰冻似地彻底凉了。



### 第十三章 “不要哭啊，南京”

1993年11月，吴子牛一头钻进了大兴安岭，在原始森林里拍摄电影《火狐》。这部影片与《太阳山》一样，几乎没有在评论界产生什么反响。对于一般观众来说，这两部影片的片名甚至闻所未闻。这里就不去多费笔墨了。

《火狐》完成后，吴子牛一度拟拍电影《弘一法师》。弘一法师是个热门题材，从80年代起，试图染指这一题材的编剧、导演不下十个，这当中不乏名导演、名编剧。但这个题材难度亦很大，迄今为止，弘一法师的形象尚未出现在银幕上。子牛当时对这一题材发生兴趣，大致有两个原因：其一，在宗教方面他信佛，他随身带一尊汉白玉小佛像，即便是到国外亦如此（他母亲亦信佛），在北京家里时，他每天烧印度香。因此，从宗教信仰方面说，他与弘一法师同出一个教门；其二，香港导演曾志伟、张之亮亦对这一题材很感兴趣，他们表示愿意投资拍摄此片。既是这样，子牛又何乐而不为呢？

1994年5月18日，台湾著名影评人焦雄屏打电话给吴子牛，问他是否打算拍《南京大屠杀》。此前，子牛或许在公开场合为“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重大题材未拍成电影感到遗憾，结果发生了误传，传到海峡那边，便出现了“子牛拟拍南京大屠杀”的版本。子牛从焦雄屏的口气中听出似乎有人愿意投资拍摄此片。在最近几年，导演抓到剧本后，能尽快找到投资者，实在是件幸事。子牛不愿丢掉这个机会，他随即比较机智地回答：以前有过这个打算，只是资金问题不能解决，遂作罢。“南京大屠杀”这一题材需要投入大笔资金。

焦雄屏只是受台湾龙祥影业股份公司委托，试探一下子牛是否有此意向，她无权对具体事宜进行表态。她明白了子牛的意思后，便把龙祥影业公司的投资意向告诉子牛，请子牛静候回音。不久，北京中国电影合拍公司总经理郑全刚告诉吴子牛，合拍公司拟与台湾龙祥影业公司合拍《南京大屠杀》，郑全刚希望子牛暂时先把其他活放下来，集中精力投入《南》片的创作。

当时，有关《弘一法师》的投资只是口头意向，尚未敲定下来。而《南京大屠杀》既然由合拍公司出面，则投资方就不成问题。子牛此前为联系投资一事折腾过多次，且失败居多。经郑全刚这么一说，他当即决定把其他活先搁下，着手筹拍《南京大屠杀》。

子牛开始查阅资料，并请人编写剧本。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题材，有好几个导演有意接手，当然，选取的角度亦都不同：有的导演有意以东京审判战犯开始（如谢晋）；有的导演拟从洋人这一角度表现国际安全区20多名洋人营救难民的故事；有的拟从家庭这一角度来写，子牛决定选取最后一种视角。剧本初稿由合拍公司许天生编写，许写出初稿后，经有关方面审阅，认为需作较大改动，遂又请著名作家梁晓声写第二稿。

鉴于“南京大屠杀”属于重大历史题材，且又是海峡两岸共同投资，这样，剧本便须经过多方认可。梁晓声写出的这一稿仍未通过。在讨论剧本时，台湾投资方带了两位编剧过来，其中一位洪伟建是徐克的搭档，经商议，第三稿由台湾剧作家洪伟建执笔。洪回台后不久，即把修改后的第三稿电传过来，这一稿与前两稿的不同之处在于：剧本中已经初具了平民意识，这一点与子牛的想法较为接近。在这一稿的基础上，子牛又请合拍公司的张冀平进行润色加工，剧本初步确定下来了。

未久，电影局及重大题材领导小组、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审阅并原则上通过了该剧本。在此基础上，子牛又用了近一个星期时间，理出了导演工作脚本。

接下来便是物色演员和采景。1994年8月及9月中旬，吴子牛两次到南京一带采景。

在演员问题上较费周折。剧中女主角最初拟请日本著名演员松坂庆子，但松坂庆子因为生孩子无法应邀，其后请秋吉久美子，对方欣然接受，不料在开机前，久美子右腿摔断，当时已接近开机时间，无法等她腿伤痊愈，遂改请早乙女爱。早乙女爱是日本著名演技派演员，拍摄过上百部电影，“早乙女爱”是她成名作的角色名字。早乙女爱的丈夫是韩裔日本人，主要经营化妆品生意，她一家都很支持她到中国拍摄这部电影。

影片中还有好几位日本演员。饰演松井石根大将的久保惠三郎在日本当过演员、纪录片编导。在日本物色演员期间，子牛收到许多日本人来信，他们都以一种赎罪的心理表示愿意在影片中饰演一名普通士兵，有的甚至表示往返机票、食宿由自己解决。尽管日本政府在这一问题态度暧昧，并且在日本有一些右翼人士对他们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拒不认帐，但日本人民还是通情达理的。读着这些日本人的来信，子牛深受感动。同时，他亦坚定了以平民的视角表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信心。

在台湾演员人选上又费了一番周折。较为顺利的是男主角秦汉，秦汉曾经是台湾首席红小生，主演过近百部电影。秦汉的父亲是国民党将军，在南京守城战役中，他父亲担任师长。秦汉获悉吴子牛执导《南京大屠杀》后，主动请缨，他从台北给吴子牛挂了长途电话，谈了他父辈的经历并表明自己的心迹。秦汉此前看过吴子牛执导的《晚钟》，对于吴子牛的艺术才华，他很钦佩。他表示，这部影片只要是吴子牛执导，他一定争取来演，并且不计较片酬高低。听了他的这一番动情的表白，子牛还能说什么呢？他当即答应下来。秦汉从他父辈那里继承了这一腔报国的热忱，他又把这一腔热忱投入到创造角色的实践中去。从年龄看，秦汉要比剧中男主角规定的年纪稍大一些，但他亦有不少有利条件，演技臻于成熟，健在的父亲给他提供了许多背景资料，另外，因为父亲亲历了那一事件，这使他葆有一种充沛的创作激情，他自己亦希望通过拍摄这部影片改变以往框定的小生形象。

影片中另一名女主角刘若英，本来是学声乐专业的，后来误打误撞地进入电影圈，她在接拍《南京大屠杀》之前，已主演了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少女小渔》，后者使她声誉鹊起。由于台湾当局规定，凡由台湾影业公司投资拍摄的电影要进入台湾电影市场，那么，台湾演员不得低于全剧演员总数的一半。是故，有一些不太重要的角色，本来可以就近在南京物色，现在只得跨海到台湾找寻。除秦汉，刘若英外，影片中戏份较重的还有陈毅达，陈也是一名歌星，他所饰演的角色，原本请另外一名著名歌星担纲，但那位歌星那时档期排不上，分身乏术。还有一些演员戏份均不重。

1994年12月13日，电影《南京大屠杀》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正式开机。此前，媒体曾报道香港亦有一位导演拟拍摄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后获悉子牛已有此意遂放弃；大导演谢晋曾计划拍摄一部电影《东京审判》，亦是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后获悉子牛已在筹备拍摄此片便放弃了。那一天的开机仪式规格倒不算高，却可以说得上隆重，有中外记者三、四百名参加。那一天，子牛感慨万端：他多次出访国外，参观过不少二战期间保留

下来的遗迹、纪念馆。如德国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以色列的哭墙（那上面纪录了二战期间死难的 600 万士兵）、日本的原子弹爆炸纪念馆等。二战之后，德国对以色列的战争赔偿是 700 亿美元，而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军民死于日本军阀的屠刀之下的不下一千万，战后却未得到分文赔偿。他感触最深的是，建于 80 年代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且不说纪念馆的规模不能和国外的同类纪念馆相比，令人触目寒心的是，馆内的电器全部都是日本进口的。半个世纪前的军事侵略与半个世纪后的经济渗透，站在那一份血染的土地上，国人作何感想？别人想些什么，子牛不知道，他有满腹的豪情，倾吐出来时却只是悲哀。那一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哭了！是为那 30 万亡灵？是为我们民族不幸的过去和尚难说欣慰的今天（否则，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纪念馆里堂而皇之地陈列国产电器呢？）呵，南京，半个世纪前，我们有多少同胞在这块土地上流过血、淌过泪，半个世纪后，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片土地上哭泣？！

在开机仪式上，吴子牛郑重建议：在南京建一座哭墙，纪念不幸遇难的 30 万亡灵，他的建议得到社会各界的呼应。这个建议在电视台播映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把节目录下来，在学校里播；南京消防器材厂一下子捐了两万多元；南京画院为建造哭墙搞了一次义卖；很多小学生把父母及长辈给的压岁钱捐出来；香港同胞捐款 100 多万……

《南京大屠杀》开始进入了紧张的拍摄阶段。对于那样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站在今天的角度，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幅“南京大屠杀”的图景。在那幅真实的历史惨剧中，有 10 几万中国军人被枪杀，有两万多妇女被奸杀，还有许多无辜的平民……在那一历史事件中，亦有不少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图景：在这一场历史事件中殉难的军人有 11 万之多，其中有许多是在南京失守后被日寇集体枪杀，这些军人如作反抗，那么，历史上的这一幕悲剧至少可以说是可歌可泣，但结果不是这样。于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一幕悲剧除可悲外，还有可哀。同样真实的是，在那一事件中，有 800 多名中国警察被押去集体枪杀，押解的日本士兵不过 10 几名，这八百多名警察引颈就戮前亦未作反抗，呜呼！

在那一历史事件中，除了日寇的残忍外，我们心自问，不也有值得深思之处吗？

南京，这一座充满了血腥味的古城，在这片土地下麇集了多少冤魂？在南京拍外景的那段时间正是寒冬时节，街道两旁“天边落木萧萧下”，满目是直刺苍天的枯枝败叶，有好几次当这些枯枝映入子牛的眼帘时，他的眼前幻化出无数只枯瘦、苍白的手，那是 30 万徘徊不去的冤魂！

《南京大屠杀》是子牛导演生涯中投资最大的一部电影。最初预算 1100 万，后来实际投入约 2500 万，由于前期准备较为充分，外景拍摄较为顺利。最使子牛感到欣慰的是，剧组的演员虽来自好几个国家（含群众演员），但彼此间配合十分默契，演员们都很敬业。秦汉即便是不拍戏，也经常来到现场，引导年轻演员入戏，来自日本的几位演员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同样令人感动。

这部影片的作曲由留美作曲家谭盾担任。谭盾专程从美国赶回南京，作曲完又回美国。影片中结尾部份的歌词至为动人：

不要哭啊，南京 / 不要哭啊，宝宝  
小帆船呀，你飘呀飘

扬子江，你快快跑  
见到月亮，亲个嘴  
见到太阳，问声好

1995年3月23日，《南》片完成外景拍摄，5月份完成样片。送审时，中宣部、统战部、广电部、文化部、外交部、民政部、党史办等许多部委办的有关负责人都参加了，子牛亦在场。初审获得了好评。

1995年6月，台湾龙祥影业股份公司总裁王应祥（投资方老板）到北京看了标准拷贝后表示：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我非常喜欢。

《南京大屠杀》这一题材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她被搬上银幕的消息在传媒披露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摄制过程中，舆论界对此片关注之热切，超过了子牛以往创作的任何一部影片。还在前期准备阶段，广电部部长孙家正亲自审阅剧本，孙家正部长还在剧本上做了若干批注，在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时，孙家正部长还到剪片室看望子牛及有关创作人员。在有关部、委、办负责人审看完了样片后不久，中央政治局有关领导调看了这部影片。在所有的文艺形式中，有幸进入中南海且次数较多的当首推电影，当然，作为电影导演，能有此宠幸的并不多。影片入中南海后，子牛在焦灼不安中期盼着尽快获得有关消息。最初几天没有得到，后来由中宣部传下来若干条修改意见，这当然是不容置疑的。

此后，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选片人曾表示希望此片能作为参赛片送意大利，但台湾投资方出于商业上的考虑，没有接受邀请——影片若先送意大利参赛，就不能在台北公映。作为导演，子牛只能对此表示遗憾。

几个月后，《南京大屠杀》在个别省、市公映。这部影片吸引了许多观众，但社会各界对此片的评价分歧较大。因此可以这么说，这部影片在商业上已经获得了成功，但在艺术上要对她进行盖棺论定式的评价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这部影片中，子牛的艺术视点从一个家庭辐射到整个社会。国家由若干个小家组合而成，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庭的兴衰与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这一点无可非议。但对于影片中那种形式组合起来的家（丈夫是中国人、妻子是日本人）可否作为影片的叙事重心，争议则较大。此外，对于影片所涉及的历史背景的宏观把握、对日寇残忍的刻划是否到位、对于影片的结尾安排，等等，尚有不同看法。

就作品特色而言，《南京大屠杀》较之于子牛以前执导的战争片，可谓有同有异，其共同点在于注重场面调度与气氛渲染，注意刻划险恶、酷烈的人文环境，并以此烘托个人命运的变化无常（这一点，从较早的《喋血黑谷》一直延续到《鸽子树》、《欢乐英雄》、《阴阳界》）。子牛很善于在这类作品中营造出一种人与环境对立、紧张的氛围，并不断使之强化，在这一过程中他不动声色地把隐藏在人性深处的善与恶推向极致。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所期待的结局往往落空，他好比一个操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他在一些人的肌体上发现了可怕的痛疽，他清醒地知道，这痛疽对生命所构成的威胁，于是，他操刀切除了痛疽，也切掉了我们脆弱的希望……美的毁灭与道义的感召是子牛作品中并置的两条情节链，他在把美毁灭的同时亦在呼唤美（情感上的、道义上的），也许他是预感到了自己的弱小无助，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作品感知到他对世界的悲观看法。

也许是《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特殊性，他疏离了意象美的营造而着意于

气势的铺陈，他舍弃了造型上的标新立异和单镜头构图的象喻，强调总体的和谐与宏大中的匀称；在叙事方面，他采用粗线条勾勒与工笔描绘相结合的手法，甚至不排除戏剧性冲突（他们这一代人通常很忌讳这样处理），这或许是社会机制向商品经济转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

社会在变。艺术家也在变。有变才会有期待和希望，有变才有可能激发人的原创性，人也因之充满了永不枯竭的活力。

# 藏经阁

## 陈奂生上城

### 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

该片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她一出台即获多项大奖，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陈奂生”几乎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的代名词。该片根据高晓声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吴子牛任副导演。

—

“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

一次寒潮刚过，天气已经好转，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陈奂生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干干净净的旅行包，也许是气力大，也许是包儿轻，简直像拎了束灯草，晃荡晃荡，全不放在心上。他个儿又高、腿儿又长，上城 30 里，经不起他几晃荡；往常挑了重担都不乘车，今天等于是空身，自更不用说，何况太阳还高，到城嫌早，他尽量放慢脚步，一路如游春看风光。

他到城里去干啥？他到城里去做买卖。稻子收好了，麦垄种完了，公粮余粮卖掉了，口粮柴草分到了，乘这个空当，出门活动活动，赚几个活钱买零碎。自由市场开放了，他又不投机倒把，卖一点农副产品，冠冕堂皇。

他去卖什么？卖油绳。自家的面粉，自家的油，自己动手做成的。今天做好今天卖，格啦嘣脆，又香又酥，比店里的新鲜，比店里的好吃，这旅行包里装的尽是它；还用小塑料袋包装好，有五根一袋的，有 10 根一袋的，又好看，又干净。一共六斤，卖完了，稳赚三元钱。

赚了钱打算干什么？打算买一顶簇新的、呱呱叫的帽子。说真话，从三岁以后，45 年来，没买过帽子。解放前是穷，买不起；解放后是正当青年，用不着；文化大革命以来，肚子吃不饱，顾不上穿戴，虽说年纪到了，也怕脑后风了。正在无可奈何，幸亏有人送了他一顶“漏斗户主”帽，也就只得戴上，横竖不要钱。1978 年以后，帽子不翼而飞，当时只觉得头上轻松，竟不曾想到冷。今年好像变娇了，上两趟寒流来，就缩头缩颈，伤风打喷嚏，日子不好过，非买一顶帽子不行。好在这也不是大事情，现在活路大，这几个钱，上一趟城就赚到了。

陈奂生真是无忧无虑，他的精神面貌和去年大不相同了。他是过惯苦日子的，现在开始好起来，又相信会越来越越好，他还不满意么？他满意透了。他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有时候半夜里醒过来，想到囤里有米、橱里有衣，总算像家人家了，就兴致勃勃睡不着，禁不住要把老婆推醒了陪他聊天讲闲话。

提到讲话，就触到了陈奂生的短处，对着老婆，他还常能说说，对着别人，往往默默无言。他并非不想说，实在是无可说。别人能说东道西，扯三拉四，他非常羡慕。他不知道别人怎么会碰到那么多新鲜事儿，怎么会想得那么多特别的主意，怎么会具备那么多离奇的经历，怎么会记牢那么多怪异的故事，又怎么会讲得那么动听。他毫无办法，简直犯了死症毛病，他从来不会打听什么，上一趟街，回来只会说“今天街上人多”或“人少”、“猪行里有猪”、“青菜贱得卖不掉”……之类的话。他的经历又和村上大多数人一样，既不特别，又是别人一目了然的，讲起来无非是“小时候娘常打我的屁股，爹倒不凶”、“也算上了四年学，早忘光了”、“1939年大旱，断了河底，大家捉鱼吃”、“1949年改朝换代，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成亲以后，养了一个儿子、一个小女”……索然无味，等于不说。他又看不懂书；看戏听故事，又记不牢。看了《三打白骨精》，老婆要他讲，他也只会说：“孙行者最凶，都是他打死的。”老婆不满足，又问白骨精是谁，他就说：“是妖怪变的。”还是儿子巧，声明“白骨精不是妖怪变的，是白骨精变成的妖怪。”才算没有错到底。他又想不出新鲜花样来，比如种田，只会讲“种麦要用锄头抨碎泥块”、“苜蓿一亩苜蓿六棵”……谁也不要听。再如这卖油绳的行当，也根本不是他发明的，好些人已经做过一阵了，怎样用料？怎样加工？怎样包装？什么价钱？多少利润？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买客多、销路好？都是向大家学来的经验。如果他再向大家夸耀，岂不成了笑话！甚至刻薄些的人还会吊他的背筋：“喂！连‘漏斗户主’也有油、粮卖油绳了，还当新闻哩！”还是不开口也罢。

如今，为了这点，他总觉得比别人矮一头。黄昏空闲时，人们聚拢来聊天，他总只听不说，别人讲话也总不朝他看，因为知道他不会答话，所以就等于没有他这个人。他只好自卑，他只有羡慕。他不知道世界上有“精神生活”这一个名词，但是生活好转以后，他渴望过精神生活。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没听没看，他就觉得没趣。有一次大家闲谈，一个问题专家出了个题目：“在本大队你最佩服哪一个？”他忍不住也答了腔，说：“陆龙飞最狠。”人家问：“一个说书的，狠什么？”他说：“就为他能说书，我佩服他一张嘴。”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于是，他又惭愧了，觉得自己总是不会说，又被人家笑，还是不说为好。他总想，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

## 二

当然，陈奂生的这个念头，无关大局，往往蹲在离脑门三、四寸的地方，不大跳出来，只是在尴尬时冒一冒尖，让自己存个希望罢了。比如现在上城卖油绳，想着的就只是新帽子。

尽管放慢脚步，走到县城的时候，还只下午6点不到。他不忙做生意，先就着茶摊，出一分钱买了杯热茶，啃了随身带着当晚餐的几块僵饼，填饱了肚子，然后向火车站走去。一路游街看店，遇上百货公司，就弯进去侦察有没有他想买的帽子，要多少价钱。三爿店查下来，他找到了满意的一种。这时候突然一拍屁股，想到没有带钱。原先只想卖了油绳赚了利润再买帽子，没想到油绳未卖之前商店就要打烊，那么，等到赚了钱，这帽子就得明天才

能买了。可自己根本不会在城里住夜，一无亲，二无眷，从来是连夜回去的，这一趟分明就买不成，还得光着头冻几天。

受了这点挫折，心情不挺愉快，一路走来，便觉得头上凉嗖嗖，更加懊恼起来。到火车站时，已过八点了。时间还早，但既然来了，也就选了一块地方，敞开包裹，亮出商品，摆出摊子来。这时车站上人数不少，但陈奂生知道难得会有顾客，因为这些都是吃饱了晚饭来候车的，不会买他的油绳，除非小孩嘴馋吵不过，大人才会买。只有火车上下车的旅客到了，生意才会忙起来。他知道9点40分、10点半，各有一班车到站，这油绳到那时候才能卖掉，因为时近半夜，店摊收歇，能买到吃的地方不多，旅客又饿了，自然争着买。如果10点半卖不掉，11点20分还有一班车，不过太晚了，陈奂生宁可剩点回去也不想等，免得一夜不得睡，须知跑回去也是30里啊。

果然不错，这些经验很灵，10点半以后，陈奂生的油绳就已经卖光了。下车的旅客一拥而上，七手八脚，伸手来拿，把陈奂生搞得昏头昏脑，卖完一算账，竟少了三角钱，因为头昏，怕算错了，再认真算了一遍，还是缺三角，看来是哪个贪小利拿了油绳未付款。他叹了一口气，自认晦气。本来他也晓得，人家买他的油绳，是不能向公家报销的，那要吃而不肯私人掏腰包的，就会耍一点魔术，所以他总是特别当心，可还是丢失了，真是双拳不敌四手，两眼难顾八方。只好认了吧，横竖三块钱赚头，还是有的。

他又叹了口气，想动身凯旋回府。谁知一站起来，双腿发软，两膝打颤，竟是浑身无力。他不觉大吃一惊，莫非生病了吗？刚才做生意，精神紧张，不曾觉得，现在心定下来，才感浑身不适，原先喉咙嘶哑，以为是讨价还价喊哑的，现在连口腔上牙都像冒烟，鼻气火热；一摸额头，果然滚烫，一阵阵冷风吹得头皮好不难受。他毫无办法，只想先找杯热茶解渴。那时茶摊已无，想起车站上有个茶水供应地方，便硬撑着移步过去。到了那里，打开龙头，热水倒有，只是找不到茶杯。原来现在讲究卫生，旅客大都自带茶缸，车站上落得省劲，就把杯子节约掉了。陈奂生也顾不得卫生不卫生，双手捧起龙头里流下的水就喝。那水倒也有点烫，但陈奂生此时手上的热度也高，还忍得住，喝了几口，算是好过一点。但想到回家，竟是千难万难；平常时候，那30里路，好像经不起脚板一颠，现在看来，真如隔了十万八千里，实难登程。他只得找个位置坐下，耐性受痛，觉得此番遭遇，完全错在忘记了带钱先买帽子，才受凉发病。一着走错，满盘皆输；弄得上不上下不下，进不得退不得，卡在这儿，真叫尴尬。万一严重起来，此地举目无亲，耽误就医吃药，岂不要送掉老命！可又一想，他陈奂生是个堂堂男子汉，一生干净，问心无愧，死了也口眼不闭；活在世上多种几年田，有益无害，完全应该提供宽裕的时间，没有任何匆忙的必要。想到这里，陈奂生高兴起来，他嘴巴干燥，笑不出声，只是两个嘴角向左右同时嘻开，露出一个微笑。那扶在椅上的右手，轻轻提了起来，像听到了美妙的乐曲似的，在右腿上赏心地拍了一拍，松松地吐出口气，便一头横躺在椅子上卧倒了。

### 三

一觉醒来，天光已经大亮，陈奂生肢体瘫软，头脑不清，眼皮发沉，喉咙痒痒地咳了几声；他懒得睁眼，翻了一个身便又想睡。谁知此身一翻，竟浑身颤了几颤，一颗心像被线穿着吊了几吊，牵肚挂肠。他用手一摸，身下



贼软；连忙一个翻身，低头望去，证实自己猜得一点不错，是睡在一张棕绷大床上。陈奂生吃了一惊，连忙平躺端正，闭起眼睛，要弄清楚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他好像有点印象，一时又糊涂难记，只得细细琢磨，好不容易才想出了县委吴书记和他的汽车，一下子理出头绪，把一串细关节脉都拉了出来。

原来陈奂生这一年真交了好运，逢到急难，总有救星。他发高烧昏睡不久，候车室门口就开来一部吉普车，载来了县委书记吴楚。他是要乘 12 点一刻那班车到省里去参加明天的会议。到火车站时，刚只 11 点 40 分，吴楚也就不忙，在候车室徒步起来，那司机一向要等吴楚进了站台才走，免得他临时有事找不到人，这次也照例陪着。因为是半夜，候车室旅客不多，吴楚转过半圈，就发现了睡着的陈奂生。吴楚不禁笑了起来，他今秋在陈奂生的生产队里蹲了两个月，一眼就认出他来，心想这老实肯干的忠厚人，怎么在这儿睡着了？若要乘车，岂不误事。便走去推醒他；推了一推，又发现那屁股底下，垫着个瘪包，心想坏了，莫非东西被偷了？就着紧推他，竟也不醒。这吴楚原和农民玩惯了的，一时调皮起来，就去捏他的鼻子；一摸到皮肤热辣辣，才晓得他病倒了，连忙把他扶起，总算把他弄醒了。

这些事情，陈奂生当然不晓得。现在能想起来的，是自己看到吴书记之后，就一把抓牢，听到吴书记问他：“你生病了吗？”他点点头。吴书记问他：“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他就去摸了摸旅行包。吴书记问他，“包里的东西呢？”他就笑了一笑。当时他说了什么？究竟有没有说？他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吴书记好像已经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和驾驶员一同扶他上了车，车子开了一段路，叫开了一家门（机关门诊室），扶他下车进去，见到了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晓得是医生了。那医生替他诊断片刻，向吴书记笑着说了几句话（重感冒，不要紧），倒过半杯水，让他吃了几片药，又包了一点放在他口袋里，也不曾索钱，便代替吴书记把他扶上了车，还关照说：“我这儿没有床，住招待所吧，安排清静一点的地方睡一夜就好了。”车子又开动，又听吴书记说：“只有 13 分钟了，先送我上车站，再送他上招待所，给他一个单独房间，就说是我的朋友……”

陈奂生想到这里，听见自己的心扑扑跳得比打钟还响，合上的眼皮，流出晶莹的泪珠，在眼角膛里停留片刻，便一条线挂下来了。这个吴书记真是大好人，竟看得起他陈奂生，把他当朋友，一旦有难，饶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救了他一条性命，实在难得。

陈奂生想，他和吴楚之间，其实也谈不上交情，不过认识罢了。要说有什么私人交往，平生只有一次。记得秋天吴楚在大队蹲点，有一天突然闯到他家来吃了一顿便饭，听那话音，像是特地来体验体验“漏斗户主”的生活改善到什么程度的。还带来了一斤块块糖，给孩子们吃。细算起来，等于两顿半饭钱。那还算什么交情呢！说来说去，是吴书记做了官不曾忘记百姓。

陈奂生想罢，心头暖烘烘，眼泪热辣辣，在被口上拭了拭，便睁开眼来细细打量这住的地方，却又吃了一惊。原来这房里的一切，都新堂堂、亮澄澄，平顶（天花板）白得耀眼，四周的墙，用青漆漆了一人高，再往上就刷刷白，地板暗红闪光，照出人影子来；紫檀色五斗橱，嫩黄色写字台，更有两张出奇的矮凳，比太师椅还大，里外包着皮，也叫不出它的名字来。再看床上，垫的是花床单，盖的是新被子，雪白的被底，崭新的绸面，呱呱叫三层新。陈奂生不由自主地立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别是脚）不大干净，生怕弄脏了被子……随即悄悄起身，悄悄穿好了衣服，不

敢弄出一点声音来，好像做了偷儿，被人发现就会抓住似的。他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轻轻捺了捺，知道里边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然后才真的悄悄开门，走出去了。

到了走廊里，脚底已冻得冰冷，一瞧别人是穿了鞋走路的，知道不碍，也套上了鞋。心想吴书记照顾得太好了，这哪儿是我该住的地方！一向听说招待所的住宿费贵，我又没处报销，这样好的房间，不知要多少钱，闹不好，一夜天把顶帽子钱住掉了，才算不来呢。

他心里不安，赶忙要弄清楚。横竖他要走了，去付了钱吧。

他走到门口柜台处，朝里面正在看报的大姑娘说：“同志，算账。”

“几号房间？”那大姑娘恋着报纸说，并未看他。

“几号不知道。我住在最东那一间。”

那姑娘连忙丢了报纸，朝他看看，甜甜地笑着说：“是吴书记汽车送来的？你身体好了吗？”

“不要紧，我要回去了。”

“何必急，你和吴书记是老战友吗？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大姑娘一面软款款地寻话说，一面就把开好的发票交给他。笑得甜极了。陈免生看看她，真是绝色！

但是，接到发票，低头一看，陈免生便像给火钳烫着了手。他认识那几个字，却不肯相信。“多少？”他忍不住问，浑身燥热起来。

“五元。”

“一夜天？”他冒汗了。

“是一夜五元。”

陈免生的心，忐忑忐忑大跳。“我的天！”他想，“我还怕困掉一顶帽子，谁知竟要两顶！”

“你的病还没有好，还正在出汗呢！”大姑娘惊怪地说。

千不该，万不该，陈免生竟说了一句这样的外行话：“我是半夜里来的呀！”

大姑娘立刻看出他不一个人物，她不笑了，话也不甜了，像菜刀剁着砧板似的笃笃响着说：“不管你什么时候来，横竖到今午12点为止，都收一天钱。”这还是客气的，没有嘲笑他，是看了吴书记的面子。

陈免生看着那冷若冰霜的脸，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得罪了人，哪里还敢再开口，只得抖着手伸进袋里去摸钞票，然后细细数了三遍，数定了五元；交给大姑娘时，那外面一张人民币，已经半湿了，尽是汗。

这时大姑娘已在看报，见递来的钞票太零碎，更皱了眉头。但她还有点涵养，并不曾说什么，收进去了。

陈免生出了大价钱，不曾讨得大姑娘欢喜，心里也有点忿忿然。本想一走了之，想到旅行包还丢在房间里，就又回过来。

推开房间，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犹豫：“脱不脱鞋？”一转念，忿忿想道：“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弄脏，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

他饿了，摸摸袋里还剩一块僵饼，拿出来啃了一口，看见了热水瓶，便去倒一杯开水和着饼吃。回头看刚才坐的皮凳，竟没有瘪，便故意立直身子，扑通坐下去……试了三次，也没有坏，才相信果然是好家伙。便安心坐着啃

饼，觉得很舒服。头脑清爽，热度退尽了，分明是刚才出了一身大汗的功劳。他是个看得穿的人，这时就有了兴头，想道：“这等于出晦气钱——譬如买药吃掉！”

啃完饼，想想又肉痛起来，究竟是五元钱哪！他昨晚上在百货店看中的帽子，实实在在是二元五一顶，为什么睡一夜要出两顶帽钱呢？连沈万山都要住穷的；他一个农业社员，去年工分单价七角，困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这不是开了大玩笑！从昨半夜到现在，总共不过七、八个钟头，几乎一个钟头要做一天工，贵死人！真是阴错阳差，他这副骨头能在那种床上躺尸吗！现在别的便宜拾不着，大姑娘说可以住到 12 点，那就再困吧，困到足 12 点走，这也是捞着多少算多少。对，就是这个主意。

这陈奂生确是个向前看的人，认准了自然就干，但刚才出了汗，吃了东西，脸上嘴上，都不惬意，想找块毛巾洗脸，却没有。心一横，便把提花枕中捞起来干擦了一阵，然后衣服也不脱，就盖上被头困了，这一次再也不怕弄脏了什么，他出了五元钱呢。——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值！

可是他睡不着，他想起了吴书记，这个好人，大概只想到关心他，不曾想到他这个人经不起这样高级的关心。不过人家忙着赶火车，哪能想得周全！千怪万怪，只怪自己不曾先买帽子，才伤了风，才走不动，才碰着吴书记，才住招待所，才把油绳的利润搞光，连本钱也蚀掉一块多……那么，帽子还买不买呢？他一狠心：买，不买还要倒霉的！

想到油绳，又觉得肚皮饿了。那一块僵饼，本来就填不饱，可惜昨夜生意太好，油绳全卖光了，能剩几袋倒好；现在懊悔已晚，再在这床上困下去，会越来越饿，身上没有粮票，中饭到哪里去吃！到时候饿得走不动，难道再在这儿住一夜吗？他慌了，两脚一踹，把被头踢开，拎了旅行包，开门就走。此地虽好，不是久恋之所，虽然还剩得有二、三个钟点，又带不走，忍痛放弃算了。

他出得门来，再无别的念头，直奔百货公司，把剩下来的油绳本钱，买了一顶帽子，立即戴在头上，飘然而去。

一路上看看野景，倒也容易走过；眼看离家不远，忽然想到这次出门，连本搭利，几乎全部搞光，马上要见老婆，交不出账，少不得又要受气，得想个主意对付她。怎么说呢？就说输掉了；不对，自己从不赌。就说吃掉了；不对，自己从不死吃。就说被扒掉了；不对，自己不当心，照样挨骂。就说做好事救济了别人；不对，自己都要别人救济。就说送给一个大姑娘了，不对，老婆要犯疑……那怎么办？

陈奂生自问自答，左思右想，总是不妥。忽然心里一亮，拍着大腿，高兴地叫道：“有了。”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化得值得。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了；他有办法对付，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块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帖。哈，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他愉快地划着快步，像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

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分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

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而且，上街的时候，背后也常有人指点着他告诉别人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或者“他住过五块钱一天的高级房间。”……公社农机厂的采购员有一次碰着他，也拍拍他的肩胛说：“我就没有那个运气，三天两头住招待所，也住不进那样的房间。”

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

# 鸽子树

## 画眉鸟婉丽的鸣声

叶楠

由于吴子牛“试图站在一个高于狭义战争的高度”去理解战争，从而导致以当时中越战争为背景的影片《鸽子树》出现严重政治失误。批驳之声四起，有人讥刺子牛应当去越南军委领奖章，后来，吴子牛公开发表了《我渴望帮助和进步》一文，以示接受批评。该片现一直封存于陕西临潼片库，它是由叶楠小说《画眉鸟婉丽的鸣声》改编而成。

雾特别浓，特别凝重，这亚热带的丛林中，像是浇铸了乳白色的什么金属。视距坏极了，顶多只能看出去两公尺距离。这里是国境线上一个平缓的山坡，长着种类繁杂低矮的灌木。在灌木丛中分散躺着五名中国边防军士兵。他们安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如果有人走来看到他们，一定认为他们已经死去了。其实，这五名士兵全部活着，没有死。不过，他们已经接近死亡的边沿了，他们是负重伤的彩号。其中伤势最轻的一名，是被重机枪打碎了一双腿骨。自己用急救包里的绷带胡乱地缠了缠，并没有能阻止鲜血往外渗透。他们相互之间，无法看得到，也没有呼唤交谈过。这里太危险了，一出动静，说不定从雾幔中会飞来密集的子弹。那被雾遮挡的丛林中，也许潜伏着很多异国的士兵。伤员们只是凭感觉知道，在他们每一个人身边不远的地方，有自己的战友。是谁？有几个？伤势如何？就不清楚了。

他们在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人能找到他们。营救他们。当然，他们知道，在这浓雾中，在前沿，又不能呼叫，找到他们是很困难的。他们克制着伤口的剧痛，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发出呻吟声来。他们坚信自己的人一定会来到身边。如果这时有人走到他们身旁，贴近他们的脸庞，才会听到让人心痛的咬牙的咯吱声和痛苦的轻微的喘息。

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在他们五个人中间，只有那个被打碎腿骨的战士，神志还是完全清醒的。他还记得，是在拂晓时分，他们一个排，在国境线我方一侧，作例行巡逻。就是在他们现在躺下来的位置，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好像是一班长，是他，突然踩响了一颗地雷倒下了。现在他还躺在这里，奄奄一息了。紧接着地雷的爆炸声，从雾中射来稠密的弹雨，像泼水一样压过来，这是一场预谋的卑鄙的屠杀。战士们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慌乱地扑倒在丛林里，向雾中看不到的敌人还击。他们很快凭感觉知道，对方士兵离他们非常近，甚至于觉得能听到对手的喘气声。这是一场极独特的仓促的遭遇战，在浓雾中无法分辨敌我，完全凭战士的机智和感觉，向对方射击。排长在很短的时间里，凭对方的火力判断出：敌方兵力起码要大于我们十倍，而且他们是有预谋的。继续打下去，将是全排覆灭的命运。他发出了撤退的信号。在漫天大雾的丛林中后撤，他和所有战士，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撤下来了，有多少人伤亡，他们的位置在哪里。就这样，留下了五名重伤员，他们都是在战斗一开始，猝然中弹的……

现在，这里异常宁静。在雾中，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是在一个远离世界的角落里。在没有发生战争以前，这里曾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嬉戏的猴群，体态俊美的马鹿……遍山野花，招引来缤纷的彩蝶……现在什么也没有

了，连蛇似乎也都逃跑了，所有生灵都惧怕战火硝烟。现在每一个伤员，只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存在，其他都是未知的，像谜，像周围浓重的雾。没有一点声音，只有自己感觉到的自己的伤口涌出的鲜血汨汨流淌的细微的声响。在昏眩的伤员眼里，那飘浮着的细小的像微尘般的水粒，像是五颜六色的粉末，在眼前飞旋。干渴，难以忍耐的干渴。这大雾不足以湿润自己的嘴唇。有的战士用嘴久久地吻着潮湿的泥土，希望能从大地上汲取些许水分；有的战士含着被子弹扫落的带有凉意的树叶，虽然树叶有一种苦涩的味道，但毕竟含有水啊！从战斗打响到现在，究竟过了多少时间，谁也不知道。都感到已经很久很久了，战斗以前的时光，很遥远了。有的战士觉得血快流尽了，连思维的力量都快没有了。幻觉，脑际里不断出现幻境，那都是一些记忆中最美好难忘的事物：家乡的茅屋，小牯牛，绒球般的鸡雏，一朵朝天开放的像蓝色的号角的喇叭花……当前最现实的问题却是敌情我情。敌人是不是还在近旁，或许怕我们报复，也撤退了，也像我们一样，仓皇撤退了。我们的人呢？他们是否已经在寻觅我们？现在急需有一双手，自己人的手，来包扎流着血的伤口……

远处传来一声画眉鸟婉丽的鸣声。是的，这里曾经有过很多很多画眉，在丛林中飞舞、鸣啾。这里曾经是它们的家园，后来，炮火把它们和猿猴、马鹿、彩蝶……一起赶走了。为什么竟飞来一只，在结束一场激烈战斗之后？果真有一只勇敢的画眉，飞到这寂静的浓雾弥漫的山野里，用动听的鸣声，给受伤的战士以慰藉？神志还清醒的战士，听到鸟鸣，嘴角竟闪现出一丝微笑。这毕竟是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发出的声音，而且又是那么动听……

又是一种很低微的声音传来，有节奏、顿挫的声音……这是人的低语声。有人来了，或许是我们的人，也许是护士，说不定是女护士哩！那么，她那双灵巧的手，温柔的手，会把伤口包扎好。她会说：“你们会好的，你们将来还能种田，还会跳舞，会得到姑娘的爱情，一定会……”连伤势最重的一班长，竟从昏厥的状态中，醒过来。希望，给大家带来了力量。这透过浓雾传来的低语声，果真是一个少女的声音，这是能听得出来的……这莫非又是幻觉？不，这是现实世界上的声音。这些男子汉们的眼角，竟流淌着咸涩的泪水……不过，这种兴奋和喜悦是短暂的。那个看不见的少女说的是异国的语言，陌生的语言，这是在仔细倾听以后，能分辨出来的。战士们的希望落空了，感到浑身发冷，值冷透到心底。一班长又昏厥了过去。没有比希望之星升起又泯灭，更令人痛苦的了！这山林啊！你为什么如此寂静，竟让这人的声如此清晰地传来，搅乱了垂死的战士的心绪。

现在一切都明白了，这是对方的女人。女人同样也是个敌人。她好像在对什么人说着话，语调是温存的。她的谈话对象没有说话，只是用呻吟在作答。显然，这是敌人的伤员。看来她可能是护士，是在给伤员包扎伤口，是在用语言宽慰他。这也就是说，在拂晓那场战斗中，虽然是盲目射击，也还是命中了敌人。他们也有伤员留下来，那么说，他们的部队也没敢恋战，也同样撤走了。

血在淌着，时间也和血一样在流淌着。就在敌方护士为他们的伤员包扎伤口的过程里，被地雷炸伤的一班长，悄然与世长辞了。但谁也不知道，死得一点动静也没有。他的死，只有他自己是有准备的。他从开始负伤起，就意识到自己伤势太重，生命难保了。他决心忍着伤痛，不吭一声，不让敌人发现自己，宁愿让血流尽而死去，这种死是要有极坚强的意志呀！现在，敌

人就在附近，虽然根据动静猜测，只是女护士和伤员。但暴露自己，同样要有被凌辱、被俘的危险。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与亲人最后诀别。手还能动的还有一点力气的，紧紧握着手榴弹，或者将手指伸进枪扳机的护圈中，再压低一点本来已经很微弱的呼吸声。

丛林中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窸窣声，很容易判断，这是有人在林间走动，脚步很轻很轻。可恶的雾把视线挡得那么严密。是什么人走过来了？

又一声清晰的画眉的鸣声传来，这一次，这只鸟似乎飞到近旁来了，就像是在旁边那一棵小灌木的枝头上。这种有白眉的鸟儿的到来，预兆着什么？是吉祥，抑或是凶险？

首先看到在雾中出现模糊人影的是两条腿骨被打碎的战士。他紧紧握着手榴弹，感到手发麻，手已经不太服从他的意志了。他觉得也许自己连举起手榴弹的力气也没有了。“祖国，大地，亲人，给我力量吧！只求给一点点力量，能够将手榴弹举起，向自己牙齿上撞击引爆的气力，就够了，就能让我死在自己的国土上。”他在心里祷告着。

当他清晰地看见来人的时候，那人已经站在他身边了。他注视着这个人，很快辨明这是一个敌方的士兵。钢盔、领子上缀着的寒碜的标志军衔的领章——是下士，再就是两手握着的冲锋枪了。他用尽自己残存的气力，竟颤巍巍地举起了手榴弹……就在这一刹那间，对方也看清了躺在地上的他，惊恐地尖叫了一声，这明明白白的是少女的惊呼。他呆住了，忘了将手榴弹向牙齿上撞下去，凝神看过去，果然是个姑娘，女兵。刚才怎么疏忽了呢？钢盔下檐不是披散着长发梢么！还有一双纤细的眉和有女性妩媚的眼睛——正惊吓地看着他。“也许我的模样是太可怕了，惨白的脸，还呲着牙，还举着手榴弹。”他想。

他俩就这样对峙着，一动也不动。他俩都警惕地盯着对方，看对方的细微动作和神态。看得出来，她很清楚，她手中的冲锋枪扳机和手榴弹引信之间有一根无形的线连在一起，枪一响，手榴弹也就爆炸了。在他的眼里，首先看到她的嘴角微微搐动了一下，抓枪的手松开了，冲锋枪自由地悬在胸前，眼里闪烁着疑虑、不安、痛楚的光芒。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然而有一点是明白的，她没有枪杀他的意思，甚至于已经没有了敌意，或许是因为在她面前的中国士兵如此衰弱、毫无战斗力的缘故。他感到举着手榴弹的手臂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不能在这个没有敌意的女人面前举着爆炸物，手臂像瘫了似的倒了下去。她的视线从他的脸庞移到他的双腿，停在被血浸透了的绷带和军裤上。她皱皱眉，看样子，她很清楚伤势的严重程度。她向身后看了一眼，仍然是浓雾。她用牙咬着下唇，沉吟着、思索着。她的眼神在急剧地变化着，眼睛透露了她心绪的紊乱。她又向身后看了一眼，似乎是下了决心。她把冲锋枪转到身后，用手拍拍身旁有红十字标记的挎包，示意她是医护人员。他闭了一下眼睛——明白。她猛地在他身边跪了下来，打开了挎包，取出绷带、剪刀等，以极其熟练的动作，剪开他胡乱缠绕的绷带和军裤，给他重新包扎伤口。她一面包扎，一面不时向他闪烁着睫毛，柔和的目光传递着一种宽慰的信息。在他的心底有一种暖流在涌起，他几乎是安然舒心地合上了眼睛。他感到伤口的疼痛不再是那么剧烈了，他感到一双轻柔的手在触摸他受伤的腿，他感到她呼出的气息，他甚至于感到对方微微隆起的胸脯在颤动……她说话了，低声细语地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这低语声极像鸟鸣，极委婉动听的鸟鸣。她说了些什么呢？语气极其轻柔，也许就是在说：“你会好的，你

将来还能种田，还会跳舞，会得到姑娘的爱情，一定会……”即便不是这些，也是类似这些含义的语言。其实语言的含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他感到她的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传递给他的体温使他的心颤栗。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已经离去了，消失在浓雾中。不过，他凭感觉知道，她没有走远，就在附近。真的，是在附近，他又听到她在说着话，向着其他什么人。这还用问吗？她是在给其他伤员包扎伤口。不知道为什么，他第一次感到一种强烈的困倦感袭来，他竟在这传来的酷似鸟鸣声的少女低语声中，安逸地进入梦乡。在梦中，他见到了他的小妹妹，这是他最喜欢的亲人。小妹妹在开满黄花的油菜地里，笑着向他跑来，笑得是那样开心，张开的嘴还露出掉了一颗门牙后留下的豁口。他张开双臂，跑着迎上去，准备像过去一样，把她高高举起来，她会“嘿嘿”笑个不停……眼睛感到轻微的疼痛，他醒了过来，睁开了眼。原来是阳光刺痛了他的眼，什么时候太阳升上来了？它的光芒透过雾射下来，竟是黄色的。这时候，雾也稀疏多了，似乎还在继续消散。他觉得有了点力气，用手撑着竟能欠起身来。他看到了周围比较大一些的天地，他看到了其他四名战友，看到了那个女护士还在忙碌着。看来已经是在包扎最后一个伤员了。她够累的了，能听到她的喘息声。

雾确在继续消散，又有了阳光，虽然它是那么昏黯。丛林中变得暖起来了。“四个战友的生命保住了！”他想。他这时候还不知道，一班长早已死去了。

丛林依然是那么寂静，唯一的声响，是她的喘息声……

“嗒！”这是冲锋枪的一发点射。接着是一声痛楚的呻吟和一个人倒下去的声音。

他惊呆了，他看到，能动弹的伤员，都扭动了一下身子。他极力想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看到的是，她倒下去了，手臂还动了一下，像是一只临终的鸟儿，最后扇动一下翅膀，再也不动了。他猛地挣扎着坐了起来，抓起手榴弹。两眼火辣辣的，像是在喷射着火焰。他看到在不远的丛林中钻出一个人来，一个冲锋枪手，自己人。他呆了，简直是悲痛欲绝。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就沉重地倒下去了。

冲锋枪手走近伤员，迎接他的是八只愤怒的眼睛，这是男子汉们的无声的愤怒到极限的谴责。他惶然不知所措。怎么了？为什么？我不过是打死了一个正要伤害你们的敌人……可是，当他仔细看看以后，他明白了。他误击了一个女人，一个护士，一个正在营救我们的伤员的人。他的心上像是陡然压上重荷，他承受不了的重荷，他脸色惨白，踉踉跄跄向死者走过去，看到她那永远不会出现笑靥的脸庞和永远不再闪光的眸子，他僵住了。他痴痴呆呆地站着，自语地说：“我……我没看清，有……雾……雾，我竟……”

一片死寂，大地，山岗，丛林，伤员……都默默无语。

担架队来了。伤员们都不愿意上担架，他们执拗地要求，先让这位女兵安息，她应该安息在她自己的国土上。边界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担架队员们不能拒绝这些战士的要求，把她抬到国境线上。在边界的外侧给她挖掘了安息之所。伤员中只有两条腿骨被打碎的战士，由别人架着，代表全体伤员，亲临墓地，与她告别。当新坟垒起以后，他突然抓过担架队员手中的冲锋枪，对着天穹射出了整整一梭子子弹，向这个不知姓名的女下士致哀。

起风了，山林萧萧……



雾几乎全散了。在彼国的纵深的炮兵阵地上，射过来一阵阵排炮。我方压制对方的炮火也腾空而起。天空交插飞过千百发炮弹，像是不停息地响着滚雷，大地在跳动。丛林中升腾起一片片火焰和烟尘，整棵整棵的树在空中飞舞。在炮火的烟尘中，在隆隆的炮声中，一小队担架队从容地向后方快步走着。在第一副担架上躺着的是牺牲了的一班长，他什么也听不到了。后面四副担架上的重伤员，这时候是完全清醒的，然而他们像是完全没有听到炮声，他们的脸是肃穆的，他们心中有一种人的、战士的庄严感。

# 最后一个冬日

弟弟、妹妹、哥哥啊

乔雪竹

《最后一个冬日》剧组刚刚抵达外景拍摄地——甘肃，其时大雪纷飞，子午便接到潇影厂三封“速返长沙”的加急电报，令该片停止拍摄，剧组解散。傅紫荻厂长力排众议，亲临剧组，《最后一个冬日》几经删改，终于出台，该片是由乔雪竹的小说《弟弟、妹妹、哥哥啊》改编而成。

—

“票！”乘警说。

“嗯？”姑娘问。她迟缓地从窗口扭过自己的脸来，从遐想中扭过自己的思路来，那思路漫无边际，犹如列车掠过的渤海沿岸的漫无边际的大地。

“票？”

“对？”乘警语气坚定，严正，一字千钧：“票！”

“哦……”姑娘终于弄明白了，她赶忙从罩衣里面的棉袄侧兜里掏出了一个小钱包，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小卡片递给乘警：

“票！”

“茶、淀，”乘警一字一顿地念出了车票上的站名。

“是，茶淀。”姑娘有气无力地说。那乘警念站名的口气意味深长、声色俱厉，至少姑娘的感觉是这样，连那剪票的“咔嚓”声都分外刺耳。她面红耳热，低着头接过了乘警验过的票，连抬头望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她觉得不仅是乘警，连四周的乘客都在盯着自己，恐怕整个车厢都听见了这个站名，而这个站名的本身就是遭人轻蔑，羞于挂齿的，更休说要去这个地方的乘客了。

姑娘将白纱巾在脖子上绕了又绕，借此遮住自己的半边脸，借此掩饰自己的窘迫不安。

“票！……”乘警剪票的声音越过她的座位，依次行进、继续响着：“唐山、咔嚓！山海关、咔嚓！……票！北戴河、咔嚓！……您的呢？票！……”

乘警的声音越来越小，姑娘稍稍松了口气。

“我去茶淀！”一个响亮的声音，逾越过嘈杂的人声，清晰地传来。车厢里的嗡嗡声立刻小了下去，人们的眼光像箭一样朝车厢尽头射去，一个20来岁的青年男子，两腿叉开站立着，倚着车厢壁，头发微微向后扬着，手里提着一个灰色的大提包，肩上挎着一个黄色的帆布书包，一身蓝布制服洗成了灰色。他的一切都是平凡的，但他的气度不凡。他年青，那是无疑的，但他的青春的气息不是洋溢于言表，而是深蕴于体内，他的体魄内似乎还深蕴着许多东西，因为那体魄是强壮的，充满了力，但那绝非是一种单纯的力，绝非是任何一个强壮的体魄都能具有的体力，它是一种厚实、凝重、深沉的力，或许就是“魅力”？一种自己和他人都不认识的魅力——这也许仍然是姑娘一个人的感觉。当她一听到车厢尽头的这个男声时，她就害臊了。这里所包含的坦荡和坚定，对比出了自己刚才的怯弱和虚荣。

“咔嚓！”乘警的剪票钳一响，把票交回了青年，又多看了他一眼：

“干吗在这儿站着？往里走，找个座儿。”语气仍是严厉的，却透着好感和关切，甚至还抚着他的肩膀，往车厢中央推了几步，并环顾着四周，想替这青年找个座位。

姑娘身旁的座位，堆着她的大包小篮，她悄悄地挪开了，青年发现了这一点，但他并没有坐下。

“这不是座儿吗？”乘警命令他——与其是命令青年，不如是命令姑娘，这命令是不可抗拒的：“坐！”

姑娘赶紧把大包小篮统统摆到了地上。

乘警又庄严地朝另一节车厢走去了。

“没人吗？”青年十分自尊地问。

“没人。”姑娘轻声说，并且又把自己纤细的身体往窗里靠了靠，腾出了更大的空位。青年在空位的一端侧着身子坐下了，中间是一段不明显的距离。但他们的心里对这段距离的感觉是明显的，这使他们彼此不安，于是他们不期而然地对视了一眼：他从她的眼睛里看到的是忧伤，她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是沉郁，这两种眼神的后面是一样的痛苦，他们也彼此看到了，并且，他们知道彼此是一样的年纪，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因此，他们觉得应该互相说点儿什么。

“我叫陈大陆。”那青年说。

“我叫申丝。”那姑娘说。

“我叫圆圆！”

一个快活的声音在他们的脑后响了起来，接着从椅子背后面冒出一个女孩的脑袋，乱蓬蓬的短发，支愣着一对大耳朵，细长的脖颈，挑着一个大脑袋。她是地道的城市装束：红格呢的小外套，领子和袖口上都镶着褐色的毛皮，鹿皮靴，绒线帽，质量和样式都是顶高级的。但，与其说她像一个摆在橱窗里的洋娃娃，不如说她像一个从乱草堆里爬出来的小刺猬。她顶多 10 岁，皮肤红嫩，浑身尘埃，几根长而稀疏的睫毛下是一对滴溜乱转的黑亮的眼睛，一个翘鼻头，鼻头又尖又亮，阔阔的嘴巴，尖尖的下巴，下巴颏就支在椅子背上。她即便说不上漂亮，也应该算是清秀，玲珑可爱，但她自己硬要抹杀掉这些，一股野生野长的气息使她像个男孩。

“圆圆？”大陆和申丝一同扭过身来，喜爱地看着这个自荐的小“毛遂”。

“袁……圆……”她半跪在自己的座位上，用食指在空中划着自己的名字。然后伸长脖子，伸出两只胳膊，把大陆和申丝的头拢在一起，把自己的脑袋塞到他们中间，十分神秘地说：

“我也去茶淀。”

“你，一个人？……”

申丝话音没落，圆圆已经把小大衣脱了下来，照着申丝的怀里扔了过来，又扔过来一个鼓鼓囊囊的学生书包，大陆像守门员一样地接住了它，还没等大家定定神，只见圆圆从自己后排的座位上纵身一跃，脑袋朝下就从椅子背上翻了过来，要不是大陆手疾眼快地把她拦腰抱住，小方桌上的杯杯碗碗就全要被她踢个稀里哗啦了，她自己更难免撞个头破血流。

“惊险动作！”大陆吐着舌头，把怀里的圆圆轻轻地放在了申丝的旁边。

“比我哥差远了！”圆圆满不在乎地晃了晃垂在眼睛上的头发。

“还挺谦虚啊。”申丝用手指头替圆圆梳理着头发。

圆圆得意地笑了，鼻尖上渗出细细的汗珠，阔阔的嘴角旁边现出黄豆疤痕般的浅浅的酒窝儿。她恣肆地扭动了几下小屁股，使自己在座位中央坐得更舒坦些，这样，她用自己小小的身躯填充了大陆和申丝之间的距离。他们挤在一起，又亲热，又暖和，不再感到孤独和冷漠，反而觉得人多势众，他们占据着这节车厢的一排长椅，无视周围发生的一切，成为独立而骄傲的三位一体。

火车沿着渤海的海岸曲线径直前进。忽而是咸涩的海风扑窗而来，忽而铁路穿过翻着盐碱的白花花的耕地，忽而展现在眼前的是透迤的燕山余脉，峰顶断壁颓垣依稀可见，那是千年的古烽火台，古长城，把守着幽燕之地的雄关险隘。

这就是通往茶淀之路。

时间：70年代下叶，一个料峭的早春。

“圆圆？”大陆在空中划了两个圆圆儿，若有所思地问着小姑娘：“你为什么不叫方方呢？”

“方方？”圆圆的手指头生硬地比划了两个方块儿，奇怪地问：“为什么我要叫方方？”

“方方——”大陆咬着嘴唇，低声地唤着，“那是我妹妹的名字。”他抬起眼睛，看着申丝说：“我这次就是去看她。”

“她怎么啦？”圆圆问。

“她，”大陆恨恨地吐出了两个字，“流氓！”似乎这两个字还不够份量，又加上了一个字，“女流氓。”

连圆圆也不作声了。

在寂静中，申丝嘴唇轻轻地抖动了一下：

“我去看弟弟，他也是……流氓。”申丝困难地说出了后面两个字，口气平淡了一些：“他打架，打群架，打破人家的头……”她说这一些仅仅是为了安慰大陆，她所知道的也仅仅是这么一些，她不愿意，也不敢知道更多的了。

“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圆圆竖着耳朵，瞪着眼睛，提着心，蛮以为可以听上两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却没想申丝和大陆只是这样寥寥几句，轻描淡写，她感到十分泄气，十分扫兴，十分不过瘾，由不得长叹一声：

“唉——！要是你们知道我哥……”

她腾地从椅子上跳了下来，站在申丝和大陆的面前，得意地比划着：

“我哥哥啊，他可不光是打架，他还偷！偷汽车！什么汽车都能偷！不管是谁的车，公家的、私人的、军队的、高干的，还有外国人的，不管你停在哪里，只要司机一离开，他都能把门捅开，把车开跑。开够了，就扔了，他开的车多了，什么红旗、上海、菲亚特呀、伏尔加呀、130呀、达特桑呀……”

“小声点，圆圆！”申丝胆怯地看了看周围的乘客，又看了看皱着眉头的大陆，赶紧把圆圆揽到怀里，安置在座位上。

“你去看哥哥？”大陆问。同时翻看着圆圆那鼓鼓囊囊的学生书包，隔着书包就摸到了里面装着的一盒香烟。

“别动！”圆圆赶紧把香烟抢过来，塞到书包底部，然后又把书包塞到了自己的背后，“那是给我哥的。”

大陆不屑地说：“有什么秘密！不就是盒香烟吗？”

“哼！香烟？对啦，香烟就是秘密。”圆圆狡黠地一笑，她一笑起来，

眉眼鼻嘴耸到一起，真像是一只小狐狸。

“你父母为什么不来？”申丝问。

“他们都在国外，我爸是武官，我妈是翻译。”圆圆提到自己的父母脑袋就垂了下来，没精打采。

“他们知道你哥在茶淀吗？”申丝和大陆不由得为这一对外交官夫妇感到揪心。

“他们？哼！”圆圆鄙夷地耸了耸翘鼻子，“不是他们我哥还进不去呢！公安局的人是我爸带来的，把我哥从被窝儿里抓走的。这就是他们去年回国干的好事！……本来我哥只判了两年，我爸说：不行，判他三年！”

“为什么？”

“三年之后他们任期才满，才能从国外回来。他算计我哥算计得多狠！”圆圆咬牙切齿地说，“没有比他们更忘恩负义的了，他们忘了‘文化大革命’那会儿，我哥带着他的小哥儿们怎么从批斗大会上把他们救下来的。没良心的爸爸，哼哼！！”

“那你现在跟着谁呢？”“奶奶。”圆圆悲伤地说，“我爸不准任何人去看我哥，不准我哥给任何人去信，我爸和公安局直接联系。奶奶想寄个邮包都不知道地址，可是！你们看——！”

圆圆骄傲地从外套里摸出一张揉皱了的纸条：“我哥和我联系上了！”

“怎么联系上的？”大陆问。

“哼，秘密！”圆圆又是狡黠地一笑。

她十分郑重地在申丝的膝盖上把那张纸条用小手掌抚平，指点着上面歪歪扭扭的一行字，念道：“1029信箱87分箱2支队。多棒！就像保密机关的代号。就像解放军的番号！”

申丝可怜巴巴地望了大陆一眼，大陆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你来的时候告诉了奶奶没有？”申丝问。

“干吗要告诉她？！”圆圆不屑地耸了耸肩。

“也没有向老师请假？”大陆正色地质问。

“请假？能准吗？！”圆圆满有理地反问道，“我偷偷来的。”

“钱呢！买车票的钱！哪来的？”大陆钉紧了问。

“偷的。”圆圆说，又补充了一句，“偷奶奶的。”

“天哪，你奶奶要活活急死了！”申丝哀叫着。

“为丢那么一点钱？”圆圆反而宽慰申丝，“不至于，我家不缺钱。”

“为丢了一个大活人！”大陆气得拍开了桌子。

“明天一早坐上火车，中午不就到家了吗？”

“可这一夜她老人家怎么过啊？”申丝的心都乱了。

“她会拿着电话本，一家又一家的打电后问，然后就会有一家又一家的人来看她，陪着她说话，陪着她哭，陪着她再打电话，没准还有人骗她说：我在他们家里玩得太晚了，他们留我睡下了。这么三折腾两折腾，一夜不就过去了吗？”圆圆显然认为他们两个少见多怪，自己也懒得多说了，“嘻，常有的事。”

“那你和老师怎么交待呢？你这是旷课！”大陆严厉地说，“老师绝不会轻饶你，老师可不是奶奶。”

“你要受处分的。”申丝说。

“我有特异功能！”圆圆兴奋得两眼放光，“他们谁也不敢处分我。”

“特异功能？！什么特异功能？”大陆和申丝感到又好笑又好奇。

“感冒！”圆圆自豪地说，“只要他们一批评我，我就会感冒。上次，老师说要我停学写检查，还要写信告诉我爸爸妈妈，回家奶奶又打了我一巴掌，还把我锁在卧室里，我就在地板上打着滚儿哭，哭着哭着就在地板上睡着了，等我醒来，发现我在医院里，发高烧、吊瓶子，医生说我不能受刺激，会死过去的，从此，大家都跟我说好话……真的。”

申丝一把捂住圆圆的嘴：“别说了，圆圆！”

她默默地把圆圆拉到两膝之间，接过大陆递过来的茶杯，送到圆圆的嘴边，看着她像小鹿一样伏下头来，一口一口地就着杯口喝着，一股辛酸的柔情浸润着她的喉头，她说不出话来，只是一遍一遍地替圆圆把垂在杯沿上的额发撩开，圆圆把杯子喝得个底儿朝天，而申丝还擎着那只空杯子不放。

“快到了。”大陆站了起来，他从申丝的怀里扳过圆圆的小肩膀，生拉硬拽地替她把小红大衣穿好，把绒线帽扣在她的头上，又从上到下地替她扣好所有的扣子，像检查士兵一样地检查着圆圆的装束，然后用眼光征询了一下申丝的意见，申丝走过来，把圆圆的大衣领翻立起来，从自己颈上解下那条白纱巾，严严实实地裹住圆圆的喉头。

“憋死了！”圆圆抗议地撕扯着。

“围上！”大陆瞪着眼睛喝斥道，“要不你又感冒了——特异功能！”

## 二

他们从高高的铁路路基扑向田野，犹如从沙滩上扑向大海。初春的翻耕着的土地，掀动着它湿润、清新、甜美的气息，像海潮一样地在空气中起落着。在他们前头的大道上，百灵子在高空中打着旋儿叫着，而他们身后，柳梢就像连绵不尽轻柔细润的绿雨，遮隐了那两条冰冷、坚硬、永不交叉的平行的钢硬的轨道。

这是下午，没有太阳，天是清明的，没有雨，但空气中充满了沾衣不湿的水汽。只有风，不辨方向地吹送着，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把那海上的咸腥，山的清冷，扬洒在田地里的粪肥的刺鼻的气味，拱出地皮儿的草芽的春情，一古脑地包容起来、漫卷一气。

“冲啊——！”圆圆扬着她的小红外套，像是挥舞着一面红旗，跑在最前面。而申丝围在圆圆脖上的纱巾早就被扯在脑后，被风忽悠悠地吹得又高又远，申丝在后面徒然地追赶着，捕捉着，最后还是靠大陆一个跳跃，从空中捉住了它，交给了申丝。两个人便又像捕捉一只兔子一样地去追赶圆圆了。

“乌拉——！”圆圆已经跑不动了，可是她还是在拼命地喊着，她要喊出她的全部快活。

“圆圆！圆圆！”大陆喊着。

“圆圆！圆圆！”申丝喊着。

他们俩此起彼伏地追赶着，呼喊着的，圆圆就近在眼前了，他们俩还呼唤不已。他们喊的是小姑娘的名字，但他们并不是在喊小姑娘，他们呼喊，是因为心灵的需要，因为他们的心灵里也同样快活。

是这样的春之大地呵，尽管它的名字叫茶淀！

但他们已经忘记这一点了，至少是暂时地忘记了。春光抹去了人们传说

中的，他们想象里的，和客观上实际存在的一切阴森、恐惧、耻辱的色彩。一眼看去，他们三个像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妹，又像是一对过于年青的父母，带着他们早早长大的女儿，像是走亲戚，又像是郊游。但看上第二眼，就知道他们什么也不像，他们只像是那些搭伴儿来探监的人，若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只是这三个人暂时被春光陶醉了，其实一眼也不用看，只要此时听到那趟风驰电掣的客车从南到北疾驰而来，然后在此地格登停下，人们就知道一分钟后从路基上下来的大概是什么人了。

此刻，一群在道路中间挖着沟壑的人们，停下了手里的活计，拄着铁锹、镐头，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三个迎面走来的人。这三个人的装束，他们的相貌，他们身上的大包小篮都引起这一群人无限的嫉羨，他们还算好心，有意无意地赶在申丝他们到来之前，从沟底下抛上一块歪歪斜斜沾满泥巴的跳板，晃晃荡荡地搭在沟壑的两沿，然后不动声色地继续掘着潮湿的黄土，一锹一锹地往沟沿上扬着，弓着腰，斜着眼儿看着这三个人如何过“桥”。

大陆把三个人的大包小篮全挎在了自己身上，毫不犹豫地一迈腿就上了跳板，跳板在他的脚下咯吱咯吱地响着，忽悠忽悠地颤着。他大踏步地走了过去，放下包篮，又大踏步地走了回来，把圆圆一拎，三步两步就抱了过去。现在沟壑的对面只站着申丝一个人，她看着跳板踟蹰着，不知道如何迈过去。跳板的那一头，大陆踟蹰着，不知道如何帮她一把。而跳板的下面，那些掘沟的人们已经心旌荡漾，挤眉弄眼地等待着一场“好戏”，这“戏”在这个地方，可是难得一看：这一男一女两边一站，就很够刺激，要是他们牵着手儿颤颤微微地这么一走，那可得大声叫好，要是他们走不稳当摔了下来，那就该喝个倒彩。要是那男的不管这女的，他们就要骂个孬种！要是那女的求着那男的，他们就认定这是个贱货。他们的全部意图已明白无误地写在他们幸灾乐祸的脸上，有人已急不可待地吹开了口哨。

“申丝，”大陆亲切地朝申丝微笑着，“敢过来吗？”

申丝抬起头来，她看到了大陆眼睛里闪耀着鼓励。

“试试看。”申丝朝大陆回报了微微的一笑，但她的心理已经充满了勇气。她明白，在这里勇气就是尊严。

“小心，滑的！”圆圆突然大叫起来，她摇撼着大陆，“你去拉她一把嘛！”

“要我拉你一把吗？”大陆往前走了两步，向申丝伸出了手臂。

“不，还是让我试试。”申丝决心要在众目睽睽下迈步。

“不要往下看，要往前看，对，看着我的眼睛，好样的！”大陆平静地向申丝发言指示，看着她战战兢兢，一步一步地走着，最后几步申丝索性跑了起来。

“好样的……”

突然，木板嘎嘣一声，断裂了。申丝的身子向沟壑里倾斜下去。

“啊呀！”大陆倒抽了一口凉气，还没来得及喊出来，只是那等着看笑话的掘土人中冲出了几个汉子，用肩膀上的铁锹一下子支住了跳板，大陆顺势伸手一拽，申丝一跃跳在了沟沿上。

“谢谢！”大陆、申丝和圆圆向掘沟人挥了挥手。但没人答理他们三个，那群人继续干着活。有人怪腔怪调地唱起了马玉涛的《见了你们格外亲》：“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格（哦）外（暖）亲。”

“应该向他们打听一下路。”圆圆忽然想了起来。

“他们的大衣上都印着字。”申丝低声说。

“印着字怎么啦？”圆圆问申丝，申丝没有讲话。

“印着什么字？”圆圆又问大陆，大陆也没有讲话。圆圆无奈地双手搂着后脖颈，朝天仰着下巴颏，叹了一口气，牛头不对马嘴地只说了四个字：

“真是茶淀。”

顷刻，道路变得艰难而沉闷了。

他们继续赶路向前，翻沟过坎儿，脚底下都沾上了又湿又厚的黄土。圆圆已经累了，东倒西晃地被申丝和大陆搀着，嘟噜着小嘴一声不吭。

“驾！”一辆空荡荡的马车从广阔的田野中的一条土道颠簸而来，土道的两旁是新翻的土地。车把式的鞭梢轻快地在风中打着卷儿，一声清脆的鞭声，贯穿着一串叮叮当当的马铃声。马车从他们三个人身旁擦过，滚动的胶皮轱辘卷起的泥巴，和鞭梢甩出来的草屑，沾在了申丝他们身上。

“吁——”马车放慢了速度，“哪儿来的客啊？”大车把式望着这步行的三个人，主动搭讪着。

“城里。”大陆随口说着。

“嗯。”车把式点了点头，又问，“客到哪儿去呀？”

“姥姥家。”圆圆灵机一动，抢着回答。

“嗯。”车把式又点了点头，“姥姥家在哪儿呀？”

“前边。”申丝扯了扯圆圆的手，不让她多讲话，自己冷淡他说了句，“不远。”就故意放慢了脚步，想让大车前头先走。

“不是年，不是节，怎么单拣今天走亲戚？”车把式丝毫不在意这三个路人对他的戒备和冷淡，一再地刨根问底儿，没话找话。

“今天是个好日子！”大陆气冲冲地回敬了他一句。

“今天当真是个好日子！”车把式扳着手指头算着节气，“可不，今天是二月二，龙抬头。”

圆圆好奇地睁大了眼睛：“二月二怎么了？”

“二月二，接宝贝儿，宝贝不来掉眼泪儿。”车把式笑眯眯地对圆圆说着民谣。

“接什么宝贝儿？”圆圆赶上前两步，扶着车帮问。

“接闺女，接女婿，还接一个小外甥女儿。”说着，车把式佩身顺势把圆圆提上了大车，又招唤大陆和申丝说，“瞧你们累得够呛！坐上来吧，我带你们一程。”

大陆和申丝犹豫着：“您知道我们到哪个村啊？”

“这方圆百里，凡属乡下农家，没有我不认识的村、不认识的户、没有我不知道的远亲近邻，你们瞒不了我啊，年青人，你们是去看那些劳改的人们。”

“您怎么看出来的？”大陆的口气不那样生硬了。

“看得多了呗！”车把式说，“礼炮一响，就有茶淀。这里的事儿，这里的道儿，还有比我更清楚的吗？照实说吧，你们上几分场？”

“1029信箱87分箱2支队！”圆圆滚瓜烂熟嘎嘣脆声地一口气地报告着，就像出列的士兵向检阅的将军报告一样。

大陆和申丝也照实他说出了自己要去的分场。

“吁——”车把式扳了一下闸，大陆先跳上了车，然后又把申丝拉了上去，车把式还回头特别关照了一下申丝，“坐稳当了没？这刚开发的路不平



整，坑坑洼洼的颠得慌。”

他从屁股底下扯出一块羊毛毡，铺在自己身旁，把站立在车上的圆圆一屁股按坐在上面，又朝身后扔了件破大衣：“铺上吧，我这车刚才拉粪来着。”

大陆依然坐在光秃秃的车帮上，申丝小心地抖开这件蓝色的破大衣，翻来覆去地查看着。

“嫌埋汰不是？比不上你们城里的小卧车，到这地方摆不得弯儿。”车把式头也不回地嘲讽着。

“不，不是这个意思，”申丝不知怎样解释才好，“我也是乡下人，我们那儿比这还苦，我不怕脏，我只是……只是想看看这衣裳……看看这衣裳有没有……字！”申丝非常费劲地说出这最后一个字，又紧张又尴尬。

车把式哈哈大笑：“甭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不是想看看有没有字么，你是想知道我是什么人。”

“您是劳改犯吗？”圆圆干脆地问。

“你在衣裳上看到字儿了没有？”车把式仍是头也不回地笑着问道。

“没！”申丝抱着那件破大衣，窘迫地红着脸，小声说。

“那看来我就不是喽，嗯？”车把式朝大陆歪过头去，眨了眨眼睛，大陆笑着拍了拍他的后背表示对他的信任，也算是代申丝道歉。车把式爽朗地说：“不过有时候也不能光看衣裳上的字儿，要看衣裳里的人儿……今天你倒是看对了，我是农民，农民也劳动。我们和他们一样在这块地上干活，我干活就叫劳动，他们干活就叫劳改，就差这么一个字。那些挖沟的修渠的才是呢。不过，他们也不叫劳改犯人，他们是强制劳动，教养人员。”

“我住院的时候，医院不管我们叫病号，叫我们休养员。”圆圆说。

“一个意思，”车把式赞同地说，“就是让那些有了点病，有了点错的人知道，人还是人，别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别破罐破摔，劳教人员是劳教人员，犯人是犯人，国家可是把界限划得清楚着呢……”说到这里，车把式心悦诚服地笑了，“唔，咱们这个国家，可没少在名词儿上下功夫。”

“他们不跑吗？”申丝想起了刚才挖沟的那一群人。

“轻易不跑。干吗跑啊？干干活儿，上上课，在这里把错失抖落干净了，到了日子给张证明放出去，就能堂堂正正地重新做人，干吗要跑出去躲躲藏藏地作鬼，过那见不得天日的日子。驾！连牲口都不愿过，瞧它们撒得这欢啊！”车把式心爱地拍着辕马缎子一般闪亮的臀部，“那皮影戏文上是怎么唱着？春风得意马蹄疾啊！……不过，也有跑的，有时候枪一响……”

“枪？”申丝恐惧地叫了起来，“开枪？！”

圆圆被她的惊叫吓了一跳，从车辕上颠了起来。

大陆沉着脸望了申丝一眼，又用缓和的语调轻轻地对圆圆说：“你以为是幼儿园是吗？小朋友从幼儿园偷偷地溜了出去，阿姨再用糖果把你哄回来。”

“不，幼儿园也不是这样。”圆圆诚实地说，显然她小时候是从幼儿园跑出去过的。

为了躲避大陆责备的目光，申丝把头向后扬着，在春风中拂弄着自己柔软的发梢，她嗔怪着自己，也嗔怪着春风，这春风太柔美了，它一时迷乱了申丝对粗砺的大地的视野。

“……有时候一听到枪响我们就知道有逃跑的了，不光公安人员，我们老百姓也出动，帮助他们一块追，追上了以后还奖励我们个十块八块的……”

驾！”

“追不上呢？追不上就开枪打？是吗？”申丝已经顾不得大陆严峻的目光的一再制止，也顾不得圆圆惊骇得用小拳头捂住嘴巴，这个“枪”字——不是那子弹上膛的武器，而仅仅是农民顺嘴溜出的一句话，仅仅是一个字眼儿，一个由木头的“木”字和谷仓的“仓”字组合的一个单独的字——就如此锐利地刺痛了她，震动了她，以至于她无法自我控制地激烈地坚持问道：“有开枪打死的吗？有吗？您说实话。”

车把式的脸拉得长长的，他偏着身子，斜目了申丝一眼，眉梢仿佛被什么牵疼了似的跳动了两下，双手抱着膝盖，就在掌心中点燃了烟袋锅子，吧嗒了两口，又断然地在车帮上磕打灭了，粗声粗气地说：

“别这么问，姑娘，连想也别这么想。您是来干吗的？看亲人的对吧？那您就得往好处想，开导您的亲人往好处做。人哪，不是个简单物儿，活着呀，不是件轻省事儿。七灾八难，九死一生的，一辈子有多少磨难。可你要想一想，你来这世上就这么一遭，你就不能自己糟践自己的小命儿。再说，那小命儿是你自己的吗？那是爹妈的精血，是兄弟姊妹的手足，十个指头连着心，断了骨头连着筋，谁祸害自己就是祸害大家伙儿，谁祸害大家伙儿说是祸害他自己——烙饼就得这么两面翻个儿，话就得这么两面说着，……驾！”他用鞭子指着远处大地上的一些巨大的天然沟壑和塌陷：“看见没？唐山地震，全国，全世界都跟着颤，跟着裂，跟着碎，这大地原是相连的，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片孤岛，也要跟着闹海啸呢！……听着，姑娘，你要是个明白人，你就能悟出我这话的意思，你就不会嫌我说这不中听的话——见了你的亲人，就正言正色地把这些话告诉他，别哭鼻子抹泪的，为他们抱屈……瞧瞧，又是罐头又是奶粉又是高级香烟，又是高级糖，倒像是他们士兵放马立了多大战功似的。”车把式用鞭杆扒拉着滚动在车厢中的五花八门的食品，大家才发现圆圆的书包颠散了，没等申丝和大陆的手帮她收拾，圆圆首先蹦过去把香烟捡了起来，然后又开两腿，站在车厢中间，朝坐在轱上的车把式作了个鬼脸。

“少挤眉弄眼的！”车把式正视着前方，喝斥道：“不服气，是吗？”

“谁挤眉弄眼的了？”圆圆心虚地在车把式的身后狡辩着，“你看见了？”

“不看见我也能知道，我这脑袋勺后面有眼！”车把式恐吓地用鞭杆往后戳了戳圆圆，“给我老老实实地坐下！”

圆圆垂头丧气地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绕过车把式的身后时，还当真有几分畏惧地看了看他那包着一块旧毛巾的后脑勺，然后乖乖地坐在车把式身旁的羊毛毡上，又委屈地回头看了看大陆和申丝，她白嫩的小脸蛋，在下午的初暖乍寒的风天里吹得喷红，就像小木偶的鼓鼓的腮帮子上的两块小圆饼似的红晕。

大陆和申丝朝圆圆努努嘴，又互相对视了一眼，笑了。

大道旁刚栽下的杨树苗子，像稚嫩的儿童团夹道排列着，稀稀疏疏地泛着青色，枝枝杈杈上已经拱出了高粱粒儿似的芽苞，向空气中吐放着它清苦的芬芳。杨树行列中断的地方，大道两旁斜下去两条土道，成了个三叉路口，车把式召唤着申丝和圆圆，用马鞭指着：

“您哪，大姑娘，您顺着这条土道走，稻田前边的那几排灰砖房的院子就是您要去的。你呀，小丫头，看见那个砖窑了没有，那就是你多少信

箱多少分箱多少支队的。”

“到底几信箱几分箱几支队？您说说清楚！”圆圆考问着车把式，她好像不是不相信车把式，而是不相信那个砖窑。

“甬老提那一串号码，你不嫌腻歪呀，就盯住那冒烟的地方就行了，没多远，要不我就送你去了。……小伙子，看来我只能把你一个人送到了，我这大车刚好路过你要去的……吁！吁！吁！”

话音没落，圆圆挎好书包就从车辕上往下跳，车把式赶紧扳着手闸，吆喝住牲口，就在这煞车的当儿，圆圆已经从车上跃到了大道上，又从大道上摔到了土道上。

“摔疼了吧？圆圆！”申丝和大陆一跃从车上跳下来，急着要去扶圆圆，只见圆圆连滚带爬地站了起来，一边和大家再见，一边忽搭着双臂，像展开小翅膀一样地朝着冒烟的砖窑跑去了。

“到底是小孩子家，骨头柔软，摔打几下没什么。”大车老板放心地看着远去的圆圆，看出了申丝和大陆还有点担心，就用鞭杆在黄土道上戳了几下，“这要是在城里的柏油路上摔这么一下，也就够呛了，可我们这儿是乡下，瞧这土多松动，潮乎乎的，软和和的，别忘了今日是二月二，明日二月三，九九第三天就是惊蛰节，‘过了惊蛰节，耕田不停歇’，明天早上，你们等着听雷吧，那是打春的第一声雷呀！”

“咱们这就算是分手了。”在车把式意气风发长篇大论地说着节气的时候，申丝默默地把手伸向大陆，轻声地说：“再见吧！”

“再见！晚上在招待所再见！”大陆没有把手伸给申丝，而是一转身伸给了车把式，“麻烦您了，大叔，咱们再见啦！”说着从车上扯下了自己的包裹。

“哎——，你怎么不坐我的车了，咱爷俩儿是一路啊！”车老板惊异道。

“不啦！我得追那小丫头去，把她先送到了，我再自己走去吧，我这11路车，也快着呢！”大陆爽朗地拍了拍大腿，大踏步地朝圆圆走的下道追去了。

“干脆，我绕点路，把你们分头送到得了！”车把式意犹未尽地嚷道。

“不啦，谢谢！”

三个年青人已经分道扬镳，各自东西地在两条土道上走远“谢什么！”车把式遗憾地自个儿站在大道上嘟囔着。他把破大衣拿起来抖了抖，把羊毛毡重新铺了铺，用鞭杆把车粘轱上的黄泥巴剔了剔，倚着大辕马的半个丰满的臀部，温柔地向它倾吐着心里的感受：

“多滋润的风哟，多顺溜的道噢，有个伴儿说着话，该有多好……唉，老伙计，咱俩开路，驾！”

### 三

那一小列队伍在远方的田埂上刚一出现，申丝的心就已经狂跳起来了。

那一连串灰色的人影时而被落日照得迷迷离离，时而被风吹得影影绰绰。不知为什么，申丝认定了那队伍的排头就是弟弟——不是看到，而是感到——当从地平线上冒出头一个活动的灰点的时候，她的心就像一口深井，扑咚扑咚地，被十五个突如其来的吊桶撞击着，七上八下，八上七下。她的这种感觉从来没有欺骗过她，就像在歌剧院里，乐池里只要一响起序曲，她

就知道大幕就要拉开，主角就要登场一样，这是小时候，她看过的寥寥几场歌剧所得出的坚信不疑的预感。而此时此景此情，和歌剧院的序曲相比，简直就像天堂和地狱相比一样，但却同样是坚信不疑的。在她的生活中伴随着弟弟出现的，就是这种感觉，哪怕同时伴随着喜悦和幸福，也不能镇住这种七上八下的感觉，因为在这之后，接踵而来的往往是新的打击和灾难，而一旦这种感觉消灭了，也就是弟弟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比如：弟弟被抓起来，在茶淀强制劳动的这一年来，多少凄苦，多少悲哀，多少自责，多少怀念！最初的日子里，只要一想起弟弟，年轻的姐姐就大恸不已，以后每每牵挂起来，也是柔肠寸断，什么滋味没尝过啊，唯独这种感觉却消失了。……这一点，那些过着太平日子的人们永远不会理解的。但愿他们永远不要理解。平安无事的家庭啊，你们有福了！没有兄弟的姊妹啊，你们有福了！现在，随着第一个人影的出现，申丝的心就怦然而动，随着队伍越走越近，甚至可以听到他们吼吼咧咧的歌声了，这种感觉就越发分明，越演越烈，越逼越紧，申丝的双手紧紧地把握着，就像是双手紧紧地把握住一柄绳索缠绕得密密匝匝紧紧绷着的辘辘把子，稍一松劲儿，那提到喉咙口的心就会笔直地摔到深井里，顷刻淹没了。

申丝孤零零地站在分场——强劳营地——大门口的旷野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正在走来的下工的行列。她的两眼被风吹得流泪了。

“哟！这儿的风沙还怪迷眼的。”

她故意大声地自言自语，希望被大门口的看守人员听见以后，不要认为她的流泪是因为她的软弱。她顺手扯过脖子上的纱中揉了一下眼睛，这一揉却适得其反，立刻泪如泉涌。

“我这是怎么啦？我这是怎么啦？”她自己也慌了神，恼羞成怒地从心里斥责着自己：“人还没见着呢，就这个样子！见着人也不能这个样子，听见没有？！”

她命令着自己的心，但她欺骗不了自己的心，一种压抑不住的委屈，像浓雾一样窒息着，弥漫着，心脏变得紧缩，而喉头几乎都要哽咽了。“没出息的！”她暗自骂着自己又骂着自己的眼泪：“不值钱的！……活该这样！”最后一句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骂谁，是骂弟弟？还是骂自己？她强迫自己从头到尾地回忆车把式路上所告诫自己的话语，同时强迫自己仔仔细细地回忆着弟弟给自己带来的众多的苦难；操劳奔波，节衣缩食，担惊受怕，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多少个眼泪打湿枕头的不眠之夜，多少种解救弟弟的痴心妄想，她思恋、她等待，她心里只有他。为他，她憔悴了自己如花似玉的容貌；为他，她辜负了一春又一春的韶光年华——一个最忠诚的妻子为她的丈夫所能牺牲的她都可以牺牲，一个最痴心的母亲为她儿子所能付出的她都可以付出，她甚至可以为他去死！

而他，不是丈夫，不是儿子，他是弟弟。

而她，不是妻子，不是母亲，她是姐姐。

他仅仅是她的弟弟，她仅仅是他的姐姐。但仅仅这些也就足够了！除此以外，她还有谁呢？在她那缺少爱的青少年时代里，这就是她的整个儿家庭，整个儿生活。但他把这一切整个儿地毁了！

她应该恨他才对，她的心肠应该硬起来，立刻就应该硬起来，而且中途也不能软下去，要坚持到会见结束，要让弟弟知道：姐姐，不是他过去所看到的那样，生活，也不是他过去所看到的那样，要是弟弟能从这次会见中发

现姐姐的另一面，或许能触动他也从另一面认识自己和生活。为了掩饰满脸的泪水，申丝索性把长长的白纱巾从脖子上扯了下来，迎着风整个儿抖开，然后撒开手，那风就把纱巾熨熨贴贴地拂住了申丝的整个面庞。这一系列动作，要是出现在别的同龄少女的身上，正是恰如其份，可申丝自己就感到十分做作，甚至有点过份，但既然要改变自己，就难免矫枉过正，不管怎样，反正不能让这次会见一开头就凄凄惨惨，未语泪先流。申丝高傲地扬着头颅，头发和纱巾随风一同在肩后飘动着。她隔着纱巾作了几下深呼吸，胸脯起落着，感到心里平静了许多……

“嗨，够浪漫的——”

“瞧噢，像不像电影上的林道静——”

还有人尖着嗓子喊着：“喂，谁家的小姐啊？”

这些声音由远而近，噉噉喳喳。突然，来自队伍排头的一种威慑力量无形地镇压住了这一切，队伍变得鸦雀无声了。而申丝的那种感觉，那种刚刚被冲淡，稍稍被忘却的感觉，像劫道的强盗似的，腾地从背后冒了出来。

申丝猛一扭身，把纱巾一撩，只见那队伍已经走过了田埂，正在跃一道渠沟，越过渠沟就是申丝站立的这块平坝，从排头到排尾，所有的人都历历在目的，这瞬间，申丝却呆住了，血涌上了头，变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看那排头，那大个儿！”营房门口的看守，带着几分夸耀的口气向申丝指点着：“嘿，那就是申炎啊！你没看见他刚才一晃膀子，就没人敢言说了，这群人硬是服他，邪门儿！……他认出你了。”

但申丝认不出申炎了。

走在排头的大个子，晃着膀子，踱着大步，阴沉着脸走来了，粗壮的肩膀，把衣服的接缝处都撑得开了绽。背微驼，没有皱纹的年轻的脸上，由于长出了毛茸茸的没有刮净的络腮胡子，而显出了一种成年男子的酷性。他一步一步地走来，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地朝申丝一步一步地压来，当他走到和申丝平行的位置的时候，对于申丝已成了千钧一发的时刻，申丝吃不住劲儿了，在这种巨大的压力面前，她突然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弱小，无助，她想逃跑，她想喊，可她迈不动腿，张不开嘴。

正像梦魇，却是现实。西下的太阳，被解冻的大地的升腾的水汽溶成了胭脂一般的红色。而眼前，申丝却笼罩在这蛮犷的体魄的拉长了的阴影中间，喘不过气来。

她的弟弟在她的预料中走来了，但她却没有预料到走来的弟弟是这个样子。

她的弟弟叫申炎，现在申炎就在她的眼前，但这不是她的弟弟，走来的这个申炎只是和弟弟同名同姓！

她的弟弟很小很小，一个方凳底儿朝天翻过来就可以作他的船，这光屁股的“船长”威武地扶着“船舷”，用古怪的音节发布着命令的时候，她，是他的纤夫，用妈妈的长围巾作纤绳，拉着“船”在厨房，卧室，客厅，走廊的水泥地板上“夜航”。每每被惊扰的邻居从楼下跑上来敲门，要向他们的爸爸妈妈告状，而她，纤夫，就会捧着那根围巾作的纤绳说：“叔叔：帮我找找妈妈吧，她披散着头发去找爸爸拼命，而爸爸，他说死也不回这个家。”这时候，“船长”就会不耐烦地哇啦哇啦地大叫，意思是：别管他们，开船！拉！

她和弟弟的儿戏变成了现实，在她上小学的两个寒假里，被妈妈打发去

看外婆，给她买的是整票，给弟弟买的是半票，他们的二等舱又漂亮又舒适，在漂洋过海的甲板上，他俩一点儿也不孤单，船上所有的人都爱他们：海员，旅客和海鸥。弟弟认定了盘旋在他们头上的海鸥就是“我这一头儿”的小哥儿们，他呼唤着它们，它们也用尖厉的声音呼唤着他，呼唤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差：“申炎——申炎——炎——炎——”

她的弟弟长大了，申丝把他从幼儿园里直接接到自己的学校，他不肯让姐姐搂着他并排躺在女生宿舍的下铺上，他攀着扶梯睡上铺，他气哼哼地告诉申丝：他是男子汉，他不会从上铺摔下来，夜里踢翻了被子也不用申丝管，那是他故意踢翻的，男子汉嘛，火力大，最重要的是——他穿着小裤衩，胖胖的双腿在床栏外垂着，一本正经地教训着姐姐——应该懂得“男女界限”！

“是喽！”申丝站在下铺旁边，连连称是，一副心悦诚服的样子仰望着，十分谦恭地向那上铺的男子汉请教最后一个小问题。“如果你半夜里尿床了呢？那水就会顺着床缝流到我的下铺来，我可怎么办呢？”

“啊！”申炎气得在上铺又踢又滚，最后绝望地扯过被子蒙住了脑袋，骂了一句真正男子汉的粗话：“×！”

在弟弟睡熟的深夜里，申丝赤着脚轻轻地攀扶着上铺的栏杆，听着弟弟的呼吸，静静地想着：天地是可分的，父母是可分的，她和弟弟是不能分的，不能分的原因是因为彼时天地已经分裂了，父母已经分裂了。在红海洋的滔天风浪里。从这个夜晚开始，这个双层的学生铺就是他们姐弟俩的诺亚方舟。

这只诺亚方舟在唐河岸边停泊。申丝在唐河边上的一个村庄插队，申炎在唐河边上的学校读书，从小学读到高中，整整10年。10年间，申炎几次转回城里度假，每次都是在城里打架闯祸，再回到乡下。也许是乡下太苦太寂寞，而他毕竟是大部市的孩子，他摆脱不了都市生活的诱惑，也许他毕竟是他父亲的儿子，那曾躁动在他父亲的血管里的不安的血液，如今也在他的血管里流淌？也许是命中注定，这样的家庭，就要出这样的儿子？也许是时代造成？也许是她，她有对不住弟弟的地方？她清清楚楚地记得申炎最后一次回城，她把年终分红的20元钱塞到他手里，嘱咐他买些什么东西，其中包括替申炎自己买一套蓝色的球衣，嘱咐他早去早回。申炎发誓赌咒，然后一去不回。

于是，留在申丝记忆中的，只是弟弟离去的背影……

现在申丝从记忆中抬起头来，那排头的小伙子已经目不斜视地从她面前过去了，她看到的仍是背影：被太阳和汗碱浸得发白的后襟，一块挂破了的三角口，撕裂的布条在背后飘着，居然也傲然地像一面旗帜。

“申炎！你没看见你姐姐吗？”看守厉声问道：

“看见了。”申炎头也不回地继续走着。

“看见了不说话？！”

“队列中不准说话，你们定的规矩。”

队伍中的其他人占了便宜一般地掩饰着快意。但他们看申丝时，却目光庄重，有两三个人朝申丝点了点头，好像抱歉的样子，大概刚才的怪话就是他们说的，其中一个还恭敬地抬了抬帽子，露出剃得发青的光头，还有人流露出羡慕的眼光。毕竟不是每一个人，更不是每天都有家属来探亲的，更何况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姐姐，因此，也有人几次回头打量申丝，潜意识中的对异性的欲念在他们眯缝起来的眼中阴暗地一闪……

而申炎，却始终没有回过头来。

“放下工具洗洗脸，队长准你吃饭前和姐姐见见面，快点！”看守朝申炎喊着。

申丝看见有个伙伴讨好地去接申炎手里的铁锹，被申炎一晃膀子推开了。另有一个伙伴打好了洗脸水，把铁锹一把夺过来，把手中塞到申炎手里，小声他说：“你臭做什么！只有30分钟的探亲……”

啊，30分钟——申丝心里纷乱——够说什么的呢？这时间大短了！……哦，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时间太长了！

#### 四

在会见室里，申丝从提包里把东西一样一样地往外掏着：鞋垫，垫肩，手套，内衣内裤，新作的劳动布裤子又打上了新布的补钉，密密匝匝一圈一圈的针脚有如百年大树的年轮。这些针线活儿都是她自己借邻居兰嫂子的缝纫机一夜夜地做出来中还有冲针和布瞬是在集上崇了高粱买的。布鞋是她自己打铺衬纳的，鞋底硬梆梆的，能胶兀义牛。她也反响6记做两双软鞋，让申炎干完活洗完脚后拖着穿，只是她不知道这劳改的人们在干完活后有没有水，洗不洗脚，洗完脚后有没有功夫踮跳，最后申丝打开了篮子，胆怯地掏出了几个瓶瓶罐罐，一样一样捧到看守人员的眼前：炒面，炸酱，辣椒，几个咸鹅蛋，一大罐猪油。

“行吗/她察颜观色，拿一样问一遍。

看守冷漠地用斜眼瞟着，用鼻子哼着：“行。可以，放下吧，问题不大……”

“还有几个火烧！”申丝有了几分勇气，开始得寸进尺了。

她捧出一个大大的挂包，里边的几个火烧每个都夹着猪头肉，厚厚的，鼓鼓的，塞得不能再塞了。

“是我在火车上吃剩下的，”申丝解释着，“让他吃了就不用吃晚饭了。”

她这是撒谎，她在火车上什么也没吃，只是就着一个贴饼子吃了一个挤碎了的鹅蛋，但那也只是把流出的咸蛋黄心的油用饼子蘸了一下，剩下的她也给夹在肉火烧里去了。她觉得看守已经看破了她的谎言，居然恬着脸朝看守作了一个媚笑！不错，十足的媚笑！这使她感到了可耻和下贱，但她还是这样笑了，她幻想着这种笑容能使她多少具有一点魅力，不管是什么魅力，也不管魅力的大小，只要看守人员能答应她送给弟弟夹肉烧饼。

而申炎拿起烧饼就大嚼起来，同时挑衅地看着看守。

申丝的笑脸变得苍白而丑陋了，嘴角可怜地咧着。

看守一时说不出话来，难过地看了看姑娘，然后站起身来，没好气地训着申炎：“少吃点儿！留着点肚子，就开晚饭了，今儿个是炖肉大米饭。”

“应该给他们吃高粱米、大粒子、窝窝头，让他们吃糠咽菜！”看守忿忿不平又无可奈何地对申丝说，“可没办法，我们这儿只生产小粘米，一等小粘米，猪也喂得多，吃不了的卖掉，卖不了的吃了……”他嘟嘟囔囔地走了出去。

屋里的空气却顿时变得更加紧张了。姐弟俩隔着一张桌子，申炎离桌子两三步的地方，傲然屹立着，而申丝垂头坐着，动不动，像是被钉在了椅子上受审，她不敢抬头，不敢直视弟弟那深陷的眼窝里的那双眼睛，那眼睛后面深藏着一丝嘲笑，那嘲笑的后面又深藏着的那一点冷酷，那冷酷的后面还深藏着一点什么，申丝却看不透了，它蕴藏得太深了，成了“最深处的波浪”。

早就失却了孩提时的明澈，申丝不敢看，她看一眼就感到晕眩了，像是俯看深渊。她也不敢开口讲话，她试图咳嗽了一下，发现声音很大，而且根本不像是自己的声音。她变得手足无措，把掏出来的东西又装进包去，又把装进包去的东西重新掏出来。

“啊！瞧我这记性！”她突然欢喜地叫了一声。她再不叫这一声的话，那根无形的紧张的弦不仅在空气中要绷断了，在她身上也要绷断了，但她叫了这声以后，不仅情绪松弛下来，而且她当真欢喜起来，“瞧我这记性！我以为这是我给自己带的衣服，这记性……”她连连说着，从提包底部翻出一个头巾裹着的小包，她把头巾的四角解开，一套球衣新崭崭、齐整整地摊在头巾的中央，它是天蓝色的，但它比天要蓝得多，深得多，它像蓝天下的风，刚一抖动，就刮起了多少柔情，回忆和梦想——在这间冷漠、单调而又阴郁的探亲室里！

“还记得吗？那个春天，那个运动会，想一想看……”申丝满脸春风地问，申炎毫无表情，但这也许是申炎没有听见申丝的话，而申丝的“问话”也许压根就没有从喉咙里发出声音，就已经满身心地沉浸、荡漾在这蓝蓝的色彩中，以至淹没了……

那个春天，那个运动会，那是作姐姐的申丝最荣耀的一天，县里召开全县中学生运动会，入场式上，来自唐河农中的代表队，刚一出场，人群就立刻轰动了，一个身高一米八三的小伙子，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英气勃勃地擎着“唐河农中”的大红旗正步走在队伍的前列，只凭这英姿飒爽的旗手，唐河农中队伍中的那些农村孩子就军威大振，而前排后尾的其他农中代表队顿时黯然失色，整个运动会的过程中，人们看的是他，谈的是他，想的也是他——他那高高的蓝色的身影撩动着县城多少人的心啊！他跑、他跳、他打球、他掷远，他在单杠和吊环上上下下翻转。他蓝色的身影出现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一片喝彩，他像一阵蓝色的旋风，几乎刷新了历届县农中体育项目的所有纪录。申丝坐在观众席上，情不自禁地为申炎加油呐喊，而申炎偶而听到姐姐的喊声，便向申丝的方向挥手致意时，招惹了多少县城的女高中生们对申丝的嫉羨，她们不知道自己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她们不知道在这个开凌化冻的早春，是哪股风使她们春心荡漾，而她，申丝，她全知道，她只须从周围姑娘向她瞥过来的白眼——悻悻的，快快的，愤愤的白眼——中，就可以知道，她们对那穿校服蓝球衣的小伙子非常非常的爱慕。为此，申丝非常非常的骄傲，为此，她下决心节衣缩食，为弟弟买一套新的蓝球衣，因为，这对弟弟非常非常重要，她看得清楚，他也快到“那个时候”了……

申丝有所不知的是：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招兵的解放军的首长，她比那些县城的姑娘消息灵通，他很快弄清了申丝和申炎的关系。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亲自找到了唐河边上，到申丝的土坯房来找申炎，申丝说申炎不在家，他便把来意说清，动员申丝让她的弟弟应征入伍，去他的部队里作个体育兵，他说他已请示了上级，得到了上级的明确的指示——他们寄希望于这样的小伙子，为部队赢得荣誉，那军人讲到了应征入伍的光荣，讲到了国防建设的需要，讲到了弟弟的前途和姐姐的责任，长远意义和现实意义，政治上的考虑和经济上的利益……总之，他讲了很多，这正是申丝姐弟俩在当时作梦都不敢想的好事。申丝却只是摇头：

“不，不行，他身体不好。”

“他：身体不好？”军人虽然觉得这话滑稽极了，但也只好顺着话茬，



作出一副为她分忧的关切状说，“那我把他带到部队医院去检查一下吧，正好明天有车。”

“不，他明天不能回来。”申丝说。

“那就后天。”

“后天回不来，大后天也不行。”

“那么哪天他能回来，你大概说个日子。”

“不，我不知道。”

“他现在在哪儿？”

“不，我说不上来。”

申丝就这样把客人拒之门外，那军人想见申炎一面都不能够，因为……申丝想见申炎一面也不能够了——就在那次运动会后不久，申炎乘春耕期间农中放假，回北京找小哥儿们玩玩，结果玩出个在公共场合“聚众闹事、流氓殴斗”，他们是在电影院里打群架被捕的，就在军人到来的前几天，公安局也派人到申丝这里来过了……

这次申丝特地买了这套蓝色的球衣，这是她给弟弟所带的物品中最奢侈最华贵的了——这几乎又花去了她一年的分红，莫非她真天真到了这种地步，以为弟弟在劳改农场也会像在运动场上那样风光？她向弟弟摊开了这套蓝色的球衣，是想向弟弟摊开青春的颜色和价值，摊开人生的美好，摊开他所失去的东西，让他痛惜，莫再糟践，让他发愤，让这些失而复得。她所摊开的，也是她作姐姐对弟弟的心：纯净，透明，无私，挚爱，一如既往，一往深情……即便申炎对这一片蔚蓝毫不动心，毫不领情，那么他穿上也好。只要他记得这么一回事就好，在劳改营地闷得慌，有所回忆，日子就会好过些。况且，这毕竟是件好衣裳，好衣裳穿在身上舒服，心里也就舒畅，人家也不会小瞧……

申丝就这样抚摸着，嘴里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出来，但心里舒畅多了，如同这被她熨得平平展展的球衣。

“烟叶！”

申丝的手抖了一下，那蓝色的畅想顿时幻灭了。

“烟叶！”

申丝抬起眼睛，看着弟弟无动于衷地扫视着眼前所摊开的一切，嘴角稍稍歪向一边，再次分明地吐着那两个字：“烟叶！我在信上写得清清楚楚。”

申丝像伏法的罪犯立刻缩下了肩膀，在弟弟的逼视下她从提包里被迫拿出了最后一个布包，和炒面袋子一模一样，嗫嚅地说：“大叔给的，叫你少抽点。”

申炎从墙上“嘶”地扯下一条报纸，大步走过来，隔着桌子把手伸进了衣袋，麻利地卷了一“炮”，也没看清他用什么方法点的火，只见他大口猛抽了两下，然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靠着椅把，翘着腿，扬着下巴颏，一股蓝烟从鼻子里冒出，袅袅地升起，起初是烟柱，后来是烟圈儿，再后来屋里已是烟雾弥漫，申丝感到自己的眼睛又潮湿了，喉咙里又感到了哽咽，自然——她暗自对自己解释着——这是烟呛的，于是她干咳了两下，而申炎，在这一片蓝色的烟雾中惬意地眯缝起了眼睛：这才是最令他陶醉的蓝色。

“……刚才，”申丝不知从何说起，“队长说你表现不错，不是说你这会儿的表现，你这会儿的表现有点那个……”申丝在弟弟面前讲话，居然像在拜访一个大人物，生怕一句话说得不好，得罪了人家，“说你在地震中表

现不错，是你把牲口全抢救出来的，说那时让你养牲口，全场的牲口就你们分队的好，而且没有一匹受损失，还说……”

申丝热切地向申炎复述着队长对他的评价，可那口气连她自己听起来都有巴结的味道。

“扯淡！”申炎鄙夷地打断了申丝的话，把嘴撮成一个圆筒，从里面又吐出一个烟圈儿。

“还说是你把他从瓦砾堆里刨出来的，刨得你十指出血，那次没有你，他就砸死了。”

“那时候砸死他才好呢！”申炎恶狠狠地说。

“别这样说。”申丝款言细语地央求着，陪着笑脸，“队长对你印象挺好的，说你的本质并不像那些人……”

“哪些人？”申炎反唇相讥，“你知道我们都有哪些人？这些人又都是什么样？”

申丝哑口无言，她怎么会知道这些人呢？这里什么人都有，但她要知道的只是一个人——她的弟弟。她感到嘴里苦涩，咽了一口唾沫，困难地接着自己的话茬儿：

“……他们说地震的时候，你本可以自己逃命的，可你却不跑，救人，救了公安人员，又救其他的人，救牲口……他们说已经打报告请上面提前放你，报告批下来了，你又把一个人的肋条打断了，只好……只好住满了再说。”

“呸！”申炎把嘴里的烟屁股一吐，“我给他住满了？哪天高兴，大爷一抬腿就跑。”

“你那时怎不跑？现在你跑什么！现在，现在……”申丝着急地说。

“那时候跑了是杂种，这时候跑了叫有种！”

“别，别，没多长期了，那么长时间都住过来了……就再住个一年半载。”

“住？”申炎恨恨地说，“这叫圈！”

“圈……”申丝喃喃地说，“就圈罢，反正……”

“牲口才被圈着呢！我是人！人就应该自由自在！”申炎咆哮着。

“好人可以自由自在，可你这个人……”申丝声音发颤，却又不肯示弱，她鼓起勇气，准备据理力争了。

“你说我是什么人？你说我是什么人？你说！”申炎凶相毕露，咄咄逼人，看申丝不回答，他气焰嚣张地朝申丝挥着拳头。

“问你自己吧！”申丝狠了心肠，猛地扬起头来，直视着申炎冒火的双眼，“你能算好人吗？”

申炎一愣，继而哈哈大笑，然后油腔滑调地问道：“对！对！你实在是眼力不错，我不算好人……可你告诉我，这世上有好人吗？”

“有！”申丝坚定地说，“多得很！”

“举个例子，请——！”申炎已是一副无赖像了。

“我——！”申丝突然喊了起来，“我就是好人，我比你，好得多，你抬起眼睛看着我，从头到脚你看清楚，哪一点我不是好人……”申丝哆嗦着，她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她要从头把她所受的那些苦——为这个不争气的弟弟受的苦——数落给他听，她要像农村的老娘儿们那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倾吐着自己的委屈和辛酸，她要捶胸顿足，哭天喊地，抱怨命运，抱怨爹娘，抱怨不公正的一切：凭什么就轮到她做这样的弟弟的姐姐？凭什么要排

他作这样姐姐的弟弟……？千言万语在肺腑中搅和着，她却只会嚷着：“我是好人，我是好人哪！”已经有点歇斯底里了。

申炎看着申丝，深凹的眼睛里露出怜悯的眼光——连怜悯都令人心凉，他用一种下流的口吻，朝腹部一点：“没有好人，好人不长肚脐眼儿。”

一句话，噎得申丝两眼发直，面如死灰，她脑袋立刻耷拉下来，一声不吭，感到了心虚。

她的心太虚了，因为在那心灵的最深处，有一处隐秘的伤口，虽然被岁月弥上了疤痕，但稍经戳点，就会像那被割开的胶树一样，汁液渗出，泪流不止，那胶树流淌的汁液是白色的乳浆，申丝流淌的是红色的心血，心血流多了，她的心就变得一片虚空，甚至有所亏欠。她亏欠什么呢？她亏欠谁的呢？她为何亏欠，她如何弥补？

申炎！弟弟！你心里原来有一本底账：我欠你一个父亲，我欠你一个母亲，我欠你一个家庭，我欠你一个童年。你现在伸着手讨债，不吵，不骂，不撕，不打，犹如那法力无边的气功大师，只一点穴——好人不长肚脐眼儿！——就足以致我死命！

饶恕我，弟弟，我交待如下：

爸爸是这样失去的——

申丝小的时候，家里常来一个阿姨，又年轻，又美丽，她是妈妈的朋友兼同事，她管妈妈叫大姐。她送给申丝很漂亮的衣服，妈妈给她烧很好吃的菜，而爸爸借给她书读，其中有很多是诗，有的诗是书上写着的，有的诗是爸爸写在纸上的。本来大家都很快活，后来她再来妈妈就不大和她讲话，而她一走，必定和爸爸大闹一场，再后来她就不来了，父亲就偷偷地去看她。有一次，父亲没有看到她，回来反而公开地大闹：说那阿姨被告发划成右派，发配到边疆劳改，是母亲告发的。父亲骂母亲是奸细，是毒蛇，而母亲骂父亲是色鬼，骂那阿姨是狐狸！

“瞒得过谁呀！”母亲一边和父亲厮打着，一边哭喊着，“你心里早就爱上她了。”

暴跳如雷的父亲突然沉默了，半晌，他开口了：“不到这个时候我不敢说这句话——我是爱她。”说完，他扭身把自己锁在屋里。

“那你就去找她吧，去呀！去北大荒找去吧！去兴凯湖找去吧！去找那个臭娘儿们去吧！你干吗躲在屋里不出来呀？你倒是去呀！快点去呀！”母亲声嘶力竭地在门外喊着、擂着。

门开了，父亲提着一个旧黄牛皮箱，那是他出差常用的，里面装着几件衣服，四五本书，两三封信，一个刮脸刀盒。

“是的，我这就去找她。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他俯下身来，亲了亲申丝，然后打开了门，他在门口回过头来，望了望呆若木鸡的母亲，说：

“恨我吧！我反正对不住你们了。”他和颜悦色地伸出手去和母亲握别：“再见。”

突然，母亲一把拖住他的手，就势倒在他的怀里，揉搓着父亲，骂个不停。父亲像电线杆子一样地直立着，母亲不哭了，自尊地理了理头发，抹去了眼泪说：

“要走不在早晚，明天早上5点半才有车，你用不着现在就去火车站蹲着。”

说着，她扯着围裙，就进了厨房，把门一关，抄起刀和案板，锅碗瓢盆弄得叮当响，父亲放下手里的皮箱，从门口走到厨房，猛一开门，满厨房的油烟和热气扑面而来，只见母亲守在灶前，煎炒烹炸，紧张得近乎疯狂了。满脸的油汗，一络湿漉漉的头发垂下来，正糊在眼睛上。

“你这是……”父亲疑惑地问着。

“为你饯行。”母亲头也不抬地说，“吃了晚饭，你睡一觉，明天一早我叫醒你。”

这一餐是什么味道，申丝不知道。她俯在碗上，不断地偷偷仰起小脸看看父亲。她知道明天的餐桌上就不会有他了。这一夜，申丝一次又一次地从梦中惊醒，从枕上仰看五斗橱上的老式座钟的指针，听着隔壁房间里的动静。她最后一次醒来的时候，发现指针已经越过了5点半钟，透过都市的黎明，窗外传来了一列火车驶向远方的隐隐的轰动，申丝立刻觉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父亲，她赤脚闯入隔壁的房间，却发现在那张凌乱的大床上，父亲和母亲酣然地熟睡在一起……

以后，申丝就有了弟弟申炎。父母又开始了无止无休的争吵。但父亲却不再出走，倒是母亲常常在一气之下一跺脚走掉。

有一天，申丝从幼儿园里接回了申炎，到家里却发现没有带钥匙，家门紧锁着。但申炎却有办法：他从邻居小伙伴的阳台上攀到自家的阳台，小小的身躯像只小狸猫一样从一扇开着的小窗钻了进去，申丝就在大门口等着。突然，屋里传来了申炎的大叫，接着就是他呜呜的哭声，和“姐姐，姐姐——”的喊声，而大门呼地开了，只见父亲抱着一个女人的肩膀，仓皇地冲将出来，正好被申丝堵住，父亲的脸色霎时苍白了。申丝力小单薄，但她死死地把住门框，用她那圆圆的大大的愤怒的眼睛直视着父亲。父亲一个踉跄，倒退了一步，而申丝下意识地也将门一带，从外面反锁起来。在母亲和邻居赶到的时候，父亲已经跳了楼……

饶恕我，弟弟，我再交代如下：

母亲是这样失去的——

母亲嫁人了。她争强赌胜，嫁得了一个好人物，岂止是好人物，而且是个大人物。她的本意之一是要为自己找一个丈夫、一个靠山，这正和那首长的意思相吻合，他正需要一个夫人，一个安慰。母亲的本意之二是为孩子们再找一个父亲，但，首长不缺孩子，他自己的孩子就够多的了，他的大儿子的年龄和这位新夫人的年纪一般大，他的儿女们为父亲的续弦已经闹得倒海翻江，他还有什么心肠再在这池混水里放两条“野泥鳅”。总之，他会出钱供养申丝姊弟，会出钱为他们雇一个好的保姆，会让他们上最好的学校，但他不允许这两个孩子随母亲一同住进他家。这是他和母亲结婚前的约法三章，而母亲竟然答应了。不过，她流了很多很多的泪。她哭诉男人的罪恶，哭诉女人的命运，她说，一个独身女人，再拉扯两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她不得不选择这条道路，从长远看，这也是为了孩子。她把两个孩子紧紧地抱在自己的胸前，哭成了一个泪人，请求他们体谅自己作母亲的苦心。而申丝从她的怀里挣脱出来，并且把申炎也从她的怀里拽了出来，当天晚上，申丝就带着弟弟回到了自己的寄宿学校。

从此，两个孩子不仅没有再得到一个父亲，而且又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并且，永远地失去了。因为那首长不久后便被打成了黑帮，而他的新夫人，在陪斗的过程中，被连打带骂带羞辱地活活折磨死了。

——以上是我的交代。饶恕我，弟弟！

我欠你的，已永远无法补救，只求你，申炎，我亲爱的弟弟，不要用你自己的毁灭来作为对姐姐的惩罚。

“申炎！”

一声喝斥，使沉溺在深渊般的忏悔中的申丝浮升到现实中来，看守已回到了屋里，向申炎下着命令：“吃饭去！”

“我不吃，吃饱了。”申炎无动于衷地坐在椅子上吸着烟，根本没有动的意思，但他多少收敛了一点儿，垂下了一直翘着的二郎腿。

“不吃也得去！30分钟早过了……”看守严厉地下着驱逐令。申丝绝望地朝看守瞥了一眼，她不再试图用那阿谀的笑挽回几分钟探视的时间，她知道自己没有力气了，即便笑出来，也没有用处了。她低下了头，意识到一切已经结束了，一切都没希望了。

申炎哼了一下，掐灭了烟头，摇摇晃晃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把申丝放在桌子上的东西大包大揽地往怀里一收，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屋外。他那腾腾的脚步，每一声都像重锤一样敲击着申丝的心，那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申丝的心却越来越沉，越来越痛。她不由得捂住了脸，继而捂住了耳朵。

“……主要是考虑到你也要回招待所吃饭，所以才……”看守缓和了口气，向申丝解释着，“再说，我们这里毕竟是要有“我明白这里要有……”申丝不愿让看守再解释了，她接过看守的话头说，“……纪律！”

“法律。”看守纠正着。

申丝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抓起了那些大包小篮，她觉得自己的心正像这些包篮，来的时候装得满满的，现在已被掏得空空的了。她倒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向着看守点了点头，艰难地迈动着脚步，她不知道自己怎样走出了这所强劳营地，她只感到一道一道的门在自己身后关上了。

“姐姐——！”

她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姐姐——！”

申丝急忙转过身去，她看见分场的栅栏门内站着申炎高大的身躯，申炎一面呼喊着“姐姐”，一面使劲地用双手摇撼着栅栏门。这声音惊动了警卫，他们急速地朝申炎跑来，而申炎仍着急地摇撼着，呼唤着。

申丝疯狂地朝弟弟跑去。

“什么事？”申丝几乎和里面的警卫同时赶到了栅栏门，她紧紧地抓住申炎的手，惊恐地问道。

“要紧事儿，”申炎这句话是朝姐姐讲的，也是朝身旁的那些警卫说的，和栅栏里外的这些人惊恐不安和剑拔弩张相比，申炎的口气格外的平静。

“姐姐，我问你。”申炎深情地朝栅栏外面的姐姐俯下头去，眼睛里闪烁着温柔的光，在申丝的耳边轻轻地吐露了几个字，像是吐露着最动情的秘密：

“那冰床子（冰橇），你还替我收着吗？”

“收着呢！收着呢！在小板房里！……去年冬天没用，松动了，我还叫黑蛋叔给修了修呢！修得结实着呢，冬天要跑起来风快风快的！”申丝激动得像一个小姑娘，一迭连声地叫着。

“等着我，姐姐。”申炎像是抚慰着一个小妹妹一样对姐姐眨了眨眼睛，笑了笑。他的低沉的嗓音和宽阔的后背就从栅栏后面消失了。

留在栅栏外面的是晚霞，是申丝的微笑。

晚霞消退了，申丝的微笑消退了。她扭身跑着，唱着，不辨方向地跑着，不知不觉地唱着，那歌词是从心底不期而然地涌出来的，又细润无声地渗回了心底，所以她的歌是无声的。她不知道就在此时，在她扬着白纱巾，在原野上奔跑的时候，苦难已神秘地将她蜕变成一个诗人，一个尚不可知，尚不可量的诗人。

快哟，唐河，  
快结起你冰凌的大道，  
我的小弟将在那时回来，  
他已不是长着翅膀的天使了，  
可他仍会驾驶着冰床，  
那小小的，风一样的冰床，  
载着他的童年，  
载着他的梦想，  
还载着他的姐姐。  
我就是他心爱的姐姐哟，  
我将拦腰儿伏在他的身后，  
一路抛洒着晶莹的热泪；  
犹如开春的农妇，  
在唐河两岸的大地上抛洒，  
抛洒着血红的高粱。

## 五

在下午分道扬镳的三岔路口，站着大陆。暮色四合的田野上，这条大道已是寂寥冷清，像一条在乳白色的雾蔼中荡漾的长河，那道旁新插下的杨柳，稀稀疏疏的恰像河边的芦苇，大陆的身影在这之间徘徊隐现着，显得伟岸而孤独。他睫望着申丝的身影，他在这三岔路口等她很久了。

“还好吧？”他朝正在上坡的申丝问着。

“啊？”申丝一仰头，看清了是大陆，但她没弄清大陆问的是什么，可她仍答道，“啊，还好。”

“饭都冷了，就等你了。”大陆说。

“都回来了，你们？”申丝问，“圆圆呢？”

她问的是圆圆，可她想的是弟弟，她收不住自己疾风般的思路，她和她的思路都驮在弟弟那架小小的冰床子上面在唐河上疾驰。

“在招待所等你呢，她的腿累得连炕都上不去了。可她不肯吃，也不肯睡，硬是要等你回来，她有满肚子的话，也要等你回来再说。圆圆哪里是个存得住话的人呢，你不回来，她就哼哟吭哟地直叫唤，那些话要是不倒出来，我看圆圆得活活地憋死，圆圆……”

“是啊……”申丝总算是刹住了对申炎的怀念。她笑了笑，她为自己只想着自己的弟弟难为情，也笑大陆，他一提起圆圆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申丝从大陆的话里完全可以想象到，圆圆那副快被话憋死了的好玩样子。但申丝感到，真正快被话“憋死了”的是大陆，所以他才这样不绝口地谈着圆

圆。

“圆圆……”大陆又开口了，但他的目光和申丝的目光一旦相遇，立刻止住了话头，“呸！……”

他一把扯过路旁的杨枝，用牙咬着苦涩的枝叶，然后断然地吐了出来，痛苦地望着申丝：

“申丝，我想说的是……方方！”

“方方？”

“妹妹。”

“你的妹妹？哦——，”申丝这才想起大陆是来看妹妹的，连忙问道：

“她怎么样？”

“怎——么——样——？！”大陆激动起来：“还提什么怎么样？！”

申丝和他并排走着，用肩膀轻轻地碰了他一下，大陆感到了这一碰撞中包含的抚慰，他克制住自己的冲动，抱住自己的肩头。

“我不该这样问你，”申丝巧妙地把话题转了一下，“我的原意是想问你，她是什么样呢？”

“她……太美了，我都认不出她来了。也太……丑了。我不懂，我怎么也弄不懂，真有鬼魔附体么，要不，一个人的灵魂和肉体怎么可以差得这样远……”

大陆死死地盯住申丝，无疑，眼前的这个形象是美丽的，她的灵魂也是美丽的，这使大陆陷入更深的困惑，他的目光像一支不顾忌的箭一样，穿透了申丝的躯壳，穿透了暮色，又折射回今天下午，他所见到的那一个更加美丽的躯壳上——

你，……方方！我送给你兄长的诅咒，我诅咒你的青春！我诅咒你的美丽！如果是这两者组成了你罪恶的外衣，我宁肯下地狱，也要剥你这张皮！

哦，方方！我的一母同胞的妹妹啊……

她躺在高高的平草车的顶尖上，双臂交叉着枕在脑后，干草车像颠簸的浪一样埋没了她的一半身躯，却又将另一半身躯的曲线烘托出来，犹如黄金底座之上烘拱着一位高贵的皇后。并且，她的头上也戴着“皇冠”，那是用初春的柳条和杏花编织的。她舒适地扭动着自己的身躯，她柔软的乳胸和高高隆起的臀部就在她紧裹在身上的外衣里富有弹性地颤动着，引得低飞的燕子一阵一阵地向她俯冲，而她只须将嘴唇撮成一个小圆筒，“嘘”地一声，那燕子就凌霄而上，而她又软软地朝天扬起一只手臂，吹着轻飘的口哨，想重新把它勾引回来……

当这辆从果园里返回的干草车开进女子强劳分场的营地时，这个女子就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首先映入了大陆的眼帘，但是，他不知道这就是他的妹妹，他断然地扭转了视线，在那几个簇拥着平板车的女人中间巡视着：她们前拉后推，嘻嘻哈哈，松松垮垮，过分招摇地扭动着腰胯。当然，这是因为她们疲惫，大陆以一种男人的心肠怜悯着她们的劳苦，但大陆也从一种男人的眼睛看穿了她们的风骚，他厌恶她们。他弄不清这两种感情哪一种更占上风，他更弄不清这一群人中谁是他的妹妹，也许，当他弄清了哪个是他的妹妹，他也就拿得准自己应对这一群女人持什么感情更为公正。一生中，头一次——他用炯炯的目光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地扫视着，哪个也休想逃脱他的眼睛，他甚至粗鲁地挡在她们进场部的道上，为的是——假如自己一下子认不出妹妹，那么，妹妹可以一下子认得出他！

干草车就这样被他“截”住了。

而他又立刻被女人们围住了。

女人们，不论是推车的，还是拉车的，不管是高矮胖瘦，年长年幼，立刻停止了嬉笑，离开了车子，肆无忌惮地朝他靠拢着，逼近着，在一定的距离内，各占一方，各持己态地组成了一个包围圈，有的虎视眈眈，有的搔首弄姿，有的准备破口大骂，有的想挑逗取笑……但若果真这样倒还好，这群女人很有耐性，在她们尚未决定采取行动之前，她们咬着耳朵嗡嗡地议论着，煽动着头巾和衣襟对他察颜观色，大陆站在她们中间，狼狈地感到自己就像是一株被蝗虫围困住的麦苗，顷刻之间就会被她们喊喊喳喳地连根吃掉，虽然他仍顽强地屹立着，但他已失望地觉察到了，这里面没有他的妹妹。他起初死死地盯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少女，她黑瘦的脸上那一块斑白的桃花癣，使他感到这女孩很像方方小时候的模样。她很像，但她不是！——这一点使他的目光变得焦的愤怒了，吓得这长着桃花癣的少女悄悄地缩到了一个大块头的女人身后。那大块头的女人沙哑着嗓子叉着腰朝他喝斥了一声：“躲开！好狗不挡道儿！”大陆扭头就冲到了她跟前，认定了这凶狠的大块头知道妹妹的下落，现在非让她交待出来不可，要不是另外一个干练的女人出来阻拦，那大块头就要扑上来和他撕扯。

“你是来找人的？还是来找事儿的？”那干练的女人慢条斯理地问，“要是找人的，你得先找我们看守队长。要是找事儿的……哼！”那女人朝周围的伙伴挤了挤眼睛，继续用平稳的声音对大陆说：“你要知道，这里的姑奶奶们都不是怕事儿的。”

女人们哈哈大笑，大块头儿女人笑得更为疯狂，浑身的肉都颤了起来，但干练女人仍四平八稳地问着大陆：“你是来找人的，是吧？找什么人？你是她什么人？说出名儿来，我帮你话没说完，从干草车顶上传来嗲声嗲气的话语：

“管他是谁呢？啰嗦什么呀！走吧，冲啊——”

大陆猛一抬头，看见干草车顶上躺着的那个女人，头顶朝前，面孔朝天，扬起一条软绵绵的手臂，妖声妖气地学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台词：“冲啊！阿米尔，冲——”

拉车的女人们，冲着大陆的脸，又是一阵起劲的哄笑。

“方方！”大陆用一种嘶裂的声音吼着，“方方！”

女人们望着大陆愣住了，大陆的声音像是撞在峻峭的石壁上一样地撞击着女人们的心，嗡嗡地回响着，干草车顶上的那个婀娜的身姿也突然变得僵硬，像一块石头一样地往草里沉陷着，干草车周围一派沉寂。

“我不认识他。”干草车顶上发出来的声音，就像从坟墓里发出来的声音一样了，暗哑、低沉、微弱，“走，别管他，咱们走！”

干草车旁的女人们犹豫着，她们扶着车把，拉着套绳，望着大陆。

大陆猛地冲到车前，跃上车辕，用手去拉方方：

“方方！你下来看看我！我是你哥哥！我来看你来了！”

方方从草垛上一跃而起，尖厉地叫着：

“我没有哥哥！我没有哥哥！我没有哥哥呀！”

她挣脱了大陆的拉扯，在草垛上打滚撒泼，干草车倾斜了，草垛整个地翻塌在地上，方方被埋在了草垛里。

女人们尖叫着，呼救着，一窝蜂一样地扑到草堆前扒着，连场部的警卫



都听到了她们的呼叫，一男一女跑过来两个看守。

大陆双臂一掀，大半个草垛就被掀到了一边。

方方一头从草堆里钻了出来，披头散发，满脸是泪，浑身是草，在大陆面前可怜地哆嗦着牙齿。

大陆痛心地上前伸手去要搀她：“方方——”

方方像只被鹰捕捉的小鸡一样，又是一声尖叫，躲在了那个干练女人的身后。

“不许你动她！”干练女人凶狠地把大陆伸出的手臂一扒拉：“她有病，她……小月了。”

又回转身喝斥着方方：“少撒泼，哥哥总归还是哥哥……”

一句话未了，只听方方一边尖叫着：“他不是我哥哥呀！我没有哥哥呀！”一边头也不回地朝场部的大门跑去。一个女看守没有截住她，便跟随着她跑进去了，那个男看守径直地奔干草车跑来：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他一下子发现了大陆：“你！什么人？”

大陆默不作声。

看守又转向女人们问：“什么人？他！”

女人们也默不作声。

大陆一股猛劲，用身体把翻了的草车再翻正过来，然后拿起一把叉子，把翻塌的草一叉一叉地重新垛上车去。众目睽睽之下，他旁若无人地干着，干得又猛又狠。

女人们也慢慢动起来了，最先领头的是那个精干的女人，她抄起绞棍和绳索，帮助大陆煞车，其他的女人小声地和看守嘀咕了一阵，也各自拿起了工具。不一会儿，干草车重新装好了，女人们推的推，拉的拉，车子吱扭吱扭颤颤悠悠地起动了。

大陆拿起提包朝自己的来路走去。

他感到背后有脚步声在追他。

“等等！喂！叫你哪！站住！”

大陆扭过身来，看见那辆干草车又停住了，所有的人都扭头看着他，而那精干的女人正气喘吁吁地追来：

“我们队长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事？”

女人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他面前。

“什么人也不是，什么事儿也没有。”大陆断然地说，扭身又走。

远在干草车上驾辕的看守远远地朝女人打着手势，比划着，精干女人看明白了，点了点头，又追上大陆：

“我们队长说，叫你进去歇会儿，喝点水，谈谈……”

“不了。”大陆摇了摇头，又扭转了身。

“大老远的来了，别这样走……”那身后女人的声音，已近乎哀求了。

大陆停下了，但他没有扭转身，而是蹲下来，拉开提包，翻出来他带给方方的东西。女人就在他身旁蹲着，大陆翻出来一样，她就接过来一样：衣服、钱、药、红糖……最后一大包东西，他踌躇了一下，也一使劲从提包里拽了出来，往女人怀里一塞，因用力过猛，大捆散落成一个一个小包，从女人怀里滑落下来。

“什么？”女人吃惊地望着散落在地上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也要你替

她操心！”

大陆欲捡又止，满脸通红，霍地站了起来，痛苦地扭过身去散落在地上的是妇女用的卫生纸，脱脂棉和各种各样应该由妈妈、姊妹或爱人才可能为其准备的小物件。女人撇着嘴暗自耻笑了一下，然后俯下身去一包一包地拣着。拣着拣着，她的眼睛迷糊起来，泪水一滴一滴地夺眶而出，最后，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怀里的东西，哭出声来。

大陆惊愕地扭转身来：

“你——？”

女人哭得更凶了，怀里的东西再次撒落在地上，大陆叹了口气，抖了抖空提包，把那些东西重新拣回提包里，默默地站在女人的对面。

女人哭够了，把脸一抹，又恢复了那种干练的样子，从大陆手里接过提包来，问着：

“我把东西送回去，再把提包给你送来吧？”

“不，不用了。”

“那么——”女人从提包中翻出装钱的信封，递给大陆：“方方不缺这几块钱，有的是男朋友供着她花钱。”

“她缺什么？”大陆咬着牙问。

女人望着大陆，慢悠悠地说：“缺像你这样真心爱她的男人。”

大陆挥着拳头喊着：“我恨她！恨死她了！”喊着喊着，他嘴角感到了咸涩，他知道那是自己的泪，他用舌尖把它舔了进去，不出声了。

“你刚才说，她……小月了。”大陆低声地问，“跟谁？”

“她逃出去过一回，后来，把她和那个男的一块儿逮了回来，那男人关到了监狱里，她呢，先进了医院，作了手术，才回来不久。队里不让她干重活儿……”

“不要说了！”大陆陡然地制止住女人的话音，停了一下，他伸出手去向这女人告别：

“谢谢，再见！”

那女人看了看大陆的手，又看了看自己的手，伸出去，轻轻地摸了一下大陆的手背，抱着提包就跑了。

“你就这样回来了？”申丝问着大陆，“方方也没有再出来？”

夜色已经很浓了，申丝听不到大陆的回答，但她在黑暗中感到大陆沉重的呼吸。“带手电了吗？”大陆问。

“哦，带了。”申丝从挎包里摸出手电，一束光照着他们行进的前方。

“往这里照，”大陆让手电的光线对准自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笔记本里有一张四方的照片，申丝一眼认出了戴着红领巾的大陆，也猜出了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就是方方。“那是大姐，比我大10来岁，在乡下老家种地，她的孩子都快赶上方方大了。这是我爸，他是铁路工人，在一次车祸中死了，死了好几年了……”大陆指着父亲旁边的一个妇女说，“这是我妈。”

申丝吃了一惊：那女人相貌平平，只是面部表情过于紧张，略显丑陋，但身材小的出奇，而且怪诞，尽管摄影师用了一切办法粉饰这一点，但那种生理上的畸形还是刺目地给申丝留下难忘的印象。

“你已经看出来，我妈是残废人，是个驼子……”大陆平静地说，“用北京寒碜人的土话说，是前罗锅儿，后驼背。我父亲家很穷，只好娶这么一

个患有严重骨结核的女人作老婆，但就是她，为我父亲生养了六个孩子，死了三个，活下来三个，活下来的都是又壮实、又漂亮……”

申丝不由得抬起头来看了看大陆。

“是的。”她轻轻赞同道。

“哦，”大陆觉察到了，解释道，“我指的是我的姐妹。特别是妹妹，她一生下来就出奇地美，美得使我的母亲又高兴又害怕，又骄傲又自卑。小的时候，我牵着方方的手在铁路上拣煤核，在垃圾箱里拣废纸，我们兄妹俩在家门口出出进进的时候，总引得左邻右舍议论一番，有人说老天可怜见，总算让这驼母亲修来了正果，有人说老天不公平，可惜了儿女，让这如花似玉的娇女摊上了这样一个丑八怪的妈。唯有我知道我的母亲：她一辈子抬不起头，直不起腰——这是她的残废，也是她的命。她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不言不语地拉扯着孩子，伺候丈夫。特别是我的父亲死了以后，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我的母亲可以没有丈夫，我可以没有父亲，但我不能让方方也没有，于是，我就又作儿子，又作哥哥，又作父亲。我管教方方，比任何一个作父亲的都严厉，但我爱方方，我处处保护她。有一次，学校里有一群小子欺负方方，骂方方是个‘王八驮石碑’的女儿——因为方方小的时候是坐在我妈妈的驼背上被背着出出进进的。方方哭着回来，我冲出去就和那群小子们拼命。……方方很聪明，她会唱歌，还会画画儿，我小时拣烂纸，看见有带画儿的就给方方留着，方方上小学的时候就到少年宫里学画画儿。我早早地就接父亲的班到铁路上工作，几年前，我去支援大西北，也为了能多挣一些钱寄给家里，让方方学画画儿。那阵子她正闲在家里，没想到她借画画儿认得了一些华侨、高干子弟、外国人等，进了一些什么沙龙，和他们鬼混，最后索性背着画夹出走，对母亲说是去郊外写生，谁知一去不回。直到公安局把她押了回来，……才知道她成了臭名昭著的女流氓！”

申丝赶紧把照片从大陆手里抢了过来，否则，大陆会把它揉烂、撕破、嚼碎。现在，大陆用牙齿咬着自己那空攥着的两拳，问着申丝，也问着自己：

“谁的罪过呢？”

“归结为时代罢！”申丝傍着大陆，轻轻地说着，轻轻地走着。

“我也这样想过，这样想心里会好受一些，……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冲击，就是查上祖宗八辈，我们都算红五类，地地道道的赤贫！”大陆激动地说。

“也许应该归结为贫困？”申丝开始认真地替大陆思索着。

“我也是在贫困中长大的呀！”大陆拍着自己的胸膛，他那堂堂正正的气度不容置疑地驳倒了申丝的第二个结论，“何况，方方并没有受苦，有父亲的抚恤金，有我的工资，母亲还在家里糊火柴盒、锁扣眼、绣花，找各种各样的零活儿干，一个月的进项比一个壮工不少挣，还洗衣、作饭，方方在家里实际上过的是小姐日子。”

“你母亲，她一定难过死了。”申丝打开手电，重新端详着照片上的那个小小的畸形的女人，她觉得那照片上的母亲紧抿的嘴里有说不出的苦楚，那怪诞的身躯上承受的命运就是一个七尺汉子也未必能承受住。

“是的，她难过……死了。”大陆用异样的声调把申丝的话重复了一遍。

申丝顿时感到心悸，她赶忙纠正着自己的话：“我是说，她老人家一定难过透了。”

“难过……死了。”大陆慢腾腾地再一次肯定着最后的两个字。夜雾变

得渗入骨髓似地冰凉了。

“为什么？”申丝颤抖着问。

“为她自己是个驼子！她把方方堕落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归结为自己是个驼子！……方方被押走以后，我妈不声不响，不吃不喝……死了。”

“不对！不对！她是个好妈妈！”申丝哭喊起来，“谁也不怪，怪方方自己！这个臭流氓，她害了母亲和哥……”

“不准你骂方方！”大陆粗暴地喝斥了一声，申丝吓得话没说完，哽咽住了。

大陆步履蹒跚了，终于，他迈不动脚步，停了下来：

“不怪方方，”他说，“怪我。”

“你？”

“是，我。”大陆蹲了下来了，把头深深地埋在臂弯里，他终于向申丝忏悔了自己的罪过，这个忏悔是他在临终的母亲床前都没有来得及作的，现在，他向这个在半天前还是素昧平生的姑娘作了：

“我打过方方……”

“于吗？干吗要折磨自己呢？”申丝的话像游丝一样地在夜路上飘游，她不忍再听大陆讲下去了，她知道底下的话将是苦不堪言。

“方方是让我打跑的。……我早就有所预感，但我没有证据，也没有时间，我写信警告过方方，要是她不规矩作人，再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我绝不轻饶。在我回北京探亲的一次假期里，方方照例在晚上去学画画儿，我就跟踪着她，眼看着她走进了一幢小洋房，我就在栅栏外等着，盯着那房子的窗户，等到那窗户的灯熄了，方方还没有下来，我就冲了进去……我先把那流氓揍了个半死，又把方方揍了个半死，那流氓又扑过来揍我。我们打得死去活来，但谁也不喊不叫，方方就半跪在屋角看着，等那流氓掏出了刀子，方方举起一座胸雕照准了她的情夫砸去，把他的头砸破了，他的刀子也刺偏了，刺到了我的大腿上，方方跑了，我和那流氓就躺在地上，血哗哗地流着，谁也动不了，电话机就在我手边摆着，但我没有报案，我砸碎了一个石膏模型，给自己止住了血，又给那流氓的头上糊上了一些。天亮时才爬回家。对母亲只说是自己喝醉了酒。掀了掀小屋的帘子，看了看方方像个纯洁的天使一样地在蚊帐里睡着，我也就在外间屋里倒头睡下了。等我睡醒后，方方不见了，问母亲，母亲说她背着画夹到郊外写生，一天就回来。……一个月过去了，我的假期都满了，可我还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城里城外找着方方。我还学着方方的口气给母亲写了封信，说她去考一个京剧团的美工。……一年过去了，我大姐从乡下到北京来接母亲去她那里住，她不去，她说要在北京等方方，她每天晚上给方方留着门，……两年过去了……不是我的罪过又是谁的呢？！”

申丝站在大陆的身后，她把手轻轻地垂在大陆的肩上，她感触到了大陆肩膀上那铁块般的肌肉的震颤，她的指尖亲切地触及到了大陆火热的跳动着的脉搏：

“哦，谁的血管里流着一样的血液，谁就将世袭着一个经典性的问题——谁之罪？”她悄然无声地垂着眼泪，悄然无声地吐着胸臆。

“谁能像鲁迅先生那样承认：自己也吃过妹妹的几块肉？”在长久的沉默后，大陆站起来说，“咱们走吧，圆圆还在等着。”

“你读的书很多？”申丝边走边问。

“一点点。……我爱鲁迅的书，也爱俄罗斯文学，你呢？”大陆问。

“爱，非常爱。”

这就是他们的忧患所在了。他们的忧患原来是同一个源头，当两颗心溯源而上的时候，那两股忧患交织而成的浪花中也居然有了几分甘甜，申丝和大陆都释然地叹了一口气。

前方的旷野上，显出了一排孤零零的砖房，一盏灯暗淡地闪着，一个小小的身影在砖房前站着，伴着荒凉的水声、风声，那小小的身影在呼唤着。

## 六

“快来呀——快点走——我快饿死了——啊——嚏！”

是圆圆。她站在农场招待所，那一排孤零零的房舍前面迎风叫着，跳着，打着喷嚏。

大陆和申丝紧跑两步，到了招待所，圆圆立刻扑过来，还未张口，先是一串喷嚏，又是一串鼻涕，申丝赶紧掏出手帕给她擦着。

圆圆打完最后一个喷嚏，刚腾出嘴巴，立刻扯着申丝，急不可耐地讲开了她的体会：“……这地方，真好啊，那么多大哥哥，又排戏、又唱歌，吃住在一块儿，过集体生活，真好啊——嚏！”

大陆苦笑着，对申丝说：

“快进屋去，她这特异功能，说来就来了。”

招待员，一个40来岁的妇女，拿着一串锁匙，推开了一间屋子，抱歉地说：

“你们来得多不巧，大批的家属都是春节前后来过了，估摸着这一阵不会来人了。正赶上这两天修房子，就留出这么一间客房，被子也拿去拆洗了，还没生炉子。你们三个先凑合着歇一会儿，我替你们把炉子升起来，烧点水，热热饭，你们先吃着，我再替你们打扫出一间来。”

“干吗呀！我们仨儿就一间屋就够了。”圆圆表示抗议。

“你们……仨儿，是什么关系？”招待员问的是三个人，目光却在申丝和大陆两个人的脸上转悠，“一家人吗？”

“一家人！一家人！”圆圆不让申丝讲话，抢着回答着。

申丝责备地打了圆圆的手心一下，大陆对招待员说：“别听这孩子的，我们三个路上才认识的，谁和谁也不是一家人。……您别忙活了，随便哪间屋，用不着打扫，我蹲一宿就行了，我们搭明早的那趟车回去。”

说着，他从招待员手里接过来簸箕，水壶，对招待员说：“您告诉我，哪儿有煤，哪儿有水就行了，这炉子我准保比您升得还好呢。”

招待员乍撒着两手，越发地不过意了：“哪能这样啊，你们是客呀，大老远地来了，让你们吃不好，住不好，多不过意呀！”

“要是他们也这样想就好了。”申丝顺口溜出了这样一句话，大陆看了她一眼，申丝朝他笑了笑，她用淡淡的微笑抹去了不留心表现出来的惆怅。

只有圆圆，奋勇当先地抢过簸箕：“走，我告诉你，那边有个水渠，那边有个煤堆，我都知道，你们没来以前我转悠半天了，好玩极了。”

她拉着大陆跑出门外，申丝也拿着手电追了出去。他们还顺手拣了一点枯树枝抱了回来，准备作引火柴。在荒郊野外的夜里，他们就像三个在森林里迷路的人聚集在一间狩猎人的小屋一样，又神秘，又兴奋，又凄冷，又温

暖，明明知道他们天亮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他们却像要在这里度过整整一个美好的春天一样地张罗着，圆圆甚至想在哗哗的渠水旁洗个脸，被申丝拉住了。

“你要是想在这里显示你的‘特异功能’的话，明天我们可就走不了了。春天的水，刺骨凉呢。”申丝好言好语地拉着圆圆离开了水渠。

“夏天就好了，是吧？夏天在这里游泳，洗澡，多美！”圆圆向往着，她抱着枯树枝，申丝提着水，大陆捧着一簸箕煤球，回到了招待所的小屋。

招待员已经替他们把屋里整理了一遍，又对大陆说：“这样吧，你就在我值班的屋里打个盹吧。”

“您呢？”大陆问，“您怎么办？”

“我回家去看看，我家离这不远，老头子这两天正不舒坦，我挺放心不下的。要不是你们来了，我本该在家里伺候他的。这样正好，咱们两方便，我会不时地来这转悠一下，看看有什么事没有，你们也别担心，这里并不是什么可怕的地方。”

“您不怕我们吗？”圆圆一本正经地严肃地问。

“怕你们干什么？”招待员好笑地问圆圆。

“不怕我们，嗯，比如说，偷东西？”圆圆若有其事地说。

“偷什么呢？”招待员问。

看着这间简陋的招待所小屋，一炉，一炕，一桌，一椅，除此，几乎可以说是徒有四壁。

“嗯，比如说，大衣！”圆圆眼光落在招待员刚搬进来的几件大衣上。

“你要是偷这件大衣呀，除非你不穿它，只要你穿上，不管你走到哪儿，人家都会把你送回来，那你就可以在我们这里住长久了。”招待员说着，指了指大衣上印的字，按了一下圆圆的翘鼻头。

圆圆还没有明白过来，大陆和申丝一齐笑了。

这却合了圆圆的心思，她兴奋地叫了起来：“呀！我正想住进来呢！这地方太好了！”

“你们听听！”招待员双手拍着大腿，“住你哥一个就够你父母糟心的了，你还想住进来？！”

“那才好呢！那样我爸我妈他们来一次就可以看见俩儿一时，三个大人居然无话可说。

大陆摸了摸圆圆的前额。

“干吗？”圆圆不乐意地问。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了。”大陆说。接着，他又拍了拍圆圆的肚皮。

“干吗呀！”圆圆抗议着。

“我摸摸你肚子饿不饿。”

“唉，都快饿瘪了，”圆圆揉着肚皮坐到了炕上，她这才安静了。

大陆麻利地生着火，不一会，炉子就劈劈剥剥地冒出了红色的火苗，申丝把凉菜凉饭一一地热着，又把桌子重新擦拭了一遍，挪到炕边上，为的是能让圆圆坐在炕上吃。在申丝往桌上摆饭的时候，大陆又把水壶坐到了火上。呼呼的火苗，滋滋的水声，热腾的饭菜，使得这间简陋的小屋顿时成了一个舒适无比的安乐窝，成了这荒凉之夜的奇迹。

“嗨，就像过家家一样。”圆圆感叹极了。

就是大陆和申丝，那本是像龟裂的大地一样带着隐伤的心，在这温暖的

气氛中也变得像绸缎一样地柔软、平熨，轻轻地抖动着。连招待员都被感动了：

“好好地吃吧，好好地歇着，我时不时地来看你们一下……好孩子们！”她走了。

“真好啊！”圆圆不住口地吃着，不住口地夸着。

“好吗？”大陆问着申丝。

“好。”申丝点点头。

他们三个人围坐在炕周围，心里都受着感动。他们都没有过健全的家庭生活，他们都曾在别人的闪烁着灯光的窗户外羡慕着和猜测着里面的团团圆圆的幸福。在万家灯火的都市里，这和他们隔着一层窗帘的幸福比比皆是，但他们却无缘领略。而今，当这样一个夜晚在他们孤独的命运交叉点上降临的时候，他们觉得那千家万户的幸福无一能与此相比。一时连圆圆都找不出其它的话来，大家默默地品味着这劳改营地里的粗茶淡饭，默默地品味着这不同寻常的时光。

但，只要有圆圆，是不会沉默的，她塞饱了肚皮，开始神采飞扬地讲开了：

“知道不？我哥在严管班里！”

只这一句话，像一声刺耳的不协和音，敲碎了方才短暂的宁静，申丝和大陆立刻感到口里的食物难以下咽了。他们俩惊吓和急切的目光一起射向圆圆。

哥哥在严管班的这个事实，这样引人注目，使圆圆觉得自己也与众不同，增加了她的荣耀和激动，她放下碗筷，就站在炕上演讲开了：

“严管班，就是把最厉害的人严格地管起来，我哥就是最厉害的！想见他可不容易。嘿！人家压根儿就不让见。不要说我来，就是我爸我妈来也不让见，就是我爸我妈是再大的官儿也不让见！——你家老子不就是个武官吗？你再大的武官也得服从法官！——这是他们训我的话。”

“这么说，你没有见到哥哥？”申丝着急地问。

“哪能呢？”圆圆骄傲地说，“我可不是小孩子，一吓唬就吓唬住了，我有我的本事！”

“又是特异功能？”大陆盯着圆圆。

“哭！”圆圆得意地引用着地道战里的台词儿：“各村的地道都有高招——我就哭，使劲儿地哭，哭得闭了气……”

“啊——”申丝一把抱住了圆圆。

“嘻！装的。”圆圆满不在乎地说，“没过一会儿就缓过来了，他们就让我看哥哥了。”

申丝紧紧地把圆圆抱在怀里，看着她的小脸，苍白，近似透明，皮肤下的比发丝还要细的淡蓝色的血管依稀可见。她知道，圆圆不是装的，这孩子无论从体质上还是从神经上都是极为敏感和脆弱的。她把耳朵附在圆圆的小胸脯上，听着她的不均匀的心跳，她完全可以想象圆圆是怎样哭得死去活来——“哭得闭了气”——这就是圆圆的“牺牲”，一个妹妹为了看望哥哥所付出的代价。

“我缓过来的时候，他们又是给我喂糖水，又是用毛巾给我擦脸，哄着我，和我说好话，还把我哥从关着的小屋里放出来，让我哥也来哄我。我带去的东西他们都让我哥收下了，一样也没有扣下来，我就是在他们眼皮子

底下把香烟给了我哥哥。”

大陆看着申丝怀抱中的圆圆，感到心痛，痛得有点发颤，他背过脸去不着她，也不愿圆圆看见他。

可圆圆认为这是对她的壮举的轻视，也是大陆他们的无知，她又提高嗓门，自卖自夸地重复了一遍。

“嘿，我干得那利索劲儿，我哥接得那快当劲儿，别提了，没话了，就这么一眨眼，就像是变魔术似的，香烟，嘘——，没圆圆指手划脚地在炕上表演着，申丝和大陆哀怜地在炕下看着她，默默不语，圆圆觉得十分扫兴，于是停止了表演。

大陆往炉子里又填了一点煤，将火仔细地封好，对申丝说：

“安排她睡吧！你也够累的了，早睡早起，别误了明天的早班火车。”

申丝顺从地点了点头，却又眼巴巴地看着他。

大陆慢腾腾地扯起一件棉大衣，又环顾了一下这间小屋，想找出一两件还应该由他做的事情，没有了，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睡醒一觉就是明天，明天，他们将告别这个地方，他们也将互相告别。

“只管睡吧，明早我叫醒你们。”大陆毅然决然地迈出了门槛。

申丝突然感到，这一夜将是很长。而圆圆根本不听她的话，怎么也按不到被窝里去，看见大陆一走，她就吱吱地叫起来了：

“大陆哥哥！大陆哥哥！”

大陆在窗外停住了：“什么事？”

“我害怕！”

“怕什么？”

“怕……老鼠。”

“还怕什么？”

“怕……耗子。”

“还怕什么？”

“怕……长虫。”

“还怕什么？”

“怕……蛇？”

申丝在屋里对大陆说：

“别理她，她耍赖呢！你睡去吧。”

圆圆索性呜呜咽咽带上了哭腔：

“你们都能睡着，就不管我了，我睡不着么。”没有办法，大陆只好重新进来。

圆圆立刻破涕为笑了，从炕上扑到大陆怀里：“玩一会儿，再玩一会儿，再玩那么一小会儿，就睡。”“说话要算话。”申丝警告着她。

“当然。”

“玩什么呢？”大陆问。

“嗯……”圆圆急急忙忙地想着：“丢手绢儿！”在炕上尽外头坐着大陆，在炕的尽里头倚着申丝，圆圆拿着一方手帕，从炕这头走到炕那头，在大陆和申丝的后面绕着圈子：

“——丢！丢！丢手绢儿，  
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  
大家不要告诉他，



快点快点捉住他。”

圆圆装模作样地边走边唱，走得很慢，唱得也很慢，她唯一的目的是磨蹭时间。她这次没有撒谎，她确实怕，怕别离，这人生旅途中的悲欢离合过早地侵袭了她。

大陆和申丝，两个大人顺从这孩子，随着她的节奏，轻轻地拍手，哼着，在这寂寞的夜里，玩着这年代久远的儿戏。

圆圆在这场游戏中输给了大陆，照例要罚她唱一个歌，她很高兴受罚，这样可以借此开始第二个游戏，她又开始在大陆和申丝中间跳着，唱着：

“找呀找呀找朋友，  
找到一个好朋友，  
行个礼呀，握握手呀，  
你是我的好朋友，  
再见！”

当她稚气地手舞足蹈，行礼握手，当她的手刚伸到大陆的手掌心的时候，大陆情不自禁地握紧了她，久久地不放，然后把这软软的小手掌贴到了自己那已长出硬硬胡茬的腮帮上，感动地摩擦着。

“哎哟！”圆圆叫着，“扎！”

申丝笑着。

大陆开心地闹着。

“砰！”

突然，空旷的田野上传来了清脆的枪声。

## 七

“砰”的枪响——

像一支箭，穿透了夜幕，接着又穿透了三个人的心，锋利、飞快，而又冰凉。

静寂下来后像有一只钢硬的手掌，将夜幕一把攥住，把三个人的心一把攥住、攥成死死的一团，透不过一丝气来。“大车老板的鞭声……是吧？”申丝圆睁两眼，嘟囔着。“真脆，是吧？”圆圆附和着，还傻笑了一下。

“是的。”大陆点了点下颊。他分明地知道不是，但他必须这样回答，枪声是严酷的，更严酷的是向那些没有听到过枪声的人点明枪声。枪声只响了一下，已是稍纵即逝了，但一经点明，它在人的心灵上将穿透一个永久的创伤。大陆决定撒谎，这样大家都感到松了一口气。

但是——

“砰——！”

“砰——！！”

“砰——！！！”

大陆、申丝、圆圆，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站了起来，浑身绷紧，一动不动，谎言、幻想、错觉在枪声中彻底粉碎。当最后一声枪响之后，他们三个失去了控制，同时像子弹一样扑向门外，风在旷野中响起了三个同时爆发的，混合在一起的悲怆的呼啸！

“弟弟！”

“妹妹！”

“哥哥啊——！”  
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了。

## 八

霎时，大车老板在路上所描述过的劳改营地追捕逃犯的情景在三个人的脑海里出现了，申丝想到了申炎，大陆断定是方方，而圆圆紧紧地抱住大陆和申丝，凄厉地喊叫着：

“哥哥啊——！哥哥啊——！”

圆圆忽而用手撕扯着大陆，忽而用头顶撞着申丝，她在这两个人的怀抱里滚着、喊着，直哭得声噎气绝，瘫软成一团，满头的冷汗将她的头发粘在了苍白的额上。

“不会是你哥哥的！不会是你哥哥的！”申丝叫魂般地叫着圆圆，“肯定不是的！是……”

“是谁呢？告诉我。”圆圆的小嘴巴无力地翕动着。

“是……”

申丝刚要开口，就又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圆圆的双眼黯淡地斜向了一边。

“不是你哥哥！圆圆，”大陆大叫着，“你哥在严管班里，跑不了，逃跑的是那些管得松的，比如……”大陆一语未了，泪如泉涌，“方方……”

但圆圆什么话也不相信了，她闭着双眼，梦吃般地喃喃地说着：“我给哥哥送去了香烟……香烟里面藏着一根细细的钢丝，那是一把可以锯断手铐的锯子……”

如潮的人声，从四面八方涌来，这人声中有命令，有呐喊，也有呼唤，但这一切声响，都是隐匿而低沉的，像是一支黑沉沉的夜的大军，伴着潮水的轰鸣，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不知去向了。

圆圆昏了过去。

……

当大陆找到招待员，招待员又找到医生赶到的时候，圆圆已经苏醒过来，但她闭着眼睛，咬紧牙关，不让打针，也不肯吃药，只是反来复去喃喃地说：“我的哥哥，已经死了……是我把他害死的……让我也死吧。”

大陆俯在圆圆的耳边轻轻他说：“圆圆，你那香烟里的秘密早被我发现了，我在大车上就把它拿出来了……”

圆圆僵尸一般地从炕上挺了起来，扑向大陆：“在哪里？在哪里？”

医生又纳闷又焦急地说：“这孩子是怎么回事？是累的？是病的？还是吓得了……她现在已经醒了，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得赶快走了。咱们这儿的水库决堤了，整个茶淀，全体出动，都去抢险了，你们没有听到枪声吗？那就是信号啊！那就是命令啊！”

“哈！”圆圆突然笑了起来，笑得连咳带喘，满头大汗，而大陆和申丝再也抑制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招待员终于醒悟了过来：

“天哪！犯罪的是一个人，受罪的是多少人啊！”她由不得也两眼潮乎乎的了。

## 九

奋战了一夜的抢险大军从水库方向撤了回来，在道路交叉的三岔路口分成一股一股的人流，返回各自的营房。那些疲惫的、拖泥带水的人流从三岔路口经过时，天已麻麻亮了。

人流中突然飘出了一声小调：

“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  
格哎外暖亲——”

“谁在唱歌？”一声严厉的喝斥随之而来。

“队长！”唱歌的人指着路旁——两大一小三个人影立在路旁，看着人流从他们面前经过，急切地观望着、询问着，又焦急地看着表，最后露出了失望的神情，而正在这时，他们听到了队伍中飘出一声熟悉的小调，虽然他们一下子没有看清唱歌的人的面孔，但他们立刻意识到：昨天下车后在路上碰到的那几个挖沟的人也在队伍里面，他们顿时有了希望。

“你们在等谁？”有个看守队长走到他们面前问着。

他们三个人分别说出了自己的亲人的名字，队长颇为同情地替他们向前头和后头的队伍中打听，这时，人流不断地从他们三个人身旁经过，他们三个不断地开始了和这支队伍的问答：

“他们是你们的什么人？”

“弟弟……妹妹……哥哥……”

“你们是他们的什么人？”

“姐姐……哥哥……妹妹……”

人流不断地行进着，问答不断地继续着，于是，在这抢险归来的大军中，开始喊喊喳喳地传递着“兄、弟、姐、妹”的称呼，虽然这种传递是断断续续，含糊不清，甚至颠三倒四，但这“兄弟姐妹”的称呼却穿行连贯了这支劳改大军，从头至尾，越传越远……

终于，他们在队伍中找到了招待员。

“怎么样？”他们三个异口同声地问。

“挺好！挺好！”招待员兴奋他说，“大坝保住了。……哎，你们还没走？再不走赶不上火车了。”

“那……他们呢？”

“噢，”招待员说，“都挺好的，有受伤的，但无一人死亡，这次干得不错，表现突出的，还要给他们评功授奖，将功折过呢！你们放心地回去等亲人们的喜讯吧！”

“让他们给来封平安信就行了——替我们三个把这话捎给弟弟、妹妹和哥哥。”

“也祝你们一路平安！——我这就算代表你们的亲人给你们这当姐姐、哥哥、妹妹的送行了。”

“谢谢啦！拜托啦！”

密集的云缝里露出了曙色，百灵鸟又在前方湿润的大路上唱了，申丝提着那些大大小小的空包空篮，大陆背着圆圆，朝着那远远的高高的路基走去。

“听着，圆圆！”大陆稍稍地回过头去，朝伏在他肩上的圆圆说，“还有一笔帐咱们回去再算！——那钢丝锯的事！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管你方是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妹妹，这一点，我回去就和你奶奶说，

还要写信给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学校我也要去，以后每个星期都要把成绩册交给我看，我还得把你那特异功能彻底治好，你得服管！我的厉害你可知道？”

圆圆无力地乖乖地点了点头：“不过，你得每天晚上给我讲个故事！”她打了个呵欠，睡了。伏在大陆的肩上，像是睡在摇篮里的婴儿一样，甜美而又温馨。

“申丝，你住的那个村子，离邮电局远吗？”怕惊醒圆圆，大陆轻声地问着。

“远。县里才有邮电局，公社只有一个邮电所，本来有邮递员送信，可他是个酒鬼，我不放心，总是在下工以后的傍晚去公社等信，我住的村子离公社有10里路，正是一条10里柳堤，晚上回来的时候，一路听着风吹老柳树的飒飒声，就像是听一个老太太絮絮叨叨地讲神话……”申丝突然感到自己就像那个絮絮叨叨讲神话的老太婆，她为自己说得太多而难为情了，可她却反问着：“咦，你为什么想起来问这个？”

“我在想，这样子你会很辛苦，来回就是20里。”大陆认真地思索着。

“不，弟弟难得有信来，他骨子里是骄傲的……”

“我骨子里也是骄傲的，可我会常给你去信的。”大陆坦率地说。

“我也骄傲……”申丝羞怯了，为自己的羞怯而羞怯，她第一次袒露了自己的秘密，“我一直在等一个人，等了很多年，我为他写了很多诗，可我不知道他是谁。……”

“把诗寄来吧！”大陆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但是，你要记住，你再去公社邮电所的时候，不要走夜路，那些絮絮叨叨的神话等我去了时再陪你一路听吧，你一个人的时候要当心……”

轰轰轰——隆隆隆……

忽然，从地平线上，从那被竖立着的云层拉低了的天空底下，传来了隐隐的轰鸣，像是轰隆轰隆的滚动，这滚动声愈来愈近，连圆圆也惊醒了。

“炮声？”

“火车？”

三个人都警觉地侧起了耳朵。

当那轰鸣爆发作一道晴天闪电时，三个人欢呼起来了：

“雷！春雷！第一声春雷啊！”

在九九的第三天，在惊蛰的第二天，在打春的第一声雷鸣中，这三个走在茶淀的青年人订下了今生的盟约，相依为命，不弃不离。他们的命运已在那刹那间，像闪电一样光明而疾速地交汇在一起了。他们将会有一种朴素、正直而美好的人生，还有他们那深厚而痛苦的爱，那纯真的友情，这一切都会再化作春雷，像节气那样周而复始，轮回永恒，年年代代地在茶淀的大地上轰鸣着，唤醒那些冬眠在罪恶中的灵魂，在九九的第三天，在惊蛰的第二天，那打春的第一声雷鸣会使龙都抬头、苏醒呢！

轰轰轰——，隆隆隆——

远远的，又传来了隐隐的滚动，这是火车即将开来的先兆，他们朝高高的铁路路基上跑去，当那列火车驰近的时候，他们突然扭过脸来，重新面对着这罪恶深沉的茶淀大地：

我们等着你们！弟弟、妹妹、哥哥呵！

# 晚钟

## 晚钟

原著：吴子牛 改编：张 煊

《晚钟》审片完毕，整个会场难堪的静默，无言的结局。最后上级指示：影片中的炮楼一定要倒。《晚钟》终于敲响了，然而在电影发行会上，《晚钟》的拷贝订数为“零”，有人宣称：《晚钟》是敲响了第五代的丧钟。1988年《晚钟》喜获第三十九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国内拷贝订数直线上升，人们称之为“《晚钟》现象。”

绵延寥廓的原野，一派荒芜。秋风萧瑟中，枯黄的衰草随风摇曳。随着镜头的推移，画面上是一望无际的坟茔，白色的坟幡在秋风中飘动，那飒飒的响声如泣如诉。银幕上隐约响起了钟声——钟声由隐而显，又转为雄浑、响亮。

钟声嘎然而止。万籁俱寂中，一座日本兵营，以及高墙上架设的阴森森的机枪。传出日语报名声：“野村进吉，家住广岛县五日市。”

随着报名声，出现了一列列衣衫槛楼、面黄饥瘦的日军士兵，他们跪在地上，依次报着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齐藤清茂 广岛县大野  
上田良男 兵库县尼崎市  
国公光明 玉县浦和市南浦  
小田安次 长崎县大江新町

……

报名声中一位脸色苍白的、戴着眼镜的日军文书伏在案前往一条窄长的白绢布上书写这些士兵的姓名、籍贯。

在依次传出的报名声中，有一位士兵手里提着汽油桶，往队列中的士兵身上浇洒汽油。

报名声停息后，一片寂静。一列列浑身油湿的日兵，整齐地跪在院子中央。一名指挥官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到士兵队列前。他手里捧着一只羽毛洁白的信鸽。指挥官将手中的信鸽双手托起，高声问：“它飞向哪里？”

“日本海！”全体士兵朗声回答。

接着又是死一样的寂静。寂静中，指挥官用眼色示意文书，文书将写满字迹的白绢布捻成小卷，装进信鸽身上的信管内。全体士兵的眼光齐刷刷地盯着文书的每一个动作。

文书眼里噙着泪珠，含着深情注视着捧在手中的信鸽，神色庄重地将它慢慢举过头顶，信鸽扑腾了几下，振翅飞向远方。

所有士兵的眼光都凝视着信鸽飞去的方向，直至它消失在天际。

倏地，机枪口吐出一串串火舌，火舌扑向队列中的士兵，刹那间，火焰冲腾而起，吞噬了这群士兵。

在熊熊烈火中，有两名士兵试图从火网中冲出去，但很快便中弹倒下。

晨光熹微中，现出一座日本岗楼的剪影。岗楼下，一位老农挥斧奋力砍伐岗楼的底桩。朝曦初起，斧头刃上的银光在朝阳下一闪一闪的，碎屑随着斧击声飞溅。

随着镜头的推移，画面上出现了一处遍布着弹坑、残垣断壁、烧焦的尸体以及树木等。排长和四位八路军战士迎着镜头走来，他们是奉命来清理、打扫战场的。

废墟上，我军战士的遗体与日军尸体杂然横陈，惨不忍睹。排长在默默地挖坑，准备掩埋战友的尸体。他的脸色庄重、肃穆。大个子兵在一旁挥镐挖地；一个身材清瘦的年轻战士摘下军帽轻轻地盖在战友烧焦的脸上；一个蓄着络腮胡的老战士背起一具烈士的遗体；一个身材矮小的战士在整理战友的遗体排长和战士们仍在忙碌着。

从远处传来一阵如潮的童声、呐喊声由远而近。随着呐喊声的逼近，出现了一大群农家的孩子，他们挥舞着棍棒、树枝等物，愤怒地追打着一只落荒的日本大狼狗。

这只日本狼狗拖着一条长长的被拽断的套脖子皮带，仓皇逃窜。

孩子们兴奋地穷追不舍。

正在清理战场的大个子战士见状起身，端起机枪，只见地面上腾起一片烟尘，日本狼狗中弹倒下。

秋高气爽。一农夫肩扛木犁，手牵毛驴，喜洋洋地走着。他旁边的女人怀里抱着孩子。

这位农夫的周围是新耕的田地。背景中依稀可见几位农夫在拉着毛驴犁地。吆喝毛驴的声音和农夫们轻快的交谈融汇在一起。战士们被这幅恬适、美丽的秋耕图景迷住了，胡子兵忍不住停下脚步，用极地道的声音吆喝着牲口“嗨——！”

农夫们十分友好地与八路军战士打招呼。战士们高兴地与老乡挥手致意。就在战士们快走出老乡的视线的时候，突然有人发出一声惊呼，引来了几个好奇的老乡，他们靠近一看，顿时骇然失色，眨眼功夫便大呼小叫地跑散了。

乡亲们的喊声惊动了八路军战士，他们预感到这边碰上了什么危险的事情，便飞快地往回跑。

一位老乡惊恐未定地用手指着前面的一处田野。排长和大个子兵走近查看，只见一块新翻的土地上，袒露着一枚锈迹斑斑的日式炸弹。排长示意胡子兵等三人在远处安顿老乡，他和大个子兵轻轻地取出炸弹，而后，大个子兵用肩膀接过炸弹，扛起来迅疾向无人的原野纵深处跑去，几乎是在他们卧倒的同时，远处响起了爆炸声。

老乡们欢呼着向排长等人致谢，一些妇女还将干粮、鸡蛋、萝卜硬塞给战士。

田野又恢复了升平气氛。天空澄净，秋阳暖融融的。战士们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又是一片荒凉的无人地带。饿狼觅食的哀嗥声在远处低徊。

八路军战士们又来到了一处被战争摧残得疮痍满目的地方：在凌乱的几十具中国士兵的尸体中，夹杂着一些日军士兵的尸体，尸体的惨状说明几天前这里发生过一场激烈的肉搏战。战士们挖了一个大坑，把中国士兵的尸体掩埋好。

“排长，那些日本人……”胡子兵走到排长身旁，轻声问。排长在新坟上压了一块石头，默立不语，过了一小会，他缓缓说道：“……也用些土盖上吧。”胡子兵起身走开，排长带领另外几名战士把日军尸体旁边的枪支检

起来，集中在一块。

小个子兵和瘦个子兵把日军尸体扔进坑里，胡子兵气呼呼地坐在一旁不愿动弹。排长往坑里填土。大个子兵气狠狠地望着排长他们，突然，他起身搬了一块大石头，猛地往坑里砸。

战士们清理完这一处战场又上路了。他们来到一处较为平缓的山坡。山坡上围满了老乡——原来是我军战士押送日军战俘从这里经过，日俘队列中有不少伤兵。老乡们对日俘横眉冷对。

排长和战士们默默地注视着我军战士押送日俘队伍经过。

又是一个遍布坟茔的山坡。山坡上有一个年轻的瞎子，他挎着篮子，用枯瘦的手抓起篮里的纸钱，而后一把一把地抛撒出去，纸钱像秋风中漫天飞舞的枯黄的树叶。瞎子机械地向前移动，机械地重复抛撒纸钱的动作……

排长等人不由得停住脚步，眼前这揪心的一幕使他们悲愤难言。

夕照把远山近树染上一片金黄，落霞映红了天际。起了一阵风，纸钱和树叶在半空中飞舞。远处，隐隐传来妇女的哭泣声——是两名年轻的寡妇在上坟。

战士们远远地盯着寡妇的背影，心里沉重得挪不开脚步。小个子兵望了眼满山遍野的坟茔，又满怀同情地注视着寡妇的背影，喃喃自语：“战争夺去了这么多青壮年的生命，留下这么多寡妇……”

这一幅图景触发了这些战士们心里的隐痛——

胡子兵默默地抽着旱烟，随着淡蓝色烟雾的漂浮，他眼前幻现出他家乡的木屋，屋前有一株老槐树，妻子衣衫不整、披头散发地悬吊在树上——她是在被日军士兵凌辱后自尽的，死时不满30岁，还没生过孩子。

大个子兵神色严峻：日本鬼子进犯他老家村庄时，他媳妇不甘心受凌辱跳到井里，结果还是被日兵拖上来，四个日本兵轮番糟蹋他媳妇……

排长的脸色如雕像般凝重，他许久不发一语，瘦子兵瞥了排长一眼，他知道排长此刻的心事——排长一家人全被日本鬼子杀了……

“为什么不把这帮俘虏都杀了呢？”大个子兵恨恨地低语。

那两名寡妇仍在哭坟。战士们默默地向她们行了注目礼，心情沉重地离开。

新的一天开始了。山坡上，分布着稀稀落落的杂木，悦耳的鸟声给山林增添了活力和意趣。半山腰有一座荒废的古庙。排长和战士们走到庙门口时停下来，放下背包和工具，他们边休息，边吃干粮。

小个子兵闲不住，他在庙里到处转悠。突然，他发觉庙里有异常的响动，接着一块门板倒下来，小个子兵迅速举起枪，喝道：“惟？！”

没有应声。小个子兵小心地往前探望，在门板后蜷缩着一个日军俘虏，他不知是饥饿还是患病，脸色很难看，目光黯然无神。“排长，这里有一个活的！”他的枪对着日俘，回头喊道。

日俘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嘴角在轻微地蠕动，枪带仍挎在胳膊上。

战士们迅速围上来，日俘欲伸手去摸枪，排长大步跨上去，把枪夺过来，日俘又无力躺下。大个子兵逼到他跟前，揪住日俘，把他拖起来，使劲晃了几下，刚一松手，他又软绵绵地倒下了。

“小日本都投降了，你一个人到这儿干吗？”胡子兵逼问道。

日俘干裂的嘴唇蠕动了几下，一双惊恐的眼睛半睁半合。

排长见状取下水壶，向日俘脸上浇水。日俘贪婪地用舌头接水。战士们

向他围拢。日俘用手撑着地，艰难地支起身来。

“你从哪来？嗯，快说？！”排长喝问。

日俘抬眼望了排长一下，正要答话，忽然，他看到了排长身后的一块玉米饼，便猛扑过去，抓起就啃。饥饿把他折磨得虚弱不堪。

原来，这位日俘是日本弹药库守军，该弹药库设在附近一个山洞里，他们与外界中断了联系多时，失去了补给。在饥饿煎熬下，上司派他出来找食物并打听情况。

日俘说了几句，又无力地躺倒在地上。排长掏出一块干粮，掰成两半，瘦子兵用水壶里的水把干粮浇湿，日俘用颤抖的手接过，慢慢地吞咽。排长把日本天皇投降的情况告诉日俘。从日俘嘴里知道，附近的弹药库里还有 32 名守军。

排长等押着日俘往弹药库方向行进。他们进入了山脉的纵深地带，他们走过了一座横跨在深壑间的窄小、破旧的木桥，他们穿过了岩洞，前面是一处陡峭的岩壁，日俘停了下来。

“仓库在哪儿？……说呀！”大个子兵上前揪住日俘厉声问。

日俘伸出手，战战兢兢地往前指，顺着他的手势，果然看到了一排黑魃魃的洞口。排长和战士们越过石崖，沿着土路，接近了洞口。洞口上覆满了爬藤状植物，靠近洞口的地方，还长满了灌木和杂草，不仔细看，还真难发现。两条锈迹斑斑的铁轨隐没在枯败的荒草中。

战士们分散开，占据有利地形。排长贴在一块巨石后，仔细观察周围情况。大个子兵迅速架好机枪，枪口正对着洞口。

排长向日俘向洞内日军喊话。

洞里没有动静。周遭是窒息般的沉寂。日俘有些绝望了，“他们……可能不行了。”他伤心地低语。

大个子兵从机枪后探出头来，对排长说，“排长，我去看看……”

排长摇摇头。

排长让日俘把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的消息告诉洞里的日军。日俘喊话后仍是死一样的寂静。排长陷入思索中。不多会，从洞里面传出一阵轻微的车轮滚动的声音，未久，一辆滑车慢慢从洞里面滑出。

日俘向排长要求给洞里提供一些食物——他们已断粮很久了。排长略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日俘又向洞里喊话，“队长阁下，出来吧，让大家吃点东西，要活着回到日本去呀！”

洞内，10 几个日兵抱着枪倚靠在弹药箱上，他们无精打彩，面色枯黄。中尉面色冷峻地站在一挺重机枪后面。日俘的最后几句喊话显然是对洞内的日军产生了影响。士兵们都用期待的眼光注视着中尉。

中尉和军曹默然对视。有顷，中尉示意旗语兵到洞口与八路军联系。

排长等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洞口。突然，从里面晃出一名日本兵，他身体瘦弱，仿佛站立不稳的样子。

大个子兵在机枪后警惕地盯着他。

旗语兵从身后抽出两面信号旗，无力地挥了几下旗语。日俘高兴地说：“他们同意了！他们同意了！”

旗语兵摇摇晃晃地走回洞里。

排长扛着干粮袋，和胡子兵、小个子兵从山坡阵地上走到中间地带。大



个子兵和瘦子兵紧盯着洞口。排长等把干粮铺放在一块白布上。

洞内，中尉和军曹躲在活动工事后面注视着。排长等摆好干粮后，退到旁边隐蔽起来。

日军在军曹带领下，排成两列纵队走出山洞，他们均未带武器。

排长在隐蔽位置上盯着。胡子兵在清点人数。过了一小会，他附在排长耳边：“31个。”这时，排长出现在山坡上。

军曹对排长施军礼。排长威严地指了一下摊在地上的食物。

军曹发了一声口令，日军队列开始移动，逐渐走成一个圆圈，围着食物站定。

排长和大个子兵等冷冷地看着。军曹又发出一声口令，全体士兵盘腿坐下。有的士兵开始伸舌头舔嘴唇。到又一声口令发出时，话音刚落，便有无数只手扑向面前的食物，而后是吞咽咀嚼的声音。有两个士兵争抢一个鸡蛋；有一个士兵闭着眼，用手挡着脸，慢慢地嚼着；有一个士兵兀自坐着发呆；军曹抓起一块玉米窝头，掰成一小块一小块，慢慢嚼着，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中尉躲在洞口的活动工事后面，阴冷的目光在注视着日军士兵。

胡子兵掏出一块半肥半瘦的干肉，把它扔到干粮堆上。一名士兵抓起干肉，犹豫了一下，转身递给身旁的另一位士兵，另一位士兵接过后又恋恋不舍地给一位年纪较大的老兵……干肉传到军曹手里，军曹接在手上，突然，他“哇”地呕吐起来。

日军士兵与我方战士不知道怎么回事，都盯着军曹。

突然，从洞里传出女人的尖叫声，转瞬之间，一位身上披着布片的中国女劳工冲出洞口，踉踉跄跄地往前跑。

排长迅速迎上去。日军士兵惊呆了。军曹想上前阻拦，被排长一把推开。军曹想掏枪，胡子兵已把枪口对准了他。

排长拉住女劳工，另一只手举枪对准中尉，一时形势直转急下，双方形成了紧张的对峙。排长抓着劳工，慢慢往我方阵地上退。大个子兵端着机枪，随时准备射击。

军曹和日军士兵亦随即往洞口方向退去，他们与排长擦身而过。

双方紧张对峙的局面重又形成。

排长给中国女劳工喂水和食物。奄奄一息的中国女劳工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道：“洞里还有两个中国人，鬼子兵……吃了一个中国人……”她说完，昏死过去。

大个子兵闻言忿恨难平，端起机枪猛扫了一梭子。排长把大个子兵拽下来，制止了他。

瘦子兵揪着日俘衣领，边拖边骂：“你刚才说32个人？中国人就不是人？！……你这狗日的！”说完，把他重重地扔在一旁。

女劳工终于死去。小个子兵用一件衣裳盖在女劳工遗体上。

日俘脱下帽子，看着小个子兵给女劳工盖衣服。排长走到日俘跟前，一把将他揪起来，命令他向日军中尉喊话，让他出来。

昏暗的洞内，中尉仁立在重机枪旁。所有的士兵都戴上钢盔，一只手握着自己上刺刀的枪。他们望着中尉所在的方面，仿佛在期待着什么。

日俘喊话的声音传进洞里。中尉脸色阴冷。

排长和战士们严阵以待。小个子兵、胡子兵从腰上取下手榴弹。排长将

手榴弹捆扎成堆。

日俘脸色灰白，他继续声嘶力竭地向洞内喊话，大致意思是，再不出来，就没命了。

中尉和军曹交换着眼神，不知如何是好。

排长思索了一下，从隐蔽阵地上跳下来，往中间地带走去，日俘跟在他旁边。

中尉和日军士兵紧张地盯着排长和日俘。

排长和日俘在刚才放干粮的地方站定。须臾，只见洞内有些响动，一名日兵持枪从工事后走出，隐蔽在洞口的右侧。随后，中尉从黑暗中走出洞口。

排长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中尉。中尉面无表情地向排长走来，到保持一定距离时站定了，双方对视了几秒钟。“立即把两名中国人交出来！”排长严峻地说道。

中尉默然不语。军曹和日军士兵聚集在洞口注视着。

排长把刚才的话厉声重复了一遍。

中尉脸色木然。忽然，他微微抬高了视线，大个子兵端着机枪从正对着他的一块巨石后闪出。几乎在同时，洞中的活动工事悄然往前移了一些，乌黑的枪口清晰可见。

中尉思索着，有顷，他轻轻地挥了一下手，一名日兵凑上来，“抬出来！”中尉令日兵传话。不多会，几位全副武装的日兵抬出两具中国男劳工的尸体。

八路军战士愤怒的脸。大个子兵走到中尉身旁站定，狠狠地瞪着他，啐道：“呸！我日你个娘！”而后，他扛起一具劳工尸体，往阵地方向走。日俘帮瘦子兵抬另一具尸体。“交枪吧！”排长冷冷地对中尉说。

中尉沉着脸：“我要是不交呢？”

排长逼视着中尉，双方对视了几秒钟，排长转身指着那些日军士兵：“你要为他们着想！”

中尉显然是有所触动，他收回视线，想了想，说：“让我想一想。”

排长的视线从中尉脸上移开，又扫了军曹一眼：“那好，明天早上见！”言毕，转身就走。日俘跟在排长身后，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睃了中尉一眼。

军曹和日兵都已进洞了。只有中尉还呆立在原地。日俘的眼光和中尉对上，日俘趋前鞠了躬。军曹见状走过来，和蔼地拍了拍日俘的肩膀。

走在前面的排长似乎觉察到了什么，猛然回过头来，日俘望着排长，脸上充满了歉意。日俘跟在军曹后面进洞。

夕阳渐渐地在山后隐没。暮色从丛林深处发散开来，渐渐地，远山近谷都被苍茫的暮色吞噬了。天地空茫，万籁俱寂中传出一阵有力的砍伐木桩的声音，仍是那个老农在砍伐岗楼的底桩。

月亮从容不迫地从山岗后爬上来，转眼功夫，天地万物变清明了。

老农仍在砍伐岗楼底桩。

山洞里，中尉默默地擦刀，刀刃发出寒光。全体士兵盘腿坐着，眼光齐刷刷地盯着中尉。中尉用雪白的手巾擦过刀刃后，将刀入鞘。而后，他扫了下属一眼，平静地问道：“我们以自决的方式尽忠于天皇，同意吗？”

冷场了片刻后，士兵们齐声回答：“同意！”

军曹在另一处弹药箱的过道里游走，他的精神崩溃了，嘴里不停地念叨着：“3, 315、3, 316、3, 317……”

月光下，排长和战士们警惕地在阵地上守卫。胡子兵在默默地抽烟。小

个子兵在呆呆地想心事，瘦子兵倚在石头上，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排长蹲着的剪影，凝重，肃穆。

山洞里，日兵开始“净身”。日俘躺在地上昏过去。一名年少的日兵走近，用毛巾擦他脸上的血迹和泪水。军曹盘腿坐着，脸上是一副很古怪的表情。中尉神色庄重地站在士兵中间，领大家唱日本歌曲《荒城之月》：

“春日高楼明月夜，盛宴在华堂  
杯影人影相交错，美酒泛流光  
千年苍松叶繁茂，弦歌声悠扬  
昔日繁华今何在，故人知何方  
秋日营寨满寒霜，衰草映斜阳  
鸿雁悲鸣长空过，暮云正苍黄  
铁马金戈杀声消，抚剑思茫茫  
良辰美景今何在，回首心悲怆  
荒城今宵月又圆，四野何凄凉  
夜空依然旧时月，冷冷发幽光  
颓垣断壁灭心迹，枯藤绕残墙  
松林难听风雨急，不闻弦歌响  
浩茫太空邈天涯，千古此月光  
云烟过眼朝复暮，残梦已断肠  
今宵荒城明月光，照我独徬徨

翌日清晨，中尉率日兵列队出山洞。排长等战士一字排开。中尉快到排长跟前时，微微抬起了目光——昨日阵地上空空荡荡，他这才知道对手才五个人！在他身后，日兵陆续走出山洞。

胡子兵嘴角微微翕动，他在数出洞的日兵。

山洞里，满头大汗的军曹正紧张地靠在弹药箱上。

胡子兵数到“31”时，后面没有人了。“还有两个。”排长说。

军曹和日俘还在洞里。日俘脖子上套着绳索，军曹注意到了点燃的导火索，他举刀斩断，而后怪叫着，在洞里跑来跑去。

排长命令道：“把枪放下！”

中尉对士兵下令：“横枪！”士兵们整齐地将枪横放在跟前，这时，中尉听到了军曹的怪叫，排长等人也听到了。趁大家注意力分散的当儿，中尉突然抽出军刀，刺进腹部……

军曹怪叫着，从洞里跑出来，被大个子兵按住。排长进洞寻日俘。

太阳升起来了，排长和战士们押着日俘，他们每个人肩上都扛着好几条枪。就在他们离开山洞一段距离时，山洞里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一时，烟雾腾得老高。

太阳也越升高了。忽然，又传来一声巨响，原来是老农砍伐的那一座日本岗楼倒塌了……

# 大磨坊

## 灵旗

乔良

《大磨坊》无异于吴子牛的又一个“滑铁卢”，有人因此建议取消吴子牛的拍片资格。原著者乔良看完样片后，走到贺敬之跟前，神态庄严地敬了个军礼——毫不掩饰他对该片的欣赏，然而，不同的部门对该片则有不同的看法。灵蛇在握，子牛有遗落荒原之恨。该片根据乔良小说《灵旗》改编而成。

最先看到的是那根青蔑竹扁担。扁担头上系一条二尺半长的孝布。布在夹着水腥气的东南风里瑟瑟摆动。于是，出殡的行列徐徐走进青果老爹的视界。

灵旗飘飘。钱龙飞飞。唢呐无始无终地吹着一支叫人欲笑不敢欲哭无泪的曲调。嘶哑。嘹亮。没有人能哭出那么高的音来，索性不哭。挑在竹竿上的鞭炮爆着，响着，炸出一团团刺鼻的烟花，把所剩无几的点点凄凉呛得无影无踪。唯一的悲哀来自捧着死者遗像的孝子。50开外。鸠形鹄面。被两个神情木然的大汉架着，双腿腾空，脚尖不时点地。眼泪鼻涕口涎汇成一股水系，像条透明的橡皮筋，在皱巴巴的下颏上长伸短缩，极有弹性。

死者是一老太太。杜九翠。寡妇。守寡整整50年。丈夫在50年前的一个秋夜不明不白地死去。是凶死。她是他的第四房。对他的死，她既不高兴，也不难过。奇怪的是她却50年没改嫁。和其他三房正相反。村里人都说，她丈夫要不是个该砍脑壳的家伙，真该给她立个贞节牌坊。这话等于没说。因她丈夫该死。丈夫一死，一大家人马上分成四家。她带着唯一的儿子，守着分给她的三间破瓦房和九亩半水田，熬到土改，被划为小地主。此后30年抬不起头。

正是油菜花乱晃人眼的季节。没雾，或者有雾被风撩开，顺越城岭余脉滚滚而来的丘陵谷地上，会涌出大片大片的金黄，比雾后的阳光还鲜亮。

青果老爹捧一支奇特的水烟筒，站在水粘岭顶头的那棵千年樟下。水烟筒是用四零火箭弹的弹体改制的。走出去100里，你也不会找到第二支同样的物件。自然被老爹视作珍奇。整日捧在手上，哮喘不止时，也决不撒手。现在依然如此，捧着，并不吸。只是用手兜住镶了一圈铜皮的筒底，让烟嘴靠在肩膀头上。像熟睡的婴孩。他挑了一块没生苔藓的石头站上去，朝岭下张望。可以看见整个谷地。谷地偏右些，徐徐走出一支殡葬队列的村子叫洪毛靖。

现在又可以用这法子葬人了。老爹默想着。50年前是这样，50年后又是这样。中间却有几十年不许这样。一切把阴间和阳界沟通的企图和愿望都不许。世道就是这么回事，变过来，又变回去。只有人变不回去。人只朝一个方向变。变老。变丑。最后变鬼。

在一片紫云英撩人的绯雾中，他看见一个白白净净、细眉细眼的姑娘从东走来，向西走去，他看着她肩上那两根干巴巴的小羊角辫一下变成两股又粗又长又黑又亮蒜瓣似的大辫子又一下变成盘在头上的发髻。她先是在田埂上一跳一跳地走。接着挎一只竹筐挺起波涛汹涌的胸脯在水塘边轻盈地走。

又腆起肚子像母鸭一样在天井边笨重地走。最后她回过脸来，露出一口掉光了齿的牙床，朝青果老爹凄然一笑。

老爹一惊。听到两声脆响，一支二踢脚冲天而起。随后是一片密不透风的响鞭。开始下葬了。老爹怅然回首。

那棵老皂角越长越老。老得人们已经想不起它早年的主人是谁，它还是照样老它的。任凭曲干弯枝上生满绿毛，挂满藤葛，爬满五花十色的寄生物。杜子爪子，这雅号小几辈的人几乎听都没听说过。可他们熟悉老皂角。差不多一落生就围着它长。一代接一代的长。老皂角浓荫所及之处便是洪毛靖人心智的发蒙地。他们搬个树墩或者垫块石头坐在树下，从老辈人嘴里把许许多多真真假假奇里古怪添油加醋的故事听过来，又许许多多真真假假奇里古怪添油加醋地传下去。有些故事很古老，比老皂角还老。像牛郎织女。像孟姜女哭长城。有些故事不太古老，甚至比老皂角还年轻。像太平天国。像红军过广西。

红军当年死得好惨呕，二拐子搔着光秃秃的头皮，讲得很感伤。

青果老爹喜欢听二拐子讲。他喜欢听二拐子把许许多多奇里古怪的往事讲得添油加醋真真假假。二拐子的声音也挺古怪。话尾巴上常常拖带出嘶嘶的哨音。又尖亮又刺耳。听来有叫人毛骨悚然的效果。老爹听得蛮专注。二拐子一张口，他就倚在老皂角对面的一棵不太老的皂角树下滋滋地抽水烟。尽管这哨音已经消失好几年了，可他还是每天都要到老皂角对面来倚一会儿。他觉得二拐子的声音总跟着他。他根本不知道也不相信自己有耳鸣的毛病。

他以为又一次听到了二拐子的哨音时，那年轻汉子便再次出现了。正向他这边走。身后是大片大片油菜花，金黄黄的比阳光还耀人眼。

可那时没有油菜花。那时是初秋。连油菜籽都榨成油了，哪儿还有油菜花？是眼花。老爹自言自语。看来真的眼花了。

到70岁才发现眼花。先前，谁也弄不清，这老头的眼力怎会那么好，在水牯岭上竟能看清岭下稻田里田鸡跳水。70岁生日那天，他下山去了一趟。从洪毛靖回来就开始嘟囔，眼花了，眼花了。老看见一个人影在眼皮前晃来晃去，面熟得很，就是看不仔细。有时那人走得很近了，甚至都能闻到迎面扑来的气味：腥乎乎的像狗血。还是看不清。不过不看也知道，是个小伙子。

这时那汉子正从岭后朝这边走。路被蔑竹林遮盖了。人在竹丛间忽隐忽现。竹叶唰啦啦响。看得出是当地人。走路很快也很熟。不大会儿就从老爹眼皮下翻上水牯岭，在一棵光杆桉树边停下喘气。边喘边解腰带，从裆里掏出样东西乱晃。顿时水声四溅，是泡长尿。听着像过了一场小雨。撒完尿，继续赶路。直奔洪毛靖。走到山半腰，忽然踏翻一块石板。哟嗬一声，掉进一条丈把深的沟壕。头朝下，正窝住脖子。半天透不过气，发不出声。

青果老爹想上前帮他一把。找来找去，竟找不到通向那沟壕的路。那条蔑竹覆盖的毛道不见了，而且连那沟壕也跟着不见了。还有那棵光杆桉树。不是20年前毁林造田时就被齐根拔去了么？闪进老爹眼里的是一条和黑黢黢的电杆一起盘山而来的黑黢黢的柏油公路。一辆长途公共汽车和另一辆长途公共汽车正在路上对着头爬。觉着有些纳闷。木呆呆地寻思了一会儿，恍然有所醒悟：方才看到的是50年前的水牯岭。那路，那树，那沟，连同那汉子都是50年前的模样。

人怎么可能再回头看到50年前的事呢？就是眼花了也不行呵。老爹自问

自答。忽然，他闭紧已经向腮两边瘪下去的嘴。夕阳正热吻着岭头傲立的千年樟。满树叶片辉煌。天亮着呢。老爹眼里的天却黑了，像打翻掉无数砚台。

他看见那汉子从沟壕里走出来。

那汉子是从湘江边过来的，刚才他还是红军。红六军团十七师四九团的号兵。现在不是了。现在是逃兵。8月，红六军团奉命长途转进，杀出苏区去找贺龙。他们不知道此举是一次投石问路：两个月后，中央红军将沿着他们走过的路线开始漫无目标的长征。他只觉得越走路越熟，越走离他家乡越近。他打定主意，近到不能再近的地方，近到能望见湘江的地方，就逃走。机会来了。他们从探朋岭那边追着民团打，追到江边，他瞅个空子就成了平民百姓。

湘江，从海阳山石缝间叮吟而出，经70里灵渠，水分两派。三分水归漓，七分水属湘。湘水占多，于是志得意满，左顾右盼，望东北方款款流淌。

那汉子在江边收住脚，弯下腰去系草鞋。跑在身后的人都已撵到前头，他才站起身，从背上解下明晃晃的铜号，把在手上反复端看。看够了，将号举起，甩手榴弹似的举过头，停住。西沉的太阳也停住。停在铜号上，把号身镀得金光灿灿。像一桩古老仪式。然后，那金灿灿的物件飞出手去，劈空划开一条耀眼的光弧，又噗地扎进不紧不慢、流速均匀的湘江水。太阳很快西坠。天黑下来。那汉子车转身，朝来时的方向跑。朝水牯岭跑。当时谁都不会想到，在这个有一名红军战士开小差的日子过去两个月零23天之后，此地沿百里湘江会爆发一场50年诉说不尽的残酷血战。

一仗打下来，从山顶到山脚都红透了，全是血。二拐子连说带比划。全是血，踩上去脚都拔不起。湘江早涨红了，血水往海阳山倒灌。遍地都是红头勇，就是红军。也叫红粮崽。除了死的，活下来的全挂花。好多都是被竹签子锥的。这是李军造的孽。李军就是桂军。桂军就是广西军。他们硬要家家户户都交20根竹签，一色用青蔑竹，要带青皮的。要削得尖又细，每根长一拃，五寸多。还要用人尿马尿泡过。再浇上桐油。这东西毒得很。人一踩，扎伤不说，还会中毒。淌浓水，烂脚板，走不得路。民团就乘机收拾红军。民团杀人好狠呕。认真打仗他们不行。他们全是战后英雄。搜红军，抓红军，杀红军，他们比李军还厉害，手段也狠。岭上，坡头，沟底，石头缝，竹林子，任你躲到哪里，民团也能把你抠出来。身体好的，绑到县城去讨赏。走不动的，就地乱枪乱棍打死。民团打死的红军怕比李军打死的还多。哪个晓得红军委实太多了，硬是杀不完。有的人伤重走不远，有的人饿得受不了，就连死都不怕了，大白天爬到村里来讨水，讨吃。看到他们身上有些能用的东西，枪啦，线毯啦，搪瓷碗啦，村里人就出来抢。不给就打，往死里打。有的给了也往死里打。

青果老爹看着那汉子扔掉铜号，匆匆钻进蔑竹丛，摔进沟壕里又爬上来，跌跌撞撞歪歪倒倒地摸进了洪毛靖。天太黑，雾也起了。进村前他走了好一阵没头没脑的路。本想抄近道，从村北头几座外姓人的坟墓地中间穿过去，绕开那口每年都会淹死个把人的恶水塘，再拐上进村的砂子路。可是不成。他一抬脚就要绕圈子。先围着坟地绕，又围着水塘绕。在坟地和水塘间转了半天，又转回到那片坟地当央。他好像看到一个背影在领着他走。仅仅是个背影，既看不见头，也看不见腿。走得很快，他几乎跟不上。每当跟不上时，他就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鬼打墙了。青果老爹看见那汉子惊出一脸凉汗。但他知道帮不上忙。人的手伸不了50年那么远。他能感觉到50年前的湿雾

慢吞吞地渗过布丝，粘在那汉子微颤的肩背，腰腿，臂膀上，裹出一身无形的恐惧来。

两个月后，在那汉子撞上鬼打墙的地方，几个红军被人杀了。红军死得好惨。二拐子的故事总是这样开头，总是有哨音。一个赶队的红军路过坟地，就是离现在压面机房不远的地方，呼啦一下冲出10几个人，一起喊：红粮崽！红粮崽！把他从头到脚剥得精光，连卵子都露在外边。后来有人丢了一件裤子给他，是前不久跳塘死的那个女人穿的，都泡朽了。又小。他穿不进，一伸脚就蹬烂了。有人就说，留着他也没用，杀了算了。咔嚓一下，他的脑壳上就劈进一把铁锹，脑浆子溅得树叶上白花花的。二拐子哨音。还有个红军背了个包裹，走到村边上歇气。才把包裹挂在水塘边的木桩上，就被人用竹竿挑了去。包裹撕开了，里边有几面红旗，写着红军几团几营几连。这是军旗，他当然舍不得给，那些人就用鸟枪撵起他打。把他打倒在地，让他跪在地上，拉起他的手掌心来看，看到没有茧子，就说他是个官儿，扯开他的衣服找钱。找不到，一鸟枪就在他脑门上穿了好多个洞，烂得像土蜂窝。这些都还是几个黑了心红了眼的村里人干的。民团造的孽可比这还大得多，也恶得多呢。

那汉子除了恐惧，全然不知两个月后将发生什么。出过汗，身子一抖，人也警醒了许多。听听有狗叫声传来，知道方向错了，三两步跨出坟地，绕过水塘，没多久便摸到村路上。远远看见洪家祠堂前那两棵木棉树张牙舞爪，猛地松下口气来，腿也就软了。但他不会先回自己家，老爹想。他家里只有一个堂叔。叔侄俩在一起时的日子过得不咸不淡不冷不热。早见晚见都一样。果然，他转到祠堂后面，在自家门口顿了一下，手摸到门环又缩回去，掉头拐上一条田埂。走到头，有一棵老皂角。再往前，是一眼井，绕过井台，是杜小爪子家。他敲开了杜家的门。

九翠是一朵云。从早到晚都被太阳照得透明透亮、被风吹得飘忽不定的云。有时云色泛白，有时云色泛红。很轻。说话轻。走路轻。吃一段甘蔗也轻轻咂味，轻轻吐渣，看了顶让人心疼。村里心疼她的人可不止一个两个。谁都想伸手去够她，可谁都够不着。踮起脚也不行。她15岁就明白这一点。心眼鬼得也像云。她在村里没什么事做不成。只要开口。就是不开口，去美女梳头岭拾几捆柴草，也会有人替她往家背。她对谁开口都慢悠悠、甜丝丝的，像这儿的米酒。回甜，有后劲，上头上得厉害。她只对一个人不开口。青果老爹到现在还记得，九翠从不跟那汉子打招呼。不管是在田头还是塘边，一见他，九翠那白云初生的脸儿就会红成一夕黄昏。眉眼压得低低的，一声不响，从壮得能把折断腿的老牛拎出水田的汉子身边飞快冲过去，头也不回。那汉子始而疑惑。以为自己丑。以为吓着她。继而恼恨，心烦得困不成觉。找茬跟那些自吹和她说过几回话的崽子们打架。鼻青脸肿之后，一拍脑门，开始甜滋滋地傻笑。姑娘喜欢你才会躲你。想不起是谁说的。但他觉着说得对。

给那汉子开门的是现今已死去40多年的杜小爪子。看清来人后，杜小爪子两条被鸦片烟熏得细眯眯的眼缝霎时如猫眼滚圆。你是人还是鬼？自然是人。鬼话哩，都说你上年就让红头勇抓去砍了脑壳。嘻嘻，那才叫鬼话。你看这脑壳不好端端还长在脖颈上？那就进来谈。

进来便知道，九翠已经嫁人。而且是嫁给人家做偏房。而且偏得太远，是第四房。

九翠她娘在帐子里长一声短一声地嚎哭。哭她小女命苦，被她狼心狗肺的爹为几口烟钱卖给人家去糟践。哭她自己，嫁给这么个不争气不要脸没出息没起色该人骂该刀杀的鸦片鬼。

她又不是去死，要你哭丧！嫁到那样人家也是造化。要没她，你里外三新的衣服能穿身上？

九翠她娘嚎得更凶。一件件衣裳褂子从帐子里往外飞。杜小爪子觉得脸上挂不住，冲上前去，鸡爪似的小手探进帐里，十分准确又熟练地揪出一把半灰半白的头发，看也不看，抡起烟枪就打。那汉子恨得牙痒，也过去，从后面攥住揪了一把头发的小爪子，轻轻一拧，拧到老烟鬼螳螂似的脊背上，顺势又把另一只小爪子也拧过来，夺下烟枪，抬起膝盖，照准那道瘦骨嶙峋的屁股沟一顶，杜小爪子就抽足了鸦片烟似的飘到只剩三条腿的八仙桌下去翻白眼。

九翠她娘不哭了。光起上身跳出帐子，松沓沓的奶子上下颤动，手指尖点着使她免却一顿皮肉之苦的人鼻头吼叫。你这是做什么孽？哪个要你跑到别人家来耍威风？你打，你打呀，你连老娘一道打！早被小爪子揪凌乱了的一头灰白长发，怒气冲天洋洋洒洒地向那汉子甩过来。那汉子且挡且退，退到门外，被井台使了个绊子，一屁股跌坐到两丈多远的老皂角下，50年椎骨隐隐作痛。

二拐子说，就在这棵老皂角下，还躺倒过一个红军伤号。十六七岁的样子。脸色就像这皂角树皮。身上凡有伤的地方都爬着蛆，一坨坨的，招苍蝇。见人路过就伸出手。已经说不出话来，光嘴动。不知是讨饭吃还是叫人结果他的性命。他身上没什么好抢的，村里人连看都不看他。民团也不杀他，让他躺在树下活遭罪。晚上有好心人把笋壳包的饭放到他头前，他一口不吃。熬到第三天，身子就硬梆梆的了。可怜。二拐子讲得很急，哨声很响。

界首镇上驰出一骑快马。马蹄在石板路上得得脆响，青果老爹的一袋水烟还没抽尽，那马已疯跑到岭脚下。看看要上坡了，马上人却一勒嚼子，翻下马背，走到头前去，牵着马上坡。坡不陡，挺好上的。不心疼自己的脚板，反倒心疼那畜生。青果老爹看着好笑。正待要等那人近拢来看个仔细，忽然悟到了什么。干瘪的嘴唇从水烟筒上拔起来，恶狠狠朝岭下送去一口痰水。

不必细看。来者是廖百钧。本乡乡长兼民团大队长。民国二十二年广西民团干校毕业生。先是洪毛靖的村长，后是水牯乡的乡长。这一带只他一个有马骑。也只有他才骑马骑到离家门口五里远的地方就下马，然后牵马回家。

在洪毛靖，廖家和杜家一样，都是外姓人。二拐子说，廖家原籍湖南靖县。曾祖时是那个县数得着的富户。那廖老太爷靠放印子钱起家，手段特毒辣，连左邻右舍来借钱也决不肯宽待一分。只对窑姐们摆阔。手面大得很，大把大把的响洋往青楼里丢，最后买回一身脏病。有天夜里，无星无月，一伙蒙面强人砸开了廖家大门。全家老小膝盖打软，扑簌簌跪了一地。只有廖老太爷生死不顾，爬到阁楼上长呼救命。四邻八方，竟无一人应声。结果黄金白银，尽被强人用船载走，额外还搭上一条老命。廖百钧的祖父眼泪汪汪地牵起全家，翻山渡水地来到水牯岭下的洪毛靖，廖家人精明，敛财有道。不久又发大财。到他父亲这一辈，遇财要狠发，遇人少得罪，已成为祖传家训。廖百钧却对当土财主没兴趣。他想当官，而且当大官。他当村长当得四邻鸡飞狗跳。当乡长更是当得八面威风。每从县里镇上回来，必骑一乘白马。临近村口时，必猛抽几鞭，四蹄生风，一路烟尘，直滚进廖府的深宅大院。



惹得满村须眉花白的人摇头叹气：只怕比他老祖宗的下场都不如馐。这话只在背地里说说，却让廖家老爷子听了去，马上把当乡长的儿子唤到眼前，告他今后不许坐马，人家是人，你也是人。人家都能走路，你为哪样偏要坐马？这般耍威风，只会招人怨恨。廖百钧不服气，我是乡长。我坐马不是耍威风，是为办事赶路。噎得老爷子抡起手杖要打他。终于还是没打。老爷子让了一步。

非骑马也可以。只能在外乡骑。一进水牯岭，就要下马来走。不依这一条，就不许再进廖家门！

廖百钧在这件事上真做了一回孝子。果然以后不在离家门五里内的地方跑马。到他爹死后也没变。可他的下场还是不如他曾祖父。不但被人砍杀，而且是身首异处，凌迟至死，已经死掉整整50年。比他爹晚七个月，比他丈人早三年。

见鬼了。今天真见鬼了。青果老爹又开始嘟囔。尽见些死人。连廖百钧这无头鬼也撞上了，怪不怪？

九翠就是给廖百钧买去做了第四房。

当天夜里从杜小瓜子家出来，那汉子并没回去见他堂叔。拐个弯，直奔廖府，叩动了朱漆大门上的虎头铜环。得到的答复是四姨太不见。九翠成了四姨太，并且不肯见他。这简直让他发疯。他发疯地抠住花墙攀爬上廖府的瓦领。居高临下，他看见了挺着肚子，在天井边艰难挪步的九翠。那么大，那么丑，那么臃肿的一个肚子，还是为廖百钧这恶狗怀上的。他觉得羞耻。为她，也为自己的眼睛。九翠。他低低地叫了一声。她没听见。倒从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声深沉的鸟叫。是鹧鸪。眼泪忽地漫过眼堤。离家出走那天晚上，就是用鹧鸪叫把九翠引出来见面的。她全忘了么？不知在瓦领上趴了多久。一直到衣裳被湿湿的夜气打个精透，才从花墙上缩下来。他觉得胳膊上一阵奇痒。青果老爹知道，那是头半夜给黑蚊咬的。这种蚊虫很小，却忒凶残。叮人时从不单兵出击。一来一群，一叮一片。用手拂去时，胳膊上，腿上，粘乎乎一抹艳红，全是你自己的血。

是那一大片淡淡的绿茎杆擎着淡淡的小白花的菸菜地么？是那个脸上有淡淡的笑身上有淡淡的月白色衣裳的小姑娘么？是她在草坡上斜躺着看那长了一对大弯犄角的老水牛慢吞吞地嚼菸菜么？青果老爹神思恍惚。九翠！他听见有人喊她。她抬起正在走神的眼睛朝前面望。是个小鼻涕虫。是个人中上挂着两条青鼻涕的小男孩在喊她。快把牛牯吆开，别让它吃这坡上的草。又不是你家的，敢不让我家牛吃？这是菸菜，有毒的，牛吃了会死。偏不！这是我好不容易找见的。你看你家牛吃不到，就来诳我。过会儿我走了，你好吆你家牛来吃个饱？我家根本没有牛。这是廖老财家的。我才不管它饱不饱！我是不想看见你家牛死掉。这当真是菸菜？嗯。牛牯吃了当真会死？嗯。你当真不诳人？哪个诳你让蝎子蛰死，让蛇咬死。那你帮我吆。小男孩和小姑娘的身影声音缠在一起滚下斜斜的草坡。

青果老爹再一次看到那汉子，是在界首的街面上。

界首。湘水边一座无名小镇。镇名的由来，一说是因越城岭山脉缘此而隆起，为山界之首，故名；一说是因其地处湘桂交界线，界分两省，故名。哪个对？迄今无定论。

50年前。深秋。无名小镇忽然名扬天下。红白两军在此一场恶战，方圆百里，枪声不绝，杀声不断。四日后，红军败北，衔恨望越城岭逶迤而去。

白军杀戒大开，狂犬般搜杀流散红军。砍头如砍柴。饮血如饮水。一时间，蒋军杀红军，湘军杀红军，桂军杀红军，狐假虎威的民团杀红军，连一些普通百姓也杀红军。尸曝山野，血涨江流。离开红都瑞金时尚有八万余众的红军，是役后仅存三万。

是败仗。红军史上只记下八个字：湘江一战，损失过半。

除去电灯，界首镇50年里没多大变化。关帝庙还是关帝庙，只是更加残破。三官堂还是三官堂，只是另起了个名称叫红军堂。石板街还是石板街，只是街两边不再有输得光腩的赌棍和转得人倾家荡产的赌盘。

界首的赌棍天下第一。赌赢了就狂喝滥嫖，赌输了就上吊。没上吊的人都爱把吊过人的绳子当宝贝，千方百计从孤儿寡母们手里讨来缠在腰上，指望有吊死鬼给自己当替身去下地狱跳油锅，而自己却留在尘世上大把大把地捞钱。他们把赌局设在石板街。石板街是天界。街的左边是广西，街的右边是湖南。一步跨过街去，等于从阴间到了阳界，这边的警察就是拿着勾魂簿，也奈何你不得，哪怕你无法无天。穿黄狗皮的警察过来，赌棍们抬抬屁投，把赌盘挪到街右边。穿黑狗皮的警察过来，赌棍们再抬抬屁股，把赌盘挪到街左边，从来不曾有两边警察同时过来的场面。要那样，两边警察的荷包就会同时瘪下去。相信谁都不会干这等蠢事。

那汉子被廖家四姨太拒之门外后，界首的石板街上便多了一名赌棍。

他昏天黑地没日没夜地赌了两个月。开始他老赢。赢得不可思议。接着他老输。输得目瞪口呆。他不信自己的运道样样不好。越输，越想把所有失掉的运气都在这反掌之间捞回来，最后他输光了。眼看着赌盘在一片声带充血的呼卢喝雉声里疯转，把他那几块夹在粪桶里贩盐赚到的响洋和仅有的一身红军服全转走了，转光了，转进那个脖子上生着老鼠疮的家伙的口袋。

浑身上下只剩一条裤子。里面没穿裤衩。不甘心。还赌。烂脖子那家伙斜眼瞧着他下注。

青果老爹摇头。丢人。他想不通那汉子如何会痴迷到这般田地。全是为了九翠？不全是。那又为哪样？想不通。他琢磨着人这辈子干哪样不干哪样，都好像事先跟谁签过字，画过押，立了文书。这文书就埋在你身上哪处地方。你自己找不见，却要被它牵着鼻子走。像牵一头老水牛。牵你上哪儿就上哪儿。哪怕被人家砍脑壳或者砍人家的脑壳都不会失约。到时候就会准准地在那个地方等。跪在地上求情告饶的有。心慈手软下不去刀的也有。可到头还是那文书说了算。不该死的，屁滚尿流，逃之夭夭。该死的，咔嚓一下，脑壳点地。血柱子能溅到屋梁上。

那小子犯赌瘾，是不是也早就写在了这文书上呢？鬼晓得。但青果老爹觉得他想通了一点儿。

现在，那汉子的裤子也归烂脖子了。烂脖子站在石板街当中看着他脱。一双双赢疯了输疯了的眼睛红红的，也在看他脱。青筋突突的手在裤腰带上羞答答地蹭。

算了吧，烂脖子拍拍那汉子肩膀，一脸豪气。别丢你娘的人了。我娘早死了！她死不死关我屁事！哪个稀罕你这臭烘烘的遮羞布？还是留着护你裆里的宝贝吧，别叫骚娘儿把童子鸡叼了去！

红眼睛们爆发出一阵狂风暴雨的大笑。

我输得起！你不要，我当牛当马还你！那汉子也红了眼。哟，鸚哥死了嘴巴硬。那好，我要一样东西，只怕你拿不出。哪样？胆量。你讲吧，杀

人还是放火？呸，杀个人放把火那算鸡巴本事！

烂脖子从后腰上抽出一段细竹管，凑到那汉子眼皮底下。竹管顶端的堵头上有小圆孔。从孔里不时探出一样东西，尖尖细细，簌蔽溜溜，才探出来，又缩回去。极迅速。他看清了，是蛇信子。顿时觉着牙缝里钻进一口寒气。

拿住。这里有一条鬼咬子。你敢把它活吞下去，欠我的钱一笔勾销！

那汉子接过竹管，一股凉凉的腥味直冲鼻窦。离嘴唇还差半寸。蛇信子簌簌地已快舔到鼻尖。他举不动了，手一软，竹管垂了下来。

烂脖子笑，红眼睛们也笑。

鬼咬子就是竹叶青。青果老爹对这种尺把长浑身青绿尾巴褐红肚皮上有黄白道道的家伙熟得很。树枝上，竹杆上，哪都有。你看不见它。它能看见你。嗖地荡下来，盘住你就是一口。并不怎样疼，你也就不在意。撵上去打死它，照样赶路。撵不上你也照样赶路。结果，没出三袋水烟的工夫，你噗通倒下来，等着挺尸。

那汉子也晓得这一点。

不敢吧？烂脖子的手又搭在他肩膀上。不敢就莫充好汉。换个耍法也行。

他瞟一眼烂脖子。那脖子上的烂疤竟像铜号一般灿灿反光。他看见烂脖子肥厚的两块嘴唇变得见棱见角，吐出来的每个字都成了生铁砣子，砸得人肉疼。

不敢就跪下来。跪四方。

烂脖子是镇上头号泼皮。没哪个惹得起他。这家伙样样世面都见过，样样恶事都做过。连老爹老娘他也常用皮带抽。还跑到桂林去睡过城里女人。镇上人怕他，乡里人也怕他。他哪样都敢跟你赌。赌钱。赌物。赌老婆。赌宅基。赌命。谁都赌他不起。他总是大赢家。有时也小输。输完了准要大赢。那根青竹管子更是他降人服众的看家本事。多少过路好汉都闯不过这一关，只好在街当间跪得膝盖发酥，东南西北四个头磕得山响。不响再重来。磕完爬起就走。有尿只能往裆里撒，有屁也不敢朝响处放。烂脖子愈加雄气赳赳，威风凛凛。认定眼前这小子又是稀屎软蛋一个，正要看他膝盖打弯跪下来，却听他问：有酒么？

烂脖子手向身后一举：来酒！一只蜂腰葫芦递了过去。那汉子接过就灌，看都不着。顷刻间红潮翻滚。脸上，胸上，背上，通体花纹毕现。竟像文过了身。烂脖子眼珠有点儿转不大动，强撑着，不让嘴角那丝残笑退走。

那汉子再次举起竹管，朝烂脖子打了个酒嗝，含含糊糊地说声你我清了，猛地拔掉竹管堵头，呼一下就把一样细溜溜滑叽叽的东西吸进嘴里。只是褐红色一小截在嘴边扭摆了几下，倏地消失了。快得像打了个绿闪。烂脖子的脸色也随之泛绿。那些红眼睛们的脸上却一律只有两种面色，非黄即白。那汉子干呕着，眼珠凸起，脖颈粗大，喉节蹿动，样子异常恐怖。烂脖子低下头，从铜扣板上解下一只钱包，往那汉子手心一塞，抱抱拳，转身离去。

等烂脖子拐过街角，那汉子才瘫软在地。

好恼火嘞。这可是烂脖子头一回当着镇上的人丢脸面。一气好些天没再到石板街上露头。直到红军在湘江边吃过败仗，退走了，他才地底下冒出来。二拐子说，镇上成立了清乡队，烂脖子当上了清乡小队长。见天带人牵狗，到乡下去抓红军。只要不会说当地话就抓。到后来连哑巴也抓。抓住就拖到粪池边，用火筷子撬开嘴巴，往肚子里灌粪水。不说话就灌。再不说就再灌。光被他灌死的哑巴就有好几个，更不消说那些不肯开口的红军了。天大的造

孽哟，要遭报应的。连清乡队里的人都讲这家伙不会得好死。他不信，只管歪着脖子笑。那块巴掌大的耗子疤，亮得吓人。

那汉子硬要等到烂脖子拐过街角，看不见影子，才瘫软在地。马上觉得腹内翻江倒海，想吐。人群哗地散开。他以为是被他吓的，怕秽物吐到身上，还怕那条蛇。他把脸扭开去，想朝别处吐。却看见三个穿粉黄色军服戴钢盔的桂军士兵，端着上好刺刀的模范枪对准了他。

跟爷爷吃军粮去！

他成了兴安县民团的团丁。

这些也都写在那文书上了么？青果老爹自问。

枪声密匝匝地沿着湘江响了过来。那汉子抱一支模范枪蹲在新挖的堑壕里。枪是刚发的。只有正式团丁才发枪。先是让领三发子弹，去打装石灰的洋铁桶。他不知道打不中的人只当候补团丁。好久没摸枪了，他想过下枪瘾。砰砰三发子弹打出去，洋铁桶冒出三股白烟。原地没动他就成了正式团丁。后悔都来不及。被编进县民团二大队。大队长由乡长兼任。乡长是廖百钧。廖百钧说，这份军粮由自家出。大米，红薯，笋干，芋头，你家有哪样，哪样就是你的军粮。廖百钧还说，这次的任务不是站岗放哨，是跟红粮崽们真刀真枪的杀。红粮崽又从江西那边跑出来了，和两个多月前跑过去的是一股。全是土匪。杀人放火，还要奸你们的老婆、妹子，连老太太也不放过。你们要瞄准些打。打心口，打脑壳。像打洋铁桶那样，枪枪都冒白烟。打死一个官奖一两鸦片。打死两个兵赏一块响洋。

鬼话。他咬着二拐子的耳朵说。红军不像这龟儿子讲的。红军也杀人，有时候连自家人也杀，杀得蛮凶。可他们不放火，也不奸女人。

不放火？不奸女人？那他们杀完人还有么子事情做？二拐子问。

他们唱歌。

唱么子歌？

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呀，学不来。反正交起火，我就把枪朝天放。

我也朝天放。二拐子说。二拐子也是正式团丁。二拐子跟那汉子去外省贩过鸦片。二拐子并不拐，只是走路脚一点一点，怪有趣。二拐子上年春上也死了。青果老爹心里有点儿凉。他听见那汉子和二拐子的声音从堑壕里往岭头高高低低地飘过来。现在那条堑壕早已经平了，全都种上了菸菜。一片一片的，开白花。专做绿肥用。牛吃了会中毒。

我是不是醉得蛮死？蛮死。醉了几天？三天。吐没吐？吐。有没有吐出一条蛇来？呀，那是蛇么？我以为是黄鳝。就是了，那就是蛇。蛇做死会跑到你肚里？哼！那个生耗子疮烂脖颈的龟儿子，有朝一日落到我手心里，非叫他吞十八条蛇！你赌输他了？我以为死定了的。死就死吧。活着遭罪吃，不如死了便宜。哪个晓得竟不死。那汉子眼里发出异样的明亮。二拐子不知他在对谁讲话。对风？对云？对壕壁上的红土？枪声却响得更密更近了。二拐子腿肚打起晃来。你在打摆子？没打呀。没打哪里往下落土？是风吹的。鬼风！树叶都不摆一下哪来的风？你不是说你见过红军么？是见过。红军可都是红脑壳？哪个讲的？脑壳不红还会叫红头勇？你看我脑壳红不红？你又不是红军，脑壳红哪样？没听见那汉子回答。

那汉子挑一担粪桶出了赣州地界，直奔匪区。匪区是中央军叫法。当地人自称苏区，也叫红区。太阳从身背后溜下去，又从眼前方爬出来。路渐渐变得难走。到处是山。到处是走不出的林子。到处是黑乎乎滚抱成团追吃人

血的蚊蚋。总是没风。只有雨，或者只有太阳。除了阴湿就是炎热。他带着一身痒子和几分恐惧闯进了那个神秘的国中之国。

洪毛靖的日子太苦。这苦，青果老爹年轻的时候就吃够了。见天只知道下死力气在水田里吆牛。两条腿被粪水泡得煞白，上上下下巴满蚂蟥，用烟钎子烫烫不下来。又是脓又是血。肿得像芭蕉杆。到头来还是啃红薯，吃芋头。有点儿换钱的家当就拿出去抽，去赌，去灌黄汤。这日子不是人过的。那汉子对二拐子说。二拐子直点头。两人便跑到虎口关外去寻活路。先去道县。又去零陵。又去郴州。又去汝城。末了去赣州。贩鸦片。贩水烟。贩电池，什么买卖都做。做到赣江边，从一条乌篷船上探听来一条财路：去那边贩盐，那边是朱毛天下，红天红地，不归这边朝廷管。那边盐价高，一斤盐值一个银元。一块明晃晃的花边洋呐，比赣州的官价高出13倍。足够让本来就活不下去的穷汉们冒掉脑壳的风险。他那时还没想过当红军，也就更没想过当逃兵。他只想也去冒冒险。但他不想掉脑壳。脑壳掉了，赚到钱也只能买棺材。他没那么憨。二拐子却动摇了。不说不敢去，只说想家。没这个胆子就滚你娘的蛋！骂跑二拐子，他买来一对大粪桶，又在桶里加了层隔板。隔板下放盐，隔板上装粪。一路臭气熏天，大摇大摆，通行无阻。没看见红天红地，也没闻到妖气鬼气，不知不觉就走到那个扛着梭标立在老榕树下站岗的细伢子跟前。梭标一横，要路条。没有。没路条就是奸细。不是奸细，是贩盐的。听到盐字，细伢子把梭标收了回去。盐成了路条。盐是红军的路条，粪是白军的路条。他觉得有趣。更有趣的是这边的人都爱唱歌。不是水牯岭上常听的那样山歌，哥呀妹的，有几百几千个喉咙一起吼。吼得人血流得咚咚的，肉绷得紧紧的。听来蛮新鲜。跟着哼几句，老走调，便不敢哼出声。这边的人比别处还穷，但好像并不苦。见不到伸手向你讨吃的花子。财主不多。有几个也不神气。听说神气的全都被拉出去砍了脑壳。狗不恶，有生人都不敢出来咬，只在门背后吠几声了事。他想不出这究竟是个什么世道，只觉得有趣。才卖了一回盐，赚到五块响银，他就不想再干这随时被人砍脑壳的活计了。留着脑壳还要过好日子呢。他碰见一个穿灰粗布衣，头上顶一颗红帽花的笑眯眯的老哥。那人说自己是扩红的。他不懂。那人又问他想不想干红军？他想都没想就点了头。当晚也领到一身和那笑眯眯的老哥一样的衣服。只是没领到枪。枪不够。红军的枪总是不够。这叫他有扫兴。吃军粮了，还扛一杆梭标，只比那个查路条的细伢子多一把铜号。说是当顶半个连长的号兵，走到扛枪人的队列里，他总觉着臊。笑眯眯的老哥看出了这一点。晚上睡觉时，走到他草铺前，伸出胳膊给他看。小臂上有三条马刀砍下的疤。三条刀疤换回一条汉阳造。那人笑咪咪地告诉他。睡吧。到这时他才晓得，那人是党代表。他背过身去，闻着土腥气扑鼻的稻草秸，暗地里发狠：非缴它一条同样的家伙给党代表看。但没用。赌咒起誓全没用。他简直怀疑自己就是颗扫帚星。打他参加红军那天起，他们就再没打过一回胜仗。从密丛丛的碉堡群里射出的子弹打得他抬不起头，当然也就别指望缴到一条枪。吹冲锋号！眼睛冒血的连长一次次冲着他吼叫。每吹一次，眼前就会躺倒一片红军弟兄。后来连长自己也在冲锋号声里倒下了。只有撤退。眼看着白军的碉堡越围越拢，红军的地盘越缩越小，连队里熟悉的面孔越数越少，他觉得脑壳发胀。怎么回事？不明白，连号都吹不准了，总有颤音。问党代表，党代表也不明白。只是还在努力做出笑咪咪的样子宽大家的心。他的心果然稍稍宽了点儿。不管怎么说，他信任这笑。可不久这笑也离开了他。党代表

死了。不是被敌人杀死的。是被自己人当作敌人活活打死的。他亲眼看见了他的死。很惨。说他是 AB 团，还说他是社会民主党。然后那几个神情庄重的人把颜色暗红不知是锈还是血的铁丝，缓慢无情地刺进绑在祠堂廊柱上的党代表的睾丸。任凭他脑袋上仰下俯，长呼短叫，那些人全然不动声色，慢悠悠地从那端把铁丝拉来扯去，直到受刑人停止鼻息。他们很风趣地把这叫做咬卵弹琴。那一阵子很多人都尝过这滋味。活下来的不多。后来连折磨死党代表的那几个人也死了，罪名和党代表一样。这更叫人不明白。那样一个笑咪咪的、手臂上被敌人马刀砍下三处刀疤的人，怎么会一下子成了敌人？而那些把他活活折腾死的人，怎么又成了他的同伙？不明白。外边被敌人杀。里边被自己杀。这样的队伍能成多大气候？他心冷了。牛！牛！

二拐子像只栽歪着膀子的瘦火鸡，一路惊叫着向那汉子斜斜地扑来。只听到一片啦啦踏踏的闷响。不知出了什么事。那汉子抄起枪。才想看个仔细，一头断角雄牛已经两眼血红、口喷唾沫地冲到他跟前。赶忙仄身。只觉得有股硬风贴裤管扇了过去。再看，那牛已奔出 20 步开外，正刹紧四蹄往回掉头。是毛老信子家的黑牛牯。前天夜里牛棚失火，燎尽了它一身黑毛。冲出火阵就疯了。哞哞呼吼，满山遍野的狂跑。见人追人。见狗扑狗。见猪撵猪。太阳下山时，二拐子也下山，取饭。回来路上被疯牛盯住了，狂追不舍。追得他扔掉了两笋壳糯米饭和一罐子咸笋干，才没被那庞然大物踩成肉泥。那汉子一把将二拐子掙进塹壕，双手托枪，稳稳地瞄准了疯牛犄角根部那片光滑的峭壁。那里长着一个十分漂亮的毛旋儿。然后，枪响了。那疯牛低了下脑袋，步子却没停，依然保持着前冲的架势和速度向那汉子冲来。一股更硬的风扫到脸上。那汉子再次闪身。疯牛四蹄腾空地栽进塹壕。咔嚓一声脆响。另一只犄角也折断了。牛血从弹洞和断角处猛烈喷涂向壕壁。夕阳在水牯岭上扯开一条长长的霞带。

那晚上到处都听得到牛叫。40 多年后，二拐子坐在那棵老皂角下，依然惊魂未定。那晚上家家的牛都跪着流泪。一律面朝东南，吼一阵，流一阵泪，吼得人心颤。怪就怪在除了牛，哪样畜生都安安生生的。狗不咬，鸡不叫，猪也不拱圈，二天天还没亮，仗就打到了水牯岭角上。

青果老爹发现，枪声是从三个方向传过来的。东北方是脚山铺。东南方是新圩。西南方是光华铺。光华铺离水牯岭最近，那个方向的枪声听来也最密，最响，最叫人揪心。枪声响了四天四夜。这四天四夜的枪声会在你耳边响一辈子。还有那一阵阵远远近近沉沉隐隐的喊杀声，吼叫声。已经不是人声了。是兽。是无数头狮吼虎啸狼嚎犬吠马嘶牛叫。吼得你肝碎胆裂心惊肉跳，吼得你下一辈子也会听到。吼得有人所在的地方就能听到。吼得有记性的地方就能听到。

界首镇却很平静。静悄悄的，没有枪声，也没有人声。桂军的江防师在头天夜里就被卡车偷偷撤走了。天亮时，三官堂前的湘江水面上，顺着江水流向，三条斜行的绳索，把舟船门板竹排绑扎在一起，变成三座浮桥。

红军的中央纵队出现了。灰乎乎黑压压只见头不见尾的长队。疲惫，迟缓。笨重。除了已成一堆废铁的重武器，还有制造枪弹的车床、钻床。还有印刷货币、邮票和传单的印刷机。还有演文明戏的服装和道具。像搬家。一个国家在搬家。一样东西也舍不得扔掉。因为他们全是农民。为这些东西他们扔掉了好多条命。开小差当逃兵的不算。这一点，要等这一仗打完，清点人数时发现一半以上的士兵已经倒下和散失时，他们才会懂。在此之前，他

们宁肯这样吃力、这样艰难地走。似乎不知道前前后后有 40 万大军已经张开虎口，要把他们吞噬在湘江东岸！或者他们知道这一点也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一寸寸挪动？他们每挪动一步，脚山铺、光华铺、新圩那边，就会又倒下了一批红军士兵。就会从更多个胸口上，脑袋上，胳膊上，腿上，喷出更多的血。

太阳升上雾茫茫的皇帝岭时，看到的是血。太阳落进青沉沉的湘江时，看到的还是血。四天四夜的血。比四天四夜还多的血。

他们在走。只是走。他们并不知道这是长征。这个史诗般的命名是后来的事。他们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们不知道前面还有金沙江，还有大渡河，还有雪山，还有草地，还有两万多里漫漫长途在等他们。他们不知道这支只剩下半人的队伍中还将有一半以上的人走不到头。他们也不知道到头那个地方叫延安。他们神情麻木又从容不迫。他们目光阴郁又乐观自信。他们人心浮动又意志顽强。他们溃不成军又坚不可摧。他们仓皇失措又井然有序地涉过并不宽也不深看上去也不急迫的湘江。他们把这叫做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他们不知道，就是靠着这股近似神人的狂热和坚定，15 年后，他们将登上紫禁城外那第三座崔巍的城门。而那座城门因此将成为一个民族的图腾。

他们不知道这些。他们只是走，往前走。他们在这种时候也没有忘了开群众大会。他们把 10 几家土豪养的猪杀掉，分给界首的百姓吃。他们自己也吃。他们还把四个从灌阳抓来的身分不明的人，拖到三官堂后面的水田里枪毙。他们在关帝庙里演戏给百姓看。文明戏。只说不唱。他们自己也看。边看边笑边鼓掌，一点不像在打仗。后来，号响了，他们打起火把连夜翻过了海拔两千公尺的老山界。老山界是越城岭山脉的第二主峰，也是他们翻过的第一座真正的大山。夕阳将坠时，有个身材高大，面孔清瘦的人背对湘江，面朝老山界，连呼三声阿弥陀佛！据说，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

他们走过去了。隐进夜色苍茫的越城岭群峰。他们在脚山铺留下两千条好汉的尸首。在光华铺留下五百。在新圩，留下整整三千！横的。竖的。站的。躺的。跪着的。趴着的。睁眼的。张嘴的。没有脑袋的。没有身子的。与敌人抱成一团的。刺刀和刺刀同时插进对方胸膛的。嘴里衔着一只耳朵的。手里握着涂满白惨惨脑浆的枪托的。肠子像一条条绷带挂在马尾松枝上的。这就是湘江战役。

这还不是全部。

还有不知多少被飞机成片炸倒又被江水成堆卷走的人。他们人真憨。他们心真诚。飞机贴江面扑过来时，他们根本不晓得疏散也不知道隐蔽。他们十几人几十人抱成一团，为的是让拥在中间的人活下来。一颗炸弹开花了，一群人中顶多有两三个还有气。有时一个都不剩。只有血染的湘江知道他们的数字。但它不肯说。它只是默默地流。50 年默默地流。直到一江血水流出碧色。

还有三十四师。中央纵队渡过湘江，走进越城岭后，他们还在百里之外打阻击。等他们接到撤退命令，赶到湘江边时，已是黄昏。70 里江岸上站满粉黄色、褐黄色、屎黄色军服的敌兵。13 个师的敌兵面对着他们。他们无路可走。他们左冲右突。越冲自己人越少。越突敌人越多。他们对着电台嘶喊。得到的答复是继续突围。他们又对着电台嘶喊，得到的答复是沿原路杀回去打游击。他们绝望了。但他们不肯低头。连肠子都被打出来的师长被民团俘去后也不肯低头。他知道抬担架的人要把他送到县城去邀功领赏。赏格 500

响洋。他觉得自己的头比这值钱。便活生生把自己弄死在担架上。三十四师的士兵活到 1949 年的不超过一个班。

还有那些拄着枪管，撑着竹棍，一步一拐，喝多了重阳酒似的红军伤兵。他们被穿粉黄色军服的桂军士兵赶着走。像赶羊。像放鸭子。他们目光黯然地走进了一部纪录影片。影片在南京城那座灰色的官哪里上演。有个脑壳秃秃的人看得频频颌首。片名叫做《七千俘虏》。

这就是湘江战役。这还不是全部。

枪声稀了下来。团丁们乱纷纷地从水牯岭后边的岩缝石洞里探出头。轮到他们下手了。一群饿昏的狗，东闻闻西嗅嗅，从青果老爹的身前身后、眼皮底下来回走。像网一样撒开。搜山。一块石头一个树洞一丛刺蓬地搜。老爹认得他们当中好多人。他清楚他们的根底。界首镇上吃喝嫖抽赌的好手，差不多全在这里头。都是些个地头蛇。人熟路熟地形熟，连天上飞的鸟也能一打眼就辨出是不是当地的。他们打仗是稻草人，见点风就抖。打完仗才凶，有威风就抖。湘江战役的枪声停了，他们的湘江战役才开始。

莫去造孽哟，青果老爹想喊住那汉子。他马上发现自己多余。那汉子从地上抓起一把红土，扬在脸上，扬进眼睛里，然后把枪一扔，倒在地上打滚。然后二拐子搀起他，两人一道往岭下走。你也知道愧了？你想起这些人都是你的弟兄了？青果老爹想对那汉子说。两个月前，你还和他们一样。现在你撒下他们，躲在岭上看他们被人抓，被人杀。你以为往眼睛里扬把土就没事了？可以不去杀他们也可以不去看他们被人杀了？你还有耳朵。你还能听见他们哭，他们喊，他们惨叫。你一辈子都能听见。往眼里扬土也没用。看着自家兄弟一个二个被人打死，砍死，你能安心涎着脸皮活下来？青果老爹叹口气。50 年啦，他听不见。他俩快走到岭脚时，见一条塍壕里躺着个红军伤兵，想救，一群团丁扑上来，拎起伤兵的脖领子搜了遍身。没找到什么，使用枪管抵在他太阳穴上，噗地一响，很闷。那伤兵头上喷出一束嫣红。像朵爆开的夹竹桃。青果老爹俯身看了看，发现那死去的伤兵生了一张好看的脸。眉心偏左处，有颗朱砂痣。现在那伤兵脑壳开花的地方真长出一棵夹竹桃，并且正在爆开一树新花苞。香气不浓。是二拐子种的。他半夜上山把那红军埋了，又在上边播了一枝夹竹桃。他想不起当时为哪样要这么做。大概只想做个记号。这棵树眼下被人叫做红军树。成了一方小小的圣地。二拐子为这事被当成杀害红军伤员的凶手关过，审查过。后来又成了不畏白色恐怖，掩埋红军遗体的英雄。有些地方还请他去做报告。他不会做，只管讲他那些讲了不知多少遍的红军勾魂鬼的故事，照样话尾拖着哨音，听得人毛骨悚然。于是又有人说他宣扬迷信，诬蔑红军，从此也就不再有哪个地方请他去讲。他依旧回到老皂角下来找他的听众。

都说这世上好人比坏人多。哪个信？那年月坏人简直好像要比好人多得多。其实也不是好人少，只是好人都胆小。坏人倒是一个个贼大胆。杀起人来手不抖，眼不眨。红军太冤了。哪个都来杀他们，哪个都敢杀他们。杀得连阎王老子都看不下去了，就派牛头马面大鬼小鬼出来平冤还魂。洪毛靖就从那年深秋闹起了鬼。这边一闹，远远近近的村子都开始闹。龙母洞、梯子岭那边也闹。闹得人心惶惶。见庙就磕头，见佛就烧香，连土地堂的香火也旺了起来。

头一个遭报应的，是那个用锄头劈红军脑壳的人。叫毛义清。他倒也是个穷汉。就是穷怕了，穷疯了，鬼迷心窍，没了人味那天他在田头上走，还



哼着戏文呢，当头一个霍闪，从天上落下一把明光光的钢锹，嚓一下，不偏不歪，正掉在他脑壳上，把他半边脸砍在地上，脑浆子飞到田边的桉树叶上，跟那个红军的死法没有两样。二一个遭报应的是那个用鸟枪打死红军的，也没得好结果。他老婆明明看见他坐在堂屋里擦枪，尿憋了，就去蹲茅厕。裤子还没提起来，就听见哧地一声枪响。那女人提起裤子就往堂屋跑。一看，当家的下巴额顶在枪口上，一颗双弹头灌进了咽喉。血像从咽筒里射出来一样，溅得哪儿都是。人嘛，早断了气。

龙母洞有四个民团团丁，打完仗，抓住个红军大官儿。听说是个师长。那个蛮勇得很，肠肚子都打得流出来，硬不肯投降，又咬又踢，非要跳崖去死。后来昏死过去了，才被弄到担架上。那四条恶棍抬起他就往县城跑，想趁他还有气，抬到县上去讨重赏。没料想红军师长半路上又醒转过来，知道逃不脱了，就把已经塞回肚里的肠子一嘟噜一嘟噜往外揪。揪了半天，见自己还有命，就再用牙齿咬，生把自己肠子咬断了才死去。那几个团丁眼看白花就要到手的响洋又飞了，气得抽风。拳打脚踢枪托砸，硬是没把红军师长的牙齿和肠子分开，只好眼睁睁看着他死。人死了，他们才醒过神来，讨不到重赏讨轻赏。拔出刺刀，割耳朵的，割鼻子的，割舌头的。最后一个没得割了，想剜眼睛。看见红军师长虎眼圆睁，他不敢下手，就掉转头去，把卵子割了下来。因为没抓到活的，就是大官也没用。几十块赏洋四下分，一个人没分得几块。丧气得很。几天以后，他们四个人全遭了报应。一个挨一个地死。先是割耳朵那个。他的尸首上找不见耳朵。后来是割鼻子那个，他的鼻子也不见了。再后来是割舌头那个，他的尸首最齐整，最好看，舌头在嘴里，被割掉了也看不见。村里人都说这家伙机灵，活着时候就数他鬼点子多，死了，他给自己找的死法也是最体面的。顶惨的要数那个割卵子的。不但自己的卵子被割了去，还搭上了半边屁股。有人听见他在自家屋里跟勾魂鬼厮打，打得好凶。没人敢去看。后来好久听不到动静了，才战战兢兢摸过去叫门。门从里面反锁着。没人应。把门砸开，哪里还有勾魂鬼？早钻地缝走脱了。只剩那个没了卵子的家伙，身子还是温的。

死法最难受的是廖百钧。红军来时，他吓得乡长不当了，民团大队长也不于了，跑到全州县城去躲风。红军走后，他又神气活现地跑回来。骑在马上，吆三喝四。民团里的人都笑他胆小，他气得脸青紫。带起几个团丁和他兄弟，跑到盘胖坳上去守。一见到红军的散兵和伤员就拦住。没伤的留下。有伤的拖到堑壕里去干掉。一连守了几天，果真给他拦到十多个。有五六个红军伤兵身体虚得连站都站不稳，别的人见了下不去手，他反过来骂别人是怕死鬼。骂完，一手揪起一个，拖到堑壕里就用刀宰了。来回拖了几趟，他累得浑身褂子都汗湿透了，还不肯罢手。眼红红的，想一口气把剩下的全宰掉。还是他兄弟提醒他，身体好的可以押到县上去讨赏，他才坐到坡头去抽洋烟。那几天他一人就得六七条枪，全归他自家了。当时他小老婆正怀着身子，拽住他的手，求他别再去干这种伤天害命的事，免得遭报，生下个怪胎来。他不听，一巴掌打过去，差点打得那女人小产。

莫看这龟孙凶，其实也是充大胆，到晚上连觉都睡不安生，非叫民团在他家门前院后多加了几道岗。这岗是防人的，哪能防住鬼？夜黑了风吹得紧，雨下得急，霍闪一个接一个，雷声一阵连一阵，勾魂鬼就来了。廖府的门关得严严实实，连蚊子都飞不进。鬼呢，一闪就进去。廖家的人都躺下了，独独廖百钧一个没睡。那天他说心里憋闷，就没上他老婆们的床。过去他是转

圈和四个老婆睡觉，一晚上一个。今晚上没有。今晚上真反常。事后有人讲他那是人没死，魂已被鬼勾住了。一个人跑到后院一间厢房里去读《西厢记》。还有一个老家人也没睡。他走到后院来想问问大少爷用不用茶。没等走近，厢房的灯灭了，窗子上好像照出两个人影。他以为大少爷在这里悄悄安顿了一个新相好，不敢冲人家好事，悄悄退了回来。他后来说当时听到了两个人的声音。一个说，开开恩，给我留下全身子。另一个说，把头伸出来，就给你留全的。他以为那是男女调情时的趣话。觉得开心，笑一笑，走回自己房间。二天早起，廖府上哭天嚎地，说杀了人。原来廖百钧死了。是被快刀一下下剐死的。浑身上下一片片的肉皮往外翻，像只用油炸的草鱼。尸首并不全，没有脑壳。脑壳好几天后才从恶水塘里浮上来，棺材却已经落了土。里面只有一顶黑呢礼帽捂在脖子上。有人讲那鬼本来和廖百钧讲好了的，只要他肯把脖子伸长些，就留他个全尸。廖百钧起先答应得好好的，临到刀要落下时，又变了卦，把脖子缩了回去。惹得勾魂鬼大怒，挥起刀来，一股风，把那颗狗头吹落在地上。又一股风，就把它卷进了水塘。随后不留一星痕迹，遁地而去。

从红军树往坡下走 100 多步，就是九翠的新坟。她没和丈夫合墓。廖百钧的四个老婆在 50 年里先后死去，九翠最后。没一个女人肯和那无头鬼合葬。九翠更不肯。她让把自己葬得离娘近一些，离爹远一些。她说她到阴间去也不要见爹。她怕他在那里再卖她一回。那我的苦日子就永远熬不出头了。她临死前说。

好大一片红土。青果老爹望见寡妇九翠黑漆油亮的棺木慢慢沉进红土，又慢慢和红土融成一片。她的后人们正在往棺盖上埋土。眼看着一座坟丘凸了起来。青果老爹觉着今天风很凉。他突然发现那支送葬的行列里少了谁。那汉子呢？那个这些天里一直在眼前晃来晃去的汉子呢？老爹找不见他。那汉子并不敲门，吱呀一推，闪身进了屋。手从身后把门闩死，用背抵住。九翠并不回头。她知道来人是谁。她只朝被木窗格切成好多块的天上望。天上有好多星。她已经成了寡妇。男人活着时，她是他的四分之一老婆。男人死了，她又是他的四分之一寡妇。但她没分到他的四分之一家财和田产。另外三房老婆太恶，比她们的死鬼男人还要恶。她只分到三间瓦棱上长草的瓦房和九亩半瘦水田。房子也不在廖家宅院里，离村口还有半里路远。水田更远，在水牯乡的边边角角上。现在这房子已经扒掉了。就是不扒，也早该和村子连成片了。现在的洪毛靖比 50 年前整大了一倍。洪毛靖这个村名也早变得名不符实，外姓人比洪姓毛姓的加起来还多出好多。那汉子从身后抱住九翠就亲。亲她的头发。亲她的脖子。九翠像石头，动也不动。他又从她衣摆下面伸进手去，往上，摸她的奶。她动了一下，把他的手拽出来。

你还没想好？想好了，我不嫁你。为哪样？我有身子。那个狗崽！你不能生他。要生你生我的！他不是狗崽。他是在我肚里坐的胎。每天他隔着肚皮跟我讲话。他用小脚板踢我，蹬我。我要生他下来。你不能生！他就是狗崽！生下来我也把他溺死、掐死！你好狠好毒。你叫我害怕。一见就怕。你怕我哪样？怕你身上的气味。我身上哪样气味？汗臭还是脚臭？九翠你才做了几天富家婆，就闻不惯你爹你娘你兄弟身上也有的味了？不是那种味。不是那种是哪一种？是血味。腥狠了的血味。疯话，我身上哪来的血？你别近拢来，你一近拢我就会闻到。腥得叫人打抖。

二拐子的声音又      地送了过来。梯子岭有家财佬姓黑。叫黑景常。这

家伙人长得黑，心黑手也黑。春上你租他一分地，秋后他能脱你两层皮。村里人都讲他爹娘起错了名字。该叫他黑心肠才对。他生有一子一女。女儿倒一点不黑，蛮白净，蛮秀气，是黑家的掌上明珠。儿子不受宠。因他一落生就从娘胎里带下两颗歪歪扭扭的门牙，镇上的周瞎子说他是克爹娘的命，所以还在娘怀里吃奶就常挨打。黑家闺女长到18岁，要出嫁了，她爹又去镇上找来周瞎子问卦。一问卦不打紧，又问出个白虎星来。说他女子生得白额吊睛，有克夫相。只有等到把头一个丈夫克死了，她这辈子才会太太平平，日后还有大福临门。这黑财佬虽怕他女儿当寡妇，更怕她嫁不出去。再说日后必有大福，哪样福？瞎子没说。反正是好事。要是嫁都嫁不出去，还有个屁的福享？两口子为这事愁得连鸦片瘾都没了。这时候来了红军。一仗下来，留下好多伤兵。黑财佬一看来了神，连烧了好几个烟泡。他把长工头叫到跟前，要他到外边去找个红粮崽来。要白净些的，俊眉俊眼的。问他找红粮崽为哪样？他说莫问，去找就是了。长工头就去找。当真找来一个，白白净净，文文静静的，听说是卫生兵，难怪。黑财佬笑嘻嘻地把那个红军迎进堂屋。屋里早摆好一桌席。没说话，先敬酒。三杯酒落肚，辣得那红军流眼泪，黑财佬才说要招他做女婿，叫女儿出来相见。当下，不管那红军再三摇头摆手，两个长工按住他，就在先已摆好的香案前拜了天地。拜完天地，并不进洞房，继续劝酒。那红军大概好多天没得饭吃，也不客气。让喝就喝，让吃就吃。不大工夫就喝得烂醉，缩到八仙桌底下去吐。黑财佬一看时机到了，丢个眼色过去，几个长工就上前架起红军，拖到后院去，挖个方坑，把他活埋掉了。那红军直到死，酒都没醒过来。而黑财佬他们直到把土埋过红军的头顶，也没发现这是个身穿男装的女红军。这是和她同行的一个红军伤兵后来讲的。黑财佬高兴得要死。他想他既帮女儿克死了头一个丈夫，又保全了她的黄花身，一举两得。千嘱咐万嘱咐，不许长工们把这事透出去。可这种事瞒得住人，还能瞒住鬼？三天过后黑财佬就找不到了。他家人一起出去找，加上长工，满村子喊。村前喊到村后，村东喊到村西。最后好不容易才在他家的老坟地里找见了他的脑壳。长工头上提一提，提不动，下面连着身子呢。原来他早被活埋在这儿了，只留个脑壳在外面。脸憋得又灰又紫，肿得像个篾箩。有他过去两个脑壳那么大，把本来准备超度他的师公都吓跑了。这事怪不怪？

青果老爹见那汉子跳进塘里，拚命地用一块漂石搓自己的身子。一遍遍地搓。搓得浑身起血道。又用手捧起水往身上淋。从头淋到脚。再从脚淋到头。搓完了，淋完了，就低下头去，抽动着鼻子在身上嗅。上上下下狠命地嗅。50年他都这样。每天往塘里跳。用漂石搓。用水淋。用鼻子嗅。冬天也不变。

还有味么？有。你闻都不闻就说有？不用闻。一见你就想起血。哪个的血？那死鬼的。他的血关我的屁事？他的血溅了你一身一脸。胡扯！哪个讲的？还用哪个讲？我都亲眼见了。你咋个会见？下雨，打闪，我就醒了。听见有人唤，九翠，九翠，我就起来。声音在后院，我就去后院。没看见人，我觉得怪。以为是那死鬼唤我，就想去敲那间厢房的门。又打了一个闪，就全看见了。你好狠。真下得去手。他才狠！他杀那些瞎眼瘸腿的红军才真下得去手。我知道。他罪孽深，该杀。杀了他，我不怨，也不恨，可为哪样偏要你去杀？为哪样又偏要我撞见？不撞见，我厚着这张寡妇脸皮也再嫁你做老婆！现在还做不做？现在你还叫我做个鬼呀，我一闭起眼睛就看见你提着把牛耳尖刀，比鱼气还腥的血顺着刀子往下滴哒，你说，我还能给你做老婆

么？你不知道那一个霍闪里，照见你的样子多怕人。我知道。怕见到死也忘不掉了。我想了几个晚上，想得心都抽了，还是不能嫁给你。他是坏种，也是我的头一个男人。我不能和身上有他的血腥气的另一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杀了我我也不能。那我真杀了你！杀吧，连我们母子两个一道杀。

九翠不再说话。眼神幽幽的。望窗外。前些天天一黑，西南方向就会出现一颗金星。真正的黄金色。和它比，其他星星全是银子。但不几天，那星星暗了，小了，也远了。不久那方向又出现了一颗，就离变暗了的那颗不远。这些日子总是有流星掉下来。那汉子耷拉着头走了出去。顺着条弯弯的田埂往回走。一走50年。他没有婚娶，她也没有再嫁。两个人哑声厮守。脸对脸，一句话没有。背朝背，才盯着对方影子看。人这东西你说不清。青果老爹叹息。你下辈子也说不清。你可以说她一女不事二夫，守节到死。你也可以说她和另一个男人明来暗往，不清不白。其实全错。什么事一到人嘴里就假。就和真的不一样。青果老爹叹息。

惊蛰这天居然没有响雷。只有狂风怒雨。连天的雨脚被水牯岭上刮下的长风吹成斜挂的雨帐，白茫茫地笼住整个谷地，也笼住了洪毛靖。银色的箭镞把山野射得浑身淌血。红泥浆怒沫翻卷，东一股西一股地朝湘江狂奔。江水又开始变红。和四个月前一般颜色。本来它早变清了。清得好像从不曾红过。江两岸也已经再没有红军可杀。那支仅有不到一半幸存者的队伍走出遵义时又开始显得信心十足也劲头十足。甚至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后，他们还把得过万国博览会金奖的茅台酒拿来搓洗走肿了的脚板。雨下得最大那一阵，千里外一座新起的小洋楼里，那颗看《七千俘虏》时还光芒四射的秃脑壳，这时却在一个叫端纳的澳大利亚男人和另一个叫美龄的中国女人眼里，发出茫然的微光。听说红军天不亮就会打进城来，而他们连坐飞机逃走都来不及。后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这个有一座小洋楼的城市叫贵阳。这天夜里水牯岭有雨。还不到雨季。箴竹疯摇，松枝狂舞。细枝碎桠乱纷纷弃落在泥里。谷地一片漆黑。只有天声，没有人声。九翠那三间破瓦房兀立在村外。屋后的芭蕉叶咔嚓嚓一根根折断。每断一根，就扑打一次麻纸濡湿的窗棂。

二更时，一声凄长的嘶喊压低了天声。是人叫。女人的叫。一头忍痛舔伤的母兽在望天长嚎。

那汉子猛睁开眼睛。他听到了。青果老爹松口气。他听到就会起来。整个村子都被这场豪雨吓得缩在烂棉絮下打抖。不知又有哪样报应落在谁头上。只有他才能听出雨阵喧嚣中那一声惨叫。他起身时用力过猛，竹床发出几声被踩折骨骼的呻吟后，嘎巴一下断成两截。他朝着听到叫声的那个方向跑。雨不是从头顶泻下来，而是从对面横着向他扫来。白花花的水流在他脚下像野蟒夺路而逃。他一次次被它们挤歪撞倒，又一次次把它们踩得血汁四溅。他停了一下，再次听到了那个声音。这一次不那么凄厉，是像一声颤栗中的叹息。他确信自己知道那声音来自哪里。还在他记不了多少事儿时，他就熟悉了这声音。

这当真是菸菜？牛吃了当真会死？你当真不骗人？

这就是那声音。现在那声音和声音之间的间隔变短了。嚎叫和呻唤越来越密地混杂在一起。这声音是由长风豪雨从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年前带过来的。一个女人不可能有这么足的底气。这声音与水牯岭奔蹿而下的山洪汇成一股，被无数根亮晶晶的雨柱捶击着直泻谷地。谷地因积水的反光而不再一

片黝黑。他远远看见孤立于谷地之上的三间破瓦房。接着，他看到一团雪白的东西在迷蒙中滚动。他飞了过去，降落在那一团白色的旁边。是一个女人仰躺在泥泞里打滚。她的肚皮像水牯岭一样凸起。两条腿像湘漓分派似的叉得很开。一双痉挛不止的手在水牯岭上抚摸，揉搓，拍打，撕扯。她侧身而卧。她仰面朝天，她弓起背来让肚皮浸在泥水里。她浑身抽搐着团成一只受了惊吓的刺猬，但都没用。任何一种姿势也改变不了她口中发出的尖厉长叫。这长叫从第一声起就响彻所有人的岁月。是九翠。他喊。她不应。他跪下去，把手伸到她身子底下。他以为不费力气就能把她托起来，抱进屋里。结果不可能。九翠非常沉。他把牙根都咬松了，才勉强使她离开泥泞的地面。他觉得自己托起了整个水牯岭。他感到托住她臀部的手正在那片丰腴的山岗下抖嗦。他能清楚地感到她身上的某个部位在剧烈地蠕动。那一阵阵蠕动像浪涛一样拍击他的手掌，手臂，一直拍到他的心岸上，激溅起排空的水柱和回声，血流像山洪暴发般在脑顶的河汊里狂奔突泻。他觉着气短，总喘不上来。不得不停下，半蹲着，让九翠整个横亘在自己粗大的膝盖上。伸手扯开衣扣，冰凉的雨水迅速淹没了胸膛。他觉着好受些了，就又把九翠托起来跑，他先是向破瓦房跑。九翠越来越疹人的吼叫提醒了他：那狗崽要出世了。她要做那狗崽的母亲了。但她一个人做不到。她需要有人来帮她。他帮不了。除了这么托着她跑，他什么也帮不了。她需要接生婆。他想起界首镇上有好几个这样的婆子。他本人就是不知经她们哪个的手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托起她朝界首镇跑。

我给你们讲过界首镇上那个烂脖子。他做恶太多，终究不得好死，那棵老皂角正淋在雨里，二拐子的哨音听来像山风呼啸。有几天清乡队里不见了烂脖子，就派人四下去找。找到他常去嫖的一个相好家，见那女人赤条条的，连亵衣都不穿。缩在墙角，两眼睁得像电灯泡，嘴张得能一口吞下一只木瓜。早吓死了。再一看，烂脖子躺在床上，全身也是一丝布条都没得。腿蜷起，臀也蜷起，好像要去天上抓东西。肚皮上盘了一条桌腿粗细的鬼咬子。鬼咬子一般都筷子粗，哪个见过这般粗壮的鬼咬子？不是蛇精才怪。吓得找他的人捂起屁股就跑。听说这东西见眼就钻。再没得人敢到这间房子去。几天后，尸臭就飘满了一条街。家家都宁肯把门窗关死，也不肯去替这恶棍收尸。后来还是每晚上有野狗跑起来，才把这臭味打扫干净。那汉子刚跑过嘉庆时修的小石桥，桥就被雨水涨塌了。他又跑上廖百钧常常牵马步行的村路，路面已成了一条河床。风在头上吼。雨在身上抽。按树枝子叭叭炸响着断到地上。他抹了把雨水看路，却打出一个长长的寒颤。他看见路两旁有无数黑影在和他并肩跑动。他跑多快，它们就跑多快，一步都不落。他认出那黑影里有廖百钧，有烂脖子，有毛义清，有黑景常。没鼻子的，没耳朵的，没舌头的，没卵子的，只剩半边脑壳的，身上缠着青蛇的，浑身的肉一片片向外翻起又提着脑袋的，全都在追撵他。所有的影子都和这雨夜一起发出怪声怪气在追撵他。他的腿沉起来，接着又软下去。可他还是不停脚地跑。到后来，他发现那在身子下奔跑的已不再是自己的腿。自己的腿跑不了这么快，它们就着他也就着她飞快地跑，但他对它们竟毫无知觉。他就这样一口气跑了50年。那些黑影也追撵他50年。不管他跑得多快，他都躲不开。他发现躲不开的就是命。不是冤家不碰头。不是冤家，为什么一些人他今生来世也碰不到，另一些人却春风秋雨晴天阴过去现时早晚晨昏都躲不开？

他和九翠是冤家么？九翠说是。九翠躲不开他。九翠日子过不下去，想

把瓦房水田卖掉后远走他乡，硬是被他拦住。人没了房没了地还能活么？他问九翠。九翠不讲话，光哭。他扛长工那样在她水田里吆牛，插秧，收割，一次工钱都不领。九亩半水田一分没少，到头来却叫九翠吃尽苦头。土改时为九翠挣到一顶小地主帽子。剥削者。吸血虫。30 年低眉下眼地过日子。

他和黑廷贵也是冤家。黑廷贵是黑景常的小儿子，都说他一出娘胎就带着牙，是真是假，搞不清。只记得他从小打架就喜欢咬人，牙利得出奇，一咬就破，一破就出血，一出血就落疤。但他并不属狗。他爹一死，他家就碎了。他娘由惊而疯，哭哭笑笑地跑到黄泉路上去追他爹。还剩他姐两个。姐姐又被一个白面皮桂军连长拐了走。那年他 13 岁。光凭两颗牙齿哪能守住一大家？虎牙也不行。眼睁睁看着千贯家财百亩肥田被堂叔堂伯表兄表弟姑娘姨娘左邻右舍们明争暗抢了去，最后连他自己也让一个长着兔子嘴的舅爷用鸡毛掸子扫出了家门。起先还要脸面，不肯讨吃。到后来连狗食都抢着吃。再后来有把子力气了，就在远不如他家有有钱的人家去打短工，扛长工。他有钱留不住，总是身无分文。他恨所有比他有钱的人。恨狠了，就拿这些人家的鸡鸭鹅狗出气。不是狗上吊，就是鸡淹死。15 年后闹土改，他的成分定得最叫人羡慕：雇农。穿制服的人夸奖他，说他有觉悟。还没解放，就敢于用种种巧妙的方法跟有钱人斗。于是在斗争会上他斗得更狠。特别是对那些靠他家发了财的远亲近邻，他一个都不手软。全斗得他们一个二个在地上爬不起来。他入了党。当了贫协主席。又当互助组长。又当合作社长。又当梯子岭大队支书。又当水牯岭公社书记。当家做主了他也对那些在 1949 年以前过好日子的人恨得咬牙切齿。对九翠也不例外。九翠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但她成分不好。不但剥削而且勾引一个老贫农。罪大恶极。他给九翠的脖子上挂了两只破草鞋。给那汉子的脖子上坠了一块 10 多斤重的铁牌，上写：地主婆的奸夫淫棍。然后拖去游乡。从洪毛靖游到梯子岭，再从梯子岭游到龙母洞。遭够了冷嘲热骂拳打脚踢鼻涕口水。最后死在冷嘲热骂拳打脚踢鼻涕口水下的却是黑廷贵自己。他是戴一顶纸糊的高帽死去的。时间是 1968 年深秋。比他爹又整整多活了 34 年。享年 47 岁。

他的冤家还有那没完没了无休无止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审查。因为他是红军的逃兵。还因为他是民团的团丁。闹鬼的事已是一桩历史旧案。又被二拐子们添油加醋地发酵成了神话。不可信。也没人去查。就是真查起来，恐怕结论也只会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二拐子倒走运。没当过红军，也就没当过逃兵。唯一受到怀疑的是他掩埋过一个被杀的红军。这事在后来又给他带来很大一堆荣耀，那汉子没这份荣耀。他的事总是纠缠不清。无论是跟红军，还是跟民团，还是跟九翠，都纠缠在一起，说不清。越说不清就越审查。越审查就越说不清。好多人就是被这冤家杀死的。这样杀法不见血。湘江水也不会被染红。那汉子没被杀死。他以为自己命硬。

那汉子还在拼命地跑，托着九翠越来越沉的身子拼命跑。跑近界首时，雨小了，风也弱了，还不到四更。有鸡开始打鸣。是一只母鸡。近来它突然不肯再下蛋。脸上滚起血晕，非要学踩在它背上的那些大冠子们的样，伸长脖子打鸣。只是它老打不在点上，总报错更。况且叫声嘶哑，不洪亮。可它坚持要打，已经连打了 10 多天。它的主人认定今天是最后一回。只要再听到它嗓眼里冒出雄性声音来，就把它宰掉。过后卖给哪家去吃肉。他们自己当然不会去啃这晦气东西。尽管它满肥。足有五六斤。就在它最后的叫声里，那汉子敲开了麻子么姑的门。

起初那婆子不肯接，说天还黑，说明身体不舒服，说她从不在自己家里接生。他知道她是看他拿不出钱，他便拿出把刀来，甩在烛火摇晃的桌案上。九翠昏了过去。那婆子哆哆嗦嗦地把手在九翠身上乱摸。手也不洗！那汉子骂道，鬼婆子，你先前接生都这么不干不净么？那婆子只好舀来一铜盆清水，洗净手，又往九翠身子里伸。你咋个不骂？你要真痛你就骂。骂那个在你身上图痛快找安逸的东西！她这话说给那汉子听。九翠闭起眼说，他早死了。说着，露水似的汗珠子就从枯叶似的脸上往下滚。死了？死了更该骂。一死就哪样都撒手不管了？男人都是黑心肝！你骂，你骂呀，骂那个死鬼！她以为九翠说丈夫死了就是一种骂。她鼓励九翠骂。一边鼓励一边用眼瞟那带刀来的汉子。她猜他就是那个死了的丈夫。九翠依旧不骂，依旧叫。那婆子挺失望，回身对那汉子吼：哪个让你在那里戳死木头？这儿都是娘儿们的事，你站到外边骑楼下躲雨去！

当然，村里人的心肠也不是个个都黑了。二拐子还在说。有个铁匠叫李福亮。天亮时爬起来解手，听邻居讲他家的灰房里有人，就跑去看。看到用尿浇过的草木灰上，躺着七个半死不活的红军。他觉得做人应该修阴功，就回到铁匠炉上烧好一锅饭送给红军吃。吃完，又把他们一个一个背到背后山的洞里，每天送饭不说，还熬草药和兽骨汤给他们喝。可惜，等他们全会下地走路时，被人告了密。民团来了，把铁匠和他老婆还有一个半岁孩子，与那7个红军一道，统统处死在山洞里。是用鸟枪装上双弹头铅弹打死的。这种弹头才凶，一枪就要夺人命。

那汉子站在骑楼下。他听见麻子么姑在恶声恶气地摆布九翠。不肯骂你就莫像叫春猫儿那样吼！你就憋气，憋呀！没生过孩子咋个？用劲，再用劲！像屙屎那样用劲！你连咋个屙屎也忘掉了么？呸！他真想冲进去抹了那婆子。他把头抵在骑楼柱子上。闭起眼睛。凭着那婆子的大声呵斥和九翠的尖声喊叫，来判断事情的进程。那狗崽会是什么样？这是他想知道的。九翠讲，听人说怀孩子时，当娘的想哪个想得最多，孩子生下来就像哪个。他问，你想哪个想得多？不告诉你，生下来你看。九翠说这话脸上很羞，像15岁时的样子。他就扑上去解她的腰带。她不肯。咬了他的手。一切又平静了，又和从前一样，直到今天。

还有罗传汉父子两个也是大好人。二拐子的故事怕是永辈子也讲不完。打起仗来时，他父子正在后山上砍竹子。看见红军队伍上抬担架的把伤兵往路边一丢就跑了，他两个就跑过去救。那伤兵更小，才15岁。一见他两个就哭了，讨水喝。罗传汉当时才12岁。他爹喊，汉崽，去拿些茶来。汉崽就去拿。父子两个把红军抬到家门对面的土地堂，在里面铺上稻草、杉皮。防潮。他们不敢把他抬进家里。他受的是枪伤。受枪伤的都是打靶鬼。不吉利。他们又想救他，又不想沾上晦气。传汉他爹把土陶碗翻过来，将三七和上农家酒在碗底里磨碎。用野鸡翎挑上药为红军洗伤，又把茶叶嚼碎堵在伤口上。一天三四次，父子两个轮流去给他洗伤换药。他的伤好得很快。没多久，他给罗家父子留下三样东西：枪，拐杖，挎包。又拜传汉他爹为继爷。就是拜干爹。一连磕了10多个响头，才起来大步流星地去赶队伍。现在那三样东西只有枪还在。传汉1961年因私藏枪支进山偷猎，被抓去关了半年。过后查清确实是红军留下的枪才放他出来。枪却没还他，不知让哪家博物馆收去展览给人看。

天亮起来时雨也停了。随后来了雾。从很近的地方传来杀鸡的声音。长

一声，短一声，高一声，低一声，惨极了。刀子好像很钝，半天杀不死。然后太阳从雾幔中渐渐淌出血来。这时他才真闻到一股腥气。九翠说过的那种血腥气。这腥气是从门缝里溢出来的。是从九翠的身子里淌出来的。他忽然感到自己的手烫。像烙铁。他忽然有了一种冲动，想亲眼看看别的人还有他自己都是怎样来到这世界上的。他还想看看九翠的身子。这个他抱了一晚上也没真正看过一眼的身子。他敲了敲门，得到的是麻子么姑的一声臭骂。于是恶向胆边生。他猛地推门闯了进去，吓得那婆子把铜盆撞翻在地上。她弯脚去心疼她的宝贝铜盆时，他看清了九翠和她叉得很开的双腿。在那两条颤栗不止的山脉汇拢处，生命之门正膨然胀开。一砣血乎乎黑糊糊的东西无力又顽强的要从那里挤出来，向这个充满清新空气也充满污泥秽水的世界冲锋。像颗黑太阳，一步步走出愁云惨雾。它的四周有无数红霞涌溅。这就是生命。这时那颗真正的太阳也在从雾后仪表堂堂地往出走。一边走，一边俯视着九翠冷汗浸透的头发和顺着冷汗流尽了血色的脸孔。那婆子早等得不耐烦，不顾九翠突如其来一阵猛嚎，下死力把那刚刚露头的小东西揪了出来。从此那小脑壳上有了终生不去的印记：五个深深的指坑。天庭上一个，脑勺上四个。长大后也没人叫他的名字，都叫他五指。那汉子从麻子么姑手里抢过婴儿就看。是男孩。小鸡子红扑扑的。他急于知道这孩子像哪个，结果很失望。孩子还太小，眼都睁不开。额头上全是皱子，像小老头。还像耗子。除此之外，谁都不像。

后来他把九翠母子两个背了回去。后来他为她挑水，砍柴，烧饭。后来，那孩子有了模样。他一看，却是活脱脱一个廖百钧。他险些背过气去。这狗崽咋个生得这一副嘴脸？他说着就要去掐死他。要不见九翠忽地扑上来把孩子抢回去，他肯定一下就会把那根细筋筋的脖子卡断。你滚！这是我的肉！不许你碰他一指头！九翠像条母狗冲着他狂吠。他头一回发现自己很胆小。你讲过，他嘎嚅道，你讲过他不会长得像那死鬼。九翠一脸凄艾。我讲过，可他硬要生成这样，你叫我咋个办法？

她没办法。你又有啥办法？他问自己。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讨厌，不喜欢。他从来不去抱那孩子。从小到大。到那孩子过了50岁生日，他们两个也从未朝对方笑过。他倒是喜欢九翠的孙子。也就是五指的儿子，他长得不像他爹，更不像他爷爷。他像九翠。像九翠多好。这当真是菸菜么？牛吃了当真会死么？他也这样问那汉子。他叫那汉子阿爷。

岁月像水，一片一片，一股一股，从水牯岭，也从别的什么地方流过去，漫开去，把无数让母亲吃尽苦头的人淹没了，重新送回到那个永无天光的混沌所在。

罗传汉的老爹高寿，活到90岁，亲眼看着那茫茫大水淹没过无数头顶，逢人就说，人修好阴功才能长寿。有一天那水终于没到了他的门下。他并不慌。要儿媳给他烧一锅八宝粥吃。他吃得一口不剩。连锅底都刮了几遍。吃完粥就走进里屋，摸起曾孙子的脑壳说了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接着头往后一仰，死了。

二拐子也死了。老皂角下那拖着 哨音的故事也讲完了。其实，他还没死时这故事就听不到了，他得了喉癌。嗓子疼得说不成话，连水都咽不下。只能还发出点嘶嘶的哨音。后来那哨音也消失了。只有嘴还在动。还想讲点什么给人听。

眼下他们全躺在水牯岭下的红土里了。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是善人还



是恶棍，全躺在这里。静静地躺着。一躺就是几十年。还将成百年、上千年地躺下去。化成灰，变成粉也不会消失。还会重新渗进土里，流进根茎，穿过枝蔓，重新回到哪个女人山样隆起的肚腹中。九翠是最后一个躺下去的。她的坟挨着她娘。她娘的坟挨着她爹。她爹的坟挨着排灌站的泵房。泵房门上吊着一把打不开的锈锁。从分田到户后这锁就没开过。怕开了后近水楼台，先肥了靠近泵房的人。于是干脆谁也别开，让那把铁将军锈下去，永远也下不了马。

青果老爹还活着。他看着九翠生，看着九翠死，又看着她落葬。她能见到她娘而不见她的爹么？她会不会在半路碰到那个无头鬼？老爹怅然。这世道的变化好像就是人生人死。没别的名堂。该死的都死了，不该死的也死了。你弄不清该哪样的人活着。连九翠的小孙子也先她一步，埋进了边境上不知哪一片红土。刚摘掉戴了30年的地主帽子，他就兴冲冲穿上军装，去爬边境上一座长满竹子的大山。结果他踩响了地雷。到死他都是个夹带兵，一种需要特别关顾的不受信任的士兵。他死的很突然，并且根本不壮烈。他是爬山爬到一半时想歇口气，往路边的一根竹竿上一靠就碰响了地雷。他的死给这个30年无光的人家挣到一块黄底红字的铁牌：烈属光荣。民政局的人来的那晚上，他家里破天荒点起一支40瓦的灯泡。过去从来不敢超过15瓦。九翠被这闪电似的荣光击倒了，一病不起，喊着她孙儿的名字向西走去。

那小子硬是会死。村上人都这么说。一个地主崽子，轰隆一下翻了个身，就成了烈士。抚恤金有了，政府照顾也有了。要在早几年，他想这样死怕都死不成。是啦，青果老爹想。就是太细嫩了点儿。和50年前在新圩，在光华铺，在脚山铺死的那些小伙子一般细嫩。可他比他们强。他起码有一张烈士证。清明时会有人给坟上培土，会有人送花圈，烧纸。过年过节还会有人到家慰问，贴几张年画在墙上。他们呢？好多人的骨头到今天还摊在皇帝岭、美女梳头岭上晒太阳。没人问也没人收。想都没几个人想。让风刮，让雨浇，让雷劈电砍，让牧童们用鞭杆挑起两眼望穿成一对黑洞的骷髅头，在马尾松林里你追我跑，装神弄鬼。

青果老爹理不清这沧桑人事中的善恶忠邪，是非曲直，前因后果。他有时相信这一切都是命，有时又怀疑。一些人把那么多脑壳造出来，就是为了有一天让另一些人去砍？他也是这另一些人中的一个。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干了好事还是坏事。为九翠保住了九亩半水田，却叫她在日后吃尽苦头。让黑廷贵前半辈子倒霉，后半辈子却在水牯岭名符其实地当家做主。要不是他把事情做过了头，本不会戴上纸帽子死掉的。顶多靠边站站，几年后又东山再起，比先前还抖。这真叫他想不明白。一个人改变不了自己的命，好像倒能改变人家的命。他觉得那汉子就改变了好些个人的命。不过，再认真一想，人家或许本来就是这样的命。那不等于说，还是谁也改变不了谁的命么？

想不明白也就不再想。这些年人老了，心也渐渐苍凉。不愿总挤在人堆里勾怀往事，便独自一个跑到水牯岭上，承包下一片箴林，干起编制箴器的活计来。轻易不下一趟山。

那根吊着孝布的箴竹扁担被洪毛靖的一片青砖灰瓦遮断后，那汉子便又向水牯岭，向岭头的千年樟，向青果老爹走来了。九翠坟上的灵旗在他身后上下飞飘，带着响。他的背已经有些驼。头发也快掉尽了，只剩些残发像风里芦花在塘边摆动。他手里也捧着一支水烟筒。也是一枚四火火箭弹改做的。和老爹手里的这支一模一样。老爹这支是做为烈士遗物送回来的。上面刻着

字：敬赠青果阿爷。那汉子呢？他那支上面可也刻着字？

青果老爹眼看着那汉子越走越近。已经能听到他沉甸甸的喘息和一步一顿的足音。老爹闭起眼，有几分倨傲地迎着那汉子。他能感觉到那汉子已走到了跟前，连那不大有热度的鼻息都喷到了他的脸上。他睁开眼，却谁也没看到。眼前空落落的。身后只有那棵华盖擎天的千年樟，依然满树叶片辉煌。那汉子呢？那个刚才还身矫体健转眼又风吹芦花的汉子呢？

他猛地闻到一股腥气。味儿冲得像狗血。这才想起好些天没洗澡了。从九翠死后就没洗过。今天他该去洗一次。跳进塘里去洗。还要用漂石在身上搓。搓出血道来。浑身都是血道。再用手捧起水来淋。从头淋到脚，从脚淋到头。然后用鼻子在身上嗅，上上下下地嗅。

他知道那股味永远也洗不掉。

# 南京大屠杀

## 南京大屠杀

张 焯（根据梁晓声剧本改编）

筹拍《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出后，许多日本人抱着赎罪的心理，要求义务出演片中角色。在开机仪式上，子牛声泪俱下，倡议在南京建一座“哭墙”，以示纪念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死难者，马上得到各界响应。数日之内筹集资金一百多万元。影片出来后，得到了中南海的首肯，同时也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这对于时运不佳的子牛可谓来了一次“名利双收”，它的剧本由著名作家梁晓声等执笔。

清晨。西风烈。枯枝败草拥着两条锈迹斑斑的铁轨，在寒风中摇曳。乳状的雾被风吹动着，在清凛、空旷的郊野中飘流。这时，铁路上出现了一个七岁的小男孩的身影，他在铁轨上跑跑跳跳的，他叫小陵。小陵身后跟着一位少女，她手里提着小包，肩上背着行李，她叫春子。再往后是一对中年夫妇，女的约摸 30 多岁，怀有身孕，男的 40 上下，着中山装，推着一辆自行车，车后架绑着箱子。他俩脸色疲惫。这一对夫妇中男的叫成贤，女的叫理惠子，她是日本人。这一家人因战乱从上海逃往南京。这是 1937 年秋。

从空中隐隐约约传来了飞机的马达轰鸣声。

“成贤，南京真的安全吗？”理惠子抬起头望着空中，忧心忡忡地说。

成贤挺自信地应道：“不会有问题的。南京是中国首都，如果连这里都守不住，我们就没有地方可逃了。”

这一家人随着逃难的人群进入南京城区。他们所经过之处均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在一片废墟的中心地带，成贤停住了，默然不语。小陵走到父亲身旁：“爸！”他轻唤一声。成贤转过身，抚摩着孩子的头。理惠子靠近了，用日语悄声问：“这儿就是你的家？”

成贤点点头。

春子用日语问：“我们也要住草棚吗？”春子是纯粹的日本血统——她是理惠子和前夫生的。理惠子和春子盯着成贤。

成贤的祖宅是个大宅院，有 15 间房，他没有想到现在会是一副这样的情景，一时有些伤感。一位老妇人招呼他们道：“你们是逃难的吧？城里有安全区，是洋人办的，去那儿吧。”

理惠子对成贤说：“我们去难民区？”成贤对理惠子用“难民”二字很反感，便恼怒地打断她道：“我们不是难民！”他沉吟了一会，用较为和缓的语气说，“我有个朋友，咱们现在找他去。”

这一家人往下关发电厂走去。

在下关发电厂。技工李根发正在干活，这时，一位工友来叫他，告诉他有位从上海来的客人找他。李根发猜出是成贤，高兴地迎出来。他俩多年未见，虽说是在战乱中重逢，但还是掩饰不住兴奋之情。寒暄过后，李根发欲把成贤往家里带，成贤示意他带了家眷，说着，他们到外头，成贤把理惠子、小陵、春子介绍给李根发。一时，李根发有些尴尬。成贤向他解释，他妻子难产去世，当时理惠子是寡妇，小陵那时需要人照顾，便娶了理惠子。出于民族情绪，李根发有些怨恨成贤，他疼爱地抱起小陵，带他们一家离开工厂。

在广德前线。到处是燃烧的军车，倒塌的工事，和一簇簇硝烟。一辆美国吉普车在炮火中疾驰。车上坐着美国记者盖瑞，开车的是国军司令部联络副官邓天远。途中，吉普车被一发炮弹打中，盖瑞中弹身亡。

邓天远开车到前线指挥所。师长正带伤指挥战斗，邓天远向他汇报美国记者在途中遇难的消息。这时，受伤的副师长摇摇晃晃地跑来报告前面阵地丢了！师长令参谋长带着他的人头到前线督战，夺回阵地。说完，还不等参谋长作出反应，便对准自己的脑门开了一枪。

参谋长、副师长、邓天远等一时愕然。

成贤把家眷安顿下来后，骑着自行车上街。街上，市民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议论战事。成贤漫无目的地前行。迎面走来一队小学生，由年轻、秀美的女教师刘书琴领着。成贤经过时忽然想起了什么，又返回来招呼刘书琴。他向刘书琴打听，他们学校是否还招收学生，刘书琴让成贤下午把孩子领来。成贤感激地与刘书琴道别，正欲骑车离开，忽又被刘书琴叫住，刘书琴向他打听上海一带的战事，“好像很紧张，打得很激烈……”成贤告诉她。

刘书琴神情忧郁起来。

“有亲人在那儿？”成贤关切地问。刘书琴点点头。原来，刘书琴的未婚夫邓天远在那一带打仗。

广德前线。日军坦克、炮车隆隆驶过，跟着是耀武扬威的马队，再后面是步兵。几个日军士兵在路边聊天，边擦枪。“石松君，你是台湾重藤支队增调过来的吗？”近藤招呼身旁的一位士兵。“是！”石松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回答。

在日军指挥部。司令官松井石根在向手下的高级军官下达进攻南京的作战计划。

日军开始轰炸南京。

李根发赶回家中，把理惠子、春子带到地窖中。这一段时间，成贤已经参加了抢救中心的救护工作，小陵已经上学。空袭警报解除后，理惠子和春子到抢救中心找成贤。

抢救中心设在防空洞里。在那里，不断地有伤员被送进来。成贤在手术台前抢救伤员。理惠子对成贤放心不下，她看到成贤时松了一口气。她没有去打搅成贤，只是和春子在一旁候着，想等他空闲下来时与他说话。

成贤无意中瞥见了理惠子和春子，他把手术交给了另一位女医生，过去招呼她俩。成贤让春子和理惠子先回去，而后，他又回到手术台。

大批军队、军用装备由中华门开往城外。与军队逆行的是一群又一群的难民。

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城防司令唐生智由侍卫官接到会客室，“蒋委员长正在会见德国大使，请稍候。”唐生智落座后，从里屋传出蒋介石忿忿不平的浙江口音，“陶德曼先生，日本人割走了我东北，占据了华北，攻陷了上海，现在又分兵五路包围我南京，我早做了准备，已经将国府迁都重庆。大使先生，请转告日本人，不要欺人太甚！”

唐生智听到这里，他对于南京的防务已经心里有数。

南京中华门。军队和逃难的人流混杂在一起，乱哄哄的。邓天远在城防工事忙碌着。刘书琴迎着他赶来，“是不是日本人就要打南京了？”刘书琴关切地问。

“这是迟早的事。”天远沉重地回答。

“你们守得住吗？”

“上级命令我们与南京共存亡。”

书琴忧心忡忡地告诉天远，现在逃离南京的人越来越多，她担心国军会放弃南京。天远叮嘱书琴，“南京就要有一场恶战，能走，你也快走吧！”

军务繁忙，他俩无法长谈，只得依依不舍地分别。

离开天远处后，书琴到小陵家访问。小陵不愿意让老师看到他的日本妈妈，却偏偏让她看到了，一时，书琴有些不知所措。最后，她还是交待学生家长，希望她带孩子离开南京城，大战将临，学校停课了。

刘书琴又到了一个老进士家。老管家把书琴迎进书房。老进士的孙女珍珍是书琴的学生，管家希望书琴能说服珍珍的爷爷离开南京。老进士执意不肯离开。

春子和成贤上街购物。春子买完东西到米店找成贤，米店前挤满了人，市民们正在抢购大米。成贤扛着米袋，从人群里吃力地挤出来。他领着春子往回走，这时，街上响过一个愤怒的喊声：“抓日本奸细！”成贤下意识地紧紧护住春子，循着喊声望去，一个中年人在前头逃窜，后面追赶的人群越来越多。成贤若有所触，急匆匆往回赶。推开院门，见理惠子正站在椅子上钉窗户，成贤忙叫她下来，同时责备小陵不该让妈妈干这一类活。成贤交待理惠子尽量不要到街上去。

城外一处古迹。松井石根正和 10 几名日军高级将领兴致勃勃地欣赏古迹。就在这个地方，松井石根向他的下属宣布了进攻南京的作战布署。

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难民们纷纷涌入安全区。安全区的大门口乱成一团，雷伯和魏特琳等人都在疏导难民。

在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大学校舍二楼。刘书琴把没有离开南京的学生召集在这里继续上课。这时，日军轰炸机飞临南京上空。黑压压的轰炸机群轮番对南京城进行狂轰滥炸。

这一天是 1937 年 12 月 10 日。日军开始攻打南京。

南京古城笼罩在硝烟弥漫之中。整片整片的民房被炸，城墙被炸，街道两旁的树木被炸，炸弹的爆炸声、市民的惨叫声、房屋的倒塌声，汇成了一连串惨烈的音响；火光，飞机投下的炸弹爆炸时的白光与炮弹炸开的白光形成了一幅可怕的光影，浓重的硝烟仿佛吞噬了南京古城，南京古城在战火纷飞中喘息……

中华门附近的国军工事。城墙上堆满了国军士兵的尸体，邓天远和一部份国军士兵正在顽强抵抗。有一处工事被日军攻破，日军坦克冲进城门，局势急转直下。有一个国军士兵把炸药绑在自己身上，从城墙上跳到坦克上，与敌人同归于尽。更多的坦克和日军步兵涌上来，邓天远和一部份国军士兵且战且退。中华门被攻破。

城里到处是火光和硝烟。街上一片混乱。大量的难民在安全区方向涌，安全区附近的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刘书琴帮助修女、牧师疏散难民。在南京市民中，有路子逃离南京的达官贵人早已溜之大吉，没有路子的平民百姓预感到大祸临头，大多数躲进安全区。但也有少数人死活不肯离开自己的家园。老进士便是一个这样的人。南京城眼看着要陷于敌手，管家和他的孙女苦苦哀求他撤离，他死活不肯。后来，在日本人攻进南京时，老进士不愿受辱，悬梁自尽。老管家在回家探望主人时，死于日本人的屠刀之下。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攻进了南京城。大批的日军坦克、装甲车、骑

兵、步兵从中华门涌进南京。

街上偶尔还有稀稀落落的枪声。日军装甲车在街上巡逻，“隆隆”的声音和耀眼的光柱显得格外恐怖。

装甲车开过后，从黑暗的角落里跑出了几十条人影，天远也在其中，他叮嘱大家走小路混出城外，言毕，他转身到安全区去找刘书琴。

几十条人影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这当中有女军医，还有若干伤员，由于人多，显得脚步杂沓，忽然，从另一个方向传来一声吆喝：“站住！”喊声刚落，就见两辆日军装甲车上突然亮起两道刺眼的光柱，大家还没来得及逃跑，就见几道火舌从装甲车上倾泻而出，伤兵纷纷倒下。

几个端着机枪的日军士兵在搜索民宅。他们闯入一家院门，这是一个七口之家。祖孙三代男人用身体挡住身后的一位少女，日军端起机枪扫射，这一家人踉跄倒下。日本兵转身欲离开。这时，那位幸存的少女惊慌地从地上爬起，被日本兵发现，少女夺路而逃，亦被机枪射杀。

在另一家民宅，几个日本兵把一家人枪杀后，发现一个婴儿未死，便把一颗打开引线的手榴弹塞在婴儿的怀里……

大街上，近藤、三上、石松三人在巡逻、搜索，他们碰到一位驼背老人及孙女，对方试图逃路，均被枪杀。他们搜到李根发家，发现门口挂着一只千羽鹤——这是日本的吉祥物，三人朝大门扫了一梭子弹后破门而入，正要开枪，理惠子用日语喊：“请不要开枪，我是日本人！”

三人满腹狐疑地盯着理惠子，理惠子告诉他们，她是东京人，随丈夫来到中国。因为上海打仗，才跑到南京。三人的口气和缓下来，临离开时，石松送给理惠子一面小太阳旗，交给她挂在门上，别的日本兵就不会来骚扰。

三位日本兵走后，理惠子把藏在地窖里的成贤、春子、小陵接出来。成贤出来时瞥见了理惠子手里的小太阳旗，他忿忿地一把夺过来，甩手扔了。理惠子显得有些委屈。

1937年12月18日，在草鞋峡，有五万多名中国军民被押解到这里枪杀。在另一个废弃的厂房，有几百名警察被集体枪杀。邓天远恰好躲在厂房的阴暗角落，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

由于缺少食物，成贤一家岌岌可危。成贤建议理惠子带小春一起到日本大使馆避难，他与小陵一起到安全区暂避一段时间，理惠子不愿与丈夫分开。一家人心惊胆战地往安全区走去。途中碰到了正在巡逻的近藤、石松、三上，他们还认得理惠子，他们本来已让成贤一家通过了，孰料，小陵因挎包掉在地上回头去拾，无意中说了句中国话露了馅，近藤等发觉成贤不是日本人，便对他拳打脚踢，还要把他刺杀，理惠子苦苦哀求，石松动了恻隐之心，他提出，伙房里正缺一帮手，成贤会说日语，又是当地人，不如把他押回去让他干活。石松的建议被采纳了。

理惠子眼睁睁地看着丈夫被抓走。随后，她带着春子、小陵到安全区。安全区里挤满了难民，人们的脸上都带有惶惶不安的神色。一位志愿人员带理惠子见魏特琳，理惠子希望魏特琳想办法救她丈夫，她情急中干脆用日语表达自己的意思，没想到她的话被旁边一位正在接受治疗的老人听见，其时其境，人们最痛恨日本人，老人也不例外，他朝外面操场上的人群喊了一声：“有日本人！”难民们闻讯将理惠子团团围住，撕打她。

两个孩子及志愿人员护卫着理惠子。刘书琴闻讯赶来，她向大家解释理惠子是她学生的家长，不是随军家属。在刘书琴及志愿人员的护卫下，理惠

子才得以脱身。

南京陷落后的最后一小块安全区眼看着朝不保夕。这一天，几十名日本兵要冲进安全区扬言搜查武器。在国际救委会主席雷伯的劝阻下没有得逞，他们撤走后声称还要再来。

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南京陷落后，几乎每分每秒都有无辜的百姓在流血、被枪杀。到处都是尸体。“慈善堂”组织收尸队，将散落在各处的尸体集中运到郊外，挖坑埋掉。邓天远混在尸体堆中，被收尸队的老人搭救。他换上了“慈善堂”收尸队队员的服装。

日军强行征召洗衣妇。街上，凡是较为年轻的妇女均被强行推上卡车，男的则被枪杀。

一位日本军官带了几名日本兵及翻译闯进下关发电厂，他们要发电厂工人加班发电，被李根发拒绝。李根发惨死于日军枪下。

郊外的兵营。成贤挑水帮石松做饭，石松看他那副笨手笨脚的样子，便问他以前是否在大公司做事，成贤告诉他自己是大夫。石松是台湾人，虽为虎作伥，但天性未泯，他知道战乱时期医生的责任重大，成贤落入虎口吉少凶多，便自作主张放了他一条生路。不料，近藤等回营后，见石松放走了成贤，怒不可遏，他用菜刀砍死了石松。

邓天远脱险后到安全区找刘书琴，成贤脱离虎口后也来到安全区。正好书琴来照看即将分娩的理惠子。经历了生离死别后重又相逢，自有许多感触。天远与书琴匆匆见了一面后，又离开了，两人恋恋不舍地道别。

几辆满载日军的卡车杀气腾腾地在安全区门口停下。雷伯和魏特琳等试图阻拦，日军不顾一切地往里冲，灾难降临了：年轻的妇女或被奸淫，或被抓走，十多名救援会人员被日本兵打伤后倒在台阶上，刘书琴为了保护学生自己却被日本兵糟蹋了；日本兵闯上成贤、理惠子住的小阁楼，成贤挡在楼梯口，被日本兵打倒在地，理惠子欲上前搭救成贤，却被日本兵踢了一脚，她早产了……

成贤带着满身伤痕，挣扎着爬到理惠子身边，为她接生。他们的新生儿取名“南京”。

劫难过后，邓天远赶到安全区。他见到的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景象。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刘书琴，刘书琴面无表情，脸色僵滞，邓天远明白了一切，学生们围在刘书琴旁边。天远对学生们说：“我要带刘老师走，咱们一起走吧。”这些学生中有很多人现在成为孤儿，他们都愿意跟刘老师走。

在收尸队老人的保护下，这些学生被安放在收尸车中混出城外，在天色微明中，他们搭上帆船，向远方进发……

# 谈艺录

## 我渴望帮助和进步

吴子牛

我从影只有几年时间，是个后生，渴望帮助和进步。在此，就几个问题谈谈我的一些想法和认识。

### 有关《鸽子树》的一些想法

《鸽子树》自去年7月完成混录双片至今日，已经有10个多月的时间了。十个月来，我想得很多很多，心情不太好，比较郁闷。以至从去年7月我去甘肃拍《最后一个冬日》至今年4月这半年多时间里，心情仍然是压抑和沉重的。

4月，因《冬日》送审，我去电影局听修改意见后，邹士明同志，张文泽同志以及电影局其他同志，就《鸽子树》这部影片同我进行了热情中肯的朋友式的谈话，有尖锐的批评，有鼓励，也有希望。之后，丁峤副部长、石方禹局长和我谈《鸽子树》时，在批评的同时，也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希望我能吸取这次失误的教训，放下包袱，拍出好的影片来。这些，都令我十分感动，心情舒畅了许多。

在这次会议上，艾部长、丁副部长、石局长的讲话中都谈到要有“宽松、和谐、融洽、理解”这样一个良好的创作气氛。当时，我突然想到了在插队时，1970年末，当中央135号文件（即插队两年以上的知青可择优招工、参军、推荐上大学……）下达若干天后，我们处在四川山沟一个公社里的知青们，是如何在没有电灯的情况下，举着松明子燃起的火把，含着热泪，沿途捧着跟斗相互转告的情景……

我只想，在这个会议上，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

长期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使大家都不同程度地吃过不少苦头。但今天不同了。这次会议期间，部、局领导同志的讲话对影片《鸽子树》的批评是尖锐、中肯的；同时，对我仍然寄予希望和信任。因此，我认为，有失之作如果能够唤起发奋之作，理想之作，那么，对拿出自己教训的人来说，当属幸事。

我插队的地方，依四川小凉山脉，靠大渡河。当时我作纤夫。两年后买了一只破旧的小木船为公社搜集大粪。回城时，用它的几块木板做了一只木箱。1978年它随我到了北京，1982年又随我去湖南——这只木箱内，装有我十多年来所记下的各种教训。这一次的教训，也会装进里面。它们会帮助我不断地反省自己，反省自己的创作。

关于《鸽子树》的问题，借用丁峤副部长的话来比喻，“和大家进行一次心对心的谈话”，我想简要地谈谈创作的初衷、当初的思想过程以及这部影片在政治上的失误的地方——

对战争的理解过于抽象。仅把它作为一个名词，一种概念，一种广义的理解，因此，忽视了对这场战争性质的具体体现。于是幼稚地认为，要从宏



观上去理解战争，更以为自有了人类以来，战争从未间断过，但人类始终是厌恶战争的，无论是正义或非正义战争的这方或那方的人民，无论作出多么英勇的牺牲，但他们还是反感战争的。人类始终在对战争进行反思。

由于当初这种理解所致，我便试图站在一个高于狭义战争的高度，以宏观的视角去探索战争和人，战争中人和人的关系，并且从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的立场去写中国士兵，写他们在遭到卑鄙伏击的情况下，在战斗极度失利的状态中，体现出来的伟大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

因此，当初我还曾记下：“云端的上空是灿烂的星星。”并且在“导演阐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古往今来所有的战争中，如果没有仇恨，那是极不道德、极端无耻的。士兵们，为了祖国，为了和平而流血奋斗，而战而死……战争是残酷的，战争中的仇恨是难以排解的，是神圣的。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自己仍然是一个人。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胜利，是从人类各次战争中得到的最伟大的胜利，是神圣的！一连串正直的感情，画出生命的曲线。”

我以为这就是对以葛泰为首的中国士兵的讴歌——当时，我确实是这么由衷地认为的。在我的心中，对前线的中国士兵充满了敬佩和爱戴。我想通过他们表现我们伟大民族的高尚。超越战争中民族局部高度的限定，通过这12名既视死如归，又具有博大胸怀的中国士兵的形象，写出我们伟大民族的情操和胸怀。为此，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

甚至在拍摄这部影片时，我始终是激动的。12名扮演士兵的演员中，我邀请了7名军人，其中6人两次上前线。扮演连长的赵光忠，在老山、者阴山战斗中曾是某部队的尖刀排长，两次立下战功。

由于这些认识，当初我曾很自信，自信自己的立场和感情是鲜明的。甚至在影片被关闭之后，有较长一段时间我想不通，感到很痛苦。这种事与愿违的局面，先前完全没有料到。尔后，非议和批评接踵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冷静下来，对自己的创作思想和影片的客观效果进行反省，渐渐地，我明白了—些道理。看到这部影片在政治上的失误。因之，今年2月在潇影创作会议上，我作了一次发言，在与会200多位同志面前作了检讨。即便是那次发言，坦率地说，我内心的斗争也很激烈。—昧地讲虚假的话，我张不开口。因此，今天想和大家谈谈心里话，所以便谈了这些创作初衷。现在看来，正是由于当初没有认真考虑这场战争的性质，未考虑到国家利益，所以从一开始在创作指导思想上就脱离了正确的轨道，使这部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个人内心的，思想的形像，模糊了战争的界限。而艺术上下的功夫越大，收效越大，便往相反方向走得越远，违背了国家利益，不符合以社会效益为衡量文艺作品的最高标准的原则。这是影片根本的失误。

今后，对我来说，尚需更进一步地高度地注意加强政治学习，提高对有关政治问题的敏锐判断力，力争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统一，否则，即便是付出再辛勤的劳动，也是无用的。

《鸽子树》的创作，由于创作之初的指导思想不符合党的文艺方向，再加之大部分精力皆投入了对艺术性的刻意追求，所以，付出的努力越多，作品本身则偏离得越远，这是事与愿违的症结所在，也是值得认真吸取的教训。我敢于正视自己的失误。有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关怀和信任，摔了一跤，爬起来，找到了教训，便得到了比黄金还要宝贵的东西。

此外，谈谈自己对中国电影的点滴想法，我想，这也是大家时时思考的问题。

中国电影首先要赢得 10 亿观众，这是常话。由于文化层次的不同，这个问题看来过于笼统。但作为以依赖最众多的观众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电影，在任何地点，任何国家，这一点都是至关重要的。

电影，无论是现实题材，历史题材，还是任何题材；无论电影观念、电影思维以及掌握和运用电影语言的方式是否相同，取得广大人民的理解喜爱，由观众去评判和分析，得出结论——这是电影创作极其正常的结果。

但是，应当承认：中国的电影文化教育刚刚兴起，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这并不等于我们这些电影的创作者像局外人一样指责其落后，相反，我们有责任将电影的知识以及审美趣味等等传授给观众，努力让他们理解——至少让他们有着去理解的愿望，这是中国电影发展、前进的基础，是质变的前提。

中国电影近年来正在逐渐为世界所知，逐步地在产生影响。但严格说来，情况并非太好。1984 年 9 月，我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迦太基国际电影节”。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以及巴黎，我明显地感到人们对中国电影基本上是无知的，尽管存在着许多电影节上都出现过中国电影这一事实！在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人竟以对港台功夫片的认识来看待中国电影，令我瞠目结舌。这种难受的心情难以言传。10 多天的时间里，我利用每天上午不看片的时间去帮助中国馆摇旗呐喊，我们把录像带播放的音量开到最大限度（这些影片绝大多数在国内获奖！），但人们还是涌向法国、意大利、苏联等国的电影馆。我们的心情是难受的。

1951 年，黑泽明的《罗生门》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大奖，全日本为之沸腾，称他作“世界的黑泽明”！他为日本人民，日本文化赢得了荣誉。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在于：日本电影从此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日本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日本文化，开始为世界了解。当然，我并不是说把是否“打入国际市场”作为衡量中国电影优劣的唯一标准，但作为一个 10 亿人口的电影大国，力争在国际上通过电影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赢得世界的瞩目和公认，则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甚至多年以来，我国电影界许多老年、中年的同志已经在向这个方向进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为中国电影争得世界荣誉方面，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在艰难前进！崇敬之余，作为后生，我们也有许多感想——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等同学也曾几次出国参加电影节，甚至载誉归来，我们有时相见，谈见闻，谈感受，心情是沉重的。我们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努力、探索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中国电影，都愿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和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人们把我们称作“第五代”。实际上，在批判和继承中国电影传统的前提下，大家都在共同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和更新而奋斗。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在为中国电影事业尽心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是同一代。

这个现象，使我想到了提高中国电影质量的问题。提高电影质量，不仅仅只是部、局领导同志一厢情愿的事情，也不仅是电影工作者单一的相思，我们在尽可能地、痛苦地对已学知识进行更新的时候，在尽力地向高质量冲刺拼搏的运动中，我国的电影文化教育和先进国家相比，仍还处于落后状态。例如我们在电影学院第一学期所看到的一部《世界优秀影片集锦》，则是国外中、小学电影普及教育的教材之一，并且是 60 年代的！而这个教材在我国的大学里，尚属十分鲜见。因此，就不难理解我国电影观众的欣赏水平。严格说来，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还处在普及阶段；有相当一部分人，就电影文

化而言，还属于文盲。要找出中国电影质量上不去的若干原因，不得不痛苦地指出这也是其中一个。

这次会议，是我开得最认真、最累的一个会，因为《鸽子树》，也因为大会的“宽松、和谐、融洽、理解”的气氛，还有领导、同志们的发言，使我很有收获，受益不浅。至于我的发言，有不当地方，望大家指正。

### 《最后一个冬日》及其他

《最后一个冬日》的创作，是在《鸽子树》被关闭以后紧接而来的。无论是在创作氛围和创作心态上，我所承受的压力都是很大的。而《冬日》（原名《弟弟、妹妹、哥哥啊！》）的剧本又是我执意选定的，令领导担心的是，继《鸽》之后，我又选了一个棘手而又十分敏感的题材，由此，领导给予了百倍的关注，甚至近乎苛刻，这我从心底里全然理解。现在，随着这部影片的问世，自己当初的一些牢骚也就淡释了许多。发牢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影片一经问世，人们便会以影片的优劣来衡量你的创作了。得与失，便产生在影片的存在中。

当《冬日》终于在潇影获得通过后，我立即写下了一些“导演的话”——“没有‘最后一个冬日’，只有永远的希望。何以‘永远’？是由善良的心愿使然。这也许是处子的幼稚，但却是赤子的真诚。”

这些话已成为铅字，留在我身后的脚印里。

它们是我拍这部影片的主旨，也是当初热望表达的一颗深厚而痛苦的爱

心。

—

只看了一遍乔雪竹同志的本子，便决定拍。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经历“不一定是那么灿烂的”。因此，对作者笔下的申丝、大路就感到十分亲切。对他们的经历、心境、爱憎有着相当的体察和理解。我们都同时从那艰难的起点上迈步向这伟大、不凡的年代。

这部影片绝不是表现如何去挽救失足青年，也绝不会像法官一样去追溯罪犯的行为和罪证（他们是罪犯，并且绝非冤假错案）。影片正是要通过这些犯罪的“弟弟、妹妹、哥哥”，写出“哥哥、姐姐、妹妹”，写出他们深厚而痛苦的爱，并通过对这种爱的讴歌，寄托我们对民族、对人生的热爱和思考。

在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在长达10多年的岁月里，大家都生活在一种可怕的煎熬中。正是这种煎熬，炼出了我们对自己伟大民族所产生的那种强烈的、纯挚的、深厚而又痛苦的爱！申丝和大路，使我想起了那千百万的“老三届”，这些极平常、极普通、极容易被忘记甚至省略的人们。正是这些普通的、不失高尚的人们，10多年来，在血水中挣扎，在泪水中沉浮，在风暴中洗涤，从而变得纯净更纯净，尽管他们是那么普通。

他们是驮着百折不挠的爱的艰难的跋涉者……由此，读完剧本后与以往读任何本子的心境和体验都不同，掩卷而思，满脑子都是骆驼……为此，一头扎向了大西北，对着那一望无垠的沙漠，对着茫茫的戈壁，唱我们对骆驼、对爱的赞歌。

影片结尾，晴空里响起了隆隆的春雷，这希望的声音连同那旁白和字幕，意愿在骆驼所过之处，有碧绿的嫩草和肥黑的沃土，覆盖那些残缺的荒原和戈壁。这就是我们崇尚的人民性所在。

## 二

对一些“戏”的理解和处理：

这部影片里，有一个正在进行的事情（三人邂逅结伴去探监）。有三件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其中有一件是“说”出来的，其余的两件（申丝与大陆家的过去），也是尽可能采用最简洁的手法去描写。他们的生活背景分别涉及到“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这两者，在中国已成为有公论的历史积淀中的黑暗渣滓，并且已被无数的伤痕文学、电影及诸多种艺术作过详尽的批判和描写。因此，它们在影片中的再现（内容决定它们必须以“闪回”出现），成为影片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影片中，申丝的父亲“去了兴凯湖”。这几个字，也许绝大多数的青年人不知其意。

乔雪竹有一年去了兴凯湖。星月下，微风掀着涟漪，浸润着湖边的沙滩。芦苇摇曳，赏心悦目。未了，当陪同干部问她：“你知道脚底的沙滩下是什么？”“石头？”那人低下头去，轻声他说了一句：“是一层又一层的右派尸骨”。

仅在兴凯湖边，就葬送了数以万计的“右派”。

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孩子是最残酷的。

不是么！中国的“反右斗争”，不正是一场幼稚透顶，残酷绝顶的“政治儿戏”么！

因此，我改写了原作中关于“五七年”的那一大片断回忆，拍摄了一场虚写的“幼儿园的游戏”（影片中，目前保留了两个镜头）——为此，用了最通俗的、最“拙劣”的字幕形式，强制性地打上了“1957年。因为和小朋友一道玩‘送信’的游戏……”这也许是很“原始”的，但我经过考虑，仍决定这么做。“反右”已经有了公论，没有必要去再现一个家庭当时的遭遇，这在影片中也仅仅是背景。“五七年”，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已成为一种标志。因此，作这样的处理，是一种心理色彩的需要。

“父亲离家”本是完全可以不要的，仅为了“母亲改嫁”的需要而保留下来，是俗套的交待。对我是一种教训。

此外，影片中首尾的旁白和字幕，也更多地立足于和观众的“对话”——可读的（文学性强的）字幕可以起到一种“通信”式的交流作用。

我想过——字幕的运用在无声片时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但直至今日仍广为人用。我认为，即便是文学性很强的旁白甚至对话，在强调电影新观念的今天，仍可在必要的时候上升为银幕画面的主体。它可使观众在“读”和“听”的同时，主动地发挥想象，参照着画面，得到一种审美判断的提示与补充。银幕的张力不仅仅只指造型，以上所谈无疑也算一种。

我的实践不一定准确，但我认为，一个导演面对着具体的创造，他的创新不应停留在对某些空泛理论的附会上，而要体现在他具体的、自己的、不同于众的创作实践中。

法斯宾德在拍摄影片《艾菲·布里斯特》时，作了无比勇敢的探索。“为

了让观众像读冯坦耐的小说一样来‘读’法斯宾德的影片，导演就必须把画面表现的吸引力降低。为了做到这一点，一是大量增加画外旁白和字幕……法斯宾德自任解说员，在画外大量朗诵小说的原文……另一个办法则可以说是他的独创，那就是尽量取消动作场面。”由此可见、手法的“新”与“旧”不能轻易界定。

《最后一个冬日》，对“文化大革命”中申丝姐弟二人的回忆片断，也作了最大众、最一般“印象色彩”的处理——红窗户后传来的那些粗野的呐喊（声音作了扭曲和变形处理，直至变化为一种鬼叫声中那些罪犯在申丝的幻党中涌来）。

这红色，这变形的人声，使在学生的双人床上孤苦的姐弟俩，有如处在红海洋中的一只“诺亚方舟”上。

连结这一长段生活的，是在影片中几次出现的“冰床子”。正是它，多少年来，载着他俩的童年，载着梦想和幻想，载着爱也载着恨……连结着历尽两次浩劫之后的骨肉情，即便是天各一方——严酷的监狱铁门的两端。所以，当申炎终于问及“姐姐，那冰床子你还替我保留着吗？”而申丝谈到“……去年冬天，它有些生锈了……”时，已声泪俱下。关键在于，此时的罪犯申炎外溢出了一一种人的希望……

这时，用了一组“讨人厌”的高速摄影，给予申丝几十秒钟的“释放”。也许是自己动了恻隐之心，忍不住地要让她在长期的压抑中获得几丝明快，在悲凉之中给予她几丝温暖。（也许，出于自己如前所述的特殊的创作心态？）

“大陆家的过去”，也处在那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在赤贫和苦难的煎熬之中。他的驼背母亲，长期处于一种不安和自虐之中。不但因贫困、因自己的残疾，竟也因自己的女儿生下来出奇的美而“又高兴又害怕，又骄傲又自卑……”这位勤劳、善良、朴实的中国妇女，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方方便是在这样一个困苦恶劣的环境中长大的。生活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思想的进程，赤贫和动乱导致了她精神的贫困，在文化沙漠中走向了犯罪。

对大陆家“苦难的过去”的处理，也与“反右”“五七年”的处理类似。省略了方方犯罪的过程，浓缩为目前“虚”的处理：把“过去”主要集中在以炕桌为中心的家庭环境中。岁月推移的变化以及方方品质变化体现在两处：突出炕桌上食物的变化，白薯、玉米窝头、馒头、饺子……以及他们对食物的态度；突出餐具、服装、化妆，尤其是方方在服装上的渐变，一家三口由和睦到隔阂、冷漠……以及后景墙上颜色的变化等等。

这仍然是一种心理色彩。只要你还依稀记得那些年月中饥饿、贫困的感觉，想必也能回忆起那时对阴暗的感受。要有一种卧薪尝胆的体验。

一个镜头一个年代——采用最简单的色块和粗线条处理。并且把现实中大陆对申丝的谈话延伸在这段回忆中。除开将一支烦躁、动乱的迪斯科音乐处理为变形的、不稳定的音响外，重点突出两处音响——方方向哥哥和母亲扔打出一摞钞票的“哗啦”声和大陆抽打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声。这两处突出的音响是这个片断中的两个亮点，从对抗走向撞击，结果是分裂。它的具体后果是在严酷的环境下，即监区牧场上的“兄妹相见”。

这场戏是一气呵成的，只有一个镜头。两人面对面，妹妹跪着，哥哥坐着，沉闷的开头令人难过。如同影片中曾三次出现过的生长在荒原上的两棵小树，虽隔着一段距离，但那底下的根却是交织在一起的。

这场戏，有不少人流泪——是因为妹妹那呜咽的话语：“哥，你苍老多了……”？还是因为“这围巾，颜色素了些……等你回家了……”，或是那一摞又一摞再一摞的妇女用卫生纸（慈母般的爱心）？或是妹妹终于“像小时候一样地”哭了，并呼喊出“我想妈妈——！”是已故母亲的小照？是妹妹那冻伤的手或是哥哥脱下递去的手套？……

是音乐的“煽情”？不。

这场戏是如上的递进，累积起来的复杂的情感态度，是我们对这些正在回归的犯罪青年的情感态度，是这个（曾在影片中暗示她犯过卖淫罪）女子此时的那种痛心疾首，醒悟反悔，在面对亲人的失声痛哭中溢出的那股子复苏的人的尊严。

这部影片从总体上力图表现一种宏观的反思，针对我们这同一时代中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人性、人情和道德、情感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和现象，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产生历史的回顾，进行更高层次的思考。

由于剧本内容所决定，影片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闪回”。我本人是十分忌讳“闪回”的，这个问题，也是许多同行尽量避免的问题。但如果非接触不可，就得考虑它的具体处理问题，无须回避。

有文章写道：“闪回在中国电影中的大量运用即是文学影响电影的一个明证，然而，尽管闪回能够简单地解决叙事的问题，并可以通过时空的变化，使叙述本身富有节奏，但事实上，它却限制了一部影片的梦想空间”。基于对这个道理给予我的不一定是正面的启迪，我对影片中的闪回部分，均作为色彩性的处理。当然，它是创作者内心的、思想的主观色彩处理——对那种已有公论的历史积淀的渣滓，在这部影片里是不需要太多想象空间的。

当然，在影片中，也有在主观的支配下所作的“较实”的处理：冷漠地对监狱气氛、环境感和犯人群体所作的严酷的描绘；对犯人、管教干部、及至环境作用于人、作用于观众的精神氛围，也作了捕捉和渲染。

再如影片中的几场大戏——“兄妹相见”、“姐弟相见”，分别用了两个长镜头。第一个镜头长达4分6秒，从头至尾详尽表现两个人相见的全过程；第二个镜头长达4分36秒（几经修改尚保留3分18秒）。其意在不用分切镜头破坏那令人窒息的时间和空间。还有，枪响之后那前后两次各一分多钟的哭和笑的镜头。

此外，在揭示几个主人公心态，特别是在突出地渲染他们情绪高昂之际，主观地给予突变和陡转，并力图适度地夸张，采用大起大落，企望达到极其强烈的情感效果。

这些都不是随意的，而是刻意的。

影片中还有其它不同程度的主观色彩。比如“二月二”的晚上不应有的圆月；晴空里不大可能响起的春雷，等等。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中国传统的主导美学思想，都不强调客观写实，而侧重于艺术家主观精神与客体的交融，“神与物游”。我国古典文论、诗论、书论中的境界、气势、风骨、言志等美学范畴都是侧重于这一点的。

总之，出于我如前所述的拍这部影片的主旨，这是一部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甚至是非常主观的电影（妥当与否，尚待深思）。

影片问世后，我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它们帮助我思考自己的创作，思考小至分寸问题，大至方法问题、电影思维问题、电影观念问题和电影的

创新等等问题。

### 三

我很赞同青年作家张承志的一些话：

“……近一两年来也有一种新潮派的观点在出现和加强，比如说‘小说的观念改变了’、‘电影的观念改变了’等等。

“我以为——当然我的以为仅仅在文学方面略有发言权——上述现象在它们是可喜的同时，也隐潜着一些忧虑……我主张回到 ABC，主张重新在最朴素的艺术诸形式的概念中寻找。”

诚如许多现代艺术家热衷于古老原始的艺术，但绝非为了回到洞穴中去。

自从有了具体的创作实践以后，我逐渐开始对有关艺术的许多问题进行冷静的思辨。

比如：艺术手法上的“新”与“旧”，不能简单地等于观念上的“新”与“旧”。索尔·贝娄和艾萨克·辛格都是世界知名的犹太作家，并且都写犹太人，都曾先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索尔·贝娄用英文进行写作，在 1954 年第一次成功地在自己的创作手法中运用了弗洛伊德的“意识流”，是非常“新”的。而艾萨克·辛格却用犹太民族的意第绪文进行写作，一般都用土语甚至口语，很朴实，似乎很“旧”。但两人都在创新。辛格的路似乎更难走，他在努力地区别于同时代人，去寻找艺术的极致。

这是前人不凡的榜样。

创作上不作任何“流派”和“主义”的俘虏是对的。要清醒，确立一种自觉意识。

《最后一个冬日》的创作中，我对所知的不多的手法与技巧，都未排斥。包括一些“陈旧”的手法。这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选择，甚至是一种痛苦——但如果在创作方法上能有一种清醒的自觉意识，前景就会变得开阔起来。

创造的过程里不无痛苦，必须付出一些牺牲和代价。《最后一个冬日》里的许多遗憾和不足，就证明了这一点。一片一得，认真地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反思和总结，便会有新的创作。

回顾自己所拍过的四部影片，对今后创作上的总体思索，会有些好处。

《候补队员》，现代城市儿童题材，抒情活泼，有些小诗意，小烦恼，小情趣。内容比较平淡，谨表达了我们对“儿童就是儿童”的具体肯定以及对孩子成长问题的思索。由于是第一部作品，因此在造型体现上比较下功夫，也很注意“电影的情绪”及“电影化”等问题。

《喋血黑谷》，历史战争题材，深沉悲壮的惊险样式，内含我们对历史、战争和人民的思考。由于有了第一部影片的实践，在“电影性”的认识上成熟了一些，因此，有了更多的精力把焦点对准了内容——甚至有较强的自觉意识。

《鸽子树》，现代战争题材，悲剧（由于影片在政治上把握失误，作“关闭”处理）。这部影片的“电影化”程度很高，在艺术上颇受好评。但在电影语言运用上，仍是十分普通的。只是对仅知的一些“蒙太奇”、“长镜头”、“结构主义”以及布莱希特的一些理论采取了为我所用的吸收。影片实拍工

作日不到一个月，但剪辑影片却用了整整 30 个白天黑夜，在艺术上进行了大胆的实验。但由于影片把战争抽象为一个名词。一个符号，忽略了这场战争的具体性质，当然会失误（在“全国电影创作会议上”我为此做过总结）。

《最后一个冬日》，现代题材，有几十年时空跨度。以描写爱（非性爱）为主，而这种爱是带有一种历史痕迹的小人物们那种深厚而痛苦的爱，并要从中升华出对我们民族纯挚的爱，应当说是表达了自己对爱的主观思考和呼唤。

这四部影片是不尽相同的，彼此联系很少。无论从手法、技巧、电影思维以及选材，对内容、主题的认识、体现和把握等等问题上，是四次不同的选择和决定。有得有失，有成功，有教训。这一切带给我最大的收益是：要对自己今后的创作进行科学、冷静、全面的思考。

我们这一代人的数量有限的作品，在不同范围内得到过不同程度的赞扬和肯定，其中更多的倾向于电影造型上。冷静地分析，也许是这一代人在造型体现上具有一定的自觉意识，是对中国电影过去太不注意造型而进行的自觉对抗。这个自觉的倾向（我以为是一种起码的美学认识问题），尽管在电影美学范围曾被用一连串“定义”和“主义”予以过肯定，但如果我们自己不清醒，就会有失偏颇。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八二届学生的作品像出自一个人之手”，这显然也是失之偏颇的。

创造的过程永远是你自己的，要冷静。

### 《欢乐英雄》、《阴阳界》导演心得

着手筹拍《欢乐英雄》、《阴阳界》这两部片子的时候，已经是 1988 年 5 月中旬的事了。那时，中国的经济不景气，电影也就跟着不景气。那阵子，福建的报纸报导了一些中小学教师占了学生的操场去种小菜，不为人师表，大有在“南泥湾”开荒的架势。我想，还不是为了钱的事儿。7 月中旬，就要开机时，传来消息说《晚钟》只卖了一个拷贝。好心肠的人还不想告诉我，怕伤了心。我想，大约是当年《喋血黑谷》赚了昧良心的钱，观众来讨回扣！

可是那股子铜臭，也着实跟我们这“传统的革命历史斗争题材”犯难了好久。好在我们摄制组的一帮弟兄倒没在意，因为没功夫去想这些。晒脱了几层皮，经历了沿海的风风雨雨，鼓捣了 70 多个工作日，也凭着良心把这两部片子给端出来了。好坏任君说，“山水文章，各有时运。”

### 关于“薄情”

影片《欢乐英雄》和《阴阳界》是根据著名作家司马文森先生的长篇小说《风雨桐江》改编的。编剧是他的女儿司马小加。司马老先生死于 1968 年。这部小说是置他于死地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他在这之前还有几百万字的作品。

司马先生是左联成员，1932 年入党的作家，我时常思索置他于死地的原因……

如果把一个共产党人首先作为共产党来描绘，这种光辉形象已屡见不鲜了（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文艺作品得以证明）；反之，将一个共产党员首先



作为一个人来讲述，你一定会有新鲜的收获……

拍这两部影片之前，我反反复复地想过这个问题。

这两部影片中，有很多好人，也有很多坏人。他们在后来几乎都死去了。由于死亡，到再后来，你也许会觉得好人不一定是格外高大，坏人也未必就一定渺小，否则你就太小看了人。由于时间流逝的原因，历史常常回过头来，将一些很坏的人变好，成为可以被接受的人；将一些太好的人说成是“其实也是普通的人”。由于影片中的时间，所以我们回到半个世纪以前，看看当时生活在闽南侨乡的国民党人、共产党人、男人女人、富人穷人；在不共戴天的政治斗争中，看到忠诚、懦弱、爱和恨以及畸形的爱和恨；深入地体察他们那种令人痛不欲生的被扭曲的情感；在那苦难的赤贫中，从那失去平衡的生活状态里，看看我们的父辈，认识我们的先人……

因此，读了文学剧本后，我以一种不无沉痛的心情面对我们的父辈经历过的苦难；同时，由于有半个多世纪的间隔距离，我也以一种达观，冷静地面对我们民族经历过的灾难。

由于有这种思考后的冷静，由于有半个世纪的距离，因此就有了种朦胧，也就有了些创造的余地。所以，在处理影片中的死亡这一主题时，便希望自己保持一种冷峻的“薄情”。

这两部影片讲的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发生在 1935 年的闽南，革命在苦难的中国正跌入低谷。

### 对“传统的题材”的认识

历史题材、革命斗争题材已经写了好几十年，越写越难。一般来说，在阶级对垒的尖锐冲突中，最终也是以党的高大形象取胜，正义一定要压倒邪恶，在抵御外敌入侵方面，终必张扬民族豪气。后者在这几年中突破很大，比如《一个和八个》、《神鞭》、《红高粱》等，写出了危难之际，民族的血会在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土匪、流氓）身上燃烧。这不能不说是大的突破（但其实又是一个传统的回归——因为中国的许多古典和近代作品中这类人物已不鲜见）。但它们起码是一种反叛。对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还有没有进行更广更深开掘的可能呢？

我觉得不要怕“传统”二字。对“传统的继承”是在对“传统的批判”上建立起来的——编剧司马小加对她的父亲的作品进行改造的结果，便是把主角还给了人民：着重写了老六、玉蒜、三多、苦茶这些“布衣”以及许氏三杰这些土匪强人，吴氏父子这些土豪劣绅……等几十个在过去以“正面”、“反面”、“中间”、“转变”这些术语泾渭分明地界定为好坏的人物。让他们的生死命运高于政治斗争的胜负，我觉得这个视角是十分大胆和可取的。

且还有一点，坚决不搞“农村包围城市”，勇敢地舍弃了城市部分，集中写农村，拍一部革命年代中农人的电影。

### 生和死的主题

这两部影片虽然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矛盾纠葛纷繁，但归根结底，它展现的是一个生死场，集中地写生和死，用生命和死亡的主题紧紧缠绕住人

的命运，人群和村落的命运——在生死的尖锐关头，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治斗争中，最终要唤起对人性的关注甚至是极大的兴趣；更进一步之后，则通过“械斗”、“阴谋”、“内江”引起的残酷的死亡和人群村落的毁灭，用我们先人血的教训，引起现代人对现有生命的思考。我们赞美生命，称那些在贫困、苦难和畸形的精神状态中挣扎求生并一心要追求欢乐的人为“英雄”，我们毫不留情地展现自相残杀引起的死亡和毁灭，唤起来自方方面面或多或少的戒备与思考。

### 让题材和内容来选择影片的样式

由于影片情节曲折丰富，恶性事件不断交替出现，人物众多，悬念强，无疑是部好看的情节片；又由于片中人物命运曲折多变，生动感人，必须调动许多电影手段来精心描绘和刻画，因此它又具有拍成艺术片的可能；也由于这些原因，使它具有了一定的可看性，有一定的观众覆盖面，因此具备了一定的商业价值。出于我前述对“传统题材”的认识，亦由于有生和死这一严肃的命题在内，有阴谋这一命题在内，影片又具备了某些探索的意义……因此，我不知道应用什么名词来框制这两部影片，如“常规”、“主流”、“探索”、“商业”等等。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部影片是用大气朴实的、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叙述的。

我只觉得这样的题材、这样的内容用影片目前的面貌呈现要好一些。至于它是什么样式的电影，在影片出来后，这个问题就是次要的了。我依然坚持我1984年拍《喋血黑谷》时的观点：对“样式”界限分明地分类是不科学的，“样式”没有样板，也许只有前人的一些经验。一定要寻找对题材的解放，否则，思想的危机将导致“样式”的危机。

所以，《欢乐英雄》和《阴阳界》以目前的面貌（可能比“样式”更准确些）问世，谨代表我们对这一题材和具体内容的认同角度，通过创作，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

我也力图希望通过这两部影片能够讲好这些复杂的故事，塑造好这10几个人物，改变人们“第五代导演不会讲故事，不会刻画人物”的印象。

### 革命者和他的家庭

过去的文艺作品中，革命者的形象总是紧紧围绕着革命斗争来塑造，如若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者，他的家属一般也都是革命者。红色家庭很多。

在《欢乐英雄》中，我们主要刻画了一个革命者蔡老六和他那极其复杂、绝不是红色家庭的故事。然而，这丝毫没有减弱我们对这个革命者及他那位不是革命者的妻子的赞美和敬意。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用千百万共产党人的奋斗和牺牲换来的。蔡老六就是这些烈士中最普通最平常的一个。他绝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昂头活着，英勇就义”的共产党人形象。他没有给人留下任何高大的印象，只是一个在革命低潮中从南洋回来的贫苦石匠。虽没什么文化，但他坚定地忠于自己的信仰，默默地苦干，为打开南区的局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他的个人感情世界又陷入一种黑暗和剧痛之中：离乡七年回来，爱妻玉蒜身边多了一个

五岁的女儿；陷入吸毒不能自拔的父亲，因赤贫已堕落到令人作呕的地步，人类的一切恶习和败坏的道德，都集中地体现在这个骨瘦如柴的老头身上，最后，是金钱使他出卖了儿子……

共产党员蔡老六一方面为了最崇高最神圣的理想在战斗，一方面又在最黑暗最痛苦的感情世界中沉浮旋转……当他终于知道那令人作呕的乱伦事实之后，吐出了一口长气，原谅了自己的妻子，他的纪律和人的感情两者中选择了后者，刚逃亡进山又连夜返回家中——在长期痛苦的压抑和传统的束缚下，他获得解脱的结果就是意识到对妻子的想念。平时的自虐变为一种自责，平时的粗暴引起他内疚，他一定要回家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拥抱了自己苦难而又美丽的妻子……这欢乐无疑会给他带来死亡。他是为了革命而死，但他的死因，却由这样一个崇高的道德力量使然。

我们有意不表现他如何“宁死不屈”，而用一种很纯的意境表现玉蒜对他的寻觅，对他的呼唤，此时，他已静静地死在刑场上。死得极其安详。一群海鸟掠过刑场，那声声哀啾似乎是在慰悼这位遇难的革命者。革命正需要蔡老六，妻子也刚刚得到他，他在最不该死去的时候牺牲了……处理这场戏时，手法上很平静。感情上绝不投入，没有丝毫渲染，因为死亡本身已足以捣毁一切最美的东西。苍白的停滞可以留下思索。

玉蒜在小说中曾充当过望风放哨的交通员角色，剧本中去掉了这一笔。她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闽南妇女。她的身上浓缩了旧中国不幸女子的许多苦难和悲哀，同时，她又集中国女人的美德于己身。被长期压抑的善的极致就是“恶”，因此，在丈夫死后，她以一种坚定不移的决心复仇，达到了临终前心理上的平衡。这个苦难的女人凭借着一种道德的力量，顽强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让死亡降临于老烟鬼，为丈夫和自己复了仇，并巧妙地凭借闽南地域文化的一种神奇力量，使中央军上校林雄模走向了死亡。林雄模的死在影片中是很突然的（党在当时并不强大，也许还没有能力铲除林），因此，玉蒜的个人复仇就显得更加有意义了。

老六的父亲集旧时代所有的恶习于一身，由于赤贫导致他彻底的堕落：吸毒，乱伦，一个小小的铜板便可收购他那丑陋的灵魂——这样的人在过去的文艺作品中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共产党人的父亲的。

但恰巧就是这样一个家庭，浓缩了旧时代所有的苦难和丑陋。我们无数的先人就是生活在一种肮脏丑恶的生活中。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不就是为了扭转这样苦难的生活而战而死，不就是为了追求一种好些更好些的生活么！

千千万万的先人们，就是从这样的氛围中死去或走过来的。也许正由于此才有了人民革命的意义。

### 一个大家庭的故事

拍完这两部片子之后，我常常做梦，梦见影片中的人们。这片子中的人们留给我如此深的印象，是我当初不曾料想过的。

他们都是一个龙种的子孙，却死于械斗，死于自相残杀；由于格外的善良、敦厚，因而也带些愚昧地死于阴谋……

我们用 18 本胶片讲述了这个故事，一个关于欢乐和死亡的故事。当我们的人群和村落遭受毁灭的时候，活着的人应当有切肤之痛，接下去就有了振奋和呼喊。我不希望在未了，仅仅只是叹息一句“中国人啊！”我特别理解

龙应台为什么要写《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她因为特别热爱我们这个黄皮肤的民族……

《阴阳界》的片名出在一轮圆月上，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崇尚的吉祥。作这样的处理，我的心情是悲凉的。因为影片中的不共戴天的许姓两支人马在商议和好时选定了这轮月盘。许三多也说：“这一天议和，地底下的人也会高兴。”如今，他们都在地底下了，当年写他们的司马先生也在地底下了，我们这些拍摄他们的人以后也会在地底下……《阴阳界》的第一个镜头，就是献给大家的。但是——

我这么写，绝不意味着这片子有伤感悲凉的意味，因为前面我已写下了关于“薄情”的处理。我在努力把片子拍得阳刚，拍得悲壮，拍得好看，只不过在第一个镜头，用了这轮月亮……

许三多其实是可以不死的（如果我让他飞快地逃跑不就活下来了么？），但他必死无疑。因为他有典型的中国农民式的敦厚、善良、轻信、愚昧。下木和上上木究竟为什么打冤家？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因为祖宗就打冤家，因此子孙也应当打下去……他们打得不明白。许三多也知道要强大，要有力，因此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要去搞枪，但敦厚得近于蠢笨，差点儿丢了命。后来在老六的帮助下，他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知道了真伪，知道要团结起来，双方还选定了那轮吉祥的月盘。

说他相信，是因为影片中的人们都相信神仙，相信算命，因此，相信了阴谋。

阴谋使他们丧了命。

影片结束时，那个算命先生无影无踪了。但他绝不等于《难忘的战斗》中的那个扔秤砣的帐房先生。帐房先生是“暗藏的阶级敌人”，而算命先生不死，是因为至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信他。

月亮会照亮大家庭。但同时，也揭示出我们的影片除了生和死的主题外，还有一个阴谋的主题。

## 和演员的愉快合作

我对演员只有唯一的要求：千方百计地接近角色，用全部身心去体验，如同身受：彻底置身于你所处的环境中，和对手、和环境、和你自己准确地交流，准备吃大苦。

于是，全体演员都非常“投入”。

扮演蔡老六的陶泽如，当知道“自己的父亲”竟是残害“自己的妻子”的魔鬼时，愤怒得全身痉挛，连胃部的肌肉都鼓起了一个大疙瘩。扮演玉蒜的徐守莉在有苦不能讲的段落中，憋得胃绞痛，停机后不停地呕吐。由于有了他们的“投入”，因此，这对夫妻的好几场戏都令我们十分感动。其他的演员也是如此。

我觉得这次的演员从气质到外形都很靠近角色，选得比较准确。但他们为了成为角色，付出了许多艰苦的劳动。比如扮演三多的申军谊，来组的第二天便去海滩暴晒，造成严重的紫外线烧伤。扮演苦茶的金棣，黑得有如一个真正的闽南妇女，以至她进不去厦门机场。内蒙演员图门的“羊肉肚子”，活活地献给了那个没有肚子的土匪许大头。扮演吴大公子的洪宇宙，每天用剃刀刮那秃瓢，每每直渗血珠……

“任何技巧的缺陷，往往是另一种创作力量的源泉。”我只想说，由于人们普遍认为“第五代导演”缺乏刻画人物的功力，这次我比较注重这个问题。演员同志们也很努力，吃了很多大苦，付出了许多心血。因此，他们付出的辛苦劳动，一定会有收获。

### 就事论事

拍这两部片子是件很困难的事：时间短，只有拍一部影片的时间；前期和后期这两个阶段的时间还不足一部影片的规定时间；历史题材，人物多；拍老一辈人的故事，拍我们陌生的闽南，要重新认识民情风俗、地域文化，一切都需要营造；每一个镜头都要回到五十多年前去。

因此，我们只能调动一切手段，想尽一切办法，同炎热，同时间和金钱，同一切阻挡当年出片的困难作斗争，费尽脑子琢磨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如何把这两部片子弄好。我们所思所想的就是这些。

因此，影片以目前的面貌呈现出来。我特别尊重我们实拍阶段的劳动，因为它不会有任何“直奔主题”的目的性很强的功利的考虑。我们对影片的未来没有任何功利的设想，只是觉得如果能把这件很难做成的事办好了，我们就得到了一次极大的锻炼和提高。

拍这样的题材，处理影片面对的内容，需要真诚地面对我们民族过去的苦难。这些是活的灵魂，生命的律动。忠于我们自己的认同——假如抽去了这些，影片中就只能余下些过去影片中曾改头换面地出现过的事儿。

我在拍片之初曾说过，由于影片所要表现的内容涉及到生生死死，真伪美丑；又因为写的是布衣百姓的事儿，涉及到人性人情，恩爱冤仇，这其间也不乏道德的批判，做人的道理，因此，影片采用了一种接近生活和自然的朴素形式。由于影片的内容决定了这部影片具有较强的观赏性。但是，在商业电影粗制泛滥的今日，我们并未去有意追求所谓的“商业价值”，如果说可看性强，我以为对这两部影片来说是比较自然的事。我们如果对“观赏性”有所考虑的话，也是为了扩大和观众的沟通交流，其终极目的是通过对人和人性等问题的关注，思索人的价值。

# 激扬文字

## 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透视人的性灵

张焯

有心者不难发现，在吴子牛执导的几部战争题材影片中，几乎看不到鸟语花香、清风朗月的怡人佳境，倘若你对他的这些作品感兴趣的话，当你的神思在他的影像世界里遨游一番后，你也许会留下与我相似的印象：他是一个充满野性的，迹近残酷的天才，在他的电影修辞语法中几乎摒绝了温文尔雅，也从不去铺陈柔情蜜意，他鄙视那种脂粉气十足的脉脉温情。

然而，艺术家却并不排斥激情。在子牛精心构筑的影像世界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激情在奔涌漫溢——这里有或低回或高亢或苍凉或悲壮的悲歌赞歌哀歌凯歌。当歌声消隐、黑雾褪尽以后，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布满了雷区的世界，它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投下了死神的阴影，即便是活的性灵，你也会在他活动的背景中看到茫茫大荒，还有与地平线一起向远方延伸的空漠焦土。这个被战争这架疯狂的机器粗暴蹂躏过的世界，在旁人眼里索然无味，而他却以朝圣者的痴迷热诚，执着而又急切地身历其境，而后又把“其境”表现于银幕上。

本文着重考察的是吴子牛孜孜以求的战争题材影片中的影像世界。

就题材规定的情境而论，这里是生与死的临界点，是冶炼人性的坩埚，是铸造英魂的熔炉。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这里爱与恨都能得到最原始、最淋漓尽致的渲泄。

这里没有守护神。她的伤痕累累的胸膛凝集着人世间色彩斑斓的故事，也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缪斯朝拜者，他们小心翼翼地蜷进来了，有的徒然慨叹一番，空手而返；有的人在此逡巡一番，以轻易获取的一鳞半爪的印象为满足；有的人却履险深入重地，虽留下浑身疮痕，却不思改悔——吴子牛便是这样一个人。

### 透视点：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剖视人的性灵

以塑造人物形象而论，谢晋的《高山下的花环》在新时期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中无疑是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在叙事手法上，在揭示当代军人的精神风貌方面，《花环》却也给人留下了一些不满足感；到了韦廉的《雷场相思树》，则又使这类题材的创作在艺术把握上有了新的发展，以创作者的视野和影片本身所提供的信息量来看，《雷》片较之于《花环》无疑有高出一筹之处。至此，这类题材的影片的创作似乎很难翻出新意了，但子牛却以他的《鸽子树》、《晚钟》、《欢乐英雄》、《阴阳界》等片，给我们的审美经验带来了全新的感受。

本文着重考察吴子牛执导的这几部战争题材影片：《喋血黑谷》、《鸽子树》、《晚钟》、《欢乐英雄》、《阴阳界》。综观吴子牛的这几部作品，可以看得出，他在创作上与他的同辈（第五代导演）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的不同。前者表现为注重电影语言的革新，强调画面造型和气氛营造，

着重建构意象美学，后者表现为他始终把艺术表现的重点落在人上。与谢晋等前辈导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似乎不甚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套用巴尔扎克的话说，他无意绘制各种各样类型的范本，而着意于透视人的性灵，尤其是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发掘人性的方方面面。从创作方法上说，在子牛的这几部作品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印在他作品中的传统标记，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他为跳出传统、超越传统所作的不懈的努力。这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的环境与人物的关系方面得到印证。

在这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中，人物活动的环境无一不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单是这似乎还不足以说明什么。我国的战争题材影片创作，大致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典型环境与典型事件的组合，在这种组合中人物只是道具，是类型化的标记；继则是典型环境、典型事件与典型人物的拼合，到这时人物的思想发展，个性特征、性格历史大都脉络清楚；再就是通过典型环境和人物群像的塑造来反思历史（如《马蹄声碎》、《姐姐》）。至于子牛的这几部作品，我们却很难用前面哪一种类型来框定。从创作意向来看，他似乎不甚关心他心目中人物的性格演变历史，而更关注人物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心态。可以这么说，他在这一方面几乎是倾注了全部的创作热情。这点，在他较早的《喋血黑谷》中已有所显露。在这部影片中，子牛着重表现具有爱国倾向的国民党十四军军长王朝宗陷溺于各种矛盾旋涡中的特殊心态，以及他内心纠缠不已的军人职责与人类良知的矛盾。当然，在这部影片中，在人物的审美把握方面，看得出子牛还未跳出传统的窠臼。到了《晚钟》，则可看出他在人物形象的审美把握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变。其具体表现为他已不满足于表现人物的思想演变过程，而是把聚焦点集中于在生与死的严峻时刻所折射出来的人性之光。

《晚钟》的叙事文本带有传奇色彩。影片中的这一场景无疑能引起人们的深切关注：在亲历了八年战火而劫后余生的这两支队伍奇迹般地在这狭小空间中不期而遇，一方是为数5人、以某排长为首的八路军打扫战场小分队，另一方是为数30多人，与外界隔绝多时且因粮食断绝濒临死亡的日军后勤部队（守弹药库）。他们可说是狭路相逢的冤家。这5名八路军战士与日本侵略者均有血海深仇。其时的特定情境是，当他们发现这伙民族敌人时，日本天皇已宣布投降，死神阴影已开始笼罩这支残存的日军。在这种情况下两军对峙，当如何把握？不妨这么说，选择这样一个特定的中心事件作为艺术表现的重点，不但需要才气，也还需要勇气，尤其是对于像子牛这样在此类题材中“栽”过一回的导演来说，更是如此。在这样的时刻，生与死往往取决于一念之差，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人的本性最能够展露无遗。我们且看子牛是如何在事件发展的进程中溶注他的审美把握的：在这一过程中，以排长为代表的八路军战士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他们最终实现了人格和生命的升华；而对于另一方来说，作者先是表现他们的求生本能，继则揭示他们那被扭曲的人性以及人性的异化（吃人肉、兽性），最后又在戏剧冲突达到高潮时让他们的人性还原（通过歌曲“荒城之月”那一组叠化镜头出现），并以此为他们的被感化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据。当然，这只是叙事的表层结构，它的内蕴是寄寓作者对这场毁灭生灵、扭曲人性的日本侵略战争的厌恶，以及站在今人的高度回思那一段历史。

作者的这样处理是否有悖于情理？其审美把握是否具有积极意义和认识价值？有关《晚》片的争论，风波延续了三年之久，且至今未了。可以看得

出，正是因之于《晚》片引起的聚讼纷纭，使子牛在题材选择上更偏向于现实可行性，《欢乐英雄》、《阴阳界》正是这种创作心理支配下的产物。

在《欢乐英雄》中，子牛的艺术视角又有了新的变化，其表现于他在这部影片中更侧重于勾划作为共产党员的蔡老六身上的凡人属性，侧重于表现溶注于这一人物身上的责任与情感的冲突。因此，尽管此片在创作手法上偏向于传统，但却能在审美把握方面给我们提供新鲜的感觉。这里又涉及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若对子牛的这几部作品进行纵的考察便不难看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大背景和一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特定环境（小背景），他让他心目中的各色英雄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中休养生息，可以这么说，他们都活得很不轻松。这究竟是为何呢？我们若作更进一步的考察便会发现，在子牛的这几部作品中的每一个英雄，都无一例外地经受了沉重而严峻的生命体验：王朝宗（《喋血》）的个人命运系之于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其时其际，他的抉择攸关生死；蔡老六（《欢乐英雄》）在躲避国民党搜捕的困厄中，无意中知悉自己有负于妻子玉蒜，在那一决定生死的紧要关头，他却让情感奔涌的潮流冲决理智的堤防；当情人与同志无法两全的时候，沈渊（《欢乐英雄》）牺牲了后者而使自己的生命得以苟延，而最终又难逃被惩罚的终局；当以排长（《晚钟》）为代表的八路军战士与民族敌人相遇的时候，复仇的欲念与理智的声音使他们的生命面临严峻的考验……类似这样的生命体验在子牛的作品中处处可见，这个生命体验的焦点往往又集中表现于决定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以上引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子牛在构筑了特定的环境以后，仍将艺术视点继续聚焦，最后定格于生与死的临界点上，在这一庄严时刻，他又把他心目中的“英雄”的内心世界加以放大，由此揭示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主要是通过人物行为或动作加以体现）。这是子牛把握人物与环境关系的特点。从创作手法上来说，这一特点虽明显地带传统的印迹，但又有他自己的卓越建树。

在这一方面，又可看出子牛与他同时代艺术家的不同之处。大凡杰出的作家、艺术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视角。谢晋长于在浓郁的时代氛围中，在大背景中刻划弱小人物的命运和思想演变过程；黄建中则更喜欢“向后看”——他更擅于透过历史的层层帷幕，洞察那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稳固的封建意识所抑压下的女性王国；吴天明热衷于表现在传统的文化重负挤压下的芸芸众生；至于子牛的同代人陈凯歌，则更侧重于通过人物与环境关系的构划，从中发掘出文化意蕴。子牛的不同点在于，在他的影像世界中人物活动的的环境，几乎没有莺歌燕舞式的祥和的牧歌氛围，与此相反的是，这些人物的生命存在都处于一种或表现为明显的窘迫，或表现为潜在的威胁之中，到这种威胁明朗化、白热化的时候，他使用他那冷峻的艺术洞察力去透视这各色人等的性灵。恐怕正是因为这样，他选择了战争题材为表现重点。“战争是人生的一片生死场，那里集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他雄心勃勃地要表现出“这一切”。不信且看：王朝宗便是在经历了那一次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后，获得了凤凰涅槃式的再生；在死神扣击生命意识之门的关键时刻，日军中尉和军曹（《晚钟》）或发生了精神裂变，或成为武士道文化的牺牲品；至于蔡老六，他则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只因一念之差而身首异处——可在这一“念”之中却透射出了多么绚丽的人性光彩！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物心理状态的变化既留下大环境影响的痕迹，又可看出小环境制约的因素。

毫无疑问，活跃于子牛的这几部作品中的各色人物都是些食人间烟火的



具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方面来剖析，他们大抵上属于这几种类型：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善恶的转化且多半是前者占上风；人性的扭曲与矫正等等。子牛把这一切揭示出来的目的恐怕还在于反思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不同形态、不同性质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负值效应，以及由战争所恶化的生存环境给人性造成的畸变，还有它所产生的正值效应：战争也锤炼了人，尤其是能重铸人的品格。

在子牛的这几部战争题材影片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每一部影片中都有善良的女性形象，且她们的结局无一例外地表现为悲剧。这是巧合？还是作者的匠心独运？我以为当属于后者。若把这些女性形象从子牛执导的战争中分离出来看，恐怕很难从中得到启悟，而若把他们与特定的片种联系起来考察，则不难从中揣摸到作者的审美意向。《喋血黑谷》中纯洁无邪的方丽芸、《欢乐英雄》中温顺贤良的玉蒜、《阴阳界》中朴素刚强的白苦茶以及《晚钟》中那两个不知名的无辜女性，尽管她们死法不同，而究其因，她们都是战争这架疯狂机器的牺牲品。在西方古典文艺作品中，女性形象曾作为善与美的化身出现，在子牛的这几部作品中，女性形象具有同样的象征意蕴（另有值得注意的是，在子牛的所有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尽管有的说不上完美，但她们却无一例外地天性善良），她们的被摧残、被毁灭，应可说是曲折地表现了作者对血腥战争的厌恶。

### 聚焦点：叙事手法的演进与革新

无论是小说、电影、戏剧，人物形象的凸现都离不开故事的框架。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曾以非情节化——或者说不注重故事而招致众说纷纭。我以为，在研究子牛的这几部战争题材影片时，有两点必须特别加以说明：一是在这几部影片中作者并非有意淡化情节、淡化故事；二是作者的审美把握的重点不在于用胶片在银幕上把故事说得如何动人、如何精巧——一句话，追求故事性不是他的目的，他注重的是故事本身的内蕴，以及用什么样的手法“说”故事，换句话说，他更注重叙事手法的更新。

若把这几部影片放在一起考察，我们便不难从中把握到吴子牛叙事手法的演进，它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种类型：（a）注重故事情节，兼顾电影语言的革新（《喋血黑谷》）；（b）强调故事内蕴，注重叙事手法的革新，力求叙事与表意的和谐融洽（《鸽子树》、《晚钟》）；（c）扩大叙事层面，吸收现代电影的一些表现手法，变新奇为通俗（《欢乐英雄》、《阴阳界》）。概而言之，子牛的这几部战争片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发展走向；不排斥故事情节，较注重叙事方式。可以看得出，他的创作既没有与传统完全割断，也没有在传统中消失自己的个性。他有承袭传统的一面，也有反传统的另一面，这是他有别于凯歌和壮壮的前期作品的地方（凯歌与壮壮分别在其处女作中表现出反传统的个性），也是他能在当今山头林立、风格各异的竞争浪潮中独树一帜的根本点。

就叙事方式而言，《喋血黑谷》无疑地是打上了明显的传统标记。这部影片与所有的传统情节片一样，有一个故事的内核——密令，围绕着争夺这一密令，编导者煞费苦心地把故事编得曲折跌宕、扑朔迷离，在达到这一目的后，子牛大概已觉察到自己的创新意识已被情节牢牢地捆住，于是，他在实拍过程中处心积虑地想挣脱传统对他的束缚，无奈其时未来影片的大致框

架已经形成，他的创造性的业绩只是显露在局部，这也便是后来被人广为称颂的影片中的那几个精彩之处。但平心而论，这部影片至少是在叙事手法上未跳出传统的窠臼，它的贡献只是表现在：作为新一代的导演，他对于电影本体已有所认识，那时的中国电影界对电影的现代修辞手段还比较隔膜，而他却已经在那时表现出了较强的造型意识，并在构图上大胆创新，向传统手法进行勇敢挑战。这是第五代导演的相似之处。从那时起，子牛尽管在选材上，在艺术视角方面有所变化，但他在这一方面的追求则从未改变。

子牛在《喋血黑谷》中留下的遗憾，他后来也深深地意识到了。从创作心理方面分析，他后来的接续之作《鸽子树》似乎是对前者的矫枉过正，撇开政治方面的因素不说，应该承认，《鸽》片在艺术上有不少独到之处。

这两部影片的共同点之一就在于作者不是把艺术表现的重点放在编故事上，而在于力求在一个并不曲折，并不复杂的故事中，发掘出包孕于故事中的令人警醒的意蕴。的确，这两部影片中的意蕴都可以用几句话把它讲明白，且故事本身也很难说有什么吸引人之处，说到底，这不是影片的价值所在。影片的价值表现在它所产生的视觉冲击力量，表现于渗融于视听形象中的审美意向，表现于含蕴于故事中的哲理思考。

我们若对这两部影片的叙事方式作进一步的考察，还可以发现：作者在这两部影片中的视点非常集中，且故事发生的背景几乎是高度浓缩在某一个具体的空间位置上。前者是我边防军与越方对峙的边沿地带，后者的空间范围更小：故事发生的地点不过是在某一个山洞内外（山洞里是日军的一个弹药库以及30多名守军，洞外是八路军的一支为数5人的打扫战场的小分队）。这个狭小的空间局限了故事的容量，也决定了作者把艺术把握的重点落在故事的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心态刻划深化故事的内涵，而后者则表现为把自然景物作为影片中与故事内涵相关的“形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加以着力表现。以《鸽》片为例，影片中的“雾”并不单单是衬托故事的背景，它本身也是艺术形象，甚至可以这么说，它对于推动故事的发展进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不是雾海茫茫，我方巡逻队便不会误入敌人的火力点，也就不会有我方战士惨不忍睹的伤亡，更不会有牧童和越方护士的飞来横祸。在传统的情节片中，自然景物多半是对人物的情绪起烘托或渲染的作用，而在这部影片中，“雾”作为艺术形象直接影响剧情的发展，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单是这，还只是雾的形象在表层故事结构中的作用，那么，它与故事的内涵是不是也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我注意到在这部影片中，当美好的事物遭到破坏、毁灭，当人的天性与良知被扭曲的时候，故事发生的背景中总弥漫着雾；而当美好事物出现、当人的良知和善良天性复归时，画面上的视听形象便充满了活力和生机，浓雾也化为淡淡的烟缕，并渐至消散。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所刻意营造的雾的意象，它具有某种象征意蕴，这种象征意蕴深化了影片的思想内涵，这才是作者的匠心所在。尤值得一提的是，子牛所刻意描绘的雾较之凯歌在《孩子王》中所着力渲染的雾要早两年多，尽管两者同样出色，但从审美创造的功利价值方面来评判，他失去了棋先一着的优势，这自然是令人惋惜的。在《晚钟》中故事发生的背景上，有一幅与故事情节无直接联系的画面：一个老农挥斧奋力砍伐岗楼的底柱，这幅画面在影片中先后出现了三次，虽然它对于故事发展的进程不发生任何影响，但它却在影片中起着点题的作用。当然，若作对比，我们还会发现雾的意象要比岗楼的意象内涵更丰富，在技巧运用方面

也更自然、妥贴，而后者则较为浅露，且人为痕迹较重。

两部影片都不以故事性见长，却都以独特的视角、奇警的内涵为其特色。就特定的题材而论，子牛无疑是悟到了这一点：有限的叙事空间不利于在故事性方面驰骋想象，要独辟蹊径只能在影像的表意方面下功夫。出于这种考虑，他通过环境造型和场面调度，尽可能地扩展并深化影像的表意功能，使影片中许多与叙事系统无直接联系的造型元素整合联缀，形成一个有机的表意系统，最后与故事内蕴相融合。上文分析过《鸽》片中雾的意象在影片中的作用，在这部影片中还出现了成群蚂蚁、山蚂蝗侵袭伤员的画面（隐喻战争造成了人的价值的失落）、牧童的出现及他的被戕害（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牧童是宁静、祥和的田园生活的象征）以及护士出场时回荡于后景中的画眉的鸣啭，等等，这些画面的底蕴与影片的思想内涵融为一体。同样，《晚钟》中的钟声，拖着被拽断的套脖子皮带的日本狼狗的象征意蕴，5个来自农村的八路军战士面对复苏的土地时所表现出来的欢欣喜悦，战争结束后遗弃于荒野的炸弹，在荒冢累累中抛散纸钱的年轻瞎子，戴孝哭泣的寡妇……这些无一不在控诉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以及人们对和平的渴望。但所有这些画面都独立于叙事系统之外，它以其所产生的表意作用成为影片形象整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又是两部影片的共同特色之一。从创作手法上说，这两部影片都已跳出了通过某某故事表达某某思想内涵的传统模式，而旨在发掘故事以外与影片的思想内涵相关的造型元素，从而丰富了影像的表意功能，拓展了电影的叙事形态。它在理论上的贡献在于深化了人们对电影本体的认识，并极大地发挥了造型语言的潜能，使电影的表现手段呈现出一个多样化的广阔前景——这又是他们这一代导演在艺术上的共同特色。

但从接受美学这一角度来说，这一特色对绝大多数的观众的审美经验来说，存在着无法认同的陌生度，他们也由此对影片产生了拒斥心理，于是也使这些艺术革新家的创作陷入困境。客观情势逼着他们自省，逼着他们修正探索的方向，于是也使子牛和他们这一代导演中的大多数成员一样，开始考虑转轨。《欢乐英雄》、《阴阳界》便是在这种情势下应运而生的。

鉴于上述原因，子牛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故事性方面。但他仍然是一位具有根强的创新意识的年轻导演，张扬个性的执着念头与俯就观众的无可奈何心理，使他的这两部影片一方面保有影像表意功能的长处，另一方面也在叙事形态方面有新的建树。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较《鸽》、《晚》两片，《欢》、《阴》两片中的叙事空间大大地扩展了，叙事空间的拓展有利于增添故事的容量，也自然有利于扩大故事本身所承载的信息量——这是取悦观众的重要因素之一。具体而言，在这两部影片中，有与传统电影完全相似的故事内核：复仇，影片以此为主轴，并在这根主轴上衍化出若干分支，这当中有发生于大背景下的若干小故事，有与故事若即若离的民情风俗，有与故事内蕴相关的地域文化特征，等等，所有这些旨在加强故事的吸引力。如果说，子牛在《鸽》、《晚》两片中是把侧重点放在影像表意方面的话，那么，在这两部影片中，则可以看出，他在故事方面下了大气力——在这一方面，他在加强观赏性的同时，亦承续了自己以往注重表现故事内蕴的特点。恐怕是传统的制约力与惰性力的影响，影片中有向传统复归的痕迹，却也有反叛传统的创新尝试。除了注重影像的表意功能外，他还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手法，使自己的叙事手法具有多向度的特点。如影片中就借鉴了象征派、荒诞派、

超现实主义的一些手法，兼有神秘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使他创作上的某些特色具有连续性。

《欢》、《阴》两片是在当代中国电影面临着观众大滑坡的严峻情势下问世的。我认为，它在艺术上的建树主要表现为使电影的现代叙事方式臻于完备。具体而言，它在叙事上有这四个特点（a）故事本身的完整（即传统的四段式结构）；（b）追求故事的内涵；（c）服务于故事内涵的造型元素的发掘和运用；（d）叙事手法的多向度发展（如影片中玉蒜复仇的故事便是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的）。在此之前，子牛也和他们这一代的其他导演一样，注重于表现故事的深层意蕴，注重发挥电影本体的潜能（主要是《鸽》《晚》两片），而忽视了故事的表层结构对观众的亲和力，这种超前的艺术探索和观众滞后的审美经验的逆向发展，使他们的艺术探索难以为继，于是便出现了他们这一代人在创作上纷纷转向的势头，其结果也自然是失败者有之，毁誉不一者亦有之，而成功者则为数不多。似可以这么说，子牛的这次实践为艺术电影的发展走向摸索到了一条较为可行的道路，而影片本身所具有的多元的审美向度亦有助于提高电影的艺术品位。

这里还应提出，在子牛的这几部作品中，叙事手法上的一个显著的一以贯之的特色是：气氛营造。若细加考察，还可以发现他大致是从这四个方面加以把握：总体气氛的营造，场面气氛的渲染，单镜头构图中的画面气氛渲染，环境烘托。这几点在他的几部影片中侧重点各有不同。《喋血黑谷》在总体气氛的把握方面很有特色，且在局部渲染方面也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如难民营那场戏），而《鸽》片则更侧重于环境烘托和单镜头构图中的画面气氛渲染，除上面提到的雾之外，越方护士出场时环境气氛的烘托，也极为出色。请看这几幅画面：

（全）死一般的寂静。良久，突然从灌木丛中传来一只画眉婉丽的鸣啭声。

（特）时浓时淡的雾中，白色的芦苇在徐徐的风中微微摇曳，时隐时现，显得虚无飘渺。

（特）被雾气淡化了的焦土草丛，几缕淡淡的余烟冉冉升腾，无力地溶化在雾霭中。又传来几声渐近的画眉鸣啭声。

（全）雾中的丛林中，传来微微的窸窣声。……仍是一片朦胧，渐渐地传来一个人轻盈的脚步声。

（全）脚步声渐渐近了，……一片雾幔飘过，显现出一个影影绰绰的身影，随即又被雾幔淹没。少顷，这个身影从朦胧的雾中走了过来。

真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就创作手法而言，这完全是传统的复归，但若把这几幅画面与人物后来的命运相对照，便可以从中揣摸到新的意蕴。在《晚钟》中有好几处很有视觉冲击力的单镜头构图中的画面气氛渲染，如片头的这一幅画面：

一望无际的坟茔，一片白茫的坟幡。众多钟声奏出一曲悲壮乐章，跟着是两个笔力遒劲的字（片名）占满银幕……

像这样的画面，衬之以激越的音响，是很能产生视觉感染力和冲击力的。这幅映现于影片片头的画面不但具有本身的审美价值，而且也为整部影片定下了总的基调。像这样与影片的总体气氛相融的单镜头构图，影片中还有好几个地方表现得非常出色，如镜号（123）：

远处的山坡上站着年轻的瞎子，他挎着篮子，用枯瘦的手一把一把地无

力地抛撒着纸钱。纸钱像秋风中的树叶儿一样飘零，随即便被风吹走，翻飞在坟幡中，迅速地消失了。瞎子的身影在坟墓中是那么渺小……

只这样一幅画面，我们便可以从中体味到这个年轻的瞎子所遭到的不幸。这幅画面的冷灰色的影调又是与全片的总基调一致。类似这样浓郁的单镜头构图中的画面气氛渲染，在这部影片中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它强化了影片的思想内涵，释放出了强烈的情绪冲击波，使你久久不能忘怀。从造型意义上说，这些画面的有机融合产生了一个新的空间——高度浓缩的空间。我以为这部影片是子牛在电影造型语言方面所进行的一次颇有革新意义的成功尝试。

平心而论，《晚》片中场面气氛渲染得最出色的恐怕当推影片后半部月光下的那场戏。这场戏共 47 个镜头，几乎没有对白。作者用蒙太奇分解的手法，透视了各种人物的不同心态：老农在月光下砍伐岗楼底柱——表现他对战争的痛恨；日军中尉提议用自尽方式尽忠天皇——剖视了武士道文化对他们的毒害；八路军战士在幻觉中映现了寡妇的悲切哭坟——刻划了他对战争中遭受不幸的无辜人民的同情；最后是日军士兵齐唱《荒城之月》的声画对位，通过这一系列画面，使这些日军士兵的人性还原，从而为翌晨的投降埋下伏笔。在这场戏里，场面气氛的渲染把剧情推向高潮。在这一高潮中与战争相关的三个阶层人物——我军战士、老百姓、日本士兵都在用不同方式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在这里，从表面上看，影片中的故事像是停止了发展，其实不尽然，更准确些说是作者转换了一种叙事方式——通过场面调度所营造的气氛，达到一种与故事内蕴互补的艺术效果。

### 终极点：死亡的命意

在子牛的这几部作品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创作现象：每一部作品中都有相当的篇幅表现死亡。拍战争片固然离不开死亡的场面，但在子牛的这些作品中，他对于死亡场面的表现较之以往同类影片迥然不同。以往战争片中，往往是一阵机枪或冲锋枪扫射后，便倒下一片，再不便是死于炸弹或炮弹，而在子牛的这几部作品中尽管有相当一部分或主要或次要的人物相继死去，但他们的死法几乎都不相同，似可以这么说，在这几部作品中，人物的死亡情状与他们的生存状态一样多姿多态。可以看得出，他是下了大气力去表现死亡的，其用意何在？还有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在同一时期中，在文学界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作家用相当的篇幅去表现死亡（如周梅森、王安忆、史铁生、马原、余华等）。毫无疑问，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总不可回避生命的终极形式——死亡。事实上，哲人们对死的探究亦早已有之。还在 16 世纪，法国著名散文家蒙田便写过一篇题为《哲学就是学死》的文章。那么，在子牛的这几部作品中，在死亡的现象深层寄寓着什么样的意蕴呢？这当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死亡是战争酿造的罪恶之果。在战争环境中受害最烈的是人。战争的基本特性表现为对美的破坏，而在人的天性中却大都存有对美的亲和的意绪——这当中包括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感。在子牛的这几部作品中，大都存在着这种对立的两极：一方面是美的建构——尤其是美的性灵，另一方面是对这种美的摧毁，像《喋》中的丁丽芸、梅淑英，《欢》、《阴》中的玉蒜、苦茶等，这些人物形象大都能给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她们在影片中也

大都涵有美的象征意蕴，但她们却都在生命的美丽的光环刚刚释放出来的时候便惨遭毁灭。此外，在这几部影片中美好的事物遭受战争这架疯狂机器蹂躏的惨象比比皆是：焚毁的村庄、荒芜的土地、骨肉分离，等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美好的事物——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她们都在战争的阴影笼罩下正在或濒临死亡。可以这么说，在这些画面中编导者的强烈倾向性也因之和盘托出。

战争必然导致死亡。而作为人类，只要生命的律动尚未停止，生存意识便不可遏制。生的欲望，死的威胁，这对立的两极将对人的性灵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可以在这几部影片中找到答案。王朝宗在亲历了一番死里逃生的严峻考验后，终于获得了真正的再生——那锁闭于他心中的民族精神终于得到释放、迸发；《晚钟》中精神支柱崩塌的中尉在无奈中冷峻地走向死亡，那个军曹也因此精神分裂；《欢乐英雄》中的蔡老六之所以履险罹难主要是为了尽到道义上的责任，也因为这样，他可以成为一个伦理学上的完人，但却丝毫不能弥补他在理智上的欠缺——一句话，他的死使这一形象的内涵变丰富了。从这些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死神虽说阴森、冷峻，它却既能够使人性提纯、升华，也可以使人性扭曲、变形乃至分裂。假如说，在上述那些例子中，子牛通过美好的事物、美好的心灵和情感的毁灭，旨在控诉战争的罪恶的话，那么在那些画面中，子牛通过死亡对人类的威胁意在透视人的性灵，并以此烛照人物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战争破坏了人们惯常的生存状态，恶化了人的生存环境。由于人类安宁的生存状态遭受破坏，于是在战争这个特定的环境中，人变得弱小无助，危机四伏。诚如子牛所述：“战争是……大的试验场，生命处于边缘状态，多跨半步就是生，少跨半步可能就是死。”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生死变得那样不可预测。若不是战争，在那个天雾弥天的日子里，我方巡逻队又怎会丧生敌手？又怎会有无辜的牧童的无端被害？若不是在战争那个特定的环境中，梅淑英、丁丽芸等怎会在妙龄时期香消玉殒？蔡老六又怎会因一念之差身首异处？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存秩序被破坏了，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甚而至于朝不保夕。我们在获得这一系列视觉印象的同时，不也油然而升腾起一种对战争的痛恨？最意味的是，在《阴阳界》中主要人物差不多全部覆亡，我想，影片最后那一场血火交迸的大火并的潜台词似乎是：战争不但恶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也毒化了人们的心灵，当忌恨在对峙双方（乃至三方）的心里像毒瘤一样滋长的时候，他们的未来图景将不会是伊甸园的鸟语花香，而将是渐渐开启的墓门！我以为，这才是《阴阳界》中大死亡场面的意蕴所在，也由此，使子牛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死亡场面具有了某种哲理启悟的意义。

